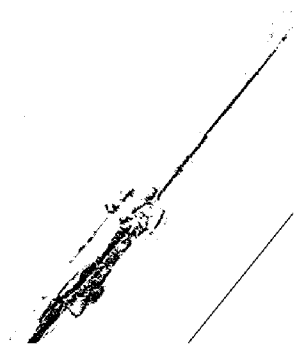


1933.12.10. 見于西單場商

子. M. C.



本書作者致譯者電

親愛的曹靖華先生：

我懷着敬慕的心情，注視着你所正在完成的偉大的文化工作。我非常高興；連我的著作，在進一步的鞏固國際的文學聯繫上，也能有所貢獻。並向中國的朋友們和文藝界的同仁們，致真誠的敬意！

忠于你的W·瓦希列夫斯卡。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五日莫斯科。

再版序

本書出版後，在極艱苦的社會生活條件下，在最短期間，竟銷售一空，這不但給譯者以很大的感奮，而且也說明了這是一部較為可讀的書。

初版付印時，適在病中，未及親校。又因當時急待應節出版，故錯誤之處甚多。出版後，除我仔細親校之外，又託幾個朋友看時將錯處記出，整理出來，列為正誤表，交書店將紙型挖補，轉桂重版。待開始付印時，又遇湘戰吃緊，桂林撤退而中止。現又移渝重版，日內出版時，恐牠的讀者將同時在銀幕上與牠相見了。

這影片最近專機到渝，上週曾試映過。片子的導演是會得史大林獎金的M·唐斯柯依担任的。在今年二月出版的「小火花」雜誌上，他寫了一篇短文：「我們怎樣攝製「虹」的？」他有兩段話說：「我們攝製同人，帶着無限的感奮，攝製着得史大林獎金的作家瓦希列夫斯卡根據她的小說「虹」所寫的影劇。

「嚴峻的真理，貫徹着這部作品。我們想把這可怕的真理，表現到銀幕上。

「我們想把那些為着解放祖國，奮不顧身的同德國侵略者作殊死戰的平平常常的蘇聯人，表現出

來。這些都是堅強的人。他們都充滿了對敵人的憎恨，對生於斯，長於斯的祖國的愛。

「我們不但竭力要內心的，而且要外觀的表現這些人的美，生理的表現我們人民的美，表現我們祖國大自然的美。……」

「集體農民，在參加大眾表演的時候，帶着如此狂憤的心情，向扮演德國俘虜的演員們撲去，有時竟只得中止拍攝。」

「就讓叫我打死一個德國人也好吧！」從洛斯托夫疏散來的一個集體農女，在攝影的時候，有一次喊道。從心坎裏吐出來的她這一句話，我們毫不加修改的把牠入到「虹」的字幕裏了……」

「虹」——這是一部感人的書，他的影片也是感人的影片。看了這書的人再去觀影片，或看了影片的人再去觀書，他所感受的，怕倍加親切了。

末了，對於精心設計幫助再版出書的靜芷先生及代校錯誤的T·Y及H先生，敬致謝意。

十，二五，一九四四，靖華記。

譯者序

瓦希列夫斯卡 (Wanda Wasiewska)，原籍波蘭，於一九〇五年，生於波蘭克拉科 (Cracow) 城的近郊。父親是一個富於國家思想的波蘭革命者。他們平時都埋頭於社會工作裏，對於孩子的教養，很少注意到。作者幼年的時候，可以說是沒有人照料，自己長大的。她的家是在工人區裏，她的住宅，是工人區裏唯一的一座大房子。那時同她一起玩耍的，儘是些衣服襤褸的窮孩子。這些小朋友的悲慘的生活，在她幼稚的心靈上，烙了一個不滅的印記。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起來的時候，她同祖母和姊妹們就住到鄉下去。

波蘭富於國家思想的小資產階的革命份子，這時都大為活躍起來。他們沒明白帝國主義大戰的本質，希望着戰爭可以幫助波蘭解放的。作者的父母，就是屬於這派的革命活動者。他們也被捲入到這大戰的漩渦裏，都做頭徹尾的從事於社會活動去了，好幾年都沒有顧及到自己的孩子們。孩子們挨着

餓，受着戰時農村的一切的艱苦，同農人們一起過着窮困的生活。

作者在這時，同農人的孩子們一起參加田裏的工作，同他們一塊兒忍飢受餓，一塊兒去採野菜子，在野火上烘蘑菇。

在這兒，在農村裏，她第一次接近了農民，理解了農民的生活，這些使她後來成了一個堅強的革命者，這些印象，根深蒂固的入到她的意識裏，使她後來的創作，走上現實主義的道路，使她的作品，成了真正人民的作品。

一九一七年底，作者的父母，把這在農村「長野了」的小姑娘，帶到城裏受教育去了。她入到克拉科的中學裏，過起正常的生活來。

一九一八年，產生了所謂「獨立波蘭國」，作者的父母，爲了牠曾經奮鬥了多年的。他們希望着這波蘭國能把一切民族問題解決了的，想着正義，自由和民主，將同這新國家一起出現的。可是這獨立的波蘭一開始，這位十三四歲的小姑娘，就看出來社會上種種不是他們所預期的現象。她看到這兒在實質上同從前是一點也沒有改變的。爲着真理，爲着正義，爲着人民的自由與幸福而奮鬥，這是她所決定的道路。

作者一入到大學裏，就捲入到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的狂濤裏。一九二三年，參加了克拉科的工人運動。這時她一面在大學讀書，一面出席工人大會，作報告，演說，馬上就成了極有說服力的動人的演說家，成了人民的喉舌了。

一九二七年，她在大學語言科畢業後，就當起教員來。幾年的光景，她跳了不少學校；因爲她的自由思想和參加工人運動，到處遭到學校當局的解聘。後來，在學校教書和在機關服務，完全成了不可能的了。她就到烟草工廠作工去，可是在這兒也同樣是碰釘子：廠家向她一瞟，就冷冷的說：「我們需要的是工人，而不是煽動家。」

她的第二個丈夫（第一個丈夫是一個革命的大學生席曼斯基，已故。）——馬里安，包邁特柯，是一個進步的石匠，是克拉科工人運動領導者之一，他在這兒也無法立足了。他們夫婦倆就帶着女兒，被迫離開了克拉科，到華沙去了。

在這兒，作者在波蘭教員聯合會裏找到了一點工作。最初，她在這會裏出版的兒童雜誌方面作校對，後來作編輯。在那整個的黑暗局面下，工作意義的重要與條件的艱苦，是不待說的了。

現在她担任編輯工作，同她過去教書時一樣，並不會放下革命活動。如果說她像一團火，那她的火箴只有比過去更熾烈罷了。當時她所領導的波蘭教師的罷教，就是一個例子。這是波蘭教師破天荒的創舉，罷教繼續了三個月。

這以後，她的生活更陷入絕境了，一切生存的道路都斷絕了。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窮困的煎迫，艱苦的考驗，對她都不過是一種砥礪，她只有更昂奮的向自己理想的路邁進而已。

她的緊張的革命工作，一直繼續到一九三九年秋天大戰爆發的時候。

大戰爆發了。平時只善於鎮壓人民的好像紙紮的波蘭政府，一遇到這戰爭的烈焰，就即刻火化了。作者在遍地烽火裏，踏着變成了焦土的城市和鄉村，步行了六百公里，到了蘇聯邊境，到了社會主義的國家。她覺得這是到了老家，到了真正的故鄉。她在這兒受到全體人民的盛大的歡迎，得到全體人民的骨肉之親的關懷，歡迎這位為自由而戰的堅強的女戰士，關懷這位傑出的戰鬥的蘇聯女作家。

在這兒，她被蘇聯人民舉為參加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參加建設新生活的工作。

從蘇德大戰爆發的第一天起，她就執筆從戎，投身於大戰的烽火中，加入反法西斯侵略的武裝行

列裏，擔任從軍記者以及軍中文化工作，出生入死，以至今日。

二

瓦希列夫斯卡是一個革命者，是一個爲自由，爲光明而鬥爭的勇猛堅強的戰士，而同時也是一個戰鬥的天才的政論家和文學作家。寫作和她的革命活動是分不開的，也可以說，寫作對她是戰鬥的一種方式，一種手段。她看自己的作品，只是爲了達到更高尚目的的一種手段，是反抗惡勢力的一種工具。她在自己的回憶裏說：「在勞動者爲了自己的解放而進行的鬥爭裏，書籍也是一種武器。」藝術對於她，最重要的是在活的形象裏，表現人民真實生活的有力工具。這是她對於文學的基本態度，也就是上邊所說的，創作是她戰鬥生活的一部份。

在藝術上，她首先要追求的是真實。在「大地在苦難中」一書的後記裏，她說：「我沒有寫過一件不真實的事實，我的人物沒有一個不是從活生生的現實裏取出來的。」她的手法是真實，勇敢，鋒利，明快。她沒有怪誕的譬喻，華麗的形容語，矯揉造作的對比與浮光掠影的空談。她所寫的一切，都是嚴肅，莊重，質樸，大方。

她最注意尖銳而迫切的現實問題，她厭惡那些把文藝當作防空洞的逃避現實的作家。換一句話，她是不主張「文藝無用論」的。

魯迅先生說：「真的勇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瓦希列夫斯卡是不怕這悲慘的人生的。在她的作品裏，處處寫到生活的悲慘，可是這兒却没有悲觀的陰影，沒有消沈，絕望的色調，相反的，她的作品裏，處處充滿着豪邁、勇壯、剛毅、樂觀的精神。她愛人民，相信人民的力量，她的著作就是指引人們向光明挺進的火炬，是鼓舞人們爲自由而戰的號召。她的現實主義，是革命的，樂觀的現實

主義。

她開始寫作得很早，在中學讀書的時候，已經開始寫抒情詩。

後來同她的第二個丈夫從事工人運動的時候，有一次五一節來到了，她的丈夫對於五一節晚會的遊藝節目找材料，在書裏找來找去沒找到適當的材料。瓦希列夫斯卡就自己下手寫起來。在幾天之內，她對遊藝會寫了小調，集體的和個人的朗誦詩，劇本等等。整整的來了一全套，當時得到觀衆的極大的歡迎。這使她又想起自己的文學才能了。過了些時以後，她有一次探獄回來，就把自己所見的下層生活的悲慘印象，登到「華沙日報」上。接着就又寫了一些。過去她在舊貨市上，在大街小巷裏所得

等到作者曉得自己的這些作品，發生了一些作用的時候，她就永不擱筆了。於是她就今天來一篇關於公司僱傭僕役的速寫，明天來一篇關於磚瓦廠工人生活的素描。日積月累，從這些報告，速寫裏，後來就產生了她的第一部作品——「日子的面貌」，這兒反映了波蘭社會下層在飢寒綫上呻吟，掙扎，苦鬥的一面。是波蘭城市工人悲慘生活的記錄。費了幾許周折，這部著作才在一九三四年出版（一九三五年蘇聯俄文本出版）。

這部書出版以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作者在自己的回憶裏寫道：

「我得到一個革命工作者的一封信，那信上說，當他最艱苦的時候，我的書給他一種鬥爭的勇氣和新的力量。有好多人對我說，他們讀了「日子的面貌」，他們對於過去好多不明白，不知道的事情，現在都明白，都知道了。於是我了然在勞動者爲了自己的解放而進行的鬥爭裏，書籍也是一種武器。於是當生活在我面前提出新的問題，起了新的現象的時候，當我看見強暴和不公平的時候，我就寫起書來抗議，來把實際情形告訴人們，幫助他們來奮鬥。」

這些話同時也說明了作者創作的動機。

她在這兒寫社會生活的黑暗面，寫大多數人民的痛苦，可是她除了寫這些痛苦，窮困，以及由窮困而來的生理上的退化和道德的沉淪以外，她能揭示，能表現出來被現社會所絕滅的這些人物的高尚，勇敢，自我犧牲，渴望自由的精神。因此作者從她的第一部著作出世起，就被尊為與高爾基並列的大家了。如果說高爾基是俄國革命的海燕，那麼，瓦希列夫斯卡可以說是新波蘭的先驅者。

她的第二部著作是一九三五年出版的「祖國」(一九三六年蘇聯俄文本出版)。這是寫僱農生活暗淡的。

作者還在克拉科附近學校教書的時候，就認識了一個飢寒交迫，沉默寡言的老僱農。她看過他住的比主人的牛欄還不如的小棚，看了他的一切生活。她才知道這位可憐的老頭，從前曾經積極的反對過帝制，坐過獄……後來他爲了「獨立波蘭」而奮鬥過，以爲「自由的波蘭將沒有外來的侵略者」，「那兒將有真正公道的人民幸福的生活。」「獨立波蘭」來了，而人民却只有幻滅，幻滅。「真正的祖國，在那兒人民是可以得到真正自由幸福的。」這是在這部書裏所得的結論。

她的第三部著作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大地在苦難中」(蘇聯俄文譯本一九三九年出版)。這是她到華沙以後，在緊張忙迫的社會工作裏產生的。

在長篇「祖國」裏，讀者還可以看到飢寒交迫的僱農，在羨慕着尙能溫飽的「自由的小掌櫃」，而二十年間的「獨立波蘭政府」的存在，使這些尙能溫飽的「自由的小掌櫃」，也喪失了所有的一切，陷於一貧如洗的慘境。「森林——是地主的，水——是地主的，耕地，草原——是地主的，總之除了空氣以外，一切都是地主的……」波蘭的農民，由破產而幾乎要到了絕種的境地。於是人民求生的野火，到處燃起了。這是作者在「大地在苦難中」所顯示給讀者的。

她的第四部長篇是一九四〇年在蘇聯出版的「池沼上的火焰」(第一卷)。這是在「獨立波蘭」

崩潰的前夜完成的。這部手稿在蘇聯用波蘭文，白俄羅斯文，烏克蘭文，俄文，以及蘇聯其他好多文字出版的。

這部書是寫波蘭的殖民政策，寫波列斯的烏克蘭人所受波蘭的雙重壓迫——民族的和階級的壓迫。這部書在藝術上都達到了更高的境地。這是作者在舊波蘭所寫的最後一部書。

作者到蘇聯以後，在沸騰的工作裏，依然繼續着寫作。她除了在「真理報」，「消息報」，「紅星報」及其他蘇聯報紙雜誌上寫論文，小品，短篇小說外，還寫了兩本兒童小說：「楊柳樹和人行道」及「頂樓」，寫了劇本「巴爾杜什·戈洛瓦次基」及續寫着「池沼上的火焰」第二卷，這本書將描寫東部波蘭的人民在新生活的生活。

蘇德大戰的颶風，把她捲在前綫上，投到炮火裏了。她穿着戎裝，同紅軍戰士們肩並肩的馳騁於戰場上，將自己所目睹，所體驗的活生生的可泣可歌的事實，寫成好多報告和短篇小說之外，在戎馬倉皇裏，又完成了一部碑石似的巨著，這就是蘇聯批評界譽為「蘇聯文壇上的重大收穫」而榮膺一九四二年度斯大林頭等文藝獎金的「虹」。同時她還根據這本小說，寫了一個電影劇本。想不久之將來，這部作品在銀幕上與觀眾見面了。

三二

蘇聯文壇上的盟主，兩次得斯大林頭等文學獎金的A·托爾斯泰，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在蘇聯科學院作了一個報告，題目叫做「二十五年來之蘇聯文學」，他在這報告裏說：

「蘇聯文學，在這次戰爭裏，開始了新的時期：牠走到戰壕裏，入到工廠裏，牠成了作戰人們的活的和直接的呼聲，差不多成了人民的創作了……」

在同一的報告裏，托氏又說：

「今天的蘇聯文學，達到了道德的和戰鬥的俄國人民的英勇事業的最高峯。今天的蘇聯文學，是真正的人民的文學，是全體人民所需要的高超的人道主義的藝術。這樣的作品，如W·瓦希列夫斯卡的「虹」等……」

「虹」的出版，是蘇聯文學上的一件大事，是蘇德戰爭中，蘇聯文壇上一部輝煌的巨著，被推為「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模範作品」。在這兒所表現的一切，都是作者的深刻觀察到，體驗到，思索到的。她同紅軍一塊兒轉戰於烏克蘭戰場上，同紅軍一塊兒走了許許多多的烏克蘭的鄉村。「虹」是她在這戰爭的血火裏，親身觀察，體驗，思索的結晶，是用心血凝成的碑石。這不是空想，不是虛構，而是蘇聯愛國戰爭中，一段悲慘壯偉的史實。

在「蘇聯婦女反法西斯委員會」的電稿「瓦希列夫斯卡訪問記」裏，作者告訴「虹」的來源說：「當我和紅軍部隊在一起的時候，我得到機會訪問了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村莊。在敵人佔領過的一個村莊裏，我看見一個年輕女子，在同她兩個將要疏散到後方去的孩子話別，而她自己却留到村裏，參加了游擊隊。」

「在路上的時候，我們又看見了一個年老的農婦，提着一個籃子走着。我們叫她搭我們的車走，可是她拒絕了：『我要留在這兒幫助游擊隊的。不管怎樣，我一定會取得我的代價的。』這兩個蘇聯的婦女，也正像其他千千萬萬的婦女一樣，正準備着用一切代價，來保衛她們的祖國呢。」

「在烏瓦洛夫城附近的一個村子裏，有人告訴我一個平常農婦的故事，這農婦的名字叫亞力山德娜·戴麗曼。當德國人佔領了她的村子的時候，她就逃到游擊隊裏，同游擊隊一起去打德國人。最初，她在游擊隊裏燒飯，洗衣，後來就被派出去擔任偵察的工作，她常常供給了許多寶貴的情報。部隊裏面，從沒有一個人想到她是懷孕的女子。爲了不使人阻止她去擔任最重要的工作，她儘可能的隱瞞

着自己的懷孕。可是產期逼近了，她就決定回到村裏去。一連三天她都順利的躲過了敵人，可是在第四天就被敵人弄去了。在冰天雪地裏，這個將要生產的女子，被剝成裸體，深夜裏，被德國人趕着在街上走去，叫他指出那些是游擊隊員的家庭。

「早晨的時候，德國兵把她痛打一頓，就把她關到做襪裏。她在那兒生了一個兒子。德國人又開始來折磨她，威嚇她，要把她的兒子殺死。她始終頑強的反抗着，最後，德國人惱起來，就把她的兒子殺了，並且把她自己也投到冰河裏。」

「這女人的故事，深深的打動了我的心。我真被蘇聯婦女們的這種道德上的力量所震服了。在這戰爭期間，我更有機會看到這些婦女的榜樣，在我所寫的這個電影劇本裏面，這位犧牲了的女英雄亞力山德娜·戴麗曼，是一個主角，這兒改名為娥琳娜。在我描寫這些女英雄的時候，我不藉助於任何想像，差不多每一個人物，都是從真實生活中描繪出來了。」

作者取一個暫時被德軍佔領的烏克蘭的村莊做例子，來寫敵後婦孺老弱的英勇的苦鬥，來顯示蘇聯人民在空前艱苦的考驗裏所表現的團結，自信，堅決與英勇無比的愛國主義。

在藝術手腕上，作者在這部書裏，也達到了最高的境界。作者一開始就用戲劇性的描寫，擒住了讀者的緊張的注意。

嚴冬。在凍成石頭似的地上，騎着一個青年。他的太陽穴上有一個小傷口，一隻腳掌凍得脫落了，骨頭外露着。母親在悲哀的沉默裏，站在死者跟前。她低語着：『好兒子……』作者在這兒寫着母親探望陣亡的兒子的情形：

「她沒有哭。乾巴巴的眼睛望着，看着，感受着這一切。感受着兒子的黑鐵似的面孔。感受着太陽穴上的小孔，脫落的腳掌和那表現着臨死痛苦的唯一的現象，——那好像癩瓜似的痙攣的插入到雪

中的手指。

「女人把被風吹來的，向後掠着的黑髮上的雪，輕輕的抖擻了一下。一縷黑髮，落在頭顱上。她不敢去動牠——那一縷頭髮，貼到傷口上，長到傷口上，被血粘到那兒。」

「自從她來到這兒的時候起，她每次都想把這一縷頭髮揭開去。可是她不敢揭牠，不敢動牠，好像這可以令死者發痛，可以刺戟他的傷痕似的。」

「好兒子……」

「焦乾的嘴唇，機械的低語着這唯一的一個字，彷彿他可以聽見似的。彷彿他可以睜開那重重的黑睫毛，用那親人的灰眼睛看一眼似的。」

「那女人死的發呆着，眼睛凝視着黑臉。她覺不着冷，覺不着兩膝的麻木。她望着。」

「烏鴉從山谷裏的一棵樹上飛起來。牠沈重的鼓着翅膀，兜了一個圈子，落到灌木叢下的一堆檜檜上。歪着頭，凝視着。殷紅的血斑，浸透了被子彈打穿了的呢小褂。烏鴉凝然不動的呆了一會，彷彿在沈思似的。後來就用喙啄起來。起了一陣珊瑚聲。嚴寒把自己的事情作好了：一個月以前這兒所剩下一切，都變成石頭了。」

「女人從凝然不動的麻木裏清醒過來。」

「唳叶」

「烏鴉艱難的飛起來，又落到幾步遠的，蓋着雪的一具屍體上。」

「唳叶」

「拾起一個雪團，向烏兒擲去。烏鴉跳了一下，就懶洋洋的飛到樹上的原地方。那女人站起來，嘆了一口氣，又對兒子望了一眼，就由小路上去了。」

這兒所表現的嚴寒，太陽穴上的傷口，傷口上粘的一縷頭髮，脫落的腳掌，外露的骨頭，啄屍的

烏鴉……這是名雕刻家用刻刀在鋼板上刻出的一幅鋼刻。作者的崇高的思想，通過了明快的刀鋒，表現得非常著勁，凸出，真切，感人。作者在這兒顯示了文字巨匠的手腕。

烏克蘭……一個平平常常的村子。這樣的村子有千千萬萬呢。一個月以前，這兒充滿着一片昇平的氣象，處處騰起了悠揚的烏克蘭的歌聲，清脆嘹亮的姑娘們的歡笑。人們相親相愛的工作着，過着自由的，幸福的，昇平盛世的生活。

德國人打來了，悠揚的歌聲消沉了，姑娘們的笑聲靜寂了。他們受着侮辱，毒打，迫害，掠奪……絞首架成了德國侵略者的政權的象徵。

村子空起來了，留在村裏的盡是婦孺老弱。少壯的男子都加入了紅軍和游擊隊，同敵人拚命去了。

村子空起來了，可是德國人在這兒就好像處在被圍困的要塞裏似的。當地人民的沉默和充滿着憎惡與憤恨的眼光，使侵略者阻塞起來。甚至夜間守衛的兵士們，連自己的影子都怕起來。村子被佔領了，可是並沒有把牠征服。紅軍士兵們，從這些婦孺老弱口裏，收到必須的情報，得到一切的幫助。德國人用盡一切方法，想征服這村子同紅軍，同游擊隊，都斷絕一切的聯係。想在村子裏取給養。可是拷打，屠殺及一切慘絕人寰的方法，都達不到自己的目的。

在隆冬的一天裏，天上出了虹。迷信的德國兵士們都不安起來這種奇怪的現象，有什麼意思呢？當地的衛戍司令——上尉顧爾泰，也不安起來。可是他想安慰自己。

「聽說虹是吉兆吧？」德國軍官對一個老太婆問道。

「是的，是的，聽說虹是吉兆……」她用奇怪的聲音答道。

德國人預感到他們這些暴行要得到報復的。當地居民的不屈不撓的意志，使德國人狂憤起來，採

取了血淋淋的高壓政策。

敵人對待娥琳娜的殘酷，恐怕會像利刀似的，刺入到讀者心裏的：

「那時明月如畫。月光把全世界都變成了一塊天青色的冰塊。費多霞就清清楚楚的看見：一個裸體女人，在從廣場的路上跑着。不，她不是跑的，——她是向前欠着身子了，換力的開着小步，蹣跚着。她的大肚子在月光下看得分外清楚。一個德國兵士，在她後邊跟着。他的步槍的刺刀尖，閃着亮晶晶的寒光。當那女人稍微一停的時候，槍刺就照她脊背上刺起來。兵士吆喝着，他的兩個同伴叫着，懷孕的女人，又拖着力氣向前走着，彎着身子，打算跑起來。向前跑五十碼——那兵士叫自己的犧牲者轉回頭來。向後跑五十碼——於是又照樣的，又照樣作起來。劍子手們笑着，他們的野頭野腦的笑聲，傳到屋裏來。」

娥琳娜跌下去又爬起來，爬起來又跌下去，走着，走着。她從那來的這股勁呢？恨敵人，愛祖國，這是她的力的來源。她知道：朋友們的千百隻眼睛，都隔着村裏的窗子望着她，她知道：敵人的企圖，是要把她這至死不屈的精神摧毀的。

村中的婦孺老弱也都明白：

「這不是娥琳娜，這是全村在裸着身子，被兵士的笑聲追着，在雪地上走着呢。這不是娥琳娜，這是全村的臉跌倒在雪地上，被槍托打着，艱難的爬起來。這不是從娥琳娜的腿上，往冰凍的雪上流着血，這是全村在德國人的鐵拳下，在德國人的鐵蹄下，在德國強盜的羅絆下流血的。」

侵略者在這兒把一切殘暴的方法都用盡了。而「命運的本身，也給他送了一個絕妙的方法」——這被摧殘的女游擊隊員，生了一個兒子。兒子，她唯一的兒子呵。她幻想了一生，希望了一生，這唯一的兒子終於出世了。德國軍官就利用這「命運的本身給他送來的的方法」，想激起她的母愛，企圖用這孩子的生命，來換取她的口供，叫她供出「使全區恐怖」的這支游擊隊的所在。她的孩子騎到軍官

面前的桌子上，那軍官審問着她：

「你聽着，你是母親呵。你有兒子了。你願意他活着，健康，願意叫他長大嗎？……：你不憐念你自己，你憐念憐念你的孩子也好。你生了他，你無權再叫他死呢。」

「一句話」，只要一句話，就可以「把軍官的手槍口從兒子的小臉上拿開的」。可是她到底沒有說這「一句話」。德國軍官掂起小孩子的脖子，當着她面，把她這唯一的兒子，用手槍打死了。

娥琳娜把她最愛的，希望了一生的獨子，獻到祖國的祭壇上。

她，這一個女游擊隊員娥琳娜，是蘇聯一位真實的女英雄，這是作者根據真正的事實創造出來的典型。是根據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莫斯科州烏瓦洛夫區的一位著名的女英雄，女游擊隊員亞力山德娜，戴麗曼寫成的，她就是這樣被德國人虐殺的。

德國人企圖用鐵與血來征服蘇聯人的心，來把他們變成自己的恭順的奴隸，可是結果不但不能，而且是適得其反：

「德國的兵士，用刺刀，用鐵拳，去教訓農民知道他是什麼東西。他不曉得，甚至連惑疑都沒惑疑到他還教會了人們一件事——就是從前蘇維埃政權是什麼。在任何一個村子裏，只要德國的統治，用血與淚在那兒存在了一天的話，萬代千秋，在那兒都不會再有人對蘇維埃政權不滿，怠惰，冷淡了……：生活的本身，用最可怕的教訓，教會了人們。」

這些婦孺老弱，在這慘痛的教訓裏，個個都抱着頭可斷，血可流，身可殺，家可毀，此志不可屈，祖國不能亡的決心。大家都一心一德，衆志成城，同敵人作有我無彼的鬥爭！

「村裏有三百家人，每家都有人去從軍的。」作者在第一章裏的這一句報道，照做了全部的作品。這是一條血的紐帶，牠把村子和紅軍牢牢的網在一起了。村裏有三百家人，每家都有母親的。偉大

的母愛，穿珠似的，把全部小說穿起來。由這偉大而深刻的母愛裏，產生了對敵人的極端的憎恨。每個母親都有兒子，兒子們都參加到紅軍的部隊裏，而全體紅軍，都成了每個村子的骨肉之親的兒子們了。

母親，大戰中的母親呵，世界文學寶庫裏，不知有多少這母親的典型呵！當一八五四年克里米大戰的時候，俄國詩人尼克拉梭夫寫道：

在世上我窺見了一些

聖潔的，真誠的眼淚——

那就是可憐的慈母的眼淚呵！

她們忘不了死在血泊裏的自己的兒子，

那就好像

垂柳扶不起自己的折枝……

這是當時文學上有力的典型。可是「虹」的作者所寫的母親，却是沒有哭泣，沒有眼淚的。

當女游擊隊員娥琳娜被捕，押在敵棚裏的時候，母親瑪柳琪深夜打發自己的十來歲的兒子，偷着到敵棚裏送麵包，德國人把他打死了，小女兒芝娜哭起來。可是母親對女兒說：

「你別哭吧。米什迦是同紅軍士兵一樣的死去了，你明白嗎？當他作正義事業的時候，德國的子彈把他打死了，你明白嗎？」

老太婆費多霞的兒子華西里，陣亡在村子附近的山谷裏，一個月了，德國人不准收屍。她天天挑水的時候，偷着去看他。她不哭，只「乾巴巴的眼睛」，呆呆的凝視着「變成烏木似的兒子的屍體」。隆冬的深夜，敵人把女游擊隊員娥琳娜的衣服剝光，用刺刀在大街上趕着的時候，費多霞隔着窗子

望着，她「不哭，不叫。黑血在心裏凝結起來了。……她硬着心腸，看着戴琳娜。」「不，這兒是沒有憐憫的餘地呢。」

當敵人把一個女子馬麗亞扣留到司令部裏作人質的時候，這被扣留的女子，對另一個女子說：「不要緊，瑪柳琪，不要緊……把我的孩子帶到你家裏去吧。」被押的五個人質，從沉默的人羣前面走過去。馬麗亞突然轉回身來，對未被扣的村人用清楚的，有力的聲音喊道：「這不要緊的，你們堅持着吧，別屈服吧！別想念我們吧！你們堅持到底！」押送的德國兵，照她胸上給了一拳。她踉蹌了一下，挺起胸來，高高的揚着頭走去了。

敵人把鄂斯普也扣留作人質了，馬上就要槍決了。他的女人一回到家裏，就作起活來。敵人是看不見她的眼淚的。她說：「可是我想道：你望着吧，你等着我哭吧，這你是等不着的，不！你這狗種，我在你面前決不哭的。將來總有時候，叫你哭呢，叫你流着血淚哭呢！可是鄉下的女人，這是剛強的人呵，你對她們什麼辦法也沒有呢……」

德國人把女游擊隊員剝得精光，在隆冬的深夜裏趕到街上去。當面把她期待一生的唯一的剛生的兒子殺死。當面把孩子的屍體投到冰河裏。最後，把她自己用槍刺穿死，投到冰河裏。可是她始終沒流過一滴眼淚。

兒子死在敵人的手裏，這在慈母的心裏燃起了復仇的憤火，這憤火比一切眼淚，比一切悲哀都強烈得多，在這兒，一個個人的悲哀與苦痛，都融成了對敵人的憎恨與報復。這復仇的烈焰，燒乾了慈母的眼淚。老太婆費多霞說：「這兒是沒有憐憫的」，憐憫在這似海的深仇裏也溶解了。

作者拿虹作爲這部傑作的象徵，「虹是一種吉兆」，這是勝利的象徵，是勝利的預兆。好像鮮花瓣似的溫潤，柔和，純淨而燦爛的虹光，照徹着這部作品，照徹着這作品人物的勝利的信念。侵畧者

的鬼殘，被侵略者的慘痛與戰勝侵略者的信心，這是作者在這兒所要顯示的。「這是戰爭呵。鐵，血，火，襲擊到村子上了。可是這兒的一切人，都充滿着堅決的信心，這信心在最可怕，在最慘痛的日子裏，支持了這村子。相信自己的軍隊會來的，相信最後的勝利是他們的。」

留在村中的婦孺老弱，每分鐘都相信着紅軍是要勝利的，每分鐘都切盼着紅軍的來臨。當村子的上空出現了帶着紅星的飛機的時候，一月來好像死絕了種似的村子，突然間沸騰起來了：

「我們的，我們的！」他們歡天喜地的叫着。……到處都是人山人海的。屋前是跪着的女人們，馬路上孩子們好像大羣麻雀似的在亂跳着，老頭子們向空中飛翔的鐵鳥揮着手。」

被押的五個人質，三天的期限一過，就要槍決了，可是他們却說：

「力量是在堅持到底，決不讓步。力量是在該不作聲的時候就不作聲。叫敵人從你嘴裏連一個字也掏不出來。最主要的是要曉得，結果他們從這兒連一個活命也逃不出去的。……」

鄂斯普也是一個被押的人質，而他的女人在家裏對別的女人說：

「敵人對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的，讓他們折磨，毒打，槍殺去吧……他殺一個，殺兩個，可是他不能把一切都殺光的……目下當我們的軍隊未來到以前，應當支持下去，用爪與牙支持下去……」

德國人把村裏一切東西都吃光了。人民都把糧食藏起來留給自己的軍隊吃。「自己的軍隊來到的時候，糧食足夠養活他們的呢。」

「村裏有三百座房子，除了德國人從那兒把居民趕到雪地裏的那些房子以外，人們在每一座房子裏，都受着苦痛，等待着，哭着，用堅定的希望安慰着自己，用給自己增加力量的魔語安慰着自己：我們的軍隊要來的。」

紅軍的先頭部隊來到了。戰鬥在村裏開始了。這些婦孺老弱，都拿起禾叉，斧子，同敵人拚起來。

被德國人強姦了的，被押着當人質的，全村第一個漂亮姑娘，集體農場裏最優秀的女工作人員——馬蘭，她好像從地下冒出來似的，瘋狂的握着步槍筒，眼裏冒着火，亂髮在可怕的，昂奮的面孔的周圍顫動着，她猛力一揮，這最後一個德國人——司令官上尉顧爾泰，在她的槍托的猛擊下，就得到了他的終局：

「……顧爾泰躺在做棚後的很深的雪地裏。一隻眼睛被槍托打得流了出來，另一隻眼睛，直直的瞪着天……到處都是靜悄悄的，槍聲都停止了，他不欺騙自己，他明白自己的部隊被打光了，那些人勝利了。絕望就好像利爪似的，刺到他心裏。……他用那唯一的一隻眼睛，凝視着遼遠的青空，彷彿在那兒找答案似的。他看見了虹：從地平線這端插到那端的巨大半圓，連接天與地的一條光輝燦爛的帶子。放着溫潤飽滿的光彩。回憶在模糊的腦袋裏一閃：他在那看見過這樣的虹呢？唉呀，是的，在那暴風雪飛揚以前……當時那女人說的什麼呢？她肯定的說虹是吉兆。上尉顧爾泰呻吟起來。虹射着愉快的光輝笑着。牠是一種吉兆——可不是他的吉兆呵。虹愉快的放着光輝，可是陷入到黑暗裏的他，已經看不見這虹了。」

侵略者毀滅了，被佔領的村子收復了。沉默了一個月的人們的嘴巴都張開了。到處都是歡笑。歌聲在冰冷的空中，在萬里無雲的青空裏響徹着。到處都在沸騰着恢復的工作。都要：「在第一天，還不到太陽落的時候，不到夜上來的時候，使德國人在村中三十來天的統治，連一點痕跡都不叫牠留，

「虹從東方向西方伸着，這條光輝燦爛的帶子，把天與地連接起來。」燦爛的虹光，照耀着無限的遠極。收復村子的部隊，繼續向西方進軍了。

「虹」，這兒充滿着全民對敵作戰的勝利的信心，充滿着崇高的愛國的熱情。每一行裏都貫徹着一種思想，都充滿着一種熱情：蘇聯的人民是不可征服的，蘇聯的人民永遠不會做德國人的奴隸！燦

燭的虹光，照耀着人民反侵略者的偉大勝利的前途！

四

日寇的兇殘，同德國侵略者可說是一丘之貉。「虹」裏邊所寫的蘇聯人民遭受的災害，我們的同胞，在多年的抗戰裏。真是飽嘗了的。而我們同胞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所表現的英勇鬥爭的精神，也是世界人士有口皆碑的。

最近從淪陷區來的人，常常告訴我們，那兒的同胞，在水深火熱中，同敵人進行着艱苦的鬥爭，同時，他們切盼着我們的軍隊早日驅逐敵寇，收復故土，得到真正的解放。他們真正同「虹」裏所寫的在德國鐵騎下呻吟的蘇聯人民一樣，「眼巴巴的切盼紅軍的來臨」。我們淪陷區的同胞，對國軍的來臨，也真是望眼欲穿了。（按譯者當時情況是中國人民痛恨日寇的蹂躪，渴望解放，對國軍「國民黨」還抱着一種幻想，——編者註）他們在日寇的鐵騎下，呻吟着，期待着，堅持着，奮戰着，懷着堅強的信念，相信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

「虹」是一部小說，是用心血凝成的一部最現實的藝術上的傑構，而同時也是强有力的戰鬥的號召，牠號召愛好和平，愛好自由的人民，來萬衆一心，有我無彼的毀滅最野蠻，最兇殘，最黑暗的人類的公敵——法西斯侵略者。

「虹」不但使我們看清了德國侵略者的兇殘的面貌，使我們驚服於蘇聯人民，不分前方後方，不分男女老少，所進行的堅決英勇的苦鬥。而且可以使我們同胞更感到日寇野蠻兇殘的可怕，更可以激發我們同胞抗戰衛國的熱情，更可以堅定我們對於抗戰勝利的信心。

「虹是一種吉兆」，是的。牠是全世界愛好自由，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吉兆，是反侵略者的吉兆。

牠不是軸心的吉兆，而是盟國的吉兆。

虹在這部作品裏，是一種象徵。這是光明戰勝黑暗，文明戰勝野蠻，人道戰勝暴力，公理戰勝強權的象徵。是人性戰勝獸性的象徵。

燦爛的虹光，照耀着蘇聯人民反德國侵略者的偉大勝利的前途，也照耀着盟國反軸心的偉大勝利的
的前途。這是真理，這是歷史的軌道。

在赤日燦金的酷暑裏，揮汗趕完了這部譯作，牠倘能砥礪同胞抗戰的意志，高揚同胞愛國的熱情，堅定同胞勝利的信念，這就是我最大的願望與喜悅了。

魁北克會議，這是一個「消息球」，牠預報了日寇的喪鐘，預報了盟國的勝利。我們應該乘此時機，發揚砥礪，加緊奮戰！

燦爛的虹光，已經也在照耀着盟國在太平洋上毀滅日寇的偉大勝利的
前途！

團結，抗戰，向這虹光照耀着的前途邁進！

X

X

X

「虹」最初發表於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二十七日的莫斯科消息報上。刊完不久，就得到友人由遠道航寄的全份剪報。全文共分九章。閱後就開始介紹。至今年四月底，譯至最後一章的時候，忽又收到航寄的俄文單本。同報紙上所發表的一對，這兒不單分為十章，而且從頭到尾，都來了一個根本的大改造；有時改動一個字，有時增刪幾句，而有些地方也竟加入一兩千字者（全書約增加一萬五千字）。單本的確比初發表者好得多。一個字的更動，作者都細心考慮過的。作者這種精益求精，絲毫不苟的態度，真可佩服，同時也是寫作的人所應當取法的。

譯稿呢，這時也從頭作起，一手指着單本原文，一手指着根據報紙的譯稿，一個字一個字的校改起來。分段不同的，用紅筆批註出來，能填到夾縫裏的，就填到夾縫裏，就填到夾縫裏填不進去的，就另紙

寫出，剪下，貼上去。這校改剪貼和批註的工作，所費去精力與時間，結果竟比重譯一遍還多。而我自己却毫不感覺厭倦，相反的，在赤日燦金的酷暑裏，在亢旱得令人難得呼吸的煩燥裏，忘却了瑣事的煩擾，熬着生活的煎迫，用無限的精力與興奮，來貫徹我的工作。

作者原作用波蘭文寫的，俄文譯者爲E，吳希耶維奇。單本一九四二年底，莫斯科「國家文學出版局」出版，初版四十萬冊。封面及插畫一幅，爲蘇聯木刻家康斯坦丁諾夫所刻，此處據原作者手拓稿製下，尺寸照舊。作者像，由莫斯科出版之俄文本「祖國」中仿製。

中譯本裏的註解，均由譯者所加。

八，二七，一九四三，靖華記於歌樂山麓。

參考：

W·瓦希列夫斯卡：「日子的面貌」，「祖國」，「大地在苦難中」，「池沼上的火焰」，「虹」。(均莫斯科國家文藝出版局出版)。

A·托爾斯泰：「二十五年來之蘇聯文學」(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期「新世界」雜誌合刊)。

E·吳希耶維奇：「W·瓦希列夫斯卡」(一九四一年，莫斯科國家文藝出版局出版)。

D·查斯拉夫斯基：「人民對於鬥爭和勝利的意志」。(一九四二年十月六日，莫斯科「紅星報」)。

P·波斯柏洛夫及L·伊里柴夫：「關於蘇聯人民的英勇與力量的小說」。(一九四二年十月四日，莫斯科「真理報」)。

戈賓權譯：「蘇聯名女作家在前線——瓦希列夫斯卡訪問記」。(「中蘇文化」半月刊本年五——六號)。

O·沃丁斯迦亞：「論虹」。(一九四二年第十期「新世界」雜誌)。

一條路從西方通到東方，另一條從北方通到南方。在兩條路相交的地方，在一座不高的小山上，有一個村莊。房子成行的低低的處在兩路的旁邊，構成了一個十字。村中間的小小的廣場上，兀立着一個教堂的小鐘樓。被冰雪封着的小河，在下邊，順着山跟前的峪谷蜿蜒着。只有些地方，碧藍的河面破裂了，滾滾的波浪，在裂口裏發着黑色。

一個女人挑着水桶，從家裏出來。水桶合着她的慢慢的步調，在扁担上搖擺着。那女人謹慎小心的踏着溜滑的小徑，沿着山坡，往下走着。陽光照得使她把眼睛都密縫起來了。牠的輝煌的尖銳的光芒，返映到雪堆上，把人的眼睛都弄花了。她下到山下。把水桶放到冰口上，張望了一下。一個人也不見。房舍都靜悄悄的兀立着，好像沉沒到雪的絨毛裏似的。那女人站了一下，把水桶放到冰上，心神不安的向上邊的村莊張望了一下，慢慢的順着河邊走去了。

小河轉入到旁邊，轉入到滿生着灌木的更深的山谷裏去了。枝條從很厚的冰殼下微微的伸出來，通過草木叢，有一條隱約莫辨的窄窄的小徑。那女人向那兒拐去了。凍結的灌木叢，在週圍沙沙的響着，她勉強的向前走。上邊的樹枝。抽着她的臉，她把那些披着冰甲，上邊敷着絨毛尖似的雪花的

樹枝，用手撥到一邊去。

小徑突然中斷了。女人停住腳，就用死呆的玻璃似的眼睛向前望着。

這兒的田地都是在小丘上，在裂口裏，在低嶺上，在窄谷裏。有些地方孤孤的生着灌木叢。可是那女人既不看那蓋着雪的小丘，也不看那灌木叢，又不看那間或殘留着去秋的红菓子的野薔薇。

一些莫可言狀的黑色的輪廓，處處從雪下露出來。一堆堆的樁礎，在裂縫裏露着。碎鐵片，破鏽鐵，斑斑點點的在青空色的雪地裏露出來。

她又走了兩步，就慢慢的跪下來。他僵硬的，筆直的驗着。雖然如此，可是總覺得他小些，比生前小得多。臉好像用烏木刻成的一般。她用眼睛照這臉上，照這一絲一毫都熟識的，同時又是看不順眼的臉上望了一下。嘴唇死死的凍結着，鼻子尖起來，睫毛蓋到眼睛上。這臉上表現着鐵石一般的鎮靜。在臉旁，在太陽穴緊跟前，張着一個圓圓的小孔。孔邊上凝着血，異常鮮明的血，這是黑臉上的塊血記。

他顯然不是因爲這傷就一下子死了的。當人家從他身上把衣服剝去的時候，他顯然是還活着的。他那時活着，或者身體還暖着呢。這不是自己死去的，而是強盜們的手，把他的腿拉直，把他的胳膊順着身子拉直的。在作戰的那天，在他陣亡的那天，那時也是隆冬的天氣，於是嚴寒即刻就把死者握到自己的掌中，把他們的身體變成石頭了。他們從死者身上沒有什麼可剝了。把他的最後一點衣着都奪去了，只留下一件小褂，他們脫去了軍用大衣、皮靴、褲子，至甚把包腳布都剝去了。藍色的襯褲，彷彿長到身上似的，好像用洋藍在木頭上畫成的一般，當時真辨不出皮膚和布來。光腳板同黑面孔比較起來，成了白得出奇的石灰白的顏色，一隻腳掌凍裂了，——死肉好像鞋掌似的脫落下來，露着骨頭。

那女人謹慎小心的伸着手，照死者的肩上摸了一下，覺到小褂的粗呢和牠下邊的凝然不動的石一

般的屍體。

「好兒子……」

她沒有哭，乾巴巴的眼睛望着，看着，感受着這一切。感受着兒子的黑鐵似的面孔。感受着太陽穴上的小孔，脫落的腳掌和那表現着臨死痛苦的唯一的現象，——那好像鷹爪似的痙攣的插入到雪中的手指。

女人把被風吹來的向後掠着的黑髮上的雪，輕輕的抖擻了一下。一縷黑髮，落在額顛上。她不敢去動牠，——那一縷頭髮，貼在傷口上，長到傷口上，被血粘到那兒。

自從她來到這兒的時候起，她每次都想把這一縷頭髮揭開去。可是她不敢揭牠，不敢動牠，好像這可以令死者發痛，可以刺戟他的傷痕似的。

「好兒子……」

焦乾的嘴唇，機械的低語着這唯一的一個字，彷彿他可以聽見似的，彷彿他可以睜開那重重的黑睫毛，用那親人的灰眼睛看一眼似的。

那女人死死的發呆着，眼睛凝視着黑臉。她不覺着冷，覺不着兩膝的麻木。她望着。

烏鴉從山谷裏一顆孤樹上飛起來。牠沉重的鼓着翅膀，兜了一個圈子，落到灌木叢下的一堆檻襪上。歪着頭，凝視着。殷紅的血斑，浸透了被子彈打穿了的呢小褂。烏鴉凝然不動的呆了一會，彷彿在沉思似的。後來就用嘴啄起來。起了一陣窸窣聲。嚴寒把自己的事情作好了，一個月以前這兒剩下的一切，都變成石頭了。

女人從凝然不動的麻木裏，清醒過來。

「嗚呼！」

烏鴉艱難的飛起來，又落到幾十步遠的蓋着雪的一具屍體上。

「噫！」

她拾起一個雪團，向鳥兒擲去。鳥鴉跳了一下，就懶洋洋的飛到樹上的原地方。那女人站起來，嘆了一口氣，又對兒子望了一眼，就由小路上去了。

她在冰面的裂口上，彎下腰，取了水，在滿滿的兩桶水的重壓下，彎着腰兒，慢慢的往上走着。這時太陽升高了，可是嚴寒並不會稍減。那時的雪色是碧藍的，可是那女人不知道實際上那雪果真是藍的呢，或者是她的眼睛被那藍色的，被那凍到她兒子的死挺挺的可怕的石灰白的腿上那藍襯褲的顏色映花了呢。

受凍的衛兵，在屋子前邊躁着腳，他躁着腳，抽着肩，把手塞到腋窩下，用僵硬的手指擦着雙頰。嚴寒隔着那壞靴子，隔着那夏季穿的草綠色的軍用大衣，無情的咬着他的足趾，擰着他的眼睛。衛兵對這女人凝視着，雖然他早已知道她，從他的部隊佔領這村子的第一天起，就知道她的。她從旁邊走過去，彷彿沒看見他似的。門聲響起來，一團蒸氣，衝進門裏去。

「怎麼這樣久呢？簡直等着你呵！」

她沒答言，咬着嘴唇，走到爐子跟前，就把水倒到爐子上放的鍋裏，把劈柴搭到幾乎要滅的火炭上。

「倒杯水來，我想喝的。」

「水在桶裏。你拿吧，」女人冷冷的答道。

那女人氣憤憤的在被窩裏動了一下。

「你等着吧，丈夫回來，我就告訴他的！」

女人聳了聳肩。丈夫，那算什麼呢……：

她慢慢的把乾劈柴填到爐子裏。是的，是的，看來是命該如此的呵。村裏有三百家人，每家都有

人去從軍的。可是只有她的兒子躺在河邊的山谷裏，已經一個月了，都不讓掩埋他。他在雪地裏整整的躺了一個月了，嚴寒把他的臉變成了黑鐵，他的腳就好像樹木似的都凍裂了，他的指頭都凍青了。那兒還躺著些別的人，也是自己人，可是總不是自己的兒子，弟兄和丈夫，沒有一個本地人。只有他一個人。只有他是命該死到這兒，死到本村的附近，死到距自己的家兩百步遠的地方。只有她是命該如此的看著俄烏鴉在未葬的兒子的屍體上飛翔着。而且也彷彿故意似的，開心似的，德國軍官恰恰就佔了她的房子給自己的斃頭住。要是這斃頭是個德國人也好些，是從老遠的地方弄來的，是說着不明白的語言的外國人，是如同這些穿着草綠色的軍用大衣似的一樣可惡可恨的外國人也好些。可是，可是恰恰相反，這是一個本地貨，是叛徒，是爲了絲襪子和法國酒而出賣了祖國，出賣了親友，出賣了親丈夫——指揮官，出賣了陣亡了的躺在山谷裏的那些人，她是把一切都出賣了的奸賊。一想起她住到這屋裏，躺到鴨絨褥子上，吆喝着，在這屋裏擺着太太架子的時候，這老太婆的五臟六腑都氣喘不發紅的。她無恥的，洋洋自得的走着，強迫人服侍她。

「你等着吧，等着吧，」老太婆不睬那從屋裏傳來的一陣惡罵，對着燃燒起來的爐火咕噥着。「呵哈，你總有那一天的，總有那一天的，總有一天叫你悔不該生在人間。」

她聽見門口裏迅速的沉重的脚步声，沒有回顧。這樣她也聽得是誰在走的。只有她的臉是石頭似的冷凝着。

軍官在房裏走着，沒注意爐子跟前忙着的的女人。

「你還睡着的嗎？」

躺着的女人，嬌滴滴的鼓着嘴唇。

「幹嗎要起來呢？你總是不在家，不在家……悶得很……你出去逛你的，可是我在這兒，同這討

厭的女人……你瞧，她還在逗我生氣呢……」

他坐到床邊上。

「小糊塗虫……這兒你是女主人，明白嗎？呵，你問什麼呢？你有這麼多唱片，把留聲機上起來，看看書。我也真願把每一分鐘閒工夫都陪你過。可是因為戰爭……不斷會有什麼新的事情發生呢。」

她嘆了口氣。

「戰爭，一切總是戰爭……你可以請點假，把我從這兒帶走也好。」

軍官聳了聳肩。

「小糊塗虫。現在不是請假的時候。把你一個人送到德國去，你在那兒幹什麼呢？最好是在一起吧。」

她沒有回答。慢慢兒起來，伸着手去取那放在椅子上的衣服。他改坐到板凳上，望着她。是的，他喜歡她。不然的話，整整三個月來，他也不會帶着她走的。她是另一樣的女人，同他來慣的那些女人比起來，完全是另一樣的女人，同他在這兒所遇見的那些女人比起來，完全是另一樣的女人呵。

「哈哈，是的，你聽着吧，普霞，有人告訴我，說這兒的一個女教員是你的姐姐嗎？」

拿着襪子的手，在空中懸着。普霞帶着病猴子的嬌態，把頭歪到肩上。是的，這就是她的令人魂消的地方呵。脆弱的小獸呵。

她用兒童般的手，把頭髮掠到耳後邊。這兩隻耳朵可笑的，窄窄的，就好像小獸的耳朵似的，成一個小三角形。牙也是三角形的——只在相識了三個月以後的現在，他才看出了這點。現在她用這些牙，咬着蒼白的嘴唇。

「唔，怎麼呢？」

她又把頭髮整了一下。

塗着蔻丹的三角形的紅指甲，就好像血染了似的閃着光輝。

「唔，是的，是姐姐，這該怎麼呢？」

「你的姐姐不大喜歡我們。」

普霞的圓白白的黑眼裏，閃着惑疑的光芒。

「可是……你喜歡她嗎？」

他沙着嗓子，好像老母雞的聲音似的咯嗒咯嗒的笑起來。

「不是的！你也亂想的呵！我不愛完全淡色頭髮的人。她的腿粗得好像……」他是想說；同我太太的腿一樣，可是及時把話收回了。

普霞洋洋得意的照自己的短短的，可是很端正的兩腿望了一眼。

「是的，這實在不錯，她是有一點胖……」

「你從來不曾提過你這兒有姐姐的。」

幹嗎提呢？她住在這兒，我在那兒，我們幾乎從來不曾遇見過。她完全是另一樣的人。」

「什麼另一樣的人呢？」

普霞沉思的把頭髮往身後掠了一下。玻璃耳環閃一下光。

「她教小孩子的，工作的，工作的……這有什麼？沒有什麼。大家都滿意她。她也喜歡大家。」

「總而言之，是女布爾雪維克吧？」

「誰曉得她……或許是女布爾雪維克，」她懶洋洋的 answering，忽然又興奮起來：

「你幹嗎這樣問她呢？你說你不喜歡她，可是幹嗎總是在問她呢？」

「我這樣問着。如果我對她發生興趣的話，你要相信，那就並不是因為她是女人，並不是因為她

是女人。」

普霞沒注意到他那話中的特別的語氣。她用力的往腳上穿着襪子，從頭上套上綢子做的連腳褲。他從兜裏掏出了一個小包。

「呵，一點小東西，我原來只回來一小會，給你送一點可可糖。我還要去的，我今天有一堆公事。你隨便幹點什麼消遣到晚上吧。我回來得不遲。」

她要了一個鬼臉。

「我一個人，一個人，整天一個人……什麼時候這戰爭才完呢？」

「要完了。」

「你說得可好……」

她把彩色的紙打開，三角形的牙，咬到可可糖裏，並不把糖拆成小塊，就把一大塊可可糖一下子吃了。

「把留聲機上起來。我着人給你送中飯來。呵，再見吧。」

他怠慢的把她吻了一下就出去了，衛兵還依然在房子前面蹣跚着腳，盡力的暖着腳。他看見軍官的時候，立着正。軍官由他眼前過去，拐向廣場上去了。從前駐着鄉村蘇維埃的那所大房子，那時擠滿了士兵和下級軍官。他們都立着正，行着舉手禮，他帶理不理的答着禮。室內充滿着團圓的灰色的煙球。

軍官推開了自己的臨時辦公室的門。

「把她帶來。」

他坐到桌子後邊，打了一個呵欠。羨慕着普霞到現在還躺在床上，可是他天不亮就爬起來，整天都是辦不完的公事。

士兵們把一個穿着厚皮襖和黑衣服的女人帶進來。他不相信的對她望了一眼。

「這是她嗎？」

「是她。」

她有點不自在的艱難的站到桌子跟前。蒼白的頭髮，從頭巾下露出來，蓋到太陽穴上，臉是平平常常的，不加修飾的粗糙的農民的臉。

「姓什麼？」

「郭斯久克·娥琳娜。」

他手裏轉動着鉛筆悄悄的端詳着站在他前邊的女人。

這二者必居其一的——或者是兵士們弄錯了，或者按她下巴上的切實而堅定的線紋和一直望着他臉的那付眼睛判斷起來，這案子的審理是久而且煩的。

「你當過游擊隊嗎？」

她毫不為難，毫無懼色，而且也不從他身上放下眼睛的回答道：

「我當過游擊隊的。」

「哈哈……是了……是了……」這種出其不意的迅速的承認，使他吃驚起來。他機械的在面前放的一小片紙上，畫了一個帶着奇妙葉子的花朵。

「你為什麼回到村裏來呢？他們派你來幹什麼呢？」

「誰也沒派我。我自己來的。」

「是的。自己……這為什麼呢？」

這次她沒有回答。黑黝黝的眼睛，一直望着軍官的瘦骨嶙嶙的面孔，望着他的周圍繞着無色睫毛的無色的眼睛。

「怎麼呢？」

她不作聲。

「這麼着呢？從前在游擊隊裏，後來突然就回家來，回到村裏來嗎？你們沒有一點紀律嗎？你爲什麼被派回來，最好一下子說出來吧。」

「我自己回來的，我幹不下去了。」

「你幹不下去了……爲什麼？」他興奮起來了。「事情不好嗎？在最後一次進攻的時候，把他們的指揮官打死了嗎？部隊垮了嗎？」

「關於部隊，我一點也不知道。我是回家的。」

「怎麼忽然回家呢？」

她無聲的動了動嘴唇。

「你相信了這一切都是夢想，罪行，土匪行爲嗎？不願再幹嗎？」

女人否認的搖了搖頭。

「不……我幹不下去了。」

「爲什麼呢？」

他顯然的鼓起力氣來。後來一直對着這一付水溜溜的無色的睫毛亂眨着的眼睛：

「我回家生產的。」

「什麼？」

「回來生小孩子的……」

「是這麼回事呵……」

他笑起來，這一陣沙嚟子的咯嗒咯嗒的笑聲，使她打了一個冷顫。

「你冷嗎？這兒生着火，可是你好像在冰天雪地裏一樣，裹得緊緊的。把頭巾取了！」
她順從的把重拮拮的厚頭巾，從肩上取下來，放到板凳上。

「把大衣脫了！」

她躊躇了一下，解開扣子。脫了皮襖。他仔細的看了一下。是的，沒有什麼可疑的。這是懷孕的最後一個月呵。

那女子艱難的呼吸着。他明白她很難站着的，於是故意拖延着。把鉛筆放在手裏轉動着，越來越慢的發着問題，等待着。

關於她個人的一切問題，她一下子就回答了。不錯，她是出嫁了的。丈夫陣亡了。革命前她在地主莊園裏做活，給老爺割麥子。擠牛奶。革命後在集體農場裏做活。游擊隊一組織成的時候，她就加入了游擊隊。對他們隱瞞着自己的懷孕。當行動艱難的時候，當產期逼近的時候，就回到村裏來了。想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來。

「是的……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來……」他重複道。「是你在上禮拜把橋炸了嗎？」

「是我。」

「誰幫你的？」

「誰也沒有。我自己炸的。」

「胡扯。我們曉得的，最好你一下子說出來吧。」

「誰也沒有。我自己炸的。」

「呵，好吧。可是你們的游擊隊在那兒呢？」

她不作聲了。黑黝黝的眼睛，平心靜氣的望着軍官的面孔，他嘆了一口氣。舊把戲又開演了。頑強的沉默，長久的，無窮無盡的審問，一切可能的手段和辦法，好像有一定的規矩似的，一切都是白

費氣力。他曉得：一般人或者一下子就開口說起來，或者從他口裏什麼也探不出來的。這一次，頭一些回答就把他弄迷糊起來了。可是當時表面的印象是對的——下巴上的線紋是頑強的，嘴脣的輪廓是自信而且堅決的。是的，關於她自己她說了，關於她自己的一切她都說了。可是關於別人——却一個字也沒有。

「呵，你從那回到村裏呢？」

沈默。他急燥的不看被告，用鉛筆敲着棹子。突然間，一陣討厭的，粘性的，失望的苦悶，把她籠罩了起來。把這一切丟開，找普霞去，把案子交給別人去審不好些嗎？可是對於這使全區恐慌的游擊隊，他總想多少探聽出一點消息來，而對於自己助手的判斷力，他是不大相信的。而且他們還得仗着那些愚鈍的，實際上語言欠通的翻譯員才能審問呢。而他自己却操着流利的語言，甚至兩種語言：烏克蘭語和俄語。他原是準備在這些地方作別的工作的。可是，在戰爭裏語言也用上了，學語言的那時光真沒有白費呵。

「呵，怎麼呢？隊長的名字叫顧良畏嗎？可是這是綽號呵，你說吧，他的真姓名叫什麼呢？」

沈默。他看見她累得要命了。她的太陽穴上，額上，鼻尖上，都冒出了汗珠來。脣邊的繃紋都深起來了，兩手無力的在身旁下垂着。

「你說不說呢？」

他忽然覺得自己也累了。唉，唾棄了這一切回家去也好。有趣的是普霞究竟起來了呢，或者利用他不在家又鑽到被窩裏睡了沒睡呢？

可是普霞沒睡覺。她好久的穿着衣服，好久的照着鏡子。開了留聲機，但是熟調子馬上就厭煩了。想同人聊一聊天。可是同誰聊呢？

普霞到了廚房裏，從桶裏舀了水喝了。費多霞坐在爐子跟前的一條低低的板凳上，削着土豆子。

普霞坐到窗子跟前的板凳上，望着一條條的窄窄的土豆子皮，在女人的指頭中間扯着，彎轉着，落到下邊的筐子裏。

「土豆子多小呵。」她說道。

費多霞什麼也沒答理。

「這兒從來都是這樣小的土豆子嗎？」

沈默。

「你怎麼完全不理我呢？」

女人抬起眼睛，望了一下。沈默，漠然，冷淡。於是又低下頭作起活來。

「你這樣看呵。我不是人嗎？整天沒有人可談話的，真要命！」

她對自已可憐起來，加之她想發嘔，她想着應該留一點可可糖的。可是從來顧爾泰拿回來的一切東西，她不一下子吃完是不能過的。

土豆子落到水裏，水洶飛濺到土地上。

「我似乎沒有對不起你的事吧？」

灰色的眼睛，用飛快的注意的眼色，對她瞟了一下。可是還沒有得到回答。

「我一個人坐着，坐着……顧爾泰回來一小會就又走了……沒有人可以聊天，可是閒坐的……可是這兒天寒地凍，不能出門。我在這兒要發瘋了……總是留聲機，留聲機，我已經都能背熟了。可是你愛留聲機嗎？」

她怒氣沖沖的捏着拳頭，捏的緊得使指甲尖都刺到掌心裏了。

「你幹嗎不理我呢？我是害傳染病的嗎？」

費多霞抬起頭來。

「你比害傳染病的更壞呢。更壞些呢！你將來死得比人們害傳染病死的更壞呢。」

普霞吃驚的張着嘴，呆着。她的圓眼睛瞪大着。她完全沒料到這是費多霞在說話的。可是她忽然突破了這糊塗的繃紮了整整一個月的沈默，說起話來了。而且這是什麼話頭呵！怎麼辦呢？哭起來嗎？走到跟前去打她嗎，哭嗎，或者起來到自己房裏，上起最快樂，最熱鬧的留聲機片子嗎？想不到她對這些連一樣也沒有實現。

「你想叫我幹嗎呢？我怎麼辦呢？餓死嗎？等待嗎？等待什麼呢？他們將永遠留在這兒了！我應該佈置一下……夏洛夫大概是早已陣亡了，可是顧爾泰是一個好人，我曉得，他是一個好人，我不願再在這兒過下去了，這些我真夠了！他把我帶到他們的德里津那兒去，那裏比這兒好些。我在這兒算什麼生活呢？沒有穿的，什麼也沒有。爲着要一雙襪子把心思都費盡了。破了——怎麼辦呢？別容易找嗎？」

「對對對，你就是這些了……我說的，就是這……襪子……你的姐姐是一個正經人，是女教員，是正正當當的。可是你——只知道襪子……我真不好意思叫你……可是你的顧爾泰永遠不會帶你走的。他要好像姨子似的把你丟了的。不等他滾的時候就會把你丟了的，總有這一天的！沒關係，安安心生的坐在這裏吧，騎到我的鴨絨褥子上同德國人睡覺吧。你們倆在這兒待不久的，待不久的！我們的軍隊到了的時候，叫你們應一應的！」

普霞縮頭縮腦的坐到板凳上。沉着的言詞，好像鞭子似的抽着她！她用氣得發抖的勉強吐出來的聲音說：

「好吧，好吧，我告訴顧爾泰你去挑水爲什麼得這麼久！他一回來，我就告訴他的！」

老太婆跳起來。削了的土豆子，在地下滾着。刀子噹哪一聲，落到地下。她帶着石頭一般的面孔向普霞撲去。而她嚇得面色蒼白，把腿拳到板凳下邊，彷彿要防禦似的，把兩手舉到胸口上。

「你從什麼地方知道我那去了呢？你從那知道呢？」

可是普霞已經想起來衛兵在窗子跟前走着，只要喊一聲就夠了，於是就放下心來。

「我所要聽得的都聽得呢。」

「呵哈，你……」

費多霞恨不得抓住她的喉嚨，把這個驟然閃閃，好像耗子似的小黑女人捏死她，踩死她。她起了一種不可形容的厭惡的心情，生怕挨着這脆弱的小東西，她起了一種健全的正常人的對於這變態的。病態東西的厭惡的心情。她吐了一口唾沫，回到爐子跟前的自己的板凳上，匆匆的削起土豆子來，一條條的土豆子皮，又從她手裏蠕動着，水在鍋裏撲通撲通的響着，飛濺到地上。普霞高高的仰着頭，回到房裏開留聲機去了。她找着留聲機片子，最初她想找一張快樂的，最快樂的片子，可是後來她覺眸子裏有一種受屈的眼淚和對自己的憐憫，於是就選了另一種的片子。

費多霞削着土豆子。覺着心裏發冷。這麼着，她聽得了，聽得大概要告訴德國人的。好像毒蛇的舌頭似的，她把這藏在心裏尋着機會。可是現在她要報復的，要說的呢。

低低的懶洋洋的聲音在室內唱着：

「壁爐在燃燒着……」

怎麼辦呢？她相信德國軍官對這不會放鬆的。嚴禁掩埋最後陣亡者的命令，到現在還有效的。讓他們躺在村子附近的山谷裏，讓旋風，嚴寒和烏鴉去糟塌吧。讓他們的被剝了衣服的光身子躺在那兒，去警戒別人，恐嚇別人，作德國勝利的標誌吧。最初，農民們盡力的想去掩埋陣亡的人們。可是沒有做到：那山谷經常是有人監視的。夜裏帶着鋤到那兒去了的青年柏楚克，從那夜起，就胸上帶着子彈，頭杵到雪裏，同他們一塊躺到那兒了。於是一切就這樣算了。人們都聽得是沒有辦法的。

可是全村中沒有一個人的兒子在那兒。只有她的兒子。只有華西里一個人是命該投到那曾經由村

裏經過的部隊裏。那時是多麼幸福呵！……他好像平常一樣，快快活活的，歡天喜地的突然跑到家裏。在家裏停了一小會兒，只停了短短的——一小會兒。可是到天亮的時候，德國人就來到了，倉卒間就佔領了，華西里恰好就在被包圍的，完全被消滅在山谷裏的那一隊人裏。

她在當天就把他找着了，心裏想着一直就去到他騎着的地方。他那時已經死了，人家已經從他身上把衣服剝去了。

從那時起，已經一個月了，她每天去到那裏看自己的兒子，看着他怎麼樣樣的凍硬，怎樣變化，他的臉在嚴寒裏怎樣的變得黑鐵似的，他的光腳掌怎樣的凍裂。她每天已經來慣了，有時甚至每天兩次，她去挑着水，看着自己的死了的兒子。可是現在呢？現在怎麼辦呢？

「……溫存，愛情，纏綿，對我的幻想……」——留聲機在開着。

他對這不會放鬆的，不會寬恕的。她並不是替自己害怕。他是替死在山谷裏的凍僵了的兒子害怕是替被子彈在太陽穴上打穿了的自己的兒子害怕呢。彷彿她覺得他還會再一次的失蹤似的——彷彿人家要把他拿去，扔到人不知鬼不曉的坑裏，侮辱他，摧殘他，傷害他——這事他們會幹的，咳，他們多會這樣幹呵……

「……溫存，愛情，纏綿，對我的幻想……」

留聲機不耐煩的在響着。

普霞想着心事，成十來次的上着那同樣的一張唱片。留聲機唱着過去了的愛情，唱着過去了的幸福，唱着已經失掉任何意義的情書。留聲機合着爐邊坐着的女人的憂鬱心情的節奏，唱着溫存的歌詞。費多霞手指捏着鈍刀子，覺不着痛。割破的皮膚上，冒着血滴。她把手放在圍裙上拭了一下。

「……壁爐在燃燒着……」

怎麼好呢？怎麼辦呢？她覺得應當去救華西里，去把華西里從一種可怕的，殘酷的，比死的本身

遭殘酷裏救出來。可是怎麼去救呢？

她知道是不能把他從那兒弄走的。他凍到雪裏了，同冰壳結到一起了。只有春天的時候，融雪的天氣，才可以把他從冰壳裏起出來呢。可是如果甚至……雖然現在他變小了，變得比他十五六歲的時候還小了，可是怎麼能把他抬起來呢？怎麼把他抬起來，把他抬到什麼地方，把他藏到什麼地方，叫那劊子手們看不見呢？

「……溫存，愛情，纏綿……」

德國人的可惡的魔爪，要去動他的。德國人的可惡的皮靴，要去踢他的。德國的畜牲們，將要哈哈大笑的對他要着鬼臉，上尉顧爾泰的沙嗓子咕咕哈哈的笑聲，將對他笑起來呢。費多霞無可奈何的絕望的折着手。她忘記了土豆子，忘記了被一層灰燼愈蓋愈厚的爐火，呆呆的坐着，用玻璃色的眼睛，一直向前邊凝視着。

想着再壞已經是不會有的了，一切的打擊，都已經打到她心上了。可是實際却不是如此的。在十二月的天氣裏，無窮無盡，無邊無際的烏雲，向村子湧湧着，每分鐘都還有無數的災禍在威脅着。

她突然想起來：這女人從那知道呢？誰告訴她了呢？

熟識的人影子，在記憶裏閃起來。是女教員嗎？不，費多霞趕快否定了這種懸疑。她絕不會的，可是誰呢？

村裏當然都曉得的，都曉得的。可是這些都是自己人呵。普霞那兒也不去，誰也不同她說話，她能從那知道呢？誰把這母親的悲哀出賣到敵人手裏了呢，誰把華西里的死屍，他的血，他的死，他的痛苦，出賣給德國的劊子手了呢？

留聲機響着就沉寂起來了。普霞穿上氈靴，用力的扣着皮大衣的扣子。這大衣有點大，這是顧爾泰在這裏一個人身上剝下來，送給了她，送給了自己太太的。可是這很暖，可以把手塞到袖口裏的，

絨毛大領子，從嚴寒裏保護着她的雙頰。

普霞從門口裹出來，直然嘆了一口氣。空氣透明得好像冰似的，冷得也好像冰似的。巨大的玻璃塊，充塞了全世界。在背影的地方，雪發着青色，可是在太陽下，好像寶石似的發着光。閃着亮，無精的光芒，刺着眼睛。從村莊所在的那小山上，可以望見一片令人眩目的瑩晶淡青的左右的平原。嚴寒鉗制着天和地，嚴寒把靜臥在十字路上的村子，控制在自己的掌櫃裏。

普霞往房舍那方面望了一下。有些地方，兵士們在亂忙着，教堂前面廣場上的砲位，發着黑色，那兒也有兵士們在站着。一個居民也見不到。她向前走着，決心到顧爾泰辦公的地方去找他。

廣場邊上，設着絞刑架——兩根柱子帶着一根橫梁。中間吊着一個人。這是顧爾泰在村裏的政權的象徵，普霞淡然漠然的從這跟前走了過去。當一個月以前，她來到這兒找顧爾泰的時候，這青年已經就吊在這兒，她對於這種景象已經看慣了。他變硬了，凍僵了，失掉了人的形狀，現在與其說他像一個人體，倒不如說他像一截木頭。雪在大聲的吱吱的響着，彷彿她在玻璃上走的一般，發着不中聽的吱吱的響聲。她順着完全空寂的街上走着，房舍的窗子，從下至上都蒙上了一層白霜，那一層白膜，就好像眼睛的白內障似的。從煙筒裏偶而冒着煙——這些些駐紮德軍的屋子。在別的房子裏，誰也沒燒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作飯呢。

一所房子的門，微微的開了一點，一個淡色頭髮的頭，伸了出來，可是一看見走來的人，就又匆匆的藏起來，門也關起來了。普霞聳了聳肩。也實在的，他們都避着她，就好像避着害瘟疫的人一般，甚至都盡力的避免偶然碰見她。孩子們如果偶然在路上碰到她的時候，就都連忙逃跑了。呵，儘他去，儘他去吧！反正他們統統都要凍死，餓死的，他們的命是這樣的。可是她是活潑潑的，健康的，她有很好的皮大衣，她可以儘情的吃着可糖，後來同她的丈夫——上尉到德國去。每個人都是他自己命運的創造者——他們選擇了自己的前途，她也選擇了自己的前途。他們那些傻子都相信那些永遠

不會有的事，等着那永遠來不到的東西。他們將來要大失望呢。顧爾泰到她談論過，給她解釋過，爲什麼德國人一定要勝利，和爲什麼這些人在這兒一定要死滅，如果他們不誠心誠意的給德國人做工的話。雖然這一切都很簡單，可是他們什麼也不願意明白的。他們在等待着自已的軍隊，——她，普霞，完全不懷念他們的。難道她現在過得不是比較好些嗎？好得多了呵。

雪在脚下吱吱的響着，眼睛都被光輝映痛了。這該死的隆冬，究竟什麼時候才完呢？她幻想着溫暖，她想着好像貓兒似的，在太陽地裏捲着身子，取着暖，一直暖到骨縫裏，全身子都感覺着可愛的陽光的溫暖。可是現在呢，這令人眩目的光明的太陽，却覺得好像冰塊似的，覺得連牠也在散佈着寒冷呵。

衛兵一下子就放她進去了。她敲了一下門，不等着回答，也不理會顧爾泰的助手們的不安，就進到辦公室裏了。

「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她嬌滴滴的回答着。「我想你了。」她聚精會神的對站在桌子跟前的人人瞟了一眼。一個上年紀的，白髮蒼蒼的，懷孕的大肚子女人，普霞坐到椅子邊上。

「你馬上就完了嗎？」

「我已經告訴你了……你瞧，我有事呢，」他顯然是動氣了，把她拉到窗子跟前，氣憤憤的低聲說：

「我請你多少次了，不要到這裏來！呵，這成什麼樣子？我有事，你眼看我有事呢。我一得空就回去的。」

她好像受委屈的小孩子似的，噘着小嘴唇。

「我悶得要死，悶得要命。你回去一塊兒吃一頓中飯也好！我愁得要命……你總是不在家，不在

家……同一個老女人談話有什麼開心呢！這事情沒有別的人能辦嗎？」

「沒有人能辦。而這個老女人是女游擊隊員，你明白嗎？」
普霞呆起來了。

「女游擊隊員！顧爾泰，你這那的話，你瞧一瞧她，她眼看就要生產了！」

「呵，你瞧瞧吧，」他斬釘截鐵的說。「你走吧，走吧，我就來。」

她用溫順的動作，撫摩着他的衣袖。

「顧爾泰，我的寶貝，我坐一會，聽一聽。好嗎？呵，對你有什麼妨礙嗎？」

「呵，坐你的吧，不過這也很無聊的，」他允許了，把手揮了一下，拉了一張椅子給她。

她把大衣扣子解開，坐下來。她的嘴唇上並不會消失了糊塗的微笑。圓白白的黑眼睛，望着桌邊站着的女人。那麼，這就是女游擊隊員了——這真是笑話，哈哈，這是多麼可笑呵……因為顧爾泰怕游擊隊，她是知道的，雖然他從來不承認怕什麼東西。可是他怕游擊隊，她感覺到這一點的，不知為什麼還給她添了一點勝利的心情。自信的，至死不屈的顧爾泰，他對於一切那是胸有成竹的，從來無論什麼對於他都是明瞭，簡單，可是他總是害怕着什麼。

不，她所想像的游擊隊不是這樣的。她想這還是些用斧子武裝起來的巨人，是些滿長着鬍鬚，不怕任何的嚴寒，躲在森林裏邊的神秘的人。可是這兒却是一個好像費多霞一樣的平常的鄉下女人，而且還是懷孕的。普霞照那向前面鼓着的，把發紅的黑裙子都頂了起來的大肚子睜了一眼。她感到了愉快，她自己是巧小玲瓏的，她穿着柔軟的皮大衣，安安生生的坐着，要是坐够了的話，可以起來，用輕妙的步調走着，可以開起留聲機，同顧爾泰來一會跳舞。就是今天晚上也可以的呵。

顧爾泰用死氣沈沈的疲倦的聲音，發着問題。那女人回答着，才上來普霞聽着問題和回答，可是馬上就明白這的確也是無味的。而且不但無味，甚至糊塗得很。顧爾泰時時刻刻的問着那同樣的事情

，而那女人時時刻刻的用那同樣的話回答着。

娥琳娜已經疲倦得要命了。黑色的斑點，黑色的波浪，從桌子下邊的什麼地方騰起來，在眼前閃灼着，把眼睛遮住了。他凝聚着全部的意志，要從這越來越厲害的，把周圍都淹沒了的黑暗中衝出去，於是那時坐在桌後的軍官，他面前放的紙張以及他背後窗子上的玻璃，都從旋轉的黑暗中浮出來了。她覺得她臉上已經出了發粘的，討厭的冷汗。雙手重得好像稱錘似的，兩腿痛的要命，大概腫得很厲害了。她在這兒站了多久了？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嗎？或許還多呢，或許已經一整天了吧？雖然，不，太陽在窗外還照得很明的，那麼，這沒有所覺的那麼久呵。

大腿痛起來了，內臟都痛起來了，彷彿有人慢慢的把她身上的筋都抽出來了似的。可是此刻再加之這女人又來了。娥琳娜知道她，知道這是什麼人。她坐在這兒，眼睛圓得好像衣扣似的，她卸了毛皮帽子，用手把頭髮往耳後掠了掠。女子的疲憊的眼睛，望見了玻璃耳環的閃光就凝視着。玻璃耳環發着光，閃着火一般的小光，後來黑暗就又旋轉起來了，只有這一點尖尖的小光，從黑暗的漩渦裏射了出來。娥琳娜搖幌了一下，可是握起拳頭，又把身子挺了起來。不，不，只是別跌倒了，別在這兒，別在這軍官的姘頭眼前跌倒了，別在這出賣了自己人，去鑽到敵人軍官的被窩裏，而現在穿着皮大衣坐着，耳環在閃着光輝，嘴唇上帶着微笑，就好像看奇景似的，看着德國軍官審問着一個懷孕的女子，別在她面前跌倒呵。

糊塗的微笑，好像粘到普霞的嘴唇上似的。可是她並不想娥琳娜，也不聽那問題和回答。她穿得暖暖的，而且很暢快的想着她坐到顧爾泰的辦公室裏，是唯一的想出入就可以自由出入的女人。可是他們那些人呢，兵士們帶着槍，把他們帶來，而且帶出去弄到從那兒永遠不會有一個人生還的那地方。她想着一切人都怕顧爾泰，而顧爾泰是屬於她的，只是屬於她的，她可以挑剔，撒嬌，而顧爾泰稱她小猴子，而且要把她帶到德里津去呢……

「可是你是母親呵，」顧爾泰說着，腦袋已經昏了的娥琳娜，抓住了這一個字，就好像溺在水裏的人抓住一塊木板似的。

呵，當然，她是母親。不，德國軍官連想也沒想到他會幫助她的，恰好當大地在她腳下幌盪起來，身子弱得要命，周圍的一切都混亂起來，而且都沉沒到黑暗的裏時候，恰好在這時會幫助她的。

「你是母親呵……」

這話是誰說的？是坐在棹子後邊的德國軍官呢，還是在森林裏的愉快的麻臉的青年游擊隊長顧爾泰說的呢？

「你是母親呵……」

她所想的不是在她肚裏懷着的，不是使她呼吸艱難，使她直不起腰來的那孩子。她所想到的是那些在森林裏的稱她為母親的那些人。她比一切人的年紀都大，比一切都大得多。她做過偵察，炸過橋樑，可是她自己的真正的主要的事業，她以為不是這個。她洗衣，作飯，服侍弟兄們，因為沒有人關心他們呵。她給病人治病，給傷兵裹傷，補破衣服。就好像當母親的平常所作的一樣。他們也就稱她為母親。

「你是母親呵……」

她感到這句話就好像那些人的號召似的，他們的生命，現在都全關乎她的一句話呵。她感到這句話就好像回想起她的天職似的。就好像從遙遠的地方傳來了他們的慰問，他們的呼聲似的。

「游擊隊藏在那裏？」

她記得每條小路，每束灌木叢，密林裏的每棵樹。記憶裏明明白白的想起了德國軍官所問的那條路。她甚至於害怕那淡色睫毛圍着的眼睛，會在她的心思裏，把這一條路看出來，查出來的。趕快，趕快想別的事吧，想自己的房子，小河，隣居吧。可是小路，松林上的茅棚和顧爾

畏的愉快的，可笑的麻臉，都頑強的在記憶裏浮起來了。十六個青年和一個母親。是的，在那兒，在密林裏，她有十六個兒子，十六個果敢的，大無畏的兒子。她，這女佃農好久的等待這些兒子們，一直等待到自己的幸福來到的時候，等到不知地主老爺的管家人的鞭子的自由人的幸福來到的時候。

「我對於游擊隊一點也不知道。都走了，可是上那去了，我不曉得。」

顧爾泰握起拳頭，密閉了四點鐘以後，他還是處在這才開始的那一個死點上。他氣憤憤的把紙疊了起來。

「甘斯！」

一個兵士進到屋裏來。

「把她帶到敝棚裏去吧。坐在那兒受一受凍，或許會使你清醒起來的。你去坐一坐，想一想，你打算好了的時候，就招呼衛兵吧。他會報告我的。」他怒氣沖沖的把抽斗鎖了起來。

「走吧，普霞一塊去吃飯吧。」

普霞高興的跳起來。好在她來了。如果不然的話，他一定會在這兒坐到晚上呢。

白雪又把普霞的眼睛映花了。顧爾泰的皮靴，在雪上比她的氍靴更響了。寒風割着臉頰。

「這是什麼？」

她站着，向顧爾泰指的地方望了一眼。在那遙遠的地方，在那琉璃色的平原同冰冷的琉璃色的天空交溶的地方，開了一道柱子似的放着彩色光輝的虹，一直向上升起來，消失在那可望而不可及的高空裏，青，紅，紫，綠，綠的顏色，水晶般的透明的現象，好像花的柔毛一般的輕飄而且潔淨。

「虹，」驚異的顧爾泰說。「你們這兒冬天有虹嗎？」

普霞沉思了一下。

「不，大概沒有的，我從來還沒有見過呢。」

顧爾泰儘在站着，望着連接天與地的發着光輝的彩色的柱子。

「我們走吧，冷得很，我的腿都凍了……」

「聽說虹是吉兆……」

「虹就是虹好了，」普霞終於耐不住的扯着他的袖子說。

在這幾分鐘裏，那柱子伸長起來，彎起來，虹就像凱旋門似的在地上兀立着，紅，綠，紫的顏色，充滿着金色的透亮的光輝，發射着光芒。天成了玻璃色的穹形，好像玻璃鐘似的把大地罩起來，廣場上大砲跟前的士兵們，都仰着頭，睜大眼睛，望着這稀奇的現象。

當他們回到家裏的時候，霞多霞在房子跟前站着。她也在望着虹。平心靜氣的，聚精會神的凝視着。

「聽說虹是吉兆，」軍官說着走了過去。

老農婦聳了聳肩。

「是的，是的，聽說虹是吉兆」她用奇怪的聲音答道，往旁邊挪了一下，讓他們進到屋裏去。她自己留在門口裏。她穿着一條裙子和一件上衣，光着胳膊，忘掉了嚴寒，目不轉睛的望着那放着光輝的現象，望着那光怪陸離，充溢着柔和的，金色的，光芒四射的，兀立在天空的凱旋門。

普霞的身子捲成了一團，把頭伸到顧爾泰的腋下，好像小獸似的，徐徐的出着氣，靜靜的睡着。軍官仰臥着，打着鼾聲。費多霞在廚房的樓台上，聽着這鼾聲，牠難堪的刺激着她，她覺得就是這鼾聲不能使她安睡。她用睜得大大的眼睛，望着窗子，月亮在玻璃上凝結的厚霜上，閃着光輝。鬼火似的青光，射到室內來，桌子，板凳，地上放的水桶，都映出了奇怪可怕的影子。

可是這總是夜呵。白天終於過去了。再過一天她已經用不着再去聽那軍官的咯嗒咯嗒的笑聲和他的女人的千嬌百媚的喃喃私語了。再遇不到那整晚上睜着她的那狡猾的斜眼光了。大概她是想開心，不一下說出來。不，她什麼也沒說呵。她帶着微笑，斜着眼睛，望着費多霞，高興着以為她是在自己手裏，以為任何時候她都可以打擊她。這片刻的大權在握，使她驕矜自喜起來了。現在她對這母親的心，可以為所欲為的作去了，在山谷的雪地裏驗着的她的兒子，也在她手裏的。任何時候她都可以把他交到德國人的血污的手裏去，任何時候她都可以擾亂他的死的清靜，叫人去侮辱他呢。

這老女人的心，整晚上都麻木了。可是現在當她躺下睡不着覺，望着窗子上閃爍的青光，聽着由室內傳來的可憎的鼾聲的時候，突然她心裏一切都激動起來了。呵，儘他們去吧，儘他們去吧！他們

把他的一切都剝去了，把他的皮靴，大衣，褲子都剝去了。德國人的手已經動過他，他們把他擲到雪裏，或者還活著的時候，就已經把他擲到那天雪地裏了。德國人的子彈，已經把他的血喝盡了，他已經爲了保衛家鄉而死了。他那灰色的愉快的眼睛，再也不會看了，永遠再不會唱：「青年們，把馬套上吧……」這樣的歌了。他們還會再唾罵他一次，再對着他的屍體辱罵一次的，這有什麼呢？這對他們更壞些呢，對他們更壞些呢……愉快的青年華西里，反正永遠將留到人們的記憶裏呢，他從前在遊玩的時候，比一切都唱得好，後來陣亡到故鄉附近河上的山谷裏，從前他在那河裏飲過多少次馬呵，他爲着自己的家鄉，爲着自己的國土，爲着自己的語言；爲着人們的自由與幸福而犧牲了。德國人的手是不能從人們的記憶裏把這一點抹煞了的。還有在他死後他們還不給他安生，在死後還嘲弄着他的屍體，這些也都使人們記着的。不獨是母親的心記着這個的。人民都記着的，那些將來到這兒把德國強盜從這裏趕走的那些人都記着的。爲了他的每一滴血，爲了他光着身子在這兒輪的每一分鐘，爲了德國的皮靴每踢的一腳，他們的命運成百次的注定了要償還的。

現在她想要叫清晨快些到來。讓她，讓這黑耗子咬着自己的尖牙告訴出來吧。讓一切都馬上發生吧。讓她用自己的圓白白的黑眼睛，看見費多霞臉不發青，不哭，不跪到地下，不哀求他們，不要把她所剩下的唯一的凍成石頭似的兒子的屍體拿去。這該死的女人就好像玩具似的去戲弄他，拿恐怖，拿母親心裏的痛苦來戲弄她。在這些上，費多霞是不會落到她手裏的。黑耗子弄錯了，她將來等不到哭泣，也等不到哀求，她的勝利是不能得到的。

費多霞覺得她的充滿着血的心，硬起來了，她曉得現在已經誰也對她沒有辦法的，誰也不能用什麼來傷害她的。她用那牢不可破的憤怒的鋼甲，把自己裝起來，去抵禦一切的打擊。

窗子的青光上，時時有人影落上去。這是衛兵在房子前邊走的。雪在他脚下吱吱的響着，聽見他就地蹣跚着脚，白費心思的想去暖着那凍硬的腿。老太太冷笑了一聲。守你的吧，守衛着這軍官的夢吧

，守衛着這同妍頭睡在搶來的農民的床上，蓋着偷來的農民的鴨絨被子的溫夢吧……就讓你睡一百多脚，就讓把你的脚凍壞，就讓你在房前的窗下跑到要死，你也守不住，保不住的……將來總有這樣的一夜，那時叫你從甜夢裏醒來，赤着脚，穿着襪衣，跳到冰天雪地裏去的。將來總有這樣的一夜，那時叫你對那些死死的在山谷裏躺着的的人們，對那一個月來在絞刑架上吊着的柳紐克，都要羨慕起來的。這樣的夜，叫那軍官的野女人對娥琳娜的命運都要羨慕的。

惱煞人的問題又起來了：誰出賣的呢？娥琳娜悄悄的回來，到了自己的家裏，因為德國人沒有數，因為來不及把村裏的一切女人都數一數呢。娥琳娜悄悄的坐着，那兒也沒去，可是她回來還不到兩天，他們就把她捉去審問去了。這麼看來，是有人出賣了的，關於娥琳娜有人告訴了的，關於華西里有人報告了普霞的。什麼地方藏的有敵人呢，藏的好得使村中都不知道他，誰也猜不到他。這敵人把一切都看見了的，都知道了的，都告密了的。是有本地人呢，他打聽出了華西里，他知道娥琳娜，他知道一切。這能是誰呢？

當娥琳娜一回到村裏的時候，她自己馬上就知道了。別的人也知道的，可是這些都是自己人，都是同村人，都是集體農民，都是在這可怕的寒天裏，在這光明的夜裏，在廣大的祖國的疆場上，拚着命的戰士們的父母。誰是這被祖國的金黃的麥子養得肥胖的卑劣的毒蛇，而現在把他的舌頭刺到國土上來呢？

遠遠的傳來了人聲。在一塵不染的嚴冷的空氣裏，在十分寂靜的冰寒的夜裏，一點兒聲音響起來，都覺得高大而且嘹亮，聽見有人聲，喊聲，費多霞從爐台上跳下來，走到窗子跟前，用指頭括着很厚的霜層。牠落得好像雪似的。她用呼吸把玻璃上的冰融成了一個乾乾淨淨的一個小圓圈，隔着牠可以看見街上的情形。玻璃模糊起來，馬上又凍起來了，只得不停的去對牠呼吸和用手巾角去擦牠。隔著窗子可以看見一段街道；一直看到廣場上，看到從前駐着鄉村蘇維埃的那所房子和房子後邊發着黑

色的大敞棚。那時月明如畫。月光把全世界都變成了一塊天青色的冰塊。費多霞就清清楚楚的看見：一個裸體的女人，在從廣場的路上跑着。不，她不是跑的，——她是向前欠着身子，拚力的閉着小步，蹣跚着。她的大肚子在月光下看得分外清楚。一個兵士，在她後邊跟着。他的步槍的刺刀尖，閃着亮晶晶的寒光。當那女人少微一停的時候，槍刺就照她脊背上刺起來。兵士吆喝着，他的兩個同伴叫着，懷孕的女人又拚着力氣向前走，彎着身子，打算跑起來。向前跑五十碼——那兵士叫自己的犧牲者轉回頭來。向後跑五十碼——於是又照樣的，又照樣的作起來。劍子手們笑着，他們的野頭野腦的笑聲，傳到屋裏來。

費多霞用手指抓住窗框，看着，看着。是了，當軍官同自己的辮頭在打着鼾聲的這夜裏，發生了這樣的事呵。兵士們忠實的奉行了他的命令，他可以安安心生的睡覺的。

這就是她，就是娥琳娜呵。很早以前，她們一塊兒在地主的田裏做過活。一塊兒在地主的管家人的鞭子面前發過抖，更其在管家人的殷勤調情的前邊發過抖。一塊兒哭過自己的命運，哭過悲慘的，絕望的，佃農姑娘的命運。

後來她們一塊兒在集體農場裏作過活，一塊兒歡喜過那繁茂的麥子，歡喜過集體農場的豐富的牛奶，也歡喜過那愈來愈光明，愈來愈歡樂愉快的生活。

可是，現在什麼樣的命運臨到娥琳娜頭上了呵。在產前的一兩天，裸着身子，光着腳，在雪地上向前跑五十碼，向後跑五十碼。兵士的笑聲，刺着脊背的刺刀。

費多霞不哭，不叫。黑血在心裏凝結起來了。目前當他們在這兒的時候，只得這樣，也不會有別的辦法的。彷彿他們故意要顯一顯身手似的。彷彿想表示殘忍是無止境似的。她硬着心腸，看着娥琳娜。不，這兒是沒有憐憫的餘地呢。費多霞覺得這是她自己被交給兵士們開心，是她自己裸着身子，光着腳，在雪地上走着似的。覺得這嚴冷的雪是在割着她的腳，刺刀是在刺着她的脊背似的。這不是

娥琳娜，這是全村在裸着身子，被兵士的笑聲追着，在雪地上走着呢。這不是娥琳娜，這是全村的臉跌倒在雪地上，被槍托打着，艱難的爬起來。這不是從娥琳娜的腿上，往冰凍的雪上流着血，這是全村在德國人的鐵拳下，在德國人的腳踏下，在德國強盜的羈絆下流血的。

費多霞隔着乾乾淨淨的玻璃上的小圓孔，愁慘的望着。是的，只得是這樣的。德國的兵士用刺刀，用鐵拳，去教訓農民知道他是什麼東西。他不曉得，甚至連惑疑都沒惑疑到他還教會了人們一件事——就是從前蘇維埃政權是什麼。在任何一個村子裏，只要德國的統治，用血與淚在那兒存在了一天的話，萬代千秋在那兒都不會再有人對蘇維埃政權不滿，怠惰，冷淡了。費多霞想起了同女人們的新舊的爭論——生活的本身給了回答，生活的本身，用最可怕的教訓，教會了人們。

娥琳娜跌下去又爬起來，爬起來又跌下去。她從那來的這股勁呢？費多霞知道從那來的。她曉得，她覺到娥琳娜心裏也凝結着黑血，凝結着憎恨的血，這給了一種力量。

在每座房子裏，在上凍了的窗子後邊，都站着人，隔着用呼吸融解的小圓孔看着。他們同娥琳娜一塊兒在雪地上跑着，同她一塊兒跌倒，一塊兒起來，一塊兒感覺到刺刀的刺和擡着野頭野腦的刺心的劍子手們的大笑。

娥琳娜覺得全村的眼睛都在看着她。自己的村子呵，她在這兒，在苦命裏長大了，在這兒等到了幸福的日子，在這兒，她親手搭了一道通向幸福之路的金橋。血從那被尖銳的雪塊刺傷的腳上流着。奇痛裂着她的心。頭轟轟的響起來了。她又打了一個跛脚跌倒了，幾乎沒有覺着槍托的打擊。她不是因打她才起來的。不，她不願意，不能夠騎到路上，叫兵士用皮靴踢她。不願意，不能夠叫敵人覺得是他折磨她，好像狗趕鬼子似的把她趕死。實際上，她已經什麼也覺不着了。身上流着血，淌着，在雪上拉運着。娥琳娜自己就好像在這軀體以外似的，彷彿在燒昏了的夢中似的。她好像在夢中看見了道路，兵士。耳朵裏轟轟的響着。「母親！」願良辰快快活活的叫着。高高的樹頂，在嘩嘩的響着。

，風把牠們吹得搖曳着，茅棚的柱子吱吱的響着。迅速的火焰，順着橋的橫木爬着，用火舌舐着牠，向上爆炸了。梅柯拉打仗的時候，走到拐彎路上，揮着手。

娥琳娜跌倒了。她手支着地，又勉強爬起來。

「快點，」在後邊走着的兵士喊着。

「照她肚子上來，照肚子上來，」另一個士兵說道。

「不到時候就死了呢，」那一個笑着，用刺刀刺着娥琳娜。「她什麼還沒有供呢，還應當從頭說呢。」

「上尉要把所要的話從她腸子裏探出來呢。」

「對的。喂，你這傢伙，走呀，走呀，」第一個兵士又喊起來。

「可是你再來她一下，再來她一下！」

刺刀又傾斜起來。窄窄的一道血，順着女人的脊背流着。

「快些，快些！你想什麼呢，這是同男人閒遊着玩的嗎？」

這女人不懂得他的話，這他們是滿不在乎的，這種叫喊，辱罵和粗言鄙語的本身，就够使他們心滿意足了。他們那時是疲倦而且兇惡，天氣越來越冷了，他們本來應該安安生生睡覺的，可是爲了這個「該咒的女人」，不得不來受凍。爲了這，他們想要懲罰她，爲了自己的疲倦，爲了這不能安睡的夜晚，他們要向她的報仇。

可是夜的空前未有的嚴寒，把大地籠罩着，這嚴寒彷彿達到了月球上，把牠凍成了一個冰塊。虹在銀光裏失掉了色彩，隱約的出現在天空裏。可是月亮的兩旁，豎立着兩根光柱。這光柱長在地平綫上，向月亮的兩旁伸上去，就好像凱旋門的廊柱一般。牠們放着光輝，從天到地，都傾瀉着銀霜一般的光輝。

「走吧，該死的東西！」他們拚着全力大叫着，這並不只因爲他們想叫喊。這夜充滿了恐怖，惡嚇着，於是他們想用叫喊和吵嚷，去鎮壓那恐怖的心，去撕毀了那神祕的幔幕，把平常的事態，帶到這可怕的夜裏去。

那時夜明如晝。月亮向周圍傾瀉着銀色的月華，照耀着。光柱在放着光芒，這些，從前他們向來都沒見過的。雪在月光下閃着火星，這樣的青，從前他們一輩子也沒有見過的。雪在腳下吱吱的響着，證明了這樣的嚴寒，他們從來是不曉得的，證明了這樣的嚴寒，甚至連惑疑都不會惑疑過。房舍凄愁的，沈默的兀立在大道的旁邊。到處連一個人也沒有，只有房屋用那些上凍的窗眼，就好像活人的眼睛似的，瞪着道路。房屋投出來的黑影，吸引着人們的視線。德國人在這樣無月的黑夜裏，一般是不敢出門的。他們曉得：在每一個轉角的後邊，在每一堆灌木叢後邊，都有死神在埋伏着，死神好像閃電似的這樣的突襲着，叫你連眨一眼都來不及的。今夜在眩目的月光裏，很難躲藏，隱匿，偷偷的溜到跟前的——可是他們的心，依然是被恐怖壓緊着。他們突然回顧着，凝聚着視力，盡力的往做棚的影子裏看着，喊着，想壯一壯自己的膽子。嚴寒刺着臉蛋，嚴寒好似冰壳一般，落到嘴唇上，他們匆匆的，急促的擦着耳朵，在雪地上踩着腳，在大街上，把一個裸體女人，前後的趕着。

這種消息他們終於討厭了。老是那麼一套：娥琳娜的跌跤更其頻繁起來，更慢的往起爬着，但是不哭，不叫。不願意表示去見上尉招出來。可是嚴寒越來越厲害了，已經不僅是無情的割着臉，手和腳，而且把呼吸壓在胸裏了。淚珠兒把眼睛都模糊起來了，身子要命的在打着寒顫。

「呵，跑步走，回家去！」

他們呼喊着，叫罵着，好像一隻野獸似的，把她趕到做棚裏去了。到門口裏，碰到門限上，她臉向下就倒到土地上去，下意識的用手去攔着大肚子。太陽穴在跳着，心在瘋狂的跳着。過了幾分鐘之後，嚴寒的無情的魔爪，把她捏到掌心裏了。那些到現在她都沒有覺着的脊背上的傷，難忍的發燙起

來。她拚命的鼓着力氣，抬起身子，坐着，不自在的用發硬的手指，擦起肩膀，脚和大腿來。月光好像平平展展的帶子似的，從牆縫裏射進來，落到土地上。牆角裏放着一捆乾草。她爬到草跟前，縮着身子，騎到這乾草上，盡力的，更深的鑽到草裏去。

「我凍壞了，」她自己對自己說，她似乎輕鬆起來了。

白天把皮襖和頭巾，留到軍官那兒的板凳上了。夜間當兵士們把她往雪地裏趕出以前，把她所有衣服都剝光了，甚至連小褂都剝去了。「或許他們忽然忘記了，把這些都留在這兒，留在做棚裏吧？」她想起來，環顧了一下。不，什麼也沒有。光光的地和這暫時使她安適的可憐的一小捆乾草。

外邊靜悄悄的。大概兵士們覺得她沒有看守的必要，把門鎖起來就走了。全身好像火燒似的。她不能睡着，也不敢睡着，把眼睛睜得大大的，望着在地上慢慢兒移動的月光。

她忽然聽見有沙沙的響聲，傾耳細聽着。雪在吱吱作響，可是這不是衛兵的脚步。有人在慢慢的，小心的走着。輕輕的一陣吱吱的雪聲，過後一切都靜止了，於是又起了當心的吱吱的響聲。有人悄悄的移着脚步，偷偷的走着。娥琳娜怕起來了。這怎麼一回事呢，這會是誰呢？

脚步不響了。大概是她作夢的。可是吱吱聲又響起來了。顯然是有人在走的。她躲起來等着。脚步聲從對着大門那一面的後邊走近了。他往那拐的呢？可是脚步聲沒有拐彎。他越走越慢，越走越當心了，於是，終於到了牆跟前，就不響了。

娥琳娜呆起來了。一個人站在牆跟前。她清清楚楚的聽見了呼吸聲。他把臉貼到木牆上，向裏邊望着。

她等着。這是誰呢？友人嗎，敵人嗎，或者是偶然的過路人呢？可是在村裏當黃昏以後，在出門者處死的嚴令下，夜裏還會有什麼過路的人呢？

「姑媽！」一種兒童的聲音，悄悄的喊道。

娥琳娜呆起來了。牆那面站着一個小孩子。她想回答，可是只有一聲低低的壓抑的呻吟，從胸裏呼出來。

「娥琳娜姑媽！」

有一個鄰居的孩子，偷偷的溜到做棚跟前喊着她。她哼了一聲。

「娥琳娜姑媽，我給你送麵包來了。」

麵包呵。她已經兩天連一星麵包都沒有進口了。沒有麵包，也沒有水。餓倒還不怎樣覺得，可是在顧爾泰那兒被審問的時候，以及後來躺在做棚裏的時候，真要渴死了。當把她在路上趕着的時候，她抓了幾把雪，送到嘴裏。雪潤了她的乾透了的口，增加了她的力量。可是兵士們看見就注意起來了。於是當她跌倒在地上的時候，就用嘴唇去嚐起雪來。現在她覺得餓了。肚子餓得難受着，胃裏起了一陣難忍的痙攣。

她把從自己的屋角裏，到小孩子叫她的那地方的距離打量了一下，鼓着勇氣。

「我去了，」他謹慎小心的用肘子，用繃子支持着爬起來，覺得已經站不起來，拾不起身了，脊背和大腿，一陣陣的發痛，腳痛得彷彿用橡木棒打了似的。

娥琳娜爬了一步，兩步——於是突然一聲震耳欲聾的響聲，把沈寂衝破了。接着是一聲尖細的叫聲。她倒到地下。過了一剎那，她才明白這是槍聲，完全在附近什麼地方的槍聲。她發呆的張着口，緊張的向前凝視着，向那外面發生事情的黑牆凝視着。傳來雪地上的吱吱脚步声，沈重的，堅定的脚步声。德國人的惡罵，槍托在一種軟東西上的打擊。又來了一個人，現在叫罵的已經有兩個人了。她細聽着，會不會還有什麼聲音呢。可是剛才那一槍，大概是很準的。

只在現在她才突然覺得這兩天來的苦痛，要命的疲倦和不斷的神經的緊張。她覺得一切都在她脚下旋繞着，轉動着，地也在搖幌着，她完全要失了知覺了。

那拍壁和叫聲聽得很遠。在鄰近的房子裏聽得更清楚了，在那兒已經整整一個鐘頭了，有三個人的頭，貼到窗子上，用呼吸融成了三個小圓孔，隔着這望着做棚的黑漆漆的輪廓。

小芝娜哭起來了。

「媽媽，是米什迦呵！媽媽，是米什迦呵！」

母親緊握着她手，握得使小姑娘痛得要叫起來了。

「別作聲！」

「媽媽，是米什迦呵！他們幹什麼呢？媽媽？」

「沒聽見嗎？把我們的米什迦打死了，」女人低聲的說着。

八歲的沙夏離開了窗子。

「媽媽，我去給娥琳娜送麵包去。」

「你那兒也別去。現在他們已經在看守着呢，他們要一直看守到早晨呢，」她嚴厲的回答着，少沈默了一下，她補充着說：

「況且麵包也沒有了。連一點也沒有了，連一星也沒有了。米什迦把最後的一點都拿去了。」

男孩子又走到窗子跟前，望了一眼，可是從這兒什麼也望不見的。

米什迦騎在做棚的牆跟前。子彈從肩胛骨下邊的脊背上，打了一個對穿對過。他剛剛來得及叫了一聲。德國兵士用皮靴照小孩的身上踢了一腳，一小塊麵包從小拳頭裏掉了出來。

「畜牲，送麵包來了，」兵士說着，又用腳照死了的身體上踢了一下。「想給這女人送東西吃的

「你瞧，這騙子怎樣溜來的……」

「再有一分鐘就會交給她了呢……我們一出來，我一下子就瞧見有一個小東西在溜着，已經到牆

跟前了。我一儲準……」

「好槍手，」他的同伴望着用家襪布做的灰毛襪上的褐色的血斑，誇獎着說。

「可不是嗎！我的眼睛頂靠得住呢！現在把他怎樣辦呢？留到這兒嗎？」

「別忙，幹嗎留到這兒呢？來把他扔到渠裏去吧。」

這意見他們兩個都樂意了。他們抓住小孩子的腿就拉走了。淡色頭髮的頭，在上凍的土塊上磕碰着。兵士們把屍身一揮，就猛力的扔到蓋着雪的道旁的渠裏了。

「讓他在這裏騎着吧。真有意思，他從那來的呢？」

「上尉明天要調查的。雖然鬼曉得這兒……一切匪徒都互相保護着，該死的都不作聲。」

「放心吧，我們的上尉會叫他們開口的！」

「怕到時候了吧。我老實告訴你吧，這兒真可怕。」

高個子的兵士扶着槍，仔細的端詳着同伴的臉。可是，在高鼻尖的圓臉上，大概什麼惑疑也沒有看出來。

「可怕……真想回老家啊！我的梅海兒春天就滿十歲了……兩年沒有見他了，你想想吧，兩年了

……」

第二個人同情的搖着頭。

「我秋天請過假。」

「當我出門的時候，我答應他，回去的時候，給他買一輛自行車。我的兒子兩年來都等着這自行車呢。從這兒很難寄呢。」

「事務長寄了兩個包裹呢。」

「事務長……高個子的兵慢吞吞的說。『那是事務長呵，難道他們收寄我的包裹嗎？你自己曉

得呵。包裹是另一回事，可是自行車不許寄呢。」

他們在房子前面來回走着，那兒坐着顧爾泰的辦公處。窗子上燈光照耀着。辦公處裏在辦公呢。

「現在幾點鐘了？換得班了。」

「還有半點鐘。」

天氣越來越冷了。高個子的德國人，覺得還不大要緊，他的軍帽下邊的頭，是用毛織品頭巾包着的。可是矮個子的兵，拚命的用手摩擦着耳朵。

「這些人在此地怎麼過的呢？此地從來都是這樣冷嗎？」

「我從那知道呢？大概從來都是這樣冷的……對他們這些野蠻人，這有什麼呢……」

「你看見虹了嗎？」

「看見了。」

「這是表現什麼呢？」

高個子聳了聳肩。

「牠會能表現什麼呢？大概他們這兒冬天出虹的。你瞧瞧吧，這真好像廊柱一樣呵！」

「這是因為天太冷了。」

「大概虹也是因為天太冷的關係吧。」

「大概是的，」矮個子贊同着，對着手心呼吸着，心神不安的回顧了一下。

「那兒有什麼呢？」

「沒有什麼，我隨便看一看。」

過了一會，高個子也回顧了一下，他自己也氣得罵了一句。他們已經從經驗上曉得，只得回顧一下，後來就一次一次的想看一看，這樣以來，就越弄越害怕了。

「你別看吧。什麼也沒有的。」

「你自己時時刻刻總在回頭看呢。」

「我總覺得有人在路上走的。一瞧，什麼人也沒有，過後又覺得有人似的。」他們都不約而同的把自己的腳步只限於房子跟前來回的幾步遠。

開門了。這是來換班的。

「誰放槍的？」事務長問道。

「我，」高個子兵士說。「有人想給被捕的女人送麵包的。」

「怎樣呢，拉什克？」事務長打聽着。

「我打中他了；是一個男孩子，大概是那一個鄰居打發來的。」

「他在那呢？」

「我們把他扔到渠裏了。」

「我們去看看吧。」

三個人一起到那裏去了。

「就在這兒的，」拉什克用手指着說。

事務長彎下腰。

「這兒什麼也沒有。」

「怎會什麼也沒有呢？」兵士不知所措了。「傅蘭茲，我們不是把他扔到這兒了嗎？他們下到渠裏，在雪裏挖起來。」

「你去這樣遠幹嗎呢？我們並沒有到那兒去呵。」

事務長疑神疑鬼的望着他們的臉。

「我告訴你，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事務長先生，我們敢對你發誓，有證據呢，我們把那小孩子就扔在這兒呢，你瞧瞧吧，就在這兒呢！」他在雪上瞧見了一塊血斑，高興的說。

事務長仔細的把那地方望了一下，搖了搖頭。

「有人到了渠裏來了，把一切印子都踏不見了……你們守的真好，沒有什麼可說的！人家在你的眼皮下把屍首弄走了。如果他真有過的話，」他嚴厲的補充了一句。

「怎麼一回事呢，怎麼一回事呢，有證人呢……我們兩個人拉着他的腿拉走的……」

「你們這些傻子，或許他沒死，從這裏走了吧。」

「不，不……我一槍把他打穿了，他臉朝天倒下去，即刻就死了……」

事務長向做棚走去了。很大的一塊血斑，在雪地上發着紅色，一塊黑麵包落在旁邊。從乾乾淨淨的沒有人跡的雪地上走來的兒童的腳印，留在硬雪地上。

「就在這兒的……後來我們把他拉到渠裏了……你瞧瞧吧，印子還顯着呢。」

「是的……」事務長同意着。看來兵士們說的都是實話。「走吧，我把你們押起來的。」

他們發呆了。

「押起來？」

「呵，幹嗎瞪起眼睛呢？你應該守這一區嗎？應該的。可是在區裏發生的事情，你一點也不明白。罪犯的屍首都被偷走了，可是你們這兩個傻子沒有瞧見。真守得好！像這樣的守衛，好像對付麻雀似的，人家會把我們的頭一個一個的拔了呢……」

兵士們低着頭，在他後邊跟着。

「該死的地方呵，」拉什克低聲說，他的同伴回答的是一聲嘆息。

「那兒一個人也沒有過，也不會有什麼人的！」拉什克執拗的肯定着說。

小個子的傅格爾，嚇得縮着身子。他覺得自己的頭髮都豎了起來，脊背上起了一陣寒顫。拉什克肯定着以爲那兒什麼人也不會有過的。他的確也是對的——雪沒有響過，週圍一點響聲也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聽見，月光照耀着的雪地上，連一個影子也沒溜過去。可是小孩子的屍首却依然失去了。這怎麼一回事呢？

兵士傅格爾怕對自己回答這個問題，只下意識的加速了脚步。他輕輕的嘆息了一聲，房門終於開了，熱氣、燈光、人聲、都衝了出來。渠、雪、和那刺心的可怕的黑夜，都留到門外了。片刻間他忘了自己是被押的。可是剎那間他覺得自己是幸福的——他在人們中間了，被人聲，燈光征服了的黑夜退却了。夜不能穿過這屋牆了。

「上尉一來，就吩咐怎樣處置你們吧。你們在這裏等到天亮吧，」事務長說。

拉什克和傅格爾，坐在屋角裏的地上。那時暖和而且舒服。拉什克頭靠着牆，一下子就打起甌來。可是虱子咬得睡不着。他在半醒半睡中，搔了一會癢，後來把眼睛一睜，就罵起來。

「難道這能睡着嗎……：在嚴寒裏，這些混賬玩意還有點安生，可是現在就想把好久沒有吃的要撈回來呢……：」

他們挪到爐子跟前，脫了軍衣、小衫、在劈柴的燃燒着的紅光下，在粗布的衣服裏，用心用意的捉起虱子來。

瑪柳琪坐到地下，艱難的呼吸着。在渠裏用肚子爬了三百多碼是不容易的呵。她成百次的把臉插

在雪裏，不使德國人瞧見他。他咬着牙——聽天由命吧。她不叫兒子好像狗似的躺在渠裏呢。

回路更難了。兒子的小屍體，重抵拮的壓在脊背上，溜到旁邊，妨礙着前進。她勉強的爬到了籬

芭跟前，利用兵士們停在房子跟前說話的時候，她勉強的從渠裏爬出來。於是，她終於到家了，小小的米什迦，挺直的躺在桌子上。這時候他已經凍硬了，彷彿已經死了好久似的。

孩子們都圍到哥哥的周圍。從窗子瀉進來的月光裏，清清楚楚的望見披在他臉周圍的淡色的頭髮，以及在最後一次叫聲裏的張得大大的嘴。

芝娜用手指小心的照短衣上的血斑摸了一下。

「這是什麼？」

「別動」，沙夏嚴肅的說。「這是子彈從這裏打進去了，不是嗎，媽媽？」

「這裏，兒子，從這裏，」她用手指掠着米什迦的柔軟的頭髮，低聲說。他死了。剛才他還懷裏藏了一塊麵包。小心的蹣着脚尖，從家裏出去，送給娥琳娜的。她相信他可以辦到的，可以走到做棚跟前的。可是結果却是適得其反呵。

「不應該叫米什迦去的，」小芝娜突然哭着說。

「應該的，小姑娘，應該去的，」她似聲的呻吟着。「唉，應該的，應該……」

「那兒不給娥琳娜姑媽東西吃呢，」沙夏用男人的低聲解釋道。

「是的，兒子，是的……」她證明着說。「姑媽娥琳娜同你的老子在一個游擊隊裏……她參加過游擊隊的。現在娥琳娜要犧牲了，無緣無故的要犧牲了……」

「或者，我去給她送一點麵包吧，晚上鍋裏還剩下有的，」沙夏氣憤憤的說。

「不，兒子，現在誰也到不了做棚跟前的，現在他們要注着意着呢……只是白去犧牲的……你瞧，覺得做棚跟前好像一個人也沒有，可是人家瞧見米什迦了……」

「他們看不見我的，」沙夏固執已見的說。

「你這話很糊塗，這不好的……如果米什迦過不去，那麼，那兒誰也過不去的，誰也……」

沙夏不作聲了。母親望着被害的兒子的臉，溫和的撫摩着他的頭髮。

「呵，我們把他埋到那兒呢？早上他們要到處找呢。如果找着的話，他們把他會拿去呢。」

「埋到花園裏吧……」沙夏提議道。

「怎麼能埋到花園呢？他們會聽見的，會調查出來的……而且地硬得好像石頭似的，挖不成墓坑的，難道可以光用雪把他埋起來嗎……」

他們莫可奈何的站在放死屍的桌子的周圍。

「怎麼辦呢？」

「應當埋到家裏，」母親低聲說。

「埋到家裏嗎？」芝娜奇怪的說。

「不埋到家裏埋到那兒呢？埋在自己家裏，同我們在一起吧……再沒有別的法子可想了……」

「在這兒，在房間裏嗎？」

她無可奈何的環顧了一眼。

「不，可以埋到門洞裏……」

他們到了門洞裏。門洞很小，很窄。瑪柳琪把地細看了一下。

「就到這兒挖吧。沙夏，把鏟子給我，牠在門後放着的。」

她祈禱了一下，用鏟子劃了一個墓的輪廓，就用腳踩到鐵鏟上。

地是很堅硬，多少年來多少腳把地踏硬了。鏟子下不進去，地在頑強的抵抗着。女人馬上就喘起氣來了。

「沙夏，現在你來吧……」

他使勁使得把舌頭一直伸到下巴上，頑強的挖着。芝娜蹲着，用手抓着土。土鑽到她的指甲縫

裏。

他們這樣輪流的挖着，好久的頑強的掘着硬地。當他們把上邊一層挖過以後，下去就容易了，個不深的小墓坑挖好了。

「呵，孩子們，應當給他穿衣服吧……唉，米什迦只好沒有棺材的躺在地下了。」

她打了一桶水，洗着兒子的臉，血淋淋的胸和乾瘦的脊背，肩胛骨下的脊背上，一個小圓孔在張着。後來從箱子裏把乾淨的小衫取出來，勉強的把袖子穿到僵硬的，冰冷的胳膊上。

「怎麼樣埋的呵……」

芝娜嗚咽的哭起來。

「你別哭吧。米什迦是同紅軍士兵一樣的死去了，你明白嗎？當他作正義的事業的時候，德國的子彈把他打死了，你明白嗎？」

她是對芝娜說的，可是也是對自己說的。哭聲也到了她的喉嚨裏，她怕忍不住，怕倒下去跪到兒子的身旁，好像獸似的大嚎着，哭得全村都聽見的，哭着自己的不幸，自己的悲哀，哭着兒子的死，這兒子是她生的，養的，招呼了十年，現在被德國的子彈打死了。

「當父親去當游擊隊的時候，曾對他說：『你瞧着吧，在這兒別替我丟臉吧！』米什迦就聽了父親的話，沒有給自己人丟臉……你明白嗎？」

「明白，」芝娜嗚咽着說。

「用不着哭的。如果淚落到米什迦身上，他會輪着難過呢。別哭吧。幫我把麻布鋪開吧。」他們把麻布鋪到墓坑裏，把死者放到上邊，把他裹起來。

「這樣不叫土落到他眼睛裏，」母親說。

「不叫土落到他眼睛裏，」芝娜細聲的重複道。

「芝娜，抓一把土，撒到哥哥身上吧，」瑪柳琪說。

芝娜蹲下去，抓了一塊褐色的土塊，投到麻布上。沙夏跟她做着。母親用剗子剗着土。填着坑，直填到白麻布看不見的時候，填到墓坑同地一般平的時候，填到墓上邊隆起一個小塚的時候為止。

「要踏一踏，」女人說。「不然，人家來看出的時候會挖開的。」

三個人就踏起來。瑪柳琪切實的，慎密的一脚一脚的踏着地。她想着，她違犯着風習，違背着已的心，在兒子的墓上踏着，這是從來任何人所不會作過的。她想着她是踏着兒子的淡色頭髮的頭，踏着他的血淋淋的胸，踏着他的乾瘦的小孩子的手和腳。

「要這樣的，」她大聲的對自己的思想回答着，小芝娜好像回聲似的重複道：

「要這樣的……」

「够了嗎？」沙夏問道。

「不够的，好兒子，不够的……地還鬆着呢，還能看出來的。踏吧，踏吧，踏到完全平的時候為止。」

她用心用意的把剩下的土收拾了收拾，送到房裏，倒到爐子跟前。把門洞裏掃了掃，然後把上邊撒上小木片、乾草，就好像平常門洞裏的地下一般，看不出有墓的痕跡來。

「看不見了吧？」

沙夏細細的端詳了一番。

「不……到白天明亮的時候，可以再修一修。」

瑪柳琪好久的望着兒子的這座撒着乾草和木片的奇怪的小墳。米什迦連一點痕跡也沒留了。村中的孩子也有死的。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小棺材和長着青草的小墳。可是米什迦連一點痕跡也沒留的。他輪到自己家裏，如果她自己不曉得的話，連她也找不着他埋在那兒呢？

「都去睡吧，孩子，」她說。

「可是你呢？」

我也去睡。距天亮不遠了，應當睡一睡吧。」

可是她沒睡。她想著米什迦，想著同游擊隊一塊去了的丈夫。軍隊裏沒有要他，還在一九一八年時候，他就丟了兩個手指，都認為這當兵是不及格的。可是游擊隊都不管他有手指沒有。他幹游擊隊是有用的。

普拉東將來一回來，就要問米什迦在那呢。他向來是他的最愛兒子。她對丈夫怎麼回答呢？就說米什迦心裏帶著德國的子彈，在門洞裏的地下躺著嗎？

可是她總是聽得普拉東會平心靜氣的聽完這消息的，他會好像當德軍進到村裏，他同別人一起背著小包，到那可以藏游擊隊的遠遠的森林裏去的時候所說的話一樣。「老婆子，你拿穩一點吧。不得已時，拿起木棒，斧子，有什麼拿起什麼幹吧，只要別屈服。現在是大家都得去打仗的時候了。老頭子，女人，以及小孩子都得去拚！」

普拉東將要說：「我們的米什迦在同德國人的鬥爭裏犧牲了，這有什麼呢。老婆子呵，別哭吧，他為祖國犧牲了，你明白嗎？」

瑪柳琪也不哭了，她用睜得大大的眼睛，望著房門，那外面門洞的地下，是兒子的小墳。

衛兵們依然還在街上談論著夜間的事變。

「鬼地方。誰能把他弄去呢？拉什克說他們什麼也沒有聽見。因為一脚挨住雪，牠會吱吱的響起來呢。」

「誰曉得他呢，」另一個衛兵愁眉不展的說。「難道這兒你能明白嗎？」

於是他們就常常回顧起來了。

覺得好像雪在吱吱的響起來，清清楚楚的響起來了，幾乎已經聽見脚步聲了。回頭一瞧——却什麼也沒有。月亮的周圍，繪成了一個模糊的光輝的圓圈。那兩根凱旋門的廊柱似的光柱，慢慢兒暗淡了，消失了。

「彷彿暖起來了，」一個兵士說。

「那兒會暖呢！我就只等着我的耳朵要凍丟的。在外面還不大要緊，可是當你一進到屋裏去，在暖處坐一會，那就好像火燒的一般呵。」

「大概是凍傷了。」

「當然是凍傷了。腳也痛得要命……解凍一開始，大家都要活活的腐爛了。」

「把你送到醫院裏就好了。」

「不錯，正是要送呢！馬列爾入院了嗎？可是他的腳完全變黑了呢。」

「你別吵吧。」

「沒有人。」

「你覺得沒有人，可是事務長明天什麼都會曉得的。」

「難道你要跑去告密嗎？」

「你幹嗎呢，想吃耳光嗎？」

「你幹嗎發火呢？別胡說八道吧。不會有神奇鬼怪呢。」

「不會有的。神奇鬼怪當然不會有的……可是你告訴我吧，誰把屍首弄走了？」

「這是另一回事……我是說事務長呢……」

「原來是這樣的呵！」

月亮周圍的圈子，越來越大，越來越濃起來了，在透明的天上，成了乳白的淡青色。

「想說什麼你就說吧，寒氣到天亮的時候，一定要厲害起來的，可是現在彷彿緩和了似的。」

「或者緩和了一點。」

直到現在都凝然不動的冰塊似的空氣，彷彿擺動起來了。一股微風吹起來。

「我告訴你天變了，我的腳痛得很。」

「是風溼痺吧？」

「風溼痺，老病。天氣要變的時候就痛起來。」

他們在大街上來回踱着。

「那女人依然還在做棚裏嗎？」

「在那兒。」

「到早晨要凍死的。」

「如果暖和起來，就凍不死的。」

「厭惡人的工作呵——小孩子，女人……」

「你想要什麼呢？這樣的女人照你腰裏來一下，叫你死也死不及呢……而最壞的是小孩子。到處亂鑽，到處亂撞。把他們派到這兒來作仔細的呢。」

他們少停了一下。

「要是我的話，一定要用別的法子的……就好像上尉在那一個村裏作的一樣，你記得麼？」

一個低鼻子的人，把頭點了一下。

「你瞧着吧……他們對我們永遠不會放鬆的，我曉得他們的。結果反正要把他們滅盡的。那就

不如一下子把他們幹完吧，那樣一定會太平得多了。」

「把他們都滅盡嗎？」

「都滅盡。你已經看見這都是些什麼人。完全是小孩子，就那都受宣傳了，我們把他們是糾正不逼來的。而且何苦呢——這是白費氣力的。這是些另外一種人，他們將永遠是這樣的了。」

那兵士嘆了一口氣，什麼話也沒回答。虹的柱子消失了。路旁的樹枝，沙沙的響起來，小雪在從那上邊落下來。月亮被霧遮着，發着暗淡的，蒼白的光輝。

「你瞧，天變了。月亮剛才明得好像太陽似的，可是現在幾乎看不見了。」

「風起了。」

「天氣暖和起來了，這很好。在這樣的寒天凍地裏，可以凍死人的。」

雪在脚下吱吱的響着，可是已經不發着切齒的聲音了。天氣即刻變了。玻璃色的透亮的天空，被灰色的煙霧遮了起來，風在田野裏掀起了長長的鞭形的旋雪，越來越厲害了。寒風侵入到骨縫裏，括到臉上，鑽進單薄的軍用大衣裏。

「可叫你暖和起來了……」

「還有多久呢？」

「到早晨還早着呢，我們還得走一走呢。」

一陣奇怪的聲音，遠遠的從白雪茫茫的平原裏傳來，聲音越來越大了。

「這是什麼呢？」

他們停住脚，細聽着。聲音大起來了，突然一聲緩慢的狂吼，撲到村子上。樹木都搖幌着，樹枝都發抖起來。風把碎雪從地上吹起來，揚開去，撒到空中，銀白色的乾麵粉，到處落起來。衛兵們彎着腰，向前伸着頭，勉強移動着脚步。當他們轉身的時候，風就吹着他們的脊背，走起來輕飄飄的，風吹着他們，就好像長翅膀飛的一般。可是風不斷的改變着方向，左右衝激着，橫斷着道路，掀起很

高的雪柱，把牠們向上投去，突然擊落到地上，白絨毛似的四面飛散着。

「呵，嚴冬呵！現在暴風雪要開始了。在這樣的風雪飛揚裏，什麼你也別想看見了。」
他們倆都好像照着號令似的，隔着肩向後回顧着。可是道路依然是死寂無人。

「我的親愛的露沙……」

上尉顧爾泰把眼睛從信上抬起來，對窗子望着。狂暴的風雪，在窗外飛揚着。彷彿在下雪似的，可是，這不過是風把白雪塊向上揚起來，把他撕成碎片，埋住了灌木叢，尖尖的聲音咆哮着，用雪擊着玻璃。風在廣大的白茫茫的平原上要着威風，強大起來，用翅膀打着地，狂濤似的猛撲到村子上，使得房屋都發抖起來了。

煩愁把顧爾泰的心淹沒了。無法呼吸起來，暴風雪把世界隔離了，一切都沉沒在雪的深淵裏，漩渦裏，沉沒在好像沙漠中飛揚的細沙似的白雪裏了。他想起了德里津的家。太太，孩子，現在都在那兒作什麼呢？他好久沒有見過他們了。當他從法國來的時候，希望着可以拐回家住一天。可是派他們從德國經過的時候，在瘋狂的匆忙裏，在車站上連車都沒讓他們下。故鄉的城市，只隔着車窗閃了一下過去了，他只能對他的家園所在的那面望了一眼。現在就讓一會兒也吧。就讓半小時也吧，就讓十分鐘也吧，現在真想回家去一下呵。那兒風不噪，那兒沒有死神藏到嚴寒的山谷裏威嚇着。他們在那兒坐在桌子跟前，喝着咖啡，露沙切着麵包。溫暖，舒適。露沙微笑着，胖胖的手兒，端着杯子。

究竟什麼時候才能歸去呢？

他無端的對一切和一切人都懷恨起來。懷恨着那永遠撒嬌，睡到正午，抱怨着無聊的普霞；她連想都不會想到把床鋪一鋪，把屋子收拾收拾的。他帶着厭惡的心情，回想着那沒有收拾的床鋪，地下的紙煙頭，亂扔在桌子上，亂扔在麵包和牛油中間的燙髮鉗子，修指甲的剪子。德里津的潔淨的屋子，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露沙常常手中拿着抹布，擦着灰塵……他懷恨自己的那些愚蠢的，癡呆的，滿身虱子的，害着各種病的，凍傷了的兵士們。更懷恨到這個村子，懷恨到已經在這兒整整住了一個月的愁慘的鬼頭鬼腦的村子，在這兒人們望着地，從他跟前過去，可是他依然曉得每一個人的眼睛裏，隱藏着憎恨，依然曉得對他們任何力量都得不到他所需要的那件事——恐怖與順從。

「我還要叫你們瞧一瞧的，」他咬着牙。咕囔着。他的眼光落到一張白紙上。他伏到桌子上，很快的開始寫起來。寫的快得周圍都濺起小小的墨水滴來。

「我計算着最後同你重逢的日子。露沙，我們前進着，我們時時刻刻的在這可怕的，未開化的，野蠻的國土上前進着，我們的遠征，不久要得到完全勝利的。」

讓露沙樂去吧。她不曉得他們駐在這一個人地方已經三個月了，不曉得可怕的，無情的嚴寒，折磨着他們已經三個月了，不曉得在森林裏，在山谷裏，游擊隊在戒備着他們，德國兵士一天天的衰弱着，病人一天天的多起來，同他一塊從法國調來的那一隊人，幾乎連一個也沒剩了，從德里津來的他的朋友裏，除了石馬荷一個人而外，都統統死光了。不，這些她不曉得的，而且她從那會曉得呢？從前方寫來的書信，都應當充滿着男壯的氣概，應當鼓舞起愛國的精神呵。而且除了露沙以外，在她以前，還有別人看這信呢，他們看着這信，將判斷到顧爾泰的心境呵。

「此地的冬天是可怕的，我們過不慣這樣的嚴寒。可是希特勒的命令，溫暖着我們，我們以完成他的偉大的命令而自豪，我們以服務崇高的德國而矜持。」

他又寫了幾句，統統都從頭看了一遍。是的，這寫得不錯，比從德國給兵士們寄來的傳單要好些。寫得更其勇壯，更其動聽了。

他咬著鋼筆，又想了一會，可是想着這够了。還應當問候問候孩子們，還應當在信裏表示出自己是父親和丈夫的樣子來。

「我的親愛的，你在那兒怎麼樣？莉沙的健康怎麼樣？威黎的扁桃腺炎結果好吧？我盡力生法寄一點毛皮給他做皮大衣，他不再會這樣傷風了。你要的襪子——可惜現在很難找來，我們總是在村子裏駐紮呢。我們將來一佔領到什麼城市的時候，當盡力去弄。上禮拜我給你寄了些牛油，請你收到包裹之後，切切實實的示知吧。下次寄些蜂蜜——給威黎治喉嚨吧……」

有人敲着門。

「還有什麼事？」

「村長來了。」

「叫他等一等，」他隔着肩掄了一句，又低下頭寫去了。可是心思已經岔到別的地方去了，他已經從德里津的家裏，置身於烏克蘭的村莊裏了，憤激的心情，妨礙他寫下去。他忙着寫了接吻和致意，簽了名，匆匆的把信裝到信封裏。

「他在那裏？叫他進來。」

一個彎腰弓背的高個子的人，出現在門口裏。

「你打發人叫我的嗎，上尉先生？」

「打發人了，打發人了……」

他把腿往桌子底下一伸，帶着試探的神情，對站在他面前的人望了一眼。

「運送糧食究竟什麼時候弄好呢？」他突然很快的向前欠着身子說。

村長打了一個冷顫，把頭縮進肩膀裏。

「我能辦到的盡力辦，——沒有糧食……」

「怎會沒有，村裏有三百家人，本年的收成是頭等收成，可是糧食沒有嗎？都藏起來了！」那位傷心的嘆了一口氣。

「大概藏起來了……」

他同窗外狂暴的大風雪，指了一下。

「到那去找呢？怎麼去找呢？」

「可以找的，」上尉斬釘截鐵的說。「不過應當好好的找，賈波里先生，好好找一找……你坐下。」

村長小心謹慎的坐到椅子邊上。

「我不滿意你，很不滿意你。本來，我甚至不明白，爲什麼他們派你來……我以為最好找一個本地人……你在這一月來，甚至連人都沒認識。你曉得，誰住在你們村裏嗎？」

愉快的光芒，在村長的眼裏閃了一下，他同意着，匆匆的點着小小的光頭。

「當然的，沒有認識……村子很大，可是誰同我……對本村人許容易些，當然，對他許容易些……」

上尉在椅子上搖曳着。

「呵哈……這麼着，你不大喜歡你的位置嗎？」他狡猾的問着。

賈波里把帽在手裏摸弄着，不作聲。

「這麼着，這麼着……你總別忘記紅軍要在這兒槍決你，或者更壞些，農人用禾叉叉死你……你的性命都是德國當局給你的，他們要求什麼，你應當執行什麼，而且他們要求的並不怎麼多呢，

不是麼？」

村長嘆了一口氣。

「你辦事不熱心，不熱心……布爾雪維克們把你的土地奪去，把你下到獄裏，我們想着你力所能及的一切都能辦到的。可是實際上一點也沒有……我的部下在村裏能榨出來的，我們就有，可是你所努力的成績，一點也見不到……我們從你那裏幾乎連消息也得不到。」

「關於娥琳娜，我報告過的……」

他企圖用這唯一的自己的功勞來救自己。關於娥琳娜，是他偶然由後門到司令部去的時候偷聽出來的。

顧爾泰把眉頭皺了一下。

「呵，好吧，還有什麼呢？」

「關於那位女教員……」賈波里就嘴咕噥道。

「呵，是的，關於女教員……這太少得很，而且還需要調查的。」

「對本地人是容易些了……」

「你別拿本地人這話來瞞哄我吧！當然，許容易些的，不過到那去弄本地人呢？三百家人，三百家都入了集體農場！沒有一家私人經營的農業。地是從地主手裏奪來的，可是人們呢，你自己曉得……窮光蛋們呢，因為布爾雪維克的關係，得到了土地！他們大半都是從前的僱農！你從那能在這兒弄到人呢？」顧爾泰氣起來，用拳頭在桌子上插着。「賈波里，你應當努力，否則，我對你要不客氣的。我限你三天，呵，好吧，四天功夫，你去弄糧食吧！應當供給軍隊呢，不能因為你不會對付老百姓，就叫軍隊餓死到這兒的。」

「我一個人，一點辦法也沒有，」村長愁眉不展的說。「需要軍隊幫忙的……」

「可是難道我拒絕對你幫忙嗎？將來需要幫忙的話，我幫忙，可是你自己也應當做點什麼，生點什麼辦法呵。」

村長的小眼睛快活起來了。

「好吧，我想一個計劃，呈請你指示吧……」

「好，好，不過別想得太久了……你記住，四天。還有這個小孩子……一定要把罪犯找出來，定要的，否則你負責。這我也限你四天！」

他轉過身來，對着窗子。窗外風雪在飛揚着，雪在旋轉着，房屋在狂暴的風雪裏哆嗦的響着。賈波里明白談話完結了。他低低的對上尉的四方形的脊背鞠了一躬，就出去了。

到街上的時候，他才敢把帽子戴上。他把頭縮到肩膀裏走着，毫無把握的想着如何下命令，好從那頑強的村子裏終於把糧食榨出來。在雪的深淵裏，他幾乎碰到迎面來的一個人身上。他從這糾纏不清的思想裏突然醒悟過來，少魂失魄的跳到一邊去。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子，仔細看着他，認出來了以後，就帶着慄栗的神情，唾了一口，由路上拐回家去了。

賈波里匆匆的回到家裏，從抽斗裏拿出紙來，伏到桌上，草起命令的計劃來。他忽而向右，忽而向左的歪着頭，擦擦的寫着，塗着，嘆着氣。窗外吶喊的風聲，上尉的嚴厲聲音的惱人的回憶，以及對於農人可怕面孔的回憶，都在擾着他的心。他出着汗，擦着自己的光頭，他明白這是他最後的孤注，最後，他應當使顧爾泰滿足，最後，無論如何他應當摧毀了村中的反抗。

靜寂的，沈默的村子，騎在被風捲起的雪的黑雲裏。人們坐在家裏，聽着窗外的風聲在吼着。只有伶仃孤苦的老頭子葉度牟，在受着寂寥的折磨，他不管那飛揚的風雪，打算到鄰居家裏串門子去。他抵抗着狂暴的飛揚的風雪，由瑪柳琪的籬笆跟前走着，好久的在門限上磕着腳上的雪。屋裏誰也沒有動。葉度牟敲了一下門，沒有等到回答，就把門推開了。三付恐怖得凝然不動的眼睛盯着他。

「都好吧？」

瑪柳琪用嘴唇撈着空氣。她的心瘋狂的跳動着。

「這是你嗎，葉度半爺爺？」

「難道你們沒瞧見是我嗎？你們幹嘛嚇得這個樣子呢？」

她沒有回答。老頭子扶着拐杖，站着。

「不招呼我坐嗎？實行新規矩嗎？」

「最好別在我們家裏坐吧，最好完全別上我們家裏來吧，」她低聲說。

「這是爲什麼呢？」

她聳了聳肩。老頭子把手一揮，就坐到窗子眼前的板凳上。

「瑪柳琪，你傻了嗎？你幹嗎這樣坐着呢？米什迦在那兒呢？」

小芝娜突然大聲嚎起來。

「你幹嗎呢？」

「靜一點，芝娜，別哭，」母親嚴肅的說。

葉度半搔着頭。

「這樣大的風雪，真是可怕，房子都刮得吱吱的響着，一個人坐着煩得很……我想着，到鄰居家裏去串門子吧……」

「老爺爺，我們現在都成了這樣的鄰居了……」瑪柳琪嘆了一口氣。

他把手交叉的放在拐杖上，支着下巴，仔細望着這女人。

「你發生什麼事了嗎？在這樣的大風雪裏，你的米什迦到那兒逛去了呢？」

「老爺爺，米什迦沒有了……」

「怎麼沒有了？他上那去了？」

「他那也沒去……德國人今天夜間把他用槍打死了。」

「白髮蒼蒼的頭，抖擻了一下。」

「把米什迦打死了嗎？你說那兒的話？」

她把手指折得響着。

「你聽我說……他到敞棚裏給娥琳娜送麵包，他們把他打死了……」

在老頭子的灰色的眼睛裏，她看出了疑問。

「不，我沒有把他留給德國人，不。我從裏裏把他拉出來，背在背上，把他背回來了……我們把

他埋得現在任何人也找不到的……」

「可是，他們曉得是誰嗎？」

「他們從那曉得呢？打死了，就好像狗一樣扔到渠裏去……現在，大概要找尋的，可是目下還沒

有動靜。當你敲門的時候，我想着——是他們來了。」

他搖着頭。

「這麼着的呵……多少人都毀了……孩子……沙夏，你好好記住這吧，記住吧……」

小孩子默然的把頭點了一下。

「你父親回來的時候，別人回來的時候，你統統都告訴他們吧，統統都告訴了吧……」

「他們自己已不曉得嗎？」女人冷冷的問道。

「曉得是曉得的……他們都親眼看見的呢……呵，可是新仇再加上舊恨，總是……從前普拉東替

別人復仇，而現在得去替米什迦復仇，去替自己的兒子復仇了……」

「反正一樣的……」瑪柳琪低聲說。

「當然，當然，反正一個樣……可是兒子總是兒子。在一千九百一十八年，他們把我的兒子打死……我記着他們，可是這記得更清楚。總之，越親近，越心痛。剩下我一個人，就好像陳腐的麵包乾似的，誰也用不着的……有一個小孫子，家裏也快樂些……」

「你有一村子小孫子呢，老爺爺。」

「這話當然是對的，可是親人總是不同……」

「敲鐵軌了，開會的……」（註）

瑪柳琪面色發白了。

「大概是關於米什迦的，他們要審問的……」

老頭子把手揮了一下。

「或者關於米什迦的，或者不是關於米什迦的……他們的調門還少嗎？」

鐵軌繼續敲着，牠好像鐘一樣響着。

「怎樣呢。去開會吧，不然，要來趕我們去的，——我們去吧，老爺爺？」

「沒法子，走吧，」他起來，艱難的扶着拐杖。

「沙夏，你那也別去，招呼齊芝娜。一開完會，我就回來。」

他們在小雪花的飛揚裏，慢慢兒在路上走着。兩旁的衙房門開了，女人，姑娘，老頭子，都從家裏出來。

「聽得不曉得，那兒有什麼事情？」

「我從那曉得呢？我同你知道的一樣多。我聽見鐵軌響着，就來了。」

「天呵，發生什麼事呢？」一個女人艱難的嘆了一口氣。

「你別嘆氣吧，」費多露從跟前走着，嚴肅的回答道。「還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可嘆氣起來了」

了……」

「我的親愛的，可是沒有好的呢……」

「可是你想從他們手裏得到好處嗎？可好！你見過他們許多好處，你只去等好處吧……」

「實在不錯……」

「用不着預先嘆氣的。預先用不着嘆氣，過後也用不着嘆氣的，」費多霞說着。

沒有人答話。關於華西里，大家都曉得的。都曉得她的唇角的嚴峻的皺紋是從那裏來的。無論誰，她都有權回答他，不是嘆氣的時候呢，——不，她是不嘆氣的，雖然連一般人所有的那種希望她都喪失了：就是，無論如何，在游擊隊裏，在軍隊裏的她們的兒子，丈夫都活着的，當紅軍兵士的子彈把最後的一個德國人在村裏打死的那幸福的時候，她們會同他們見面的。

裹着衣服黑色的影子，出現在旋捲的風雪裏。四面八方的人，都往學校聚集着。他們叫這地方叫慣了。房子很寬敞，大窗子，高頂棚和白瓷磚爐子，房子很寬大，舒適。不過這兒已經不是學校了。德國人把桌椅都被燒了，把牆上的地圖都撕去了，把裝着標本儀器的櫃子都打碎了，把像片和畫片都撕碎了。學校的大廳，顯得空洞，冷落。人們都來到這裏，老頭子和女人的粗野的人羣，把這兒擠得水洩不通。

只有馬蘭一個人站在旁邊。彷彿有一道誰都不敢越過的無形的邊界，把她同人羣隔開來。她站到牆跟前，臉色蒼白得要死，瘋狂的眼睛，凝視着一點。一縷縷的烏黑的頭髮，從頭巾下露出來，可是她不去整理牠。

賈波里坐在殘存的高台上的小桌的後邊。事務長同他並排坐着，打着呵欠，用淡漠的眼光，對到會的人望了一下。

註：蘇聯無教堂之村中，常懸鐵軌一截，遇事擊之以代鐘。如中國之鳴鑼然。

「都在這兒嗎？」賈波里從桌後抬起自己的瘦長的身子問道。小小的光頭，在長脖子上搖幌了一下。

「都在這兒，」門跟前一個人低聲說。

村長從桌上把紙拿起來，後來不知爲什麼又放了下去，用抖顫的手指，輕輕的掀動着。

「心怯了，禿兒，」人叢中一個人說。

「大概想出了從來沒有的卑鄙醜態的事情呢……」

「他怎會不心怯呢，他大概曉得我們的軍隊來了，他們會活剝他的皮呢……」

「不到那時候我們自己就要剝他的皮，叫他再不想作村長呢！」

「你怎樣剝他的皮呢？」集體農場的老跛子亞力山大問道。

「有什麼可問呢！我們曉得怎樣剝呢！」高個子的可愛的芙落霞，忙着答道。

「別作聲！這什麼話！會開了！」賈波里生着氣，對人羣望了一眼。

「並看不出來開會了，」葉度半低聲說。

「你怎麼呢！村長先生要叫來的，他的主子也在這兒，你還要什麼呢？」一個人嚷道。

「別作聲！」賈波里用怪里怪氣的聲音叫道。「說了多少次了！在那兒咕嚕什麼呢？」

「靜一點吧，女人們，靜一點吧，我們聽他說些什麼，」戴畢莉大聲的吸着鼻子，干涉道。

「賈波里咳嗽了幾聲，把紙拿到眼睛跟前，從兜裏把鐵絲眼鏡掏出來，架到鼻梁上。

「呵哈……」

「要看着紙讀起來的……」

「大概是新的命令……」

村長隔着眼鏡邊，對到會的人望了一眼。大家都噤然無聲了。他又咳嗽了一聲，用如怨如訴的細

聲讀起來：

「到此刻爲止，居民對於向他們所攤派的徵實，即糧食，還不會交來。」

人羣裏起了怨聲，即刻就又沈寂了。

「我警告大家，完納前已規定之實物期限，即糧食期限，從本決議宣佈之時起，還有三天。」怨聲又起了。

「在三天之內，對於德國軍隊，不盡其職責者將判決……」

片刻間，他把話中斷了。他的眼鏡下邊的視綫，勝利的對人羣望了一下。最後，十分靜寂起來了，一切的眼睛，都盯着他的嘴唇。

「根據違犯當局的命令，怠工，積極和消極的反抗，將判決……」

「聽得的，我們聽得的，」一個人忽然用特別沉着的，輕蔑的口氣大聲說。

事務長從棹子後邊站起來，盡力的向說話的那屋角裏細看着。可是那兒大家都在安安全全的站着，眼睛不離開村長。

「將判決，」賈波里提高嗓子，彷彿高興的噲着了似的，「將判決死刑。」

他喘了一口氣，少停了一下，然後讀了命令的日期，上尉顧爾泰的簽字，就把紙疊了起來。

「都聽見了嗎？」

「聽見了。」人羣中一個人回答道。

「都明白了嗎？」

「明白了，完全明白了，」站在桌子跟前的戴畢莉說。「該明白的都明白了。」

賈波里疑神疑鬼的望她了一眼。可是她板着嚴肅的面孔，沉着的一直的望着他的眼睛。

「呵，如果這樣，好吧……」

人羣動盪了起來，有人已經向門口走動着。

「你們上那去呢？」

「難道還沒有完嗎？」

「還有一件事情呢，」村長嚴厲的說道，瑪柳琪覺得她的心，又在瘋狂的恐怖裏跳動起來了。

「是這樣的事……」

農民們緊張的等待着。

「今天夜間有人企圖給被捕的女犯人送麵包。」

瑪柳琪抓住她鄰近一個女人的手，馬麗亞吃驚的對她望了一眼。

「你怎麼了？」

「不要緊……不要緊……」

她沒放鬆馬麗亞的手，艱難的呼吸着。

「有一個十來歲的小孩子，企圖着送麵包。」

人羣都面面相顧着，噤咕起來了。

「靜一點！有一個十來歲的小孩子。這小犯人被槍打死了。」

馬麗亞用銳利的眼光，對瑪柳琪的蒼白的面孔，望了一眼，用自己的另一隻手，抓住她的手。她輕輕的撫摩着那女人的指甲插到她手心裏的手指。

「致母，沈着點吧！不然，他看出來的了，」她附到瑪柳琪耳朵上低語着。

可是賈波里沒有看會場裏。他帶着鼻音說道：

「小犯人的屍首，被不知名的惡徒偷去藏起來了。誰知道小犯人的爲人和盜屍者的爲人，應該到德軍司令部向偵日官報告。」

賈波里把紙往眼跟前一拿，向同他並排坐着的事務長望了一眼，咳嗽了一聲。事務長站起來，由他前邊閃開的人縫中向門口裏擠去，到門口裏望了一眼。大家都看見那兒站着執槍的兵士。刺刀在槍口上閃着光。人們都面面相顧着。低語和人聲都靜寂了。

「德軍司令部爲着保障秩序和保證逮捕惡徒，特下令……」
農民們都麻木的等待着。

「扣留村中以下居民爲人質……」

大家都不由得把頭向前伸着。葉度牟把手掌附到耳朵上，想聽得更清楚些。

「……村中以下居民：白藍秋……」

門口裏一個年輕姑娘，踉蹌了一下。她的口微張着，彷彿要喊出來似的，可是她一聲也沒有響。

「葉度牟……」

葉度牟好像吃驚似的，向他周圍站着的人們望了一眼。

「什麼？」

「葉度牟，」賈波里着重的重複了一句，就繼續讀着：

「鄂斯普……」

一個短粗的農人，苦喪着臉，把頭點了一下。

「馬麗亞……」

瑪柳琪放了鄰女的手，恐怖的望了她一眼。

「不要緊，瑪柳琪，不要緊……把我的孩子帶到你家裏去吧，」馬麗亞低聲的對她說。

「馬蘭……」

那姑娘連一下也沒有動，繼續的死死的凝視着一點。

村長忽然想起來，也可以利用這些人質來徵收糧食的。槍決就是槍決，世上有的是不怕死的人，可是叫他謀害別人他却不敢吧？他已經見過這樣的事情呢。他自己冒着危險與恐怖——誰去過問他同德國人商量與否呢，——他宣佈道：

「如果在三天之內，拿不到犯人，如果三天之內不交糧食來，將把人質絞死。」

人羣又動盪起來，又起了低低的怨聲。

「完了，已經可以走了吧？」費多霞突然問道。

大家都嘆了一聲氣，覺得輕鬆起來。

「會開完了，除了我提到的那些人以外，都請走吧。」農人們都一個跟着一個的向門口走着。五個人質不等命令，就排到棹子跟前。人都從他們跟前走着，有些人低着頭，有些人一直望着他們的眼睛。

學校的大廳，馬上就空起來了，可是人並沒有散去。在風雪飛揚裏，人們都站在街上等着。賈波里和事務長從門口裏出來，武裝的兵士，押解着五個人質：跟在他們後邊。馬麗亞和白藍秋抱着走着。葉度平用拐杖很很的在地下敲着。他們慢慢的從沉默的人羣前面走過去。馬麗亞突然轉回身來。

「這不要緊，你們堅持着吧，別屈服吧！別想念我們吧！你們堅持到底！」她用清楚的，有力的聲音喊道。

並排走着的一個兵士，用拳頭到她胸上打了一拳。她踉蹌了一下，挺起胸來，高高的揚着頭走去了。

人羣慢慢兒在陰鬱的，頑強的沉默裏散去了，賈波里幾乎是在跑着，盡力的跟在事務長的大步後邊。無論如何他現在不願一個人留在世界上的。本來，自從他被任爲村長以來，首先就堅決的出來，宣讀着直接打擊村子的命令。他想到農民的面孔，脊背上就起了一陣寒顫。可是他更怕的是願爾泰上

尉，從早晨的惘嚇看來，如果他什麼也辦不到的話，他是要處置他的。村子依然是村子，是婦孺老弱的一羣。而顧爾泰上尉，却是德國政權的代表，他的話是拿槍桿和刺刀作靠山呢。賈波里最初還推諉，要手段，早晨談話以後，就明白下去再不能推諉了，期白悲苦的命運在等待着他們，咒詛着他同德國軍隊一塊從羅斯托夫退下來的那時候。那時真該躲起來，藏起來，去到別的地方。那或許苟安過去呢。不會這樣快的在戰時被發現出來，是他在自己村裏招待德國人，和給他們指示通過池沼的道路呢。

「德國人要勝利的，」他肯定的對自己說，可是目下當他反正還得住在這三百戶人家的村子裏，每家的心坎裏都在憎恨着他，在每座房子裏都可以藏着在適當的時機，毫不動搖的要殺他的人的村子裏的時候，連這也是不能安慰他的。

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就把開會的情形去報告司令去了。農民們都默然無語的回家去了。瑪柳琪氣得勉強的移着脚步，走着。她在她腳下動盪着，心在痛苦的壓縮着。

沙夏在爐子前面擺着小木棍，給芝娜玩着。她望着孩子們的淡色頭髮的頭，心裏更其痛起來。

「啊，怎麼樣？芝娜是聰明孩子嗎？」

「是聰明孩子……會開完了嗎？」

「完了……我到馬麗亞家裏去一趟，馬上就回來。」

「你到馬麗亞家裏作什麼呢？」

「德國人把馬麗亞捕去了，應當去把小孩子接來，」她低聲說着。沙夏從小木棍上抬起頭來。

「捕去了？爲什麼？」

「怎麼呢，你不曉得德國人嗎？」瑪柳琪模稜兩可的回答了一句，就出去了。馬上她就帶了三個

孩子回來了。最大的孩子同沙夏一樣大——八歲。

「媽媽，媽媽！」三歲的妮娜，拚着全力喊起來。

「你別哭，媽媽就回來了。就回來了，」女人哄着她。「坐下吧，現在給你們弄東西吃。」她把藏在爐子下邊的土豆子取出來，用心用意的把牠洗一洗，爲了一點都不要糟蹋，就帶皮煮起來。除了這一點土豆子和藏在樓頂上的一點黑麥，家裏什麼也沒有了。糧食、土豆子、豬油、一小桶蜂蜜，——一切都埋在距家很遠的地裏，都上凍了，都被雪蓋起來了，那時去取這些儲藏的東西是不可能的。

「請吃土豆子吧，沒有別的東西吃了。我們的軍隊來了的時候，那時我們再烤麵包吧。」

「盡是些土豆子，」芝娜愁眉不展的慢吞吞的說。

瑪柳琪責備着她說：

「你想要什麼呢？好在還有一點土豆子……都瞧一瞧，好一個能挑別的人啊。」

她憤然的對女兒望了一眼，突然看見孩子的小小的瘦手和嘴角的可憐的小皺紋。她難忍的心痛起

來。

「別哭吧，別哭！我們的軍隊到了，一切都要變了。我們將要烤起麵包，我把麵包上給你抹上蜂蜜，你吃吧。可是現在只有土豆子也就够了……」

「够了……」沙夏傷心的說，芝娜也急忙的重複着：

「够了……」

瑪柳琪生着爐子，同孩子們說着話，可是無論如何，總是忘不了那越來越不安的心情。東西從她手裏落下來，她忘記了剛才所說的話，把土豆子皮推給芝娜，把水也灑倒了，孩子們都吃驚的望着她。

「你怎麼了，媽媽？」沙夏最後問道。

母親恐懼的對兒子看了一眼。

「不要緊的，好兒子，不要緊……我會發生什麼事呢？」

「你頭痛嗎？」

「頭？是的，是的，」她匆匆忙忙的抓住了這一個解釋。「我的確頭痛。」

「開會開痛了，」沙夏鄭重的說。

「是的，開會開痛了……那兒悶得很，當時人多極了……大概是因爲這。」

孩子們對這種解釋很滿意，都自己玩去了。瑪柳琪洗着碗，偷偷的望着爐子跟前玩的孩子們。她的手凍得冰冷了，心都煩躁得要炸了，三個烏黑的小頭——三歲的妮娜，五歲的奧斯甲，八歲的梭妮。都是小孩子……馬麗亞的丈夫齊喬爾自己到軍隊裏去了。憂慮在燃燒着，侵蝕着，壓抑着她的心。她常常向窗子望着。

「有人在走路嗎？」

「沒有，好兒子，沒有，我得出去走一走，我出去一下……」

「總是出去，總是出去，」芝娜要哭起來。

「你幹嗎呢？該去我就去，我不白到村裏跑的，」她生氣起來。

「把頭巾拿上，」沙夏看見她穿着上衣和裙子到門口去，就提醒她說。

到鄂斯普家裏不很近。飛揚的風雪，照臉上打着，細雪好像玻璃似的割着兩頰。她喘着氣，到鄂斯普家裏，勉強換了一口氣。她到門前站住。自己對自己說。這樣氣喘喘的不能到人家屋裏去的。可是實際上，她想趁機會到鄂斯普家裏看一看。大概現在她們——妻子和兩個女兒。反正已經吊在絞首架上的人的妻子和兩個女兒，坐在空了的家中，傷心的在哭泣着呢。

可是嘩嘩的響聲，從院子裏傳來，瑪柳琪吃驚起來了。在這樣的時光裏，誰在鄂斯普家裏作活呢？

鄂斯普的妻子同自己的高個兒，黑眼睛的大女兒芙落霞，在敞棚跟前鋸着劈柴，她望見瑪柳琪，也吃驚起來。在這些時光裏，很少有人去串門子的。每個人都坐在自己家裏等着，德國人還會弄出什麼事來呢。

「教母，我想同你談一談……」

「怎麼呢，爲什麼不能談呢，」那位把身子一挺，回答道。「我們到屋裏去吧。」

瑪柳琪對坐在窗子跟前的鄂斯普的小姑娘，望了一眼。

「我想避開人同你談一談……」

「避開人談一談嗎？」女主人奇怪起來。「關於什麼事呢？呵，怎麼呢，莉達，你去鋸一點劈柴吧，我們在這兒談一談。」

二姑娘把補的襯衫疊起來，把針插到粗布上，默然的出去了。她的眼睛是哭腫了的。

瑪柳琪坐到板凳上，焦躁的折着手指。女主人默然的望着她。

「院裏大風雪，」她終於說道。

「大風雪，」瑪柳琪重複着，於是又沉默起來了。

床上的釘子上，掛着鄂斯普的一件短衣服。瑪柳琪望着這衣服。破了衣兜，脊背上和胸前補着補綻。一個扣子繫在一根線上，幾乎要掉下來。這是做活穿的衣服。

「你想對我說什麼話呢？」最後，女主人催着說。

瑪柳琪用吃驚的眼睛望着她。

「把你的男人弄去了……」她低聲說。

那位把眉頭皺了一下。

「弄去了……有什麼辦法呢，弄去了……大概命該如此吧。或者還能回來的。你想談一談這件事

嗎？」

「不錯，也是談這件事，也不是談這件事的……」

「關於這事有什麼談呢？最初我心裏難過得要命，我想着我真要倒到地上死了的。後來我回到家裏想道，女人呵，最好來做活吧，這樣會輕鬆些的。我同芙落霞就鏟起劈柴來。用額顛是把牆碰不穿的，坐着哭着——是少有益處的。今天把他弄去，明天把別的人弄去，如果這樣長久下去，反正這兒一個人也不會活的，一定是這樣了……一個個的把一切人都要殺光的。」

「或者，不會長久下去……的吧？」

「我也就是說——如果長久下去的話。到現在什麼也沒有聽說。稍微有點動靜，我就已經覺得：在放槍的，我們的軍隊到了。這過了多久呢？一個月。可是彷彿已經一年了似的。多少人犧牲了呢……那村長呵，當他念到我丈夫的名字的時候，對我望了一眼。可是我想道：你望着吧，你等着我哭吧，道你是等不着的，不！你這狗種，我在你面前決不哭的。將來總有時候，叫你哭呢，叫你流着血淚哭呢！可是鄉下的女人，這是剛強的人呵，你對她們什麼辦法也沒有呢……」

「教母……」

「什麼？」那位吃驚起來。

瑪柳琪從板凳上起來，低低的，幾乎要挨着地似的向女主人鞠了一躬。

「你傻了嗎？你幹嗎呢？」

「教母，這是夜裏德國人把我的米什迦打死了……」

「把米什迦打死了嗎？……」

「這是我夜間把他從渠裏拉出來埋了……這是因爲我，人家才把你的男人和別的人押在德國人那兒的……」

她的每一根筋都在抖顫着，腿在抖擻着，打着彎。可是現在馬上就輕鬆起來了。一切話都已經說了。女人向前伸着身子。

「你爲什麼對我說這些呢？這叫別人知道有什麼用呢？」

瑪柳琪不明白。

「怎麼呢？你的丈夫在押着的……我就告訴你，我應當原原本本的去把這些告訴給他們的上尉。叫他把人放了。」

女主人跳起來。

「你這女人，你傻了嗎？完全糊塗了嗎？去找德國人嗎？」

「我去把事實告訴他……別人沒有罪。」

「可是你有罪嗎？應該把孩子留給他們嗎？你瞧一瞧吧，人都成了什麼樣子了！你的良心真軟，不是農人的，不是女人的良心呵！那叫村長才樂呢！只要把五個人一押起來，立刻就把它們所要的人找到了！你這傻子，你曉得這會生出什麼結果來呢？你想去給他們指示道路，告訴反對我們的方法嗎？你今天去了，可是明天要發生什麼事情呢？他們要抓的不是五個人，而是五十個人呵！你瞧一瞧吧！我們這兒到現在還沒有人去向德國人自首呢？她却要這樣……」

「人家因爲我被押起來，因爲我要把他們……」

「不是因爲你！是因爲我們的痛苦被押的，是因爲我們的不幸，因爲戰爭因爲德國的狗面子被押的！把米什迦打死了……他們這些惡徒們，槍殺起小孩子來了……」

瑪柳琪聳子似的站着。

「那麼，你這樣想的……」

「我想什麼呢，我沒有什麼可想的。你這女人，你回家去吧，對任何人一個字也別說。自己是

自己人，可是爲什麼去引誘人呢？關於這些事，誰也沒有知道的必要。爲了我們，爲了愛多嘴，人家才打我們的，將來還要打我們呢，你回家作自己的事吧。別發瘋吧！」

「你的……」

「呵，請告訴我吧，好善人！這是我的男人呢，還是你的男人？可是我坐着，一聲也不響。要發生什麼事情，盡他發生去吧。他命該死，就死。不該死，就活。如果那樣做去的話，那麼，與其在德國人手下活着，倒不如快些死了……」

「我們不是永遠在德國人手下活命的。」

「是的，我的親愛的，如果我有一次想到這個，我許連等都不等，用繩結住脖子一套，去吊死呢！可是，我只曉得一件事：我們現在很艱難，可是他們更難呢！唉，將來够他們受呢！」

女人的臉，火似的燒着，眼睛在放着憎恨的光芒。

瑪柳琪嘆了一口氣。

「你把我心裏的一切弄得一場糊塗了……」

「那顯然的，早已都一場糊塗了……你的良心真是紳士老爺的良心，思想也是糊塗的思想。你老實別想着自己，別想着你自己，去想一切人吧，怎麼樣去想一切人呢，這是很明白的：你沒有權柄去自首的。你沒有權柄自願的去往德國人的絞首架上爬呢！他們把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的，讓他們折磨，毒打，槍殺去吧……他殺一個，殺兩個，可是他不能把一切都殺光的……目下當我們的軍隊未到以前，應當支持下去，用爪與牙支持下去……」

瑪柳琪聽着，點着頭。她覺得一切力量都失去了，身上非常軟弱。她想坐下來，不是坐到凳子上，而是坐到地下，流着辛酸的眼淚哭起來。哭小米什迦，哭鄂斯普，哭留在家裏叫沙夏看着的三個小孩子，哭那在山谷的雪地裏躺着的華西里，哭那在這山谷跟前被槍殺的青年柏楚克，哭那吊在絞首架

上的青年，哭着全村子，還哭着那些爲保衛村子而戰鬥的，在敵人坦克的壓迫下而退却了的，已經一個月不見影子的那些青年們。

「你放沈着一點吧，不然，你一點用處也沒有的，」女主人氣憤憤的說。

瑪柳琪默然的握了手就走了。她沒敢同在院裏鏟着劈柴的莉達和芙落霞談句話。鄂斯普妻子的嘆聲，在她腦子裏轟轟的響着。這樣女人呵……從來都曉得的：鄂斯普的妻子——是潑辣的女人，愛吵架，愛叫，無論對誰，一句好話也沒有的。現在你可應應她吧……。

……沙夏在家裏好久的用小木棍蓋着房子，院子，把牛和馬安排到牛欄和馬房裏。甚至在玩着的小妮娜，也都不哭了。

「這兒作什麼呢？」

「羊將來在這兒，這是給我們弄來的新羊。」

「呵哈……」

「給我一小塊炭。羊將來是些黑羊呢。再給一塊，羊多着呢……」

「貓在那呢？」妮娜要求着。

「貓是亂逛的，貓從來都是亂逛的，」芝娜解釋道，妮娜於是就安心了。

「德國人來了，應當把牲口趕走，」奧斯甲決然的吩咐道。

「好吧，可是誰去趕牠呢？」

「我去！」妮娜回答道。

「我同游擊隊留在這兒，」奧斯甲決定說。「呵，來把牲口趕走吧。」

他們把當作大門的一個小木片一挪，就把白色的小木棍，黑色的小炭塊，都帶到野地裏去了，這是集體農場的全部財產。

「把牠們往那裏趕呢？」

「趕到大後方去，」沙夏鄭重的說。「趕到河那邊去，我們的軍隊不讓德國人過河去的。」

「在河上會被轟炸呢，」奧斯甲干涉道。

「不要緊，我們夜裏過河，」沙夏決定着說。「給我一塊木板，這當作河。」

門嘩啞一聲開了。五對眼睛，從爐子跟前望着。沙夏發呆了。

一個德國兵，站到門限上。他的發紅的眼睛，從裹着頭的破布下，對孩子們望着。他渾身都帶着雪。他向屋裏張望了一下，沒有見一個大人，於是就對着爐子跟前的五個孩子。才上來沙夏一點也沒明白。他當時很相信這是因為米什迦的事，相信一切都已經知道了，把媽媽捉住了，穿着草綠色大衣的來人，現在要到門洞裏用刺刀挖起哥哥的小墓來。在他未明白那一個說得不對的字以前，那兵士是得好多次去重複的：

「扭乃，扭乃……」

「沒有牛奶，」沙夏低聲的說。

兵士沒有走開。

「扭乃，給扭乃……」

沙夏站起來，望着兵士，出去到門洞裏。他走着，覺着腳下的哥哥的小墓，死死的米什迦在地裏躺着。兵士仔細的監視着這孩子的舉動。沙夏開了牛欄門，用最能表情的手勢，指示着那兒是什麼也沒有。而且從那會有呢，在德國人來的那頭一天，就把牛拉去，馬上在司令部門前把牠宰了。

那兵士對那空空如也的牛欄，張望了一下。那兒地下有一點乾草和糞，那兒還發着一股牛欄氣，可是上凍的草料跟前，却是一無所有。是的，顯而易見的，這兒是弄不到牛奶的。

芝娜這時在屋裏拚命的大哭着。母親沒在家，沙夏同德國人到牛欄裏去了，怕人得很。妮娜從來

是準備跟着她哭呢。

兵士回到屋裏來，帶着莫明其妙的微笑，凝視着孩子們。

「別哭，」他露着發黑的爛牙，用德國話說。

芝娜哭得更厲害了。德國人舉起槍，瞄準起來。沙夏絕望的跳到前邊去，把小妹妹遮起來。他寬寬的張着兩手，眼睛盯着那軍朝下邊裏的破布下的有病的發紅的眼睛。

「哈哈，」兵士笑起來，槍口轉的對着小妮娜。妮娜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可是不哭了，瞪着圓白白的眼睛，望着德國人。她也明白這是德國人。

「我要開槍的呵，」兵士說。她不明白這句話，可是明白這話裏藏着一種可怕的東西。芝娜不哭了。沙夏緊張的注視着黑黝黝的槍口。

這黑黝黝的槍口，低低的移動着，有時對準着一個小孩頭，有時對準着另一個小孩頭。

沙夏突然想起來：如果跳上去把槍抓住怎樣呢？……這怎麼會放射呢？如果把德國人打死了，過後會怎麼呢？最主要的，他能不能把他的槍奪來呢？

德國人露着壞了的牙齒，微笑着。他很喜歡這種玩藝，孩子眼裏的恐怖，蒼白的面色，最大孩子的臉上的緊張。沙夏開始明白這兵士是鬧着玩的。好像貓兒玩耗子似的玩弄着他們。是的，兵士顯然是鬧着玩的。黑黝黝的槍口，有時高起來，有時低下去。沙夏想望着德國人最後開一槍，好把這一幕結束起來。

他想着德國人首先把他，把最大的孩子打死的，他緊張的望着槍口——讓他快些開槍，讓這一切結束起來吧。

這兵士終於要夠了這種玩藝了，他又笑了一聲，把槍往肩上一背，連一眼也不回看的就出去了。孩子們一下不動的望着門。沙夏等待着，——或許他還藏在門外等着，當他們誰要動一下的時候，就

會把門打開放槍的。運妮娜也好像石頭似的坐在那兒。脚步聲響了——門洞裏的脚步聲響了。門開了——這是母親回來了。

只有這時才爆發起來。芝娜用不是自己的聲音叫着，妮娜流着眼淚，奧斯甲和梭妮哭着。沙夏一個人默然的在母親面前站着。

「怎麼一回事？發生什麼事了？」她恐懼的問着。

「沒有什麼，德國人來了，」沙夏回答道。

「德國人？他幹什麼呢？」

「沒有什麼。他要牛奶的。」

「結果呢？」

「我叫他看了看我們沒有牛。」

「他就走了嗎？」

「走了。」

「那麼你們幹嗎這樣大哭大嚷呢？」瑪柳琪生起氣來。「走了就算了。他打你們了嗎？」

「沒有，他沒有打我們，」沙夏苦喪着臉答道，放心了的她，怕把雪帶到屋裏去，就在門洞裏從圍巾上抖擻起來。

「大風大雪。怎麼也不停……」

遠遠的一陣抑制的喊聲，從外邊傳來。

「這是什麼呢？」

「沒有什麼……娥琳娜生孩子的」瑪柳琪把眉頭皺了一下。

孩子細聽着。緩慢的，抑制的喊聲，從鎖着的敞棚那方面傳來。這喊聲高起來，落下去，片刻間

沈寂起來，於是越來越有力的又喊起來了。

四

這是司令部後邊的一個房間。四堵牆和光地。從前這兒放着櫃子，一個是書櫃，另一個裝着鄉村蘇維埃和集體農場的公文及表冊。

舊房子的牆，是用粗大的木柱砌成的。德國人用木板把窗子釘起來，所以房內黑漆漆的。只有通到德國衛兵室的門縫，在透着光亮，那兒點着燈。往這兒帶來了五個被捕的人。他們聽見鑰匙下到鎖裏的聲音，一下，又一下，後來就入到四堵牆圍着的黑暗裏了。沒有條凳，也沒有方凳，眼睛在黑暗中慢慢的可以習慣了。他們坐到牆根前的地上。鄂斯普把拳頭墊到頭下，在地上把身子一伸，馬上就傳來了他的均勻的呼呼的鼾聲。

可是其餘的人都睡不着。白藍秋緊貼着馬麗亞。她很害怕。怕這個房間，怕黑暗。怕門那邊的燈光。怕將來要發生的事情。馬麗亞挽着她的臂膊，他們這樣互相依靠着，坐着。

馬蘭一個人沒有擠到人跟前。她兩手抱着膝蓋，坐到另一個屋角裏，靠着牆，用睜得大大的眼睛，望着黑暗。她不想她的獄友們所想的那件事。她帶着緊張的眼光，屏着氣息，凝然不動的細聽着。不，她並打算要聽那隔壁房間傳來的模糊的聲音。並沒想聽那牆外的，村裏的什麼聲音。她皺着眉頭

，緊張的細聽着自己內心的什麼東西。已經一禮拜了——不，更多呢，有十天了。可是總還沒有什麼，她總是頑強的，痛苦的，想着那同樣的惱人的心思：是不是呢？是不是呢？太陽穴裏的血在跳着。心在跳着。她覺得她聽見血管的血在響着。血在流着，在血管裏奔騰着，在她全身裏流着，脈搏在手肘裏跳動着。最後，怎樣知道，怎樣相信呢？

她又把日子算了一算——或許還是她弄錯了吧？可是，不，結果仍是那十天呵。可是有原因的，有原因的呵……十天。可是思想並不停止到這上邊，她往下想着，一天一天的計算着，一直算到把她的一生劈成兩半的那一天為止。馬蘭想到這一天，就覺着一種肉體的疼痛，難忍的痛苦。她的拳頭緊捏得連指甲都刺到手心裏，拳着腿，全身都縮成了一團。一種難忍的痛苦，通遍了她的全身，一直刺入到骨髓裏了。她覺得她忍不住了，要用野獸似的聲音叫起來了。恰好她想這樣叫起來了，大聲的用上嗓子嚷起來，撕着頭髮，叫得發啞着，使一切都沈沒到這叫聲裏：連那一天，連這十天，連這不斷的重新數來數去，而結果還是一樣的過去的這十天，都沈沒到這叫聲裏了。

身子在要命的痛苦裏彎曲着。她覺得她受不了了，馬上要死了。可是死不了，不容易這樣死的，那時得坐到黑暗裏，聽着人們的呼吸聲去回想着，一分鐘都不停的去回想着她——馬蘭——這該死的，這害瘴疫的，她的生活永生永世的同人離開了，同村子離開了，同直到現在的那一切都離開了。這是為什麼呢？為什麼這樣呢？為什麼全村的人就只有她這樣呢？

在她面前的不是黑暗，而是那三付嘴臉——三付討厭的，附在她身上的嘴臉。這嘴臉就彷彿在照像的底板上似的，永遠的印到她的記憶裏了，永遠的站在她眼前，什麼也不能把這些從她的記憶裏擦去，什麼也不能把這些遮起來。三付嘴裏——沒有剃的棕色的鬍子，發裂的唇下露着獸獠牙似的牙齒，野眼睛。

幾個月以前，她同伊凡住在這房間裏。是那原來的房間，是那原來的床。可是現在呢，撕破的枕

頭裏的鴨絨，在室內亂飛着，地下撒着乾草，栽着中國玫瑰的花盆，從窗台上掉下去，花盆的碎片，在德國人的皮鞋下，喀喀吧吧的響着，她不想這個，不能想這個。可是總是頑強的，糾纏不清的，片刻不停的想起來。三個人。又是三付嘴臉，沒剃的下巴上的棕色的鬍子，哈哈大笑聲，叫喊聲，在她身上，背綁着的手上和用力撕破了的腿上的討厭的鐵鉗似的手指。後來就是隨着他們的關門的響聲和衝進來的一團灰白色的蒸氣。下去——下去已經就只有可怕的難忍的苦痛。這些更其難忍的最後的十天，那時從早到晚，以及一切失眠的夜裏，她都在細聽着自己的身體，算着，算到要發瘋的時候，一天加上一天，總共已經十天了。

是的，村裏的人們死亡了，犧牲了。柳紐克吊在絞首架上，娥琳娜，懷孕的娥琳娜，在做棚裏的德國人手裏受着折磨。可是除了她以外，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人肚裏帶着德國的種子呵。那些被害的，受刑的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的肚子裏懷着敵人呢。

白藍秋用孩子的聲音，在另一個屋角裏低低的哭泣着。突如其來的無端的抱怨與莫明其妙的憎恨，突然包圍了馬蘭。傻瓜，她哭什麼呢？她哭的原因在那呢？德國人沒有強姦她，她沒有遇過那最可怕的事情。她怕什麼呢？德國人會把她們打死，絞死，槍決嗎？馬蘭不相信這事會發生的。死到敵人手裏倒是很好，很幸福的呢。不，她不相信這個的。拘留起來，或許還想出可怕的，比死更可怕的方法呢，可是死是不會的；從德國人手中向來沒有任何好的呢，從德國人手中得到幸福是沒有的事。而死——這在當時是幸福呢。於是她又數起日子來——一天，兩天，三天。數到十天，身體就苦痛得癢癢起來，彎曲起來了。馬上心都要炸裂了，支持不住了——這連一分鐘也支持不住了。可是心沒有炸裂，太陽穴依舊又跳起來了，馬蘭緊張的凝視着黑暗，想着她將來就要這樣的數着日子，數着日子，一天一天的數着，一直數到底，一直數到她——這紅軍士兵的妻子馬蘭，生德國雜種的一定要來到那時期為止。

她聽着，聽着。血液在太陽穴，在手脖裏好像小錘子似的敲着。她把手放到肚子上。血液在那兒也是好像小錘子似的敲着。她對自己的身子，起了一種不能抑止的厭惡。這已經不是她的身子了，這是狐狸子（註）的巢穴，這狐狸子還沒生的，還沒出世的，可是總是有了的。如果她吃飯的時候，這不是她在吃的，這是狐狸子在吃的，吃着想長大，想發展，想把恥辱留到她的身上。如果她睡覺的時候，那這睡眠不是保持她的健康的，這是狐狸子在休息的。她不能去想他：去想這孩子的。孩子——這是娥琳娜的孩子，他的哭聲，就是在這閉得緊緊的用粗木柱子砌成的房子裏，也不斷的可以聽見。孩子——這是夜間被槍打死的，誰也不曉得的孩子，這是馬麗亞的三個孩子，這是瑪柳琪的孩子，這是生在村裏，長在村裏，現在德國人來到這兒，遲早用死威脅着他們的那些孩子。這些都是孩子。母親生着他們，淡色頭髮和黑色頭髮的孩子，淡色眼睛和黑色眼睛的孩子，他們哭着，笑着，鶯聲燕語的在自己的搖籃裏啼着。母親們受着孕，懷着他們，生着他們，養着他們。可是她所懷的，她所生的，這不是孩子，這是狼仔，是狐狸子。這已經是永遠不能改變的了，——她帶着可怕的心情想着。如果他死了的話，——因為她將來會親手把他捏死的，——這反而是無補於事的。反正永生永世的心裏總記得她是懷過狐狸子，用自己的血養育過狐狸子呢。人們將懷着憎惡與輕蔑的心情，望着她的大肚子，望着她的懷孕的艱難的行動。人們將都給她讓路——這讓路不是使她便於通過，而是因為深刻的輕蔑，因為怕挨着她，怕挨着這在德國人手下墊過的，肚裏懷着狐狸子的女人。

因為一切人，一切人都知道呢。一切人都可憐着她，都咒着德國人，都談着將來總報復的日子。可是馬蘭知道這不是如此的。總報復是可以的，——替柏楚克，替柳紐克，替娥琳娜，替燒了的房子和死了的孩子們報仇的，可是無論誰，無論什麼時候，都替她復不了仇的。這已經是不可援救的了。雖然沒有人告訴她這件事情，可是她曉得女人們不望她的眼睛，人們都好像對害了瘟疫的人似的避着她。當那三個人衝到她家裏，把她強姦了，甚至不照一般所作的似的，把她槍殺了的那一天，就好像

有一堵跨不過的牆壁，把她和村子隔開了。她留在世上，叫她過着可怕的生活。彷彿這一切都還少似的，他們辱罵她，把她變成一塊髒抹布還不够似的，現在還得數着日子，每次的結果就是這樣的呵。她抓住這虛偽的片斷的希望，抓住這一線瘋狂的思想，想着她是錯了，想着這一切都不是這樣的，想着這是有，可是沒有關係，想着在過一天，兩天，覺得一切都照常了。可是這一切都是徒然，因為在她的心坎的深處，她堅決的曉得這是如此的，曉得這是一定不易的，曉得她是懷孕了的。

她想起來了一個夏天，一個天朗氣清，百花盛開，芬芳洋溢的夏天。銀白色的露夜，截腰深的野草，河岸上的割草場，茅棚裏的夜宿，在草香中，在繁星的閃爍下，有好玩的短夜。那些接吻都沒有生孩子。甜蜜的，愉快的夜，嘴對嘴的低語，牙上的血味，幸福的心的顫動——這一切的一切，都無影無蹤的過去了，彷彿什麼都不會有過似的。這整個的割草期間，有好多這樣的夜呢。她委身於那個具着狂暴熱情的人，雖然後來這些什麼結果也沒有，他們就無怨無尤的分手了。

可是現在只有一會兒，只有可怕的半點鐘，這半點鐘就受了孕，在她的一生裏，就成了膿爛的創傷，從這創傷裏，將永遠流着惡臭的爛膿。

後來，當她嫁給伊凡的時候，——誠然，這是短短的新婚，可是總是幸福的夜呵，星兒隔着做棚的縫隙窺視着，七月的夜，發着一股夏季的暖氣。這一切都有過的，在他從軍以前，這一切都有過的，也都挺不錯的。

她長着小小的處女的乳頭，和細細的腰兒，在村裏來往着，青年們都忘神的看着她。與高采烈的談着她，忘記了她已經出了嫁，而且無論什麼人她都不拿自己的伊凡去換呢。他們想看一看她的閃光的牙齒，聽一聽她的歡樂的笑聲，瞧一瞧她的黑眼睛裏的愉快的光芒呵。

可是現在只要閉死人的惡夢似的半點鐘工夫。一下子就一切都改觀了。現在還沒有一個人知道

註：狐狸子——德國男子石，此處用針對一般德人輕蔑之稱號。

，現在什麼也還看不出來。可是將來時候一過，在一切人眼前，在她身上，她的悲慘就好像印了一個洗不去的恥辱的印痕似的，這好像還不够似的。不，應當還得在自己肚裏懷着狐狸子，在苦痛裏生着狐狸子。在她困難的時候，誰幫她呢，誰顧到她跟前呢？那一個女人願意污了自己的手，去摸那狼子，去動那紅毛頭髮劍子手的孩子呢。白藍秋怕死的哭着。不，馬蘭相信死是不會來的。她不曉得會有人救她們的，她想道：有人出來，把那被槍殺的小孩子供出來，把那些從德國人手中盜屍的人供出來——這是不可能的。當然，沒有人把糧食交給德國人的。她不知道這會怎麼樣，爲什麼會這樣，但是她完全相信她不會死，相信人家不會把她打死的。如果不打死她，那麼，其餘的人也會活的呢。

馬麗亞起初默然的撫摩着白藍秋的手。可是哭泣並沒有停止，她於是忍不住了。

「你哭什麼呢？將來該怎麼樣就儘牠去吧。哭着真羞呵。」

「我本不想哭，可是不得要哭起來，」白藍秋用無奈的孩子的聲音嗚咽起來，這聲音在馬麗亞聽來很像她的小妮娜。她心軟了。

「呵，輕一點，輕一點……現在什麼還不曉得呢……」

馬蘭在自己的角裏，在黑暗裏苦笑着。明白的，非常明白的。死是連一點希望也沒有的。

「我有三個孩子留在那兒，現在他們怎麼樣……可是我不哭，」馬麗亞說。她心裏忽然非常懷念起孩子來呵。能看他們一分鐘也好！他們現在作什麼呢，他們怎麼樣呢？瑪柳琪把他們接到自己家裏去了沒有呢？或者他們留在家裏害怕着，怕那上来的夜，怕那街上的脚步声，怕那德國人初到此地的那一天，把他們從家裏趕到街上的時候所怕的一切似的。

「滾出去！」一個高個子的事務長喊着，就用槍打着她，那時她怕孩子們受凍，想收拾一點破襪給孩子穿。「滾出去！」他重複着，孩子們就好像被火燙了似的，都跳到街上去了，梭妮只穿着一件小衫，跳到冰天雪地裏去了。

後來德國人不喜歡那房子，他們搬到別的房子去了，那時可以再回家住的。不過得把門洞裏打掃一下呢。大概德國人想不到冰天雪地裏去，於是他們就大便到門洞裏，一直大便到門限跟前。這些，家裏臭烘烘的，他們住着不在乎呢。她厭惡的打掃着德國人的大糞，惑疑的在室內搜查着，看他們在那兒也大便了沒有。那時她想藉他們由這討厭的房子裏搬走的時候，故意這樣作一作出氣的。可是後來當他們在村裏住了住的時候，他們到處却都是這樣作的，他們不過是對這滿不在乎吧了。

孩子們在瑪柳琪家裏怎麼樣呢？只要奧斯甲別同沙夏打架就好了，他又小又弱，這樣愛鬧架的人，一輩子都跟他倒霉呢。永遠同孩子們打架，有時候，碰到力氣大的孩子的時候，就打得頭破血出，滿身青紫的回家來。梭妮好得多了，她是一個過分聰明的姑娘。可是奧斯甲同妮娜這兩個呵……瑪柳琪自己還有兩個孩子的，她怎麼忙得過來呢！在這樣艱難的時光裏，她怎能養活得起他們呢？

葉度卒在牆根前長嘆了一口氣。

「好傢伙，這鄂斯普睡得多好呵……」
均勻的鼾聲，在黑暗裏大聲響起來。

「可是老爺爺，你不想睡嗎？」馬麗亞想驅逐開三個淡色頭髮的孩子的影子，問道。

「我有什麼瞌睡呢……我老早都不想瞌睡了……這麼睡兩三個鐘頭，再多就睡不着了。天太長……」

「我們在這兒好久了嗎？」白藍秋突然問道。

「說不上來，這樣坐著的時候，時間過的慢得很……大概已經是晚上了，那間房裏上燈了，那就是晚上到了……」

「還只才到晚上，」白藍秋失望的嘆了一口氣。「可是我覺得已經好久了……」

「有什麼久呢……小姐，你放鎮定一點，誰曉得我們在這兒得坐多久呢……」

「年輕得很，青年人從來總是急急慌慌的呢，」葉度辛嘆了一口氣。

馬麗亞在黑暗裏對他轉過身子來。在黑暗裏，眼睛已經辨出東西了，窄窄的門縫，透露了一點兒微光。老頭子的白頭，在牆的背景上，隱隱約約的現出來。

「慌什麼呢？小姐，我們現在沒有什麼可慌呢……我們在這兒坐多久，這是我們的，而下去就是他們的……」

「可是，如果我們的軍隊來了呢？」白藍秋胆怯的插嘴說。她想着，不會完全沒有辦法的，不會從這黑窠裏出去就只是死呵。

「可是德國人只限定三天呵。」

「可是就在這三天裏不會來嗎？」

「在這樣的風雪裏嗎？……難得很。這怎麼能行走呢，怎麼能拉機關槍，大砲呢？因為在風雪裏，連自己的鼻子也望不見呢，在任何山谷裏，在任何的溝渠裏，都可以叫雪蓋住的……」

馬麗亞平心靜氣的說着，可是忽然明白她說的話連她自己也不信呢。

雪是雪，可是他們總是每天都在等着，頑強的等着，懷着緊定的信心等着。因為在今天早上，她還在想着他們要來的，想着他們或許已經到梨城附近了，或者已經往山谷裏下着，或者順着小路往山上爬着，——為什麼現在他們不能來呢？大風雪昨天有過，前天也有過，——大風雪在他們算什麼呢！人們會給他們指路呢，因為都是自家人，都是本鄉本土的。他們對於旋風，對於大雪，都熟悉的，這些對他們都不是初次的呵……

是的，白藍秋是對的。他們可以來的。恰恰在死以前，在這三天以內，他們會來的呵。突然門會響起來，槍砲會響起來，他們將會重見天日，看見自己的親如手足的戰士們，後來連忙回家去，連忙到馮柳琪家裏接孩子們去呢……

或許他們已經在出動着。或許在黑暗的庇護下，在夜的掩護下，在遮住了一切聲音的大風雪的幕後，他們現在悄悄的向村裏走着，忽然間，就好像霹靂似的打擊起來，好像對付在村裏喝血喝慣了的臭虫似的，把德國的強盜擊毀呢。

「或許來的呢，」她低聲的說，「我們或許能等到的。」

「你想會來嗎？」白藍秋問道。

「或許這樣的，」斐度卒低聲說。「唉，是時候了，是時候了！」

「他們會找到我們的，因為大家都知道把我們關在什麼地方，」白藍秋狂烈的低語着。這時她覺得最重要的是當德國人已經在紅軍的刺刀的打擊下，在冰天雪地裏亂竄的時候，把他們找着，即刻把門打開，連一分鐘也不要坐在這兒。

「你別担心這層吧，只要他們來就好了，」馬麗亞安慰着她說。「你這樣說來，就好像他們已經到了村裏似的。」

「或許是實在話嗎？」

「或許是實在話，」那位女人重複着，把手指折得響起來。

馬蘭繼續在黑暗裏頑強的凝視着一點。是的，他們好好的等着，他們可以希望着，這是他們的救星呵。可是誰也不能幫助她，誰也不能救她。自己的軍隊到了——這又有什麼呢？也不能出去歡迎他們，也不能同他們寒暄，也不能對他們歡天喜地的呵。你也不能給他們送一杯水，也不能請他們到家裏來。她是誰呢？她是被德國人糟塌過的。她肚裏懷着狐狸子，她是永生永世被咒罵的人。自己的軍隊一來，村子恢復了，姑娘們在街上唱着歌，同紅軍士兵們開着玩笑。都串着門子，誰也不會想到去非難誰——因為都是自己人呵。當不曉得他們還能活一個月，一禮拜，一天的時候，難道姑娘們能對他們憐惜自己的接吻嗎？只有對她一個人，誰都不去睬她，誰都要離開她。而且甚至於戰事結束了，

甚至於伊凡回家來，——他已經也不去找她的。人家將會告訴了他，他將連家門都不入的，如果在街上碰見的時候，就好像路人似的，由旁邊過去的，或者還唾棄她呢。

在那兒，在另一個屋角裏，送來白藍秋的低語。「大概，都坐遠了，坐遠了，」當他們都換了地方，離開他們到了最遠的一個屋角的時候，她忘了自己也在等着，就惡狠狠的想着。是的，白藍秋等待着，白藍秋可以怕死，白藍秋活着有活的意思呢。鄂泰樸從軍歸來，他們結了婚，她就同一般人似的過着生活，就同一般人在戰前似的作着工作，給鄂泰樸生着孩子。只有她，只有馬蘭一個人，只有全村裏這位最好的姑娘和最優秀的女工作人員馬蘭一個人，已經永遠不能同戰前一樣了。

費多霞哭着華西里，過些日子，過幾個月，她就會平心靜氣的想着自己兒子的。這是平常的事，他不是頭一個陣亡的，也不是最後一個陣亡的呵。柳紐克的父母也會忘了自己的悲傷呢，——因為他們還有兩個兒子和兩個姑娘呵。當弟兄們從軍歸來的時候，家裏又團圓了。被德國人毀了的房子，將重新建起來了，花園裏的樹，被德國人無情的砍作柴燒的那地方，將又生長了新樹。創傷平復了。於是一切都又恢復舊觀了。只有對她一個人什麼也不會返來，什麼也不會忘記的，一切人都有路走——這些人的路艱苦一點，另一些人的路輕易一點，只有她什麼路已經都沒有了。

從前她高興着她在村裏比一切都長得漂亮，在集體農場裏比一切都工作得好，就讓周圍有十來個姑娘也吧，而一切人的眼睛總都看着她。她的唱歌的嗓音比一切人的嗓音都真純而清晰，無論誰都沒有她這樣的眼睛，這樣的髮辮，這樣黑紅的臉蛋，這樣彎彎的細眉。她高高的仰着頭，走着美女的幸運。

可是連這也變成悲哀與不幸了。最好她長得滿臉皺紋，面黃肌瘦，就好像馬爾發老太婆似的。最好她長成一隻眼，駝背，就好像跛子吳絲吉似的，長成醜得好像紅毛頭髮，滿臉雀斑的克拉瓦似的。不，她不是這樣的，這就足夠遭受那三個德國兵的劫數呵。

門外時時送來了說話聲和脚步聲。那兒是德國人。他們在這兒的村子裏吩咐着，就好像在自己家裏似的。他們覺得自己是主人。馬蘭捏着拳頭。他們不僅是在這兒呢，她曾經去過開展覽會的畿輔，那兒也有德國人呢，德國人在畿輔的大街上走着，由畿輔金塔跟前走着，皮靴在畿輔的馬路上踏著。德國人的皮靴在哈爾柯夫的馬路上踏著。他們在烏克蘭的土地上走着，士兵的皮靴蹂躪着田園。不僅她，不僅馬蘭，不，整個烏克蘭的土地被姦污，被侮辱，被唾棄，被蹂躪了，城市都變成了廢墟，風在揚着鄉村的灰燼，沒有挖掘的屍體散亂着，屍體在絞首架上搖擺着。大地被血浸透了，被淚酒遍了。但是日子一到，被解放了的土地，又在金黃色的太陽下展開了。聶伯河的自由的波浪，滔滔的滾着，沃斯克，洛盤，普賽的水聲，都嘩嘩的響着。滔滔的流水，沖洗着大地，把牠上邊的糞便和污穢，都沖洗了去的。用血浸透了的耕地，將有一百倍的收成呢。無邊無際的海一般的麥田，都抽着麥穗，葵花田好像純金似的開着金黃的葵花，園圃裏好像火球似的，滿結着西紅柿。大地又繁榮起來了，無邊無際的又充溢着肥美與豐饒的收穫。

可是她，可是馬蘭，已經永遠成了她那樣可憐的被遺棄的廢物了，她面前一切的道路都堵死了。不自由的呻吟，從她胸裏迸發出來。

「你沒有睡着嗎，馬蘭？」馬麗亞問道。

馬蘭打了一個冷顫。在她的聲音裏，她聽到一種壓迫，於是她憤怒起來了。「不願意，就別開口吧，爲什麼裝神裝鬼的呢？」

「我不睡。這與你什麼相干呢？」她厲聲的問道。

「我隨便問一問。」

「沒有什麼可問的，不過你別對我好好奇心吧。」

「爲什麼這樣呢！我們大家都只有一個命運。」

馬蘭用激烈的，令人不快的笑聲笑了下。

「怎麼大家都是個命運呢！我的命運是另一樣的。」

「呵，怎麼呢，悲慘……」

「是的，看好你知道什麼叫做悲慘！」她心裏起了一股沒處出的氣。「你的心裏舒服，你就坐着別作聲吧。你聽見鄂斯普在睡着了嗎？」

「別同她磨牙吧……她潑辣的很，」白藍秋把馬麗亞的袖子動了一下，低聲說。

馬蘭聽見了。

「對的。同我說什麼呢？我潑辣，都曉得潑辣。你好賢惠呵！」

女人們不作聲了。馬蘭望着黑暗，艱難的呼吸着。

姑娘想起來在收莊稼的時候，報上登着她的消息。呵，那時她不是潑辣的。姑娘們和女人們都抱着她。她的相片登在報上。馬蘭那相照得不十分好，最好的是她的微笑裏露着的牙齒，臉在陰影裏。可是，相片總是登在報上，登載着她是一個前進的集體農女。那時是值得登載呢。可是現在她，馬蘭，這前進的集體農女，肚裏却懷着滿身虱子的德國種。

牆外風在吼着。隔着很粗的柱子砌成的木牆，聽見呼呼的風聲。鄂斯普突然醒來，大大的打了一個呵欠。

「呵，你睡得真好呵，」葉度幸羨慕的說。

「不妨睡一伙的。誰曉得將來怎麼樣呢。」

「怎麼樣？顯而易見的會怎麼樣的。」

「我們的軍隊會來的，」白藍秋慌忙的說。她也想叫鄂斯普證明他們要來的。他們會來的。

「當然會來的……但是，最好恰在這三天裏……」

「或者我們的游擊隊來……」

「呵，這可是不會的，」一個農人反駁着說。「他們現在來不到這兒呢！他們到老遠的森林裏去了，坐在森林裏呢。在這樣的大雪裏，他們連想都不會想着到這兒來的。人家會監視着他們，會把他們消滅的。夏天是另外一回事了，夏天願從那走就從那走，每一堆灌木都掩蔽着他們，都庇護着他們。可是現在最好等到春天吧，讓他們從森林裏去消耗敵人吧。在現在不必出來到平原裏來的。」

「可是軍隊呢？」

「軍隊是另一回事了。軍隊可以直衝呢。」

白藍秋嘆了一口氣。

「風吼得真厲害……」

「聽說，在這樣的時候，死神到處在徘徊着，」葉度平說着。

白藍秋覺得脊背上起了一陣寒顫。室內很黑，很可怕，老頭子喜歡說這樣的事呢。「怎樣呢，說的是實話，」馬麗亞低聲的承認着。「死神在我們的地上徘徊着，唉，在我們的地上徘徊着呵……」他們不作聲了，彷彿在細聽着厚牆外邊的脚步聲，彷彿可以看見牠，看見這在路上走着的死神似的。

「現在有兩種死神，」老頭子說。

「什麼兩種死神呢？」

「顯而易見的有兩種死神……一種是德國的死神，這是要我們命的死神。第二種是監視着德國人的死神。」

白藍秋更緊的貼着馬麗亞。

「老爺爺，最好你別說吧……怕人得很。」

「你別怕這可怕的吧，」鄂斯普嚴厲的說。「現在世界是可怕的，人也是可怕的……應該知道自己，那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了。如果你只要胆怯一次，那人家就爲所欲爲的要對付你了。」

「誰？」

「還有誰呢？德國人……他們最重要的就是恐嚇人。如果你怕，那就糟了。如果你一點都不怕，那德國人對你就一點辦法也沒有的。」

「華西里不怕他們，反正他們就把他槍殺了。柏楚克也……」

「可是，難道我說不槍殺嗎？他們手裏拿槍就是要殺人的；德國人之所以是德國人的，就是在乎殺人，我不是說那的，力量並不在那兒的……」

「可是力量在那兒呢？」

「可是你自己不曉得在那兒嗎？」

她不作聲，不曉得說什麼好。

「力量在堅持到底，決不讓步。力量在該不作聲的時候就不作聲。叫他們從你嘴裏連一個字也掏不出來。最主要的是要曉得結果他們從這兒一個活命也逃不出去的。至於槍殺的話嗎？……唉，你還年輕呢……在這次戰爭和國內戰爭裏死了多少人呵……在一千九百一十八年的時候，德國人把我們的人幹的還少嗎？怎麼呢？他們連一點痕跡也沒留了可是我們留下了。土地留下了，遺土地上的人民留下了——就是一切都留下了。」

「唉，他們現在毀着人，比一千九百一十八年毀的更厲害呢。」

「當然更厲害。呵，不過他們不能把一切都毀光呢。有些人將種着田地，重新修着房屋。你等倉吧，我們等到時候就看見了的，等不到時候，別人會看見的。將來一切比戰前更好，更富裕，更聰明呢……」

白藍秋嘆了一口氣。

「總想自己看見呢……」

「呵，當然的！你多大歲數了？」

「十九了。」

「十九了……葉度牟老爺爺，我們在十九歲的時候，那是什麼時候呢？」

「那的話，真會想，」葉度牟生氣起來，「你還在掉子下邊鑽來鑽去的時候，我的鬍鬚都已經蒼白了……」

「那是這樣的。呵，可是在她面前，我已經是老頭子了。姑娘呵，當然想親自看見呵……十九歲，哈哈！我同老爺都比你年紀大，就那我們都還想親眼看見呢……」

「想瞧一瞧戰後怎麼樣……」白藍秋傷心的嘆了一口氣。

鄂斯普突然跳了起來。

「不，我不但想瞧見這個的！我想瞧瞧最後一個德國人死在這兒，死在我們村子裏！瞧瞧最後一個德國人，死在護輔的絞首架上！把絞首架設在聶伯河邊的小山上，把最後一個德國人，絞死在上邊。還想瞧瞧把在戰爭期間，坐在本國製造武器來殺害我們的那些人，把他們帶來，叫他們去替我們恢復燒了的村莊。去重新建設毀了的都市。你記得從前在報上所寫的一個磚一個磚的去收集嗎？叫他們一個磚一個磚的去收集呢！」

「最好一切親自來作，只要別在這兒再看見他們吧，」馬麗亞說着。
葉度牟嘆了一口氣。

「我們的人民太軟弱了，唉，軟弱的人民……今天火起來，可是明天把一切都忘了……我們人民的心裏不會懷恨呢。」

「老爺爺，你別担心吧，我們的人善是善，可是如果你傷了他的心，那就叫你試試的！傷了心……這怎麼會忘記呢？就是在死的時候。這也不能忘記的！不！」

馬蘭坐在自己的角裏，仔細的聽着。鄂斯普的有些話就好像她自己思想的回聲似的，是的，是的，應應絃音架上的最後一個德國人，瞧瞧他們做工做到混身大汗的時候吧……可是這並不能使她輕鬆。每個人都可以清算和安心，可是她却永遠不能安心的。從她的記憶裏。好像臭氣沖人的膿液似的流着，無論什麼血，無論什麼復仇，無論什麼時候，都把牠洗不去的。

鄂斯普的末了的一句話，就好像掛在黑暗裏似的，就好像火紅的字在頂棚的黑漆漆的梁上燃燒着似的：

「就讓在死的時候，這難道能忘記的！」

馬蘭也答道：「不！」

「想喝點水，」白藍秋低聲說。

「你別想這個吧，」鄂斯普嚴厲的回答道。「他們不給水喝呢。忍三天不喝水吧！這兒不熱，坐着，什麼也不幹，忍着吧！不過別想心思，不然就想喝水的。」

「唉！」

「你知點羞也好些，姑娘，」馬麗亞干涉道。「你總是哼聲嘆氣，哼聲嘆氣的……只有你一個倒糞嗎？現在村裏有誰好呢？」

「我們是人質呢……」

「呵，這有什麼呢？說是過三天就槍決嗎？呵，這有什麼呢？你沒聽說嗎？他們叫交糧食的。用槍決來威脅着。可是難道有人交嗎？現在死臨在一切人的頭上呢……」

寂靜起來了。白藍秋聽着，彷彿企圖聽見在村中徘徊的死神的脚步聲似的。

村子靜悄悄的在風雪的吼聲裏，在上下狂飛的雪渦裏睡着了。房舍彷彿伏在地上躲藏着。敝棚裏娥琳娜生小孩子的叫聲，和呼嘯的風聲，混成了一片。——大概她還生不下來。可是，除了這些嚎叫聲以外，連一點聲音也沒有了，一切都好像在噩夢裏睡着了。

可是人們在家裏都沒有睡。一切都聽着葉度牟所說的那件事，——死神在村子裏徘徊着。牠好像白色的漩渦似的。在路上捲着，成了旋風，在茅屋頂上飛過去，好像白色的幽靈似的，衝入到牆縫裏，亂翻着草房頂。無情的搖撼着道旁的德國人尙未砍去的最後的菩提樹。她的冰一般的胸膛，撲到地上，用有力的翅膀搗着地。

在那兒的下邊，在山谷裏，陣亡的人在躺着。死神滾着雪，掩蓋着他們的殘片。牠帶着嘯聲，把每天母親用心用意的拭乾淨了的華西里的黑臉，用雪蓋着。把一月前在村子附近陣亡的紅軍戰士的屍體，雪塚似的埋起來。在這兒，在山谷裏，是牠的天下，在這兒，在山谷裏，凌亂的躺着已經凍成木石的死人。

死神在搖幌着曾經想去當游擊隊的絞首架上的柳紐克的屍首。這屍首成了黑的，成了石頭一般的了。繩子在吱吱的響着。當風更有力的搖着這該的時候，被絞死者的腿，碰到柱子上，就發出一聲低低的磅硬的聲音。

死神好像呼嘯的旋風似的，在敝棚的門口撲着，娥琳娜在那兒的乾草上，生着孩子。死神在等着自己的班次，用沙嗓子哈哈大笑，從村子上飛過去。人們都聽見了牠。人們都在家裏沒有睡。他們都凜然不動的躺在家裏被窩裏，眼巴巴的瞪着頂棚。他們在黑暗裏聽見呼嘯着的德國的死神。牠，這德國的死神高興着，哈哈大笑，磨着爪。牠期待着豐富的收獲。這不僅是槍殺在山谷裏的柳楚克，吊在德國絞首架上的柳紐克。這是懸在一切人的頭上的德國的絞首架，這是對準着一切人的心口的黑黝黝的步槍口。

人質們都只談着大家所想的那東西，牠把酣夢從一切人的眼睛裏，驅逐到這呼嘯的狂風與死的黑夜裏。老頭子葉度牟第一個把這沈寂打破了：

「把一切都槍殺了，這是不可能的……怎麼能這樣嗎？把全村都殺光嗎？因為誰也不交糧食……」

「這對他們算什麼呢？」鄂斯普粗野的笑起來。「對他們這是初次嗎？他們在梨萬尼克幹什麼呢？他們在沙特幹些什麼呢？在科錦克幹些什麼呢？」

已經滅亡的村莊的幻影，擺在他們面前了。燒得一乾二淨的梨萬尼克村，在那兒因為向德國兵士開了一槍，德國人就從四角把村子燃起來，向從火坑裏往出跳的農民射擊着，當着母親的面，把她的孩子們投到火焰裏去。沙特村的幻影，在那兒全體居民有一百五十人，把他們趕到從前取土做磚的坑裏，用手榴彈炸死，在科錦克村把一切男子都殺了，把只穿着一件小衫的婦孺，驅逐到四十度的嚴寒裏，於是她們都在往鄰村去逃命的遠道上死了。

「沙特，梨萬尼克，科錦克……這都是在本區裏，可是在別區裏該怎麼樣呢？他們在畿輔，在奧得荏，在別的城市裏幹些什麼呢？村鎮還有什麼剩下呢？至於在一千九百一十八年怎麼樣呢？唉，老爺爺，彷彿初次聽見，聽說似的……」

白藍秋用手蓋着臉，一聲不響的坐着。只有她覺得一切都會好起來的，覺得馬上槍聲一響，熟悉的親人似的「嗚拉」聲就歡呼起來，嘩嘩一聲門就開了……自由呵，生活呵！可是他們盡是談着死，談着死，就彷彿牠應該來，一定來似的，他們平心靜氣的談着，彷彿這是什麼瑣事似的，這使白藍秋心裏充滿了恐怖。她傷心的想道：「他們都不錯，葉度牟已經活够了，他多大年紀了呢？聽說八十歲了，老得不管事了，在這樣的年光是很容易死的……鄂斯普……鄂斯普在一千九百一十八年還打過仗

呢，他有成年的女兒和好像惡狗似的太太，對他算什麼呢？馬麗亞……」白藍秋猶豫起來了。「呵，是的，馬麗亞有三個小孩子，丈夫在軍隊裏。呵，是的，可是她總是已經有丈夫，已經有孩子的，可是我一生看見過什麼呢？他們說得倒好……」

「可是糧食反正誰也不交的，」葉度牟說。

「當然沒人交，」馬麗亞保證着說。

一切都這樣的想着，全村子，一直到山谷上的最後一家人，都這樣的想着。糧食都用心用意的好好兒埋藏起來了。糧食都埋在老遠的野地裏的坑裏，埋在凍結得好像石頭一般的地裏呢。地裏埋着金黃的小麥、黑麥、大麥，以及從那豐富的無盡藏的秋收裏剩下來，而沒來得及交給紅軍的一切糧食，都埋在地裏了。金黃的穀粒，用心用意的埋在地下，埋在厚層的地下。埋在被風雪吹來的雪堆下。誰也找不到，誰也猜不着地窖在那兒。難道德國人能把千百頃土地，成兩三米達深的都挖一挖嗎？地裏埋着金黃的糧食，這不僅是供給村子作麵包的糧食。爲着生存而忍飢受餓的把糧食埋起來。

地裏邊放着令德國人的貪婪的眼睛可望而不可及的祖國的金黃的心。地裏邊放着農人一手做成的收穫，放着這土地的花，放着牠的重播播的金果實。交糧食就是把包麵交給了德國軍隊。交糧食就養活那些滿身虱子的狐狸子，就是填飽他們的餓肚皮，溫暖着他們那化膿了的凍傷的身子。交糧食就是打擊那些在嚴寒裏，在風雪裏向敵人英勇苦鬥的人們的心。交糧食就是把國土出賣給敵人，就是叛逆，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承認德國人是生黃金的烏克蘭土地的主人，承認他是烏克蘭村鎮的主人。交糧食就是出賣自己和自己人，就是不奉行那道飛過了一切村莊，飛到一切人耳旁，入到每個人心裏的命令：一塊麵包也不要交給敵人！交糧食就是否認祖國，出賣給敵人，就是背叛那些在這次戰爭裏，在國內戰爭裏，在一千九百一十八年以及這以前陣亡的人，就是背叛一切爲人類自由而鬥爭，用自己的心血爭取了自由，而把牠交給人類的那些人。

就是在那村子裏，在那兒的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己的豐富的集體農場裏住着已往的僱農們，也沒有一個人的心動搖過。女人們都籌劃着，思索着如果他們沒有的時候該怎麼辦呢。上年紀的郭華秋，在黑暗裏裹着睡在床上和爐台上的自己八個孩子的呼吸。平心靜氣的精勤的籌劃着，她想著琳娜已經成了大姑娘了，可以照看小一點的孩子了。可以洗洗縫縫了。自己的軍隊一到，——地下埋藏的東西，足夠養活大家了。可是現在應當同別人一樣，對對付付的過着苦日子。魏金科瓦在黑暗裏俯到自己的小孩子的搖籃上，心裏想着誰能養活小孩子，誰有嬰兒。她聽得人都不會叫他死的，想着會找到人喂他奶的。

鄂斯普的女人，在黑暗裏凝視着，平心靜氣的想着結果：鄂斯普被押着當人質，——誰負不交糧食的責任呢，他呢，還是她呢？她覺得負責的還是她。可是這並不能使她担起心。她沒有很小的孩子，姑娘都大了，應付得來的。

年輕的巴紐克，傷心的想着現在等不着丈夫了。一月前他寫信說他受傷住在醫院裏，將來出院以後，或者請幾天假回家看一看。一個月過去了——德國人來到村子裏，將來自己軍隊來到的時候，就沒有她了。她可憐的不是自己，而是丈夫。溫和的，無依靠的他，一個人將來是很難的。

人們都躺在黑暗裏，想着。每個人都按着自己的想法，每個人都想着自己的心事。想着糧食。糧食，這土地的金色的血，好像金流似的，好像活的激流似的，流到地裏邊，在地裏等待着自已軍隊來到的最好的日子。各種各樣的人。都躺在這裏，相互間都不同的各種各樣的人可是在這夜裏，一切人都聽得，都想着一件事；都不交談，都不商量，每個人都堅決的自己決定着，把糧食留到地下，不讓德國人把牠從地窖裏挖出來，這比生命還要緊呢。

德國的死神帶着大笑聲，呻吟聲，尖銳的叫聲，在旋風的呼嘯裏，在村上飛舞着。可怕，喧噪的，殘酷的，猙獰的死神，在自己的犧牲者的頭上飛舞着。家家戶戶的人們，都聽見了牠呢。

在崗位上受凍的德國的兵士們，在這夜裏胆怯的張望着，靈力的悄悄的在雪上走着。他們也聽見了死神。牠躲藏着，偷偷的溜着，走到緊跟前，用無聲的，冰冷的氣息對着臉呼吸着。他們感覺到牠躲在渠裏，藏在屋角後邊，無聲的爬到草房頂上。牠緊閉着嘴脣，用千百隻冰一般的眼睛望着他們，無言的宣告着他們的死刑。牠悄悄的越過了村子的籬垣，停到柵欄跟前，在井上彎着腰。到處都有牠，德國兵士們處處都覺到牠，死神同他們在村裏並排走着，同他們一齊停在房子跟前，伴着他們回到屋裏去，把惡夢的黑幔，張在他們的眼睛上。他們在自己身上感覺到牠的冰冷的眼光，牠的望不見的眼睛，刺着他們，牠的望不見的口中的呼吸，凍着他們。他們的骨頭縫裏都覺到了牠，都覺到這沈默的，頑強的烏克蘭的死神，牠在用那瘦骨嶙峋的手指，算計着他們呢。

五

風在呼呼的吼着，敝棚在吱吱的響着，彷彿馬上要刮倒，吹到下邊的山谷裏去了。屋梁在抖顫着，草房頂在沙沙的響着，風抓着一把乾草，遠遠的吹到村外的平原裏，吹到茫茫白雪的曠野裏，消失在大雪飛舞的濃霧裏。

娥琳娜叫喊着。用全嗓子叫喊着。奇痛在裂着她的身子。不但是生產的奇痛，——當兵士們夜裏在路上趕着她的時候，那槍托的一切打擊，槍刺的一切戮刺，一切的跌跌，寒冷，飢渴，現在都反應起來了。這一切都好像一羣餓狼似的，撲到他身上，用兇惡的牙齒咬着，撕着她。覺得身子被撕成了碎片，用熊熊的火燒着，好像有千百口塗着毒藥的刀子，在刺着她似的。

娥琳娜叫喊着。現在是可以叫喊的了。因為她是在生產呢——當時可以把那緊張到極度的意志所蓋的沉默的印記撕毀了呢。自從德國人把她由家裏拉出去那時候起，一直到她明白了違反着一切而依然要生產的那一分鐘為止，她都在沈默着。無論槍托的打擊，無論嚴寒，無論在雪中的跌倒，都沒有把她肚子裏的胎兒殺死。他活着，他想來到世上，想衝到世上，他無情的裂着她的身體，給自己開闢着道路。

她用非人的獸一般的喊聲大叫着，這叫喊給她帶來了一種輕鬆。在這叫喊裏沈沒了疼痛，消失了敲表，息止了牆外愁慘的呼嘯着的風。

敞棚的大們，吱吱的響起來。她甚至連頭也沒有扭。劇痛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厲害了，她叫喊着，想怎樣叫喊就怎樣叫喊着，受苦的身子，要如何叫喊就如何叫喊着。

一個兵士站到門口裏，想嚷起來，可是明白這女人在生產的。過一分鐘，又來了一個兵。他們看着，互相談論着，笑着。她光着身子，騎到乾草上，陌生男人的無恥的眼睛望着她，他們笑着她，可是這些她那時都不在乎了。牠生了孩子了，這好像一堵牆似的，把她從德國人統治着的世界隔開來，這把她從無恥的眼光遮起來，這好像鋼甲似的，從他們的粗野的大笑裏保護着她。她生了孩子，大概他們允許她生的，因為他們不進去，站到門口，等着。

喊聲加強起來了。鄰近屋裏的女人們在祈禱着，充滿着恐怖的眼睛，注視着風雪的旋渦。娥琳娜無奈何的一個人人在空洞的冰冷的敞棚裏生着孩子。他們想着她已經死了，想着她凍死了，想着孩子在她肚裏早已死了。可是娥琳娜生着孩子，她跟前一個人也沒有，誰給她倒一杯水也好，誰給她一口水，叫她潤一潤那乾焦的嘴唇也好，給她頭下墊一個枕頭也好，用親切的手幫她一下忙也好。她生着孩子，光着身子，在嚴寒裏，被扔到敞棚裏的土地上，生着孩子，——村子裏無論誰從來還不會這樣生過孩子呢。女人們都祈禱着，咬着牙，掩着耳朵，可是好奇心又使她們細聽起來了。還叫嗎？是的，她還在叫呢，用有力的，震耳欲聾的喊聲叫着——不過在這被折磨，被毆打，被割裂的身體裏，那來的這樣的喊聲呢。

最後這喊聲變成了嗙啷就中斷了，息止了。

「生下來了，」瑪柳琪低聲說了一句，就坐到板凳上，她的房子比一切都距離得近。」

「生下來了，」小姑娘芝娜重複着。

最初娥琳娜好像墜了似的躺着。這是她的嬰兒呵。他，這已經陣亡了的父親的兒子，這應該真真正正死了十來次的母親的兒子，違反着一切去世了。這是兒子。小小的赤紅的孩子呵。

她把他抱在手裏。沒有產婆，沒有作應該作的事情，她就好像狗似的，把臍帶咬斷，用頭巾的斷了的穗子紮起來，這還是在頭一天，當她在被審問以前，在這兒躺着的時候弄斷的穗子。她用冰冷的手擦着孩子，夢想着弄一小壺水，夢想着弄一滴兒水，把他的小臉來洗一洗。

他用正常的健康嬰兒的強壯的聲音，叫了一聲。娥琳娜換了一口氣。這是兒子。這是她生平第一個兒子，這是她到四十歲沒有懷過胎的第一個兒子。現在去世了。無論如何他去世了。

「梅柯拉呵，生了一個兒子，」她想說出來，使丈夫歡喜一下，報答他的一切好意。因為從來，因為這好多年以來，雖然他非常想孩子，可是他從來沒有罵過她，沒有侮辱過她，沒有用傷心的話責備過她。不會說過，我娶了一個不生孩子的女人，外面看來也很有力，也很強壯，可是內裏是爛貨，不像別的女人們，懷孕，生，養。

當她突然覺着懷孕的時候，她甚至不敢馬上相信起來。因為她已經老了，四十歲了。可是這竟是事實。

後來，梅柯拉從軍了。他同她告了別，可是她曉得他更其不忍分手的是對這尚未出世的孩子。

梅柯拉去世了，在前錢陣亡了，可是孩子出世了，而且恰好是兒子。他生在德國人的監牢裏，生在甚至連對於產婦都不知敬重的德國兵士們的無廉無恥的眼光下，生在他們的無廉無恥的哈哈的笑聲裏。

小孩子躺在乾草上，躺在冰冷的潮溼的乾草上。她把他抱到手裏，把赤裸的孩子貼到自己的赤裸的胸上。她想暖他，對他呼吸着。一種不可形容的恐怖，籠罩着她，無論如何他出生了，可是現在好像沒有毛的仔鳥似的，好像未睜眼的仔貓似的，要在嚴寒裏凍死了。娥琳娜想用自己的身體去暖他，

把自己的體溫，吹入到他的身體裏，可是覺得她的手在發涼，覺得刺骨的寒冷，在襲擊着她的全身，覺得血管裏的血液在凝結着。門口的兵士們互相談論着什麼事，後來一個兵士出去，馬上就又回來了。

「給，」他大模大樣的說。

小衫，裙子，上衣，都飛在乾草上，這是她自己的衣服，這是晚上在把她往路上趕出以前，從她身上剝下的所有的衣服。娥琳娜不相信的對那兵士望了一眼。他粗野的微笑了一下。她用發顫的手，拿起小衫，把孩子包起來，用心用意的把他裹起來。被布包着露出來的可笑的笑的洋娃娃似的小臉，長着模糊的藍眼睛，就好像剛剛睜開的小狗的眼睛似的。她喜不自勝了。有東西包孩子了。在這一瞬間，她忘掉了其餘的一切——這是最重要的呵，覺得現在一切都要好起來了，一場惡夢過去了。她用發顫的手，穿上裙子和上衣。這不能溫暖她，可是就用這些破爛把她的赤裸裸的發痛的身體遮起來，總覺得鬆得多了。留在軍官室裏的皮襪和頭巾……如果有這皮襪和頭巾多好呢……可是她自己沈默起來。有這些也就够了，孩子用乾淨的布衣服包了起來，包得目下嚴寒不致威脅他了。她把他放到膝蓋上，又用裙子的摺邊把他裹了一下。他靜靜的躺着，大概是不覺得冷，——還想要什麼呢？就她所得到的，那已經是非常的奇事，已經是她所不明白的奇事了。她清清楚楚的看見衣服是德國人擲給她的，可是她不明白這個裙子，上衣和小衫，彷彿從頂棚上掉下來，或者風從雪地裏把這些刮到做棚來似的。

大門吱吱的響着關了起來。她頭靠着柱子，發癱子似的半睡半醒的打起風來。脊背上起了一陣寒顫，她一陣的發燒，一陣的發冷，在半睡半醒裏，作起夢來，梅柯拉在路上走着，對面站着那軍官的辨頭。梅柯拉說着什麼話，一陣難耐的強烈的醋意，突然的湧上娥琳娜的心頭。她打了一個冷顫，醒來吃驚的向週圍張望着。不，那時沒有梅柯拉，也沒有軍官的辨頭，只有做棚，一把乾草和手中的兒

子——一個帶着小小的，圓圓的紅臉的白小包。她提心吊胆的想着她在夢中會把孩子丟了呢，於是就緊緊的靠到牆上。又打起盹來了。

混亂的回憶的殘片，好像連續不斷的洪流似的動盪起來了。管事人在喊着……可是這怎麼會有的呢，因為那時把他打死了，他在木棒的打擊下死了，可是忽然他站在那兒喊着，紅軍兵士從跟前過着，可是他們中間沒有梅柯拉，他們中間有顧良畏。顧良畏揮着手，他拿了很大一塊布。那布展開着，展開成了一條無窮無盡的道路，通過了村子，剛才生下來的兒子，用小腳在這條又窄又白的路上走着。

「瞧吧，他已經會走了，」費多霞說。

娥琳娜也吃了一驚，就又從微睡裏醒來。

嗓子裏發燒，非常想喝水。舌頭也發硬了，粗糙，有刺，在口裏彷彿別人的舌頭似的。嘴唇發裂了，她用手摸了一下，——手指上就染着血跡。耳朵裏轟轟的響着，骨頭痛，身體內不知那來的那麼疲倦。她對孩子望了一眼，照他額顛上摸了一下，她覺得額顛是冰冷的，可是她明白這是因為她發燒。她又打起盹來了。她夢見水，水，無邊無際的水，江河在流着，湖水在氾濫着，可是她的水桶是有窟窿的，她不能夠打水。她跪了下去，於是就比醒時還清楚的看見了冰面上的裂口。冰口的邊緣是微綠的，黑水溢出來，好像活水似的流着，嘩嘩的響着，向空闊的地方流着，於是又在冰下消失了，向遠處流去了。冰上是厚厚的一層雪，在一個地方，細細的一股雪往水裏撒着，就好像麵粉從磨眼裏下着似的。雪落到水裏，突然就變綠了，結成了一團，在冰面的裂口裏翻跳着。娥琳娜想抓住這一個雪團，送到乾透了的唇邊，可是水把他沖走了，牠消失了。

冰口的周圍，突然發現了很長的裂痕，冰就喀嚓一聲破裂了。娥琳娜覺得冰搖幌了一下，覺得她脚下開了一個無底的深淵。她醒了，無力抬起頭來。聽見了孩子的安靜而均勻的呼吸。是的，他不是

想喝水呢。可是當他想喝水的時候，她奶裏有沒有奶汁呢。她很久什麼也沒有喝了。她當着德國人的面，用嘴啃嚙那兩三口雪，那算什麼呢。唉，她是多麼想喝，她是多麼想喝呵？嘴唇在發痛。舌頭，喉嚨在發痛，喉嚨痛得痙攣的窒息着。苦痛的氣逆，使心裏都發悸起來。她打起鼾來，白沙。好像夏天在河上飛揚的白色的細沙，好像磨眼裏白麵粉似的，開始撒起來，整個的世界都在飛揚的白色的麵粉的雲霧裏，當時沒法呼吸，嘴裏充滿着白色的灰塵，可是這時還得在灰塵飛揚的路上走着，無論如何得走着，連忙走着，她曉得連一分鐘也不能耽誤的。兩脚吸到沙裏，太陽無情的烙着，房子在燒着——誰知是村裏失火了。無論如何要把孩子從火坑裏救出來的，而且風在刮着，火花從四面八方飛揚着。她的裙子，頭巾，也都燃着了。這樣的熱，幹嗎穿皮襖，圍頭巾呢？可是現在沒功夫把這些東西從身上脫去的，趁現在火焰還沒有燒着孩子的小頭的時候，應當跑，快跑。呵哈，是的，這是橋在燃燒着的呵，很高的火焰騰起來，橫梁嘩啞一聲，落到下面來……大概她就誤了，沒有及時跑開，於是現在一切都弄到她身上了。她絕望的找着孩子——他從她手裏丟下來，木頭柱子把他壓着，被火籠罩着。當時從森林裏可以看見德國軍隊在橋跟前揮着手，叫喊着，是多麼無可奈何的忙亂呵。

這喊聲把她弄醒了。一個德國兵士，站在她跟前，用腳踢着她。她馬上醒悟過來。德國兵士做了一個手勢，叫她站起來。她勉強掙扎着，跪起來，勉強的站起身來，把孩子緊抱到懷裏。兵士用槍托對她推了一下，向門口趕去了。白雪茫茫的世界，使她的眼睛睜開，把她的眼睛映花了。她好像醉人似的，踉踉跄跄的順從的在兵士的前邊走着。她明白這又是把他帶去審問去了。

顧爾泰帶着厭惡的心情，對她望了一眼。她看來很是可怕。臉很黃，黃得令人非常厭惡。一道血痕，從發裂的嘴唇上流出來，乾到下巴上。眼下邊一個發腫的很大的青紫斑，一塊很大的發着黑紅紫的傷痕。覺得一隻眼向上歪去了。粘在一塊的兩縷亂髮，在發瘦的面孔的兩旁下垂着。發腫的光脚，變成了黑色。

顧爾泰用指頭在棒子上敲着，給兵士示意叫給這女人搬一張椅子來。她奇怪起來，可是沒等吩咐就坐下來，緊張的凝視着白睫毛下邊的水汪汪的眼睛。

「兒子呢，還是姑娘呢？」他出其不意的向孩子點了一下頭，問道。

「是兒子，」她用發啞的勉强的聲音回答道。他吩咐了一下什麼，兵士就端了一杯水來。娥琳娜覺得她又在作夢了。她抓過杯子，貪婪的，拚命的喝着，大聲的咕東咕東的喝着，覺得發痛的嘴唇上，乾透的舌頭上和發燒的喉嚨裏，都有一股溼氣。

「够了，」顧爾泰說。兵士就從她手中把杯子奪過去了。

她用野性的，充滿着絕望的眼睛，望着那奪去的杯子。可是水已經沒有了，水在桌旁放着。水面還在動盪着，水在跟前呢，杯裏的新鮮的，冰涼的水呵。嘴唇痛得更厲害了。可是她覺得在喉嚨裏，有一股爽涼的溼氣，因此，比從前更覺想喝了，如果只要有可能更多喝的話。

「那麼，是兒子……」上尉慢吞吞的說了一句。娥琳娜鼓着一切力氣，想聽着，理解着所發生的事情。

在這一間房裏，隱藏着一種可怕的東西，這兒埋伏着她所不理解的一種危險。允許他喝的那幾口水，搬給她的那張椅子，以及那上尉所發的人的問題——這一切使她害怕得發起抖來。飛快的微微的抖顫，刺着她的全身，每一條筋，每一塊肉，都在抖顫着。她緊張的望着上尉的臉。

「那麼，你生兒子了……」他又說了一遍。「生了一個強壯的，活潑的兒子……」她等待着下文。

「呵，現在我想你要聰明些了。現在事情不但在你一個人身上。現在你可以叫你的兒子活，或者叫你的兒子死。不是這樣嗎？叫他活，或者叫他死，」他慢吞吞的着重的說着。

她本能的把孩子緊緊的貼到胸上。他凝神的注視着她，觀察着她的一舉一動，觀察着她的面色的

每一種變化。

「昨天夜裏有人想給你送麵包。這是誰？」他溫和的問着，彷彿看自己的問題沒有什麼重要的

「我不曉得！」

「怎麼會不曉得呢？」

「我不曉得，」她重複着，一直望着他的眼睛，相信他會信她的。因為，實在她可以不曉得的呵

「你的鄰居有孩子呢？」

「孩子？」她甚至奇怪起來了。「一切人都有孩子的。怎麼會沒有孩子呢？」

不錯，是的。除她以外，一切人都有孩子的。可是現在她也有孩子了，有兒子，有小兒子的。他在德國軍隊的司令部裏，用母親的小衫包着，在她手裏睡呢。他也不曉得什麼是德國人。不，他還不知道呢。

「你覺得誰會送麵包呢？誰會打發一個十來歲的孩子去呢？」

她把一切的鄰居在心裏都算了一下。這當然不是爲了要回話。不是的。她想自己知道在這樣最艱苦的時候，誰想去幫助她，在德國的槍彈下，誰去給她送東西吃呢。可是一切人都有孩子，多少人都

有十來歲的男孩子呵！不，連她自己也猜不着呵。

「我不曉得，村裏男孩子很多。每家都有孩子……」

願爾泰把眉頭一皺，明白她實在是不曉得的。

「呵，好吧……可是，你說吧，願良棗現在會在那兒呢？」

娥琳娜發冷了。那一套又開頭了。可是她覺到手底下兒子的溫暖的小身子，這小身子使她心裏充

滿了力量和勇氣。此刻處在德國人的問題的火網下的，已經不是她一個人呵。此刻同她在一起的有她的兒子，在敞棚的光地下，在苦難裏生的兒子，等了二十年才等到了的兒子。

他跟她在一起，靜靜的睡着，好像鳥的心似的，小小的心，在她的手下頻促的跳動着。圓圓的紅小臉，微辨出的眉毛，鼻子好像小扣子似的，這是她生平看見的一切孩子裏邊，最好看，最可愛的孩子。她覺得有無限的沈靜，充分的信心，相信現在無論誰都不能怎樣她——因為兒子跟她在—起呢。

「現在他會在那兒呢？」顧爾泰心平氣和的機警的重問道。

她否認的搖了搖頭。

「我不曉得……」

「你不曉得……可是當你往村裏回的時候，他們在什麼地方呢？」

「不曉得……在森林裏……」

「在什麼森林裏呢？」

她聳了聳肩。

「在森林裏……」

這回答什麼結果也沒有。村子周圍的白茫茫的平地，處處都緊靠着森林。東西南北盡都是綿互着森林。只有這一帶才沒有森林，因此，他的部隊才能這樣安生生的在村裏駐紮着。可是其餘的部隊，都不斷的受着意外的襲擊，所以指揮部堅決的要求得到顧良畏和他的遊擊隊躲藏在什麼地方的消息。

「這兒森林很多……你從那一方面來到村裏呢？」

「記不得，不曉得……到處都是雪，人家把我送到路上，就是這……」

「那麼……送到那一條路上呢？」

「記不得……」

「這都快就忘了嗎？你回到村裏總共只有四天呢。」

她驚異的回想着真正總共有六天呢。那兩天顧爾泰不曉得。六天光景，可是，自從她悄悄的準備了準備，離開了森林裏的茅舍那時候起，覺得好像整整過了一輩子似的。

顧爾泰慢慢的捲着烟捲，後來抬起眼睛，望着那滿帶着青紫傷痕的黃臉。

「你聽着，你是母親呵……」

又是這些話。可是現在這話是加倍的真實，現在她手裏抱着兒子，在敵棚裏的地上生的，用母親的小衫裏着的小小的孩子。

「你有兒子的。」

黃色的面孔上，閃着從心底裏發出的微笑。是的，她有兒子的……，有兒子的……

「你願意叫他活着，健康，願意叫他長大嗎？……」

是的，是的，呵哈，她是多麼願意叫他活着，健康呵！……多麼願意叫他長大呵！……他將來用小腿站起來。在房裏學步，爬過門限，用小指頭從桌子上拿起小杓子。他將追着貓，狗，小牛。跑到菜園裏，拔着小胡蘿蔔。後來長大了，帶着書包上學，擺着架子，大模大樣的。可是過後呢？過後怎麼樣，她想像不來了。想像不來她手裏抱的這一個小小的孩子，長成大人的時候，結婚，他自己生着孩子……

「你可能救他的命呢。有可能保住自己和自已兒子的命呢。我給你這種可能。你別傻了，你利用這種可能吧。」

娥琳娜不作聲。她不十分明白德國人要的是什麼調門，可是她又擔心起來，打了一陣寒顫。他想幹嗎呢？爲什麼他說話這樣鎮靜，溫柔而且有說服力，彷彿他真正明白她，而且想說人話似的。

「反正我們要把那些人找着的。遲早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你想一想吧，一切都在我們手裏呢。紅軍被擊破了，一切都完了，這樣糊塗的執拗，有什麼用呢？坐在森林裏的那些人，什麼也不知道。他們四面八方都被圍起來，沒有出路，沒有救星。馬上他們要落到我們手裏受懲戒的。你同他們一起犯的那些罪，我準備赦免你。他們勸你上當了。呵，那時你還沒有兒子……我們甚至把你炸橋的事情都忘記了的。你將來安生生的住到村裏，教養着小孩子……」

她望着他，聚精會神的聽着。

「你別想着我是一個殘酷的人，是什麼野獸吧。有什麼法子呢，職務如此呵……我所作的都是軍人的天職，對於祖國的任務，命令我作的……可是我憐念你，也憐念你的孩子。你不憐念你自己，你憐念憐念你的孩子也好。你生了他，你無權再叫他死呢。」

「怎麼叫他死呢？」她本能的問道，彷彿想着別的事情似的。

顧爾泰不耐煩的用紙烟敲着桌子。

「你明白，你非常明白，你不回答，你就是宣告了自己兒子的死刑。你想一想，你少想一想吧，我等着。你想一想，過後回答我。你將來招不招呢？可是我想你是一個明白道理的人，會招出來的。他們反正是糟，可是你救你自己和兒子吧。」

他從盒子裏取了烟末和紙，慢慢兒捲起新的煙捲來。娥琳娜望着他的滿生着褐色汗毛的大關節的手指。眼睛癡呆的注視着撒着的烟末和白紙的摺箋。火柴擦的一下着起來，吐出了一縷青烟，捲成了一個圈，向頂棚昇去了。

「怎麼樣？」

他聳了聳肩。

「你不招嗎？」

「我一點也不知道。」

他站起來，兩手按住桌子，向她欠着身子。憤怒得臉上都作出怪相來。

「你就這麼樣麼？我拿人看待你，可是你……等着吧，我叫你瞧一瞧的！……：甘斯！」

一個兵士出現到門口裏。

「到這兒來。」

兩個帶步槍的人進來。她認出他們來：這就是在做棚裏看守他的那兩個人，就是哈哈大笑着她生孩子的那兩個人。

「捉住她。柏德律，弄到這兒來。」

她對於所發生的事情還沒有明白的時候，兵士們就從她手裏把孩子奪去了。她掙脫着，可是鐵的手從兩邊把她捉住了。娥琳娜的瘋狂的眼睛，沒有離開孩子。兵士盤拗的把孩子抱在手裏，她怕他把孩子弄丟了。

「放到桌子上！」

現在孩子躺在她和德國人中間的桌子上。兵士的獸掌，沉重的抓住她的肩，她明白她是掙脫不開了。

小孩子躺在桌子上，那是一個小包，從小衫包着的小頭下邊，微露着小小的紅臉。顧爾泰帶着厭惡的心情，望着安安靜靜睡着的小孩子。小小的睫毛，忽然抖顫了一下，兩隻小眼閃開來，模糊的，發藍的，就好像剛睜眼的小狗似的，小下巴抖顫了一下。娥琳娜的心痛起來——新生下來的孩子，用可憐的無可奈何的聲音哭起來。小口吸着空氣，小額顫更紅起來，眉毛在額顫上成了一條發亮的白線。她向他撲去，可是沈重的手，更緊的把她按到桌子跟前。

「我不再同你客氣了，」顧爾泰用沙嗓子說，「呵，你說不說呢？」

她不是看着他，而是看着孩子。他好像小狗似的，唧唧的叫着。呵哈，能抱到手裏，貼到懷裏，搖一搖，哄一哄多好呵……

「你聽我對你說的話了嗎？你說不說呢？我最後問你一次！」

她把眼光從孩子身上挪開，清清楚楚的低聲說：

「我什麼也不說，什麼也不說的……」

顧爾泰把小衫撕開。小兒子鼓着小肚子，捏着小拳頭，小腿拳到肚子上，赤裸裸的躺到桌子上哭着。顧爾泰好像對小狗似的，抓住小孩子的脖子，用兩個指頭掂起來。兩隻小脚在空中亂跳着，那粉紅的透亮的脚趾甲，就好像小花瓣似的。

「怎麼呢？」

他慢而又慢的舉起手槍來。

娥琳娜發呆了。脚手都好像冰一般。房間高大起來了，德國人在她面前也高大起來了。現在對着她站在桌子後邊的，已經不是從前同她說話的那個人，而是頭挨着雲的無限大的一個巨人。在這高大起來的無邊無際的空中，只有她的孤零零的，赤裸的，粉紅色的一個小兒子，懸在天與地中間戰慄着。大概綑緊了的肉皮，使他上不來氣了。他不哭了，什麼聲音也發不出來了。只有小腿在痙攣的抖動着，小拳頭在一捏一放的捕着空氣。

「呵，你說你是誰，是布爾雪維克的賤種呢，還是母親呢？」

娥琳娜醒悟過來了。上層不像巍峨的山一般，擺在天與地中間了。房間又恢復從前一般的大小了。

「回答吧。」

「我是母親，」娥琳娜回答着，她用在森林裏人家對她的稱呼回答着，爲了她的關心，爲了她的

好話，爲了她煮飯和洗衣，大家用這稱呼去感謝她的。

「那麼，你說，他們在什麼地方呢？」

她不看自己的兒子。她一直望着那淡色的睫毛圍繞着的水汪汪的眼睛。

「我什麼也不說，什麼也不說……」

手槍的槍口，向小臉上移動着。她沒有望就看見了這個的。

「這是你的唯一的兒子嗎？」顧爾泰問道。

她否認的搖搖頭。

「不是……」

握着手槍的手，一下不動的停在空中。

「怎麼？你還有孩子嗎？是兒子呢？還是姑娘呢？在那裏？在村裏嗎？」

光輝的微笑，突然出現到腫脹的，發裂的，乾透了的嘴唇上。

「是兒子……盡是些兒子……好多好多兒子……在那兒，在森林裏……顧良長……都
在那兒，在森林裏……」

蹦的響了一聲槍聲。一直打到小臉上。發着一股烟氣和火藥氣。捉着娥琳娜的兵士們，都打了一個冷顫。

上尉把死孩子抖擻了一下。

「瞧一瞧吧，母親……」

兩隻小腿，死死的下垂着，捏得緊緊的小拳頭下垂着。臉沒有了——臉成了一個血淋淋的傷口。

「瞧你把自己的兒子弄成什麼樣子了，」顧爾泰說。

她搖了搖頭。在這一剎那間，她處得很遠了，距這兒很遠很遠了，到森林裏了。她們此刻在森林

裏作什麼呢？坐在野火旁邊呢，還是沿着森林的小路悄悄的向德國部隊進軍呢？是包圍着駐紮德國司令部的房子嗎？或者是抬着自己的受傷人，向森林裏退却呢？德國兵士們帶着迷信的恐怖望着她。

上尉看見由小孩子身上往地板上滴着血。他厭惡的打了一個冷顫。

「把這拿出去！」

兵士遲疑起來。

「你還怎麼樣呢？」上尉發着沙沙的聲音，凶惡的說，衛兵匆匆的掂着小孩子。

「呵，我最後再問你一次，你說不說呢？」

娥琳娜沒有回答，甚至連聽見都沒有。她隔着窗子，望着野地裏飛揚的暴風雪。

「如果你不回答，現在也把你結果了的。」

她沒聽見，沒回答。因為一切的一切都完了。她等了二十年的兒子再沒有了，小孩子沒有了。心平氣靜了，心裏沒有恐怖，沒有驚慌，沒有戰慄，只有死的空虛。

娥琳娜用空虛的眼光，對上尉望了一眼。冷淡得就好像望一塊木石，就好像望無生命的東西似的。

「把她帶出去結果了！」德上尉吩咐道。「不過別在房子跟前，這兒死東西够多了。最好弄到河裏去！」

她被槍托推着，順從的走去了。是的，這是村子，是她生在這裏，長在這裏，在這裏出了嫁和白色的期待着孩子的村子，這孩子出世同她相處了幾小時，可是他已經就沒有了。她自己，自己把他的命送了，她親眼看見手槍口偏着，移近着，可是沒有說那可以把這槍口從孩子的小臉上拿開的這句話。不，她沒有說這句話。

「我不能夠呵，好兒子，」她低聲說着，彷彿死孩子可以聽見她說話似的。她望了一眼——兵士

厭惡的不自在的拿着小屍首，小頭下垂着。她伸着手。押解的兵士遲疑了一下，可是拿着死孩子厭惡得使他決心親自把他交給母親拿着了。她把孩子緊緊的抱到懷裏。他還沒有涼，小手和小腳還沒有發硬。如果不是臉上那一個可怕的傷口，那可以想着孩子是在睡覺呢。

娥琳娜在兩個押解的兵士中間走着，並不去想着人家把她往那兒帶。她不懂用德國話吆喝的命令。她曉得現在一定是完了，可是這並不使她難過。一切都跟着兒子的死完結了。

風在刮着，雪在飛着。娥琳娜向房舍的上凍的窗子望了一眼。到處連一個鬼影子也不見。她孤零零的在自己的最後的路上走着，在到死的路上走着。連一道門也沒有開，連一個人也沒有看一眼，到處連一個人也沒露面。房子都彷彿死絕了似的。有些地方，德國人在亂忙着，可是他們對她連一點也不注意。

槍托的打擊，把她從大路上推到一條小路上。她畧有點吃驚，人家把她往那推着，她就向那走。她想着是把她往教堂跟前的曠場上帶的，犯抗德政權罪的人們，都在那兒絞殺的。可是小路繞過了房子，往下邊去了，入到山谷裏去了。這兒幾乎沒有風，風在上邊刮着，可是山谷裏却平靜得很。娥琳娜在冰凍的路上走着，就彷彿在碎玻璃上走着似的。在這四天裏，兩隻光腳，變成了吊着爛皮的血淋淋的肉了。女人們都從這條小路上挑水的，於是全路都被冰凌蓋起來了。受傷了的腳，在冰上滑着，碎冰刺入到發腫的身體裏了。她打了一個跛腳，這以後，每步都打着跛腳，肚子的下部，起了一陣難忍的奇痛。她覺着一股溫暖的血流，順着腿流着。

小河在下邊蜿蜒着。冰把他封鎖着，雪把他蓋着，暴風雪把他埋着，如果不是村子的這一端從那兒取水的冰面上的那些裂口，那這一條河連一點痕跡也沒有了。娥琳娜遠遠的就望見了黑色的斑點，每天都出現着的新的冰口。她不明白把她往那兒帶的。在前邊。在山谷裏躺着德國人不許叫掩埋的陣亡的人們。難道他們想在那兒槍決她的嗎？把她，把這個平平常常的鄉下女人，同那些陣亡的紅軍士

兵槍決在一起嗎？

「喂，往那鑽呢？」

話不明白，可是她明白了槍托的打擊，於是就順從的拐到下邊去了。一個在她前邊，一個在她後邊，兵士，一直向黑黝黝的冰面的裂口走去了。

「把狗仔子給我！」一個兵士喊着，向孩子伸着手。她提心吊胆的把死孩子緊緊的抱到懷裏，彷彿他們還可以再對他怎麼樣，彷彿還可以再威脅他似的。

「給我！」一個押解的兵士，威嚴的把她的手拉開來。小孩子落到雪地上。娥琳娜跪倒在他跟前。一路上他的小手指已經發青了，小腳也發青了，肉皮上的粉紅色也消失了。一點鐘以前小臉上的血，發着黑色，凝成了黑血塊。

她還沒來得及把小屍體拾起來以前，一個兵士就用刺刀把他一串，向上擲起來。小孩子落到冰口的緊跟前。另一個跑到跟前，又用刺刀串起孩子，又擲起來。這次擲準了——水嘩喇的響了一聲，冰口的黑色的冰面上，起着泡沫，流水就把小屍首在冰下帶走了。

娥琳娜麻木的跪着。現在她知道了自己的夢。知道了黑色的冰口，冰的斷面是微綠的，黑水氾濫起來，生龍活虎似的流動着。他嘩嘩喇喇的響着，在不大的自由流動的冰口上衝出來，又消失在冰下，順着自己的遙遠的道路，向遙遠的地方流去了。在河岸上，在結冰的河上，蓋着一層厚雪。冰口的一邊上，小孩子落着的那個地方，鮮明的好像紅印似的，留了一個印痕。

娥琳娜用死死的眼睛，凝着低聲的濺濺響着的黑水。水把小孩子帶走了，兒子再沒有了。他在世界上存在的唯一的記號，唯一的痕跡，——這就是留在白雪上的一塊血印。現在水把他在冰下帶走了，順着不可知的自己的遙遠的道路帶去了。在冰下把他帶着，往下冲着，在石頭上碰着，把他推到水面上，在冰上割傷着！不，不，娥琳娜知道，堅決的知道，如果隔着雪和冰親眼看見的話，那故國的

河流，帶着小小的身體是小心而溫存的呵。好像母親似的保護着他，用溫柔的浪花包着他。把血跡，火藥的燒傷，德國的獸掌的接觸，都從他身上洗了去。自己的，故國的河流，故國的，故國的一乾二淨的清水呵。水接受了他，對這生下來還沒有過到一天的孩子，張開了懷抱。故國的親人似的河水呵。

兵士們互相商量着，談論着，望了望冰口，測量了測量。娥琳娜沒有動。她的眼睛凝視着從冰下衝出來，又消失在冰下的小小的浪花……現在他可藏好了，現在誰也找不着他了。厚厚的冰層綿互着，上邊還蓋着羽毛似的雪片。遠遠的一眼望去，都是茫茫的很深的白雪，水好好的躲開德國人的眼睛，在冰雪下，順着看不見的道路奔流着。「牠往那流呢？」——娥琳娜担心的想了一下，就想起來是往東流的。心裏就高興起來了：心愛的兒子向自己人那兒浮的，心愛的兒子向沒有德國人眼睛的自由的土地上浮的。或許在什麼地方浮出來，或許那兒的冰面上也有裂口，大概會有冰口的呵。人們看見了，會猜出來所發生的事情呢。看了被子彈打穿了的小頭，就都會明白的，人們將好好兒把他埋了，把孩子埋了，把他埋到祖國的土地裏。或許那兒也浮不出來，只有到春天解凍的時候，氾濫的河水，在草原上橫流着，那時人們會把這小屍首找着的吧？

押解的兵士們爭論着什麼；他們離開了幾步，又把什麼測量了測量。一個人用槍托照冰口的邊緣上打了一下，打下來了一大塊冰。雪上現出了一道很長的黑縫。冰塊滑入到水裏，在水上幌盪着，青綠色的冰口邊緣，現在大起來了。

聽見小路上有吱吱的脚步聲。兵士們轉過身來。上尉顧爾泰從上邊走下來。他們挺直着身子。娥琳娜甚至連頭也沒扭。她好像中了邪魔似的，總在跪着，望着水，望着閃光的小小的浪花。

上尉用腳照她踢了一下。她對他抬起臉，抬起模糊的眼睛來。

「喂，你呀！你現在命盡了，明白嗎？說吧，游擊隊在那裏？」

他一肚子悶氣，氣得發顫起來。當他剛剛打發兵士們押着娥琳娜走了以後，司令部裏就給他打電

話來。叫無論如何，叫無論用任何代價，要把游擊隊在什麼地方的消息弄出來。司令部得到的消息，說這支游擊隊的大部分，是由顧爾泰部隊所駐紮的這村子裏的居民組成的。所以絕對的要求他，叫他供給必要的消息。只要她說幾個字，司令部的公事就交代了，可是這該死的女人，却好像中了邪魔似的一句也不說。上尉說了最後的話，下了命令，却又不得不在這冰天凍地的風雪飛揚裏，再來看一看這又青又黃的腫得可怕的面孔，他氣得發昏了。弄得絕望的他，那時打算請求，打算懇求這一個頑強的憤怒的女人了。可是他曉得這也是無濟於事的。他們司令部裏說着倒容易——「我們絕對的要求！絕對的要求倒容易呵！」用一切方法！」他覺得一切方法都用盡了，似乎命運本身也給他送了一個絕妙的方法——一個新生的孩子！可是一點也不濟事……

「狗仔子在那兒？」他向兵士們問道。

「我們把他擲到冰口裏去了，」那個年輕的兵士提心吊膽的說。會發生什麼事情呢，為什麼上尉親自到這兒來，在一刻鐘以前，他自己吩咐叫把那孩子弄走，為什麼又問起那孩子呢？兵士怕起來了。或者不是這樣作的吧，或者他們把命令懂錯了？

可是顧爾泰把手揮了一下。

「你聽着吧！游擊隊在那裏？」

娥琳娜沒回答。就好像剛才凝視着水似的，現在她這樣凝視着上尉的臉。她把一切最細微的都看見了。淡色的眉毛，一根眉毛比別的都長，很可笑的在額顛上鬆跨着。嘴角裏粘着一小塊煙捲紙，小的一塊白斑點。兩頰上是微紅的細血管網，眼眶上的白睫毛在眨着。上尉把一耳朵凍傷了，發腫了，比另一隻大些。

「你看什麼呢？我問你，游擊隊在那裏？」

他明白她是不會理會這問題的，她是聽不見的，他什麼目的也達不到的。上尉狂怒起來了。他可

惜不能再把她的孩子弄到手裏來，——他把他結果得太快而且太簡單了。應該當着她的面，把他的皮剝了，把他的耳朵割了，把他的眼睛挖了。那時她或許終於動了心，這或許把她說服了呢。可是他太性急了，明天司令部又要打電話來了，因為——這是多麼輕舉妄動呵！——他呈報到那裏，說捉住了一個女游擊隊員。自然，那裏誰也不明白從女人口裏什麼消息也探不出來的。可是那些好朋友們將心滿意足的陷害着他，將喜出望外的盡力向上司報告着，說顧爾泰不會對付囚犯，不會採取口供，說他對於當地匪民，大概過於溫和，過於寬大了……

他咬着嘴唇，用焦急的動作，出其不意的把步槍從兵士手中奪過來；把那兵士都駭得跳開了。娥琳娜已經不望上尉了。她的眼睛又凝視着水，凝視着水的閃光，凝視着毫不停息的流動的生活。

顧爾泰向後退了一步，拚着全力把刺刀照跪着的女人的脊背上刺進去。她的臉倒到冰口的邊緣上。當跪下去的時候，被掛着的雪，好像一般細流似的，往冰口裏撒着。那就好像麵粉從磨眼裏下着一般，娥琳娜望着，險幾乎挨住了黑黝黝的水面。雪落到水裏，變綠了，結成了雪團，在冰口的水面上亂舞着。

上尉鼓着力氣，拔出刺刀來，又刺了一刀。女子抖顫了一下，就在蓋着雪的冰上，把身子伸直了。一縷縷的亂髮下垂着，挨住了水。水揪住頭髮，用波浪沖着，這些就好像活的一般，在水裏跳躍着。

「把他扔到水裏！」上尉命令着。

兵士們跳到跟前，就用槍托把屍身向下推着。冰口很小，頭栽到水裏，可是兩隻胳膊在兩邊豎着，彷彿在抵抗似的。

「你們怎麼呢，連一個女人也對付不了嗎？」上尉氣得發昏似的喊着。

兵士們匆匆的撲到死人跟前。他們把她的胳膊扭斷，用力把她往冰下推着，往水裏推着。她胸部

沒入到水裏了，後來肚子也沒入到水裏了。現在他們在上尉的眼光下，慌慌張張的用槍托，用皮靴把她往下推着。最後，屍體落下去，水嘩喇一聲響起來。現在只有兩隻又青又腫的腳，連一點也不像人的兩隻腳，在冰口裏插着。他們用槍托照這可怕的，四不像的無耻的腳掌打着。最後，水嘩喇的又響了一聲，呻吟了一聲，漲了起來。屍體不見了。濺濺響着的小小的浪花，從冰下衝出來，又在冰下消失了，順着自己的遙遠的道路，向老遠老遠的地方奔騰去了。

上尉罵了一句，在冰凍的小路上，滑着腳，向回走去了。兵士們盡力的不使他看見，攆着步槍，恭順的在他後邊跟着。

在下邊，在冰口裏，黑黝黝的水，嘩嘩的響着，冰口的邊緣，閃着青綠的光輝。被踏的雪上，老遠的可以望見兵士皮靴的痕跡。只有在另一面，小孩子的屍體，第一次落到地下的那兒的白雪上，留着一個鮮紅的血斑。在雪白的地面上，留着一塊斑，一塊鮮豔的紅斑；覺得牠永遠都不能消失的，永遠留到這兒的，一直留到春光明媚的時候，那時冰解了，雪消了，自由的澎湃的河水在流着，在遠遠的平原上流着，往無邊無際的大海裏，往故國的親人似的大海裏流着。

六

普霞在洗着澡。費多霞沈默的哭喪着臉，從鍋裏打着開水。而她坐在洗衣盆裏，往消瘦的肩膀上擦着胰子。在自己的坐在板凳上一根根吸着紙烟的德國丈夫面前，一點也不害羞的。彷彿廚房裏洗不得深似的。那兒那能洗澡呢！這樣的太太在廚房洗澡嗎！不，她要把自己的瘦腰給丈夫看，一定要把整個的地都濺得一塌糊塗，好叫人收拾。

普霞耽溺於浴水中，有時斜着眼睛，瞟着顧爾泰。他整晚上都愁眉不展的沒有說話。

「顧爾泰……」

他從沈思裏醒了過來。

「什麼？」

「你總是不作聲，不注意我，彷彿世上沒有我似的……」

「我累了，」他淡然漠然的回答着。

「我等了有一天，你甚至連家都不來了。」

她擠着海綿裏的水，望着一股股的白胰子水，順着她的奶頭流着。

「恰好我今天有空來家一下，」他想着司令部的電話說。從這女人口裏什麼消息也沒有得到，明天早上得向上邊報告呢。少校一定要火起來的。最有趣的是他自己有什麼辦法呢？他從來總覺得一切都容易而簡單……最糟糕的是最近顧爾泰等着升遷，而同游擊隊鬧這一件糊塗事，會把一切都弄糟了的。游擊隊所打擾的不是他，而是他們，呵，最好他們自己去找線索好了……可是他們不這麼來，他們在那兒想着最容易的是把一切推到顧爾泰身上，把責任放到他身上。他咒罵自己輕舉妄動。當他自己還不曉得能不能從娥琳娜口中得到什麼消息的時候，幹嗎要把捕獲了她的消息報告給他們呢？

他想着什麼心事。普霞覺得他在看自己呢。

「你幹嗎呢？」

他慢慢的吸着烟。

「你聽着，」他大概猶豫起來了。

普霞高高的拾起修了的眉毛，等待着。

「你可不可以同你的姐姐談一談呢？」

她猛然的轉過身來，把水都濺到地上了。這時費多霞提着水桶進來。

「你別在這裏來回撥吧，」他氣憤憤的說。

老太婆聳了聳肩。他站起來，隨在她後邊，切切實實的把門插起來。

「同姐姐談一談嗎？」

「是的，你聽着吧！」他氣着說。

「我幹嗎要同她談話呢？」她用大猴子似的自己的習慣了的動作，歪着頭，瞪着那兩隻圓白白的眼睛。

「你應該幫助我。是的，幫助我。這有什麼不明白呢？你應該同這個女職員談一談。我所要的消息，她知道得多着呢。」

普霞機械的浸着海綿，擠着海綿。

「她什麼也不會告訴我的……」

「這全在乎你，你說得叫她告訴你……你解釋給她聽，就說這些玩藝結果是糟糕的；我現裝裝賣，可是當我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

「什麼玩藝？」

「你這傻瓜！」他氣起來。

她見怪了，噘着嘴，用心用意的往脚上擦起贖子來。

「你解釋給她聽，就說如果她同我們一塊幹的話，將來對她好着呢。因為她不這樣傻，她不會希望着他們的軍隊還回來的吧？」

普霞沒有回答，這時他才看出來她的見怪的臉色。

「你實在覺得有什麼不痛快呢？」

「我是傻瓜，我有什麼同她解釋呢？」

「你見怪了嗎？你聽着？我實在是累了。我這一天是最難過的日子。你別撒嬌吧，這糊塗得很。怎麼樣，你同她談一談嗎？」

「她不願意同我談話呢。」

「爲什麼？」

她對他望了一眼，聳了聳肩。

「這兒誰也不同我說話，你難道不曉得嗎？好像我生了癩似的……可是對你反正一個樣，你整天

把我一個人留在家裏……」

「你又扯起你這一套來了……別提這些吧，我真正經經的同你談呢。」
他額顛上的皺紋，把普霞駭了一跳。

「哦，好吧，可是我同她談什麼呢？」

他向門回顧了一下。

「你明白嗎，我們得到消息，說她同游擊隊有關係。應當叫她告訴你，他們藏在什麼地方，你明白嗎？」

「她不告訴呢。」

「爲什麼預先就把問題斷定了呢？如果你聰明一點下手，她會告訴呢。」

水已經冷了。普霞慢慢的，細心的擦着身子。然後她把手一伸，從椅子上取了睡衣。她賞心樂意的摸着那柔軟的綢子。衣服是藍色的，繡花的。這是顧爾泰從法國帶來的，在路上沒來得及轉寄給太太，普霞就穿上了。綢子的柔軟褶紋，落到她身上，她挨着這綢子，覺得就像一種溫存的撫愛似的。她洗澡洗累了，想睡覺了。

「你幹嗎不脫衣服呢？」她撒嬌的說。

「看好是我睡覺的時候了……你瞧，關於游擊隊，一定要打聽呢……」

普霞坐到板凳上，坐到他跟前，臉蛋兒貼着他的軍衣。

「顧爾泰……」

他耐不住的離開了一點。

「總不能真正經經同你談一談呢。」

「夜間人都不談話的，」她噘着嘴說着，把頭髮掠到耳朵後邊。可是看到他生氣起來，就即刻改

口道：

「呵，好吧，可是你從那曉得她知道呢？」

「我曉得，你別擔心吧。最好你別打聽這些吧。你可以暗示她一下，就說我一切都曉得的，就說如果他不肯訴的話，我吩咐叫逮捕她的。」

「呵！呵！呵！」

「可是你想怎麼呢，如果她是你的姐姐，那就可以在這一兒做反對我們的工作，而我們平心靜氣的

看着這樣嗎？」

普霞聳了聳肩。

「對我反正沒關係。如果你想逮捕就逮捕吧。干我什麼事呢？說我當然可以說的。只是怕她連門都不讓我進呢，你瞧吧。」

「你不妨試一試吧。」

「我試一試，」她帶着息事寧人的態度說，想着這總是明天的事，現在用不着同顧爾泰拌嘴的。

「睡覺吧……」

他站起來，碰到滿盆水的洗澡盆上。

「這老女人在那呢？可是你，實在說，可以在廚房洗澡呢。」

「在廚房嗎？在她那兒嗎？」普霞甚至厭惡得打了一個冷顫。

顧爾泰把手揮了一下。費多霞緊閉着嘴唇，往外提着水桶，猛烈的把水盆一推，拭着弄溼了的地。普霞已經躺在被窩裏，心滿意足的望着她。難道現在把關於華西里的事情告訴出來嗎？不，讓那老女人再多受點罪吧，讓她等着吧，機會隨時可以找到呢……

X

X

X

X

費多霞把髒水倒到桶裏，出去倒牠。風擊到她臉上，衛兵回頭望了一眼，可是看見她手裏提着水桶，就什麼也沒有說。她繞過房子，拐過了牛欄，向糞堆上去了。水嘩喇響了一聲，就在這當兒，她聽見了動人的低語。

「老媽媽……」

她突然跳了起來。把桶丟了。雪把夜照得很亮，牛欄後邊，在白雪堆的背景上，她看見了一個影子。熟識的帽子。費多霞運氣都不來了。

「誰在這兒？」雖然她已經認出來了，可是還低聲問道。她呻吟着跪下來，伸着手，摸着粗呢子的軍用大衣，腰上的皮帶。清清楚楚的看見了灰色毛皮帽子上的五個尖的星。哭聲塞住了她的嗓子。紅軍士兵怕起來。

「你怎麼了，發生什麼事情了？」

「這是你們嗎，這是你們嗎，這是你們嗎……」她發噙的瘋狂的低聲說。

「這是你們嗎，是你們……」

他對她彎着腰，搖着她的肩。在那微弱的雪的反光裏，他望見了老淚橫流的，發着微笑光輝的臉。

「你怎麼了？」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費多霞極力鎮定着。忽然想起衛兵來。她抓住紅軍士兵的衣袖。

「我家裏有德國人呢！村裏有德國人呢！」

「我曉得。老母親，我想同你談一談。你是本地人嗎？」

「怎麼不是呢——是本地人，本地人……」

「我要向你打聽一點消息……」

「你聽着吧，好孩子，房子跟前有衛兵，如果我待得時候大了，他會找呢。你在這兒等一等，我到家裏去一下，我那兒有一條後路，我馬上來，你到牛欄那邊的小敞棚裏去，那兒有乾草，風沒有這兒刮得厲害。」

他突然疑神疑鬼的對她凝視了一眼。她明白了。

「你怎麼呢，好孩子？我是本地人，是集體農場的人……我的兒子是紅軍士兵，陣亡在那兒的山谷裏呢……躺了一個月了，不讓埋，狗……把他剝光了……」

不僅是她的話，而且是她音調裏的那種情緒，動人得使那青年羞起來了。

「老母親，你自己曉得，什麼事都會有的……」

「那麼，你去吧，我馬上……」

她用抖顫的手，提起水桶，往屋裏去了。她勉強的抑制着興奮的笑聲，從衛兵跟前過去。你走着吧，你走着吧，躁你的脚吧！我們的軍隊已經到村裏了！紅軍士兵就在牛欄那邊站着呢，而你什麼也不知道，在守着軍官的排頭，守着軍官的牀鋪……守你的吧，守你的吧，馬上你的末路就到了……

她仔細的把外邊門插起來，把廚房的板凳挪了挪，裝着準備睡覺的樣子。德國人的鼾聲，從房裏送來。費多霞悄悄的溜到門洞裏。在樓頂上的一個地方，起下來一塊木板。她從那洞裏鑽過去，謹慎小心的順着屋角下着。長裙子妨礙着她，她想着——老太太好像貓似的往下爬着是多麼可笑呵，於是就低聲的笑了起來。風把草屋頂吹得沙沙的響着，衛兵從房子那面什麼也聽不見的。她下着，心裏撲通的跳着，仔細聽了一下。不，這兒發生的事情，他一點也竟想不到呢。因為這後邊是一堵不透風的牆，他在屋子前面的窗下走着。而恰好就從這兒可以進到屋裏去呢，——一種幸福的思想，突然浮上她的心來。

她用貓子一般的脚步，溜到牛欄那邊，於是就好像冷水澆背似的——那兒一個人也沒有。小敞棚

裏是空空如也。難道剛才一切都是哀愁和痛苦所生出來的夢嗎？不，這不會的，這不會的呵……

「你在那裏？」她小心的問道。

小敞棚裏的乾草動起來。費多霞喜笑顏開了。呵，當然的，他在這兒的。而且不只他一個呢。他們有三個人，有三個人呢，——她又看見兩個人影，就高興起來了。他們蹲在小敞棚的門口裏。費多霞坐到他們跟前。

「我們好等呵，好等呵！我們白天夜裏都在探望着你們的！」她低聲的哭訴着，撫摩着軍用外套的衣袖。「唉，我可等着了，可等着了……」

「呵，够了，够了，老母親，應當談一談吧……」

「怎麼呢，談就談吧……你們不想吃東西嗎？」她突然想了起來。
紅軍士兵都笑了起來。

「不，不想吃……我們不是到這兒來吃東西的。」

「那你們就問吧。」

「你是本村人嗎？」

「一定是本村人，不是本村人還會是那的人呢？」費多霞奇怪起來。「是本村人。生在這兒，住在這兒……」

「我們要探聽點消息……德國人都佈置在什麼地方呢？他們那兒有什麼東西？」
她帶着請求的神情，把手插起來：

「我們的軍隊到村裏開嗎？」

「開的，到村裏開的……不過先應當把一切要打聽明白……」

「我馬上……」她兩手按着膝蓋。「我們的村子很大，有三百家人。這兒有兩條路，交叉成一個

十字。十字路口上有一個廣場，那兒從前有一座教堂，現在成了一堆亂磚瓦。」

「等一等，老母親。」

他們掏出地圖，在地圖上彎着腰，用軍用外套掩蔽着。小手電筒的火光亮了一下。

「是的……對了，十字路，中間是廣場……」

「在廣場上，在教堂跟前，他們安放着火砲。」

「火砲很多嗎？」

費多霞沉思了一下：

「別忙……一，二……三……四……不錯，四門！教堂跟前，靠右邊，有一所大房子。從前是鄉村蘇維埃，現在是他們的司令部……和監獄，現在有五個人質在押着呢。」

「那兒還有德國人呢？」

「廣場附近，可以說那兒一切房子裏都有。在這兒。在我住的村邊上，他們的人少一點，可是也有的。村口的菩提樹下邊，也有他們的大砲呢，不過那兒是別樣的砲，小一點……」

「或許是高射砲吧？」

「或許是高射砲，誰曉得……砲身仰得很高，很細……」

「是的，是的。沒有看見機關槍嗎？」

「怎麼沒有呢，有機關槍的……從村子的那一頭，從這兒一直去，後來向左邊轉。那兒的房子裏，打了好多窟窿，每一個窟窿裏都有機關槍。」

一個紅軍士兵，在地圖上彎着腰，用鉛筆在上邊記了些小十字和小圓圈。

「他們從這些房子裏，把人都趕走，自己佔起來。等一等，這有多少呢？一所，三所，在五所房子裏……從這兒到廣場去的路上，還在一所房子裏……」

「德國人很多嗎？」

「摸不清……來的來，去的去，只有這個上尉，一來到這兒就沒有動……聽說有二百來人……」

「衛兵很多嗎？」

「唉，他們的人在走來走去的走呢，那不是，在我的房子前面呢。那算什麼呢，——夜裏害怕，不敢走遠了，而且總是兩個人一起。白天他們胆子大一點，可是夜裏就怕起來，雖然有命令，叫老百姓天一黑就不準出門。他們一瞧見，不問是誰，馬上就開槍來……」

「路上有橋沒有？」

「橋嗎？沒有……路只有路……」

「沒有森林嗎？」

「我們這兒沒有森林。園子裏只有幾棵樹，就這那些痞子還都把他砍燒了。他們愛暖和。廣場那邊的路跟前，還有幾棵菩提樹。可是森林那兒也沒有，周圍老遠都是光禿的平原。山谷裏有些小樹叢，別的什麼也沒有了。我們這兒劈柴缺得很，我們都是燒牲口糞的。」

她提心吊胆的環顧了一眼。

「那兒是什麼？」

「呵，我去瞧一瞧，別叫衛兵想到院裏看一看幹什麼事情的。」她悄悄的出去細聽着。

風在悽愁的吼着，在山谷裏咆哮着，把屋頂上的乾草吹得沙沙作響。當片刻間風息的時候，就聽見房子那面衛兵的沈重的整齊的步調，聽見他皮靴下的雪的吱吱聲。費多霞回來了。

「不要緊，他在來回走着呢……」

紅軍士兵們把地圖收起來。

「呵，走得了，謝謝你，老母親。」

「謝謝我嗎？我的華西里也在紅軍裏呢。在這兒，在村子附近陣亡了呢……」
手電筒息了。

「什麼時候等你們呢？」

「到那兒再看吧……看指揮官怎麼決定吧，成不成……」

「怎麼會不成呢！不過你們得快一點，是時候了……我們整整等了一個月了，大家的眼睛都望穿了……」

「不是這麼容易的事，老母親……」

「我知道不容易，可是我們也難着呢……弟兄們，請你們努力吧，好好幹吧……」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來。

「等一等！還有件事情呢……」

「什麼事？」

「我家裏住着他們的一個頭目，彷彿是軍官的樣子……一個人也沒有，只有一個衛兵在房子前面。他同他的女人睡得好像死人一般。可以把衛兵打死，不，我從屋頂上把你們放到屋裏去。你們就好像捉鸚鵡似的要把他弄住的。」

一個年輕的紅軍士兵，眼裏甚至發出光芒來。

「呵，弟兄們……」

「你等一等。應該考慮一下。」

「這有什麼考慮呢？抓住那賴種的領子，把他扔出去就得了！」

「可好……說糊塗話到容易！呵，你把他結果了，可是下去怎麼辦呢？早晨都驚動起來，報告給

司令部，人家派兵來就吃不消了……」

「這大概是對的……」

「好好的偵察一下好了！現在他們安安生生，舒舒服服的待在這兒，你自己看見只有一個衛兵守着上崗的。你驚動了他們，一切事情就都弄糟了。」

「咳，真想把這狐狸子狗玩藝拉出去……」

「別忙，下一次再幹吧。現在悄悄回家吧！」

「你們的家在那裏呢？」費多霞問道。

「這是我們這樣說的，老母親。我們的家遠着呢，而在打仗的時候，家——這就是自己的部隊。你告訴我們，怎樣走着好。我們到這兒來的時候，幾乎陷到雪裏邊去了……」

「我告訴你們，從這兒一直往山谷裏去，順着小河，順着小河走。不過我們的沒有埋的人，停在那兒，你們小心一點……你們順着小河走到平原上，那兒就是鄂哈壩和澤林村，不過那兒也是德國人。」

「這我們知道的。主要的是別在這兒碰到什麼人。」

「你們放心走吧，這兒只有我房子跟前有一個衛兵，別的一個也沒有。你們慢慢兒走，風一停，你們就停住，不然，雪吱吱的響着，德國人會聽見呢。」

三個彎着腰兒的人影，跟着她走着，當她一停的時候，他們即刻就停住了。

「這就是山谷，就從這兒一直下去，不過要小心一點，路滑得很。」

「再見吧，老母親。謝謝你一切關照。你真是好人呵。」

「弟兄們，祝你們平安。不過請你們趕快一點，趕快一點……」

「我們盡力辦吧！請你回去吧，冷得很！」

『不要緊，我過慣了。』

費多霞站到山谷的邊上，往下看着。他們很快在小路上走着，穿着白斗篷的他們的影子，在雪地上越走越難得辨出來了。最後，他們完全消失到黑暗裏，消失到夜色裏，消失到在地上飛揚的暴風雪裏了。彷彿從來沒有過他們似的消失了。費多霞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回家了。她覺得她好像逃出了監獄，儘情的呼吸了一陣自由的空氣似的，現在又自願的投入網羅了。她懷着憎惡的心情，望着自己房子的黑黝黝的輪廓，在那兒睡着德國人同他的併頭，得去到那兒聽他的討厭的鼾聲呢。

是的，他還總是在打着鼾，鼻子在呼呼的出着氣，他的女人在夢中嘟囔着。費多霞帶着一種復仇的愉快，笑了一聲：馬上就是你們的末日了。紅軍一來，一直進到屋子裏，要從被窩裏把你拉出去呢。

她，費多霞將來會聽見他們悄悄的溜着，或者他們來到家裏的時候，才會把她驚醒呢？可是不，她很相信她不會睡着的，很相信在她們未來以前，在村子未收復以前，她現在是不會睡覺的。

雪在窗前衛兵的下，吱吱的響着，顧爾泰的鼻子，呼呼的出着氣。一切都同昨天前天一樣似的。可是一切總是改變了。自從華西里陣亡的那時候起，整整的一個月來，費多霞第一次心裏覺到了愉快。這愉快好像火焰似的，高高的騰起來，照耀着，燃燒着。她用手把口塞住，不使這種幸福，叫得全世界都聽見了。她一個人知道這件事——再沒有別的人，全村裏再沒有別的人知道的。她一個人曉得現在不是好像以前似的那樣等的了——抱着堅決的信念，可是沒有固定的時期。現在她可以計算到這幸福什麼時候來到的。今天，明天，後天嗎？那三個人得走多久才能把自己的部隊帶來呢？他們的部隊到村裏來，得走多久呢？一天，兩天，三天嗎？她曉得，她覺得這不會拖延到三天以上呢。叫押在司令部的那五個人質死了，這樣糊塗而殘酷的事情不會發生的。

顧爾泰限定了三天。費多霞突然覺得這日期不是對於被押的人質呢。這三天，那黑漆漆的無底的

深淵，就是在這三天之內，在德國人面前揭開了。德國人將要看紅軍士兵們的深仇似海的面孔，將要看萬難逃避的死神的眼睛呢。

村裏有三百座房子，除了德國人從那兒把居民趕到雪地裏的那些房子以外，人們在每一座房子裏，都受着苦痛，等待着，哭着，用堅定的希望安慰着自己，用給自己增加力量的魔語安慰着自己：我們的軍隊要來的。只有她，全村唯一的也只有她一個人知道，不但我們的軍隊一定要來的，——這一層她向來沒有感發過，——不，她曉得他們已經在進軍呢。她曉得對德國強盜的萬惡不赦的判決，已經簽字了。娥菲娜沒有等到，可是在司令部押着的那五個人要等到的。不會等不到的。

這夜村長在司令部裏坐到很晚的時候。他精細的按着集體農場的賬簿計算着，誰應該交多少糧食。會計員出身的事務長，給他幫着忙。賈波里出着汗，時時算錯着。油燈在冒着烟，兵士們的睡意朦朧的眼睛，望着坐在桌子跟前的這一對人。村長減着，加着，乘着，有時候弄錯了，這樣惹得事務長氣起來。

村長盡力專心起來，可是不可能。他想着這些數字和計算，或許是無用的。大概一定是這樣的，寫到紙上容易，宣佈着也容易，甚至把德國要向每個人要多少糧食的精確的賬單，交給每個人，這比較也不難的。因為這不夠呵——一紙公文，滿足不了上尉，也滿足不了要給養的司令部呵。除了公文以外，還得要糧食，而賈波里很惑疑有人願意把糧食交給德國人的。可是担負責任的究竟是他，是賈波里。上尉嘶然的威嚇過，村長知道任何時候德國人都會實現自己的威嚇的。

賈波里的對於人質們的空想，此刻也沒有任何的結果。人在押着，可是沒有一個人到司令部來，沒有人來報告那個小犯人。這他也得負責的。上尉應當把犯人找出來，他需要犯人來對司令部表示自己的執行職務的認真。而犯人當然是村長了。

「你在那兒寫什麼呢？」事務長嘆了一聲。『又錯得一塌糊塗了，又要從頭開始了。實在說，你想什麼呢？』

賈波里以相十足的微笑了一下。他在想什麼呢？不，這是不能告訴事務長的。他更低的伏到紙上。更盡心盡意的把筆寫得嘩嘩的響着。

賬終於算清楚了。窗外是黑漆漆的夜。風在大聲的吼着。村長慢慢的把大衣紐子扣起來。

「誰把我送到家裏也好，」最後他說道。在那兒，在他的房子的跟前，站着一個衛兵，可是要相處在他的步槍的可靠的保護下，應當在狂風暴雪的黑夜裏，在村裏走老遠一段路呢。事務長聳了聳肩。

「你一個人回不到家裏去嗎？沒有上尉的命令我不能派兵的。」

「可是你行不行？」賈波里胆怯的提議道。

事務長用拳頭在桌子上敲着：

「你實在想什麼呢？司令部每分鐘都可以往這兒打電話的，可是丟開職務，好像奶娘似的來帶你嗎！你怕什麼呢？夜裏這兒誰也不敢露頭呢。」

村長不作聲了，從門裏溜出去了。在門口裏他少停了一下。從燈光裏出來，覺得這夜的黑暗，濃得就好像可以摸得到的黑油似的。他少站了一會，那時在黑暗裏。他才辨出了馬路那面的樹木，屋頂和馬路的輪廓來。他把皮短衣的領子提起來，就前去了。當然，人家對待他就好像對待最下賤的狗一樣的，——他悲苦的想着。每一個人都有權斥責他，每一個人都可以拿他洩憤和出氣的。上尉，事務長，任何一個兵士，都覺得自己比他高，而他應當好像牛馬似的做着活，不斷的冒着性命的危險。他胆怯的向四面八方張望着。

命令是命令，可是在這該死的村子裏，什麼事都會發生的。事務長自己不敢出門，事情並不在乎

電話，事務長不過是胆怯而已。可是對於賈波呢，那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他趕到這每步都可以遇到危險的黑漆漆的夜裏去了。

他盡力的悄悄的走着，不聲不響的在村裏溜着，可是雪在腳下吱吱的響着，而風彷彿和他作對似的，時時靜起來，於是，他的脚步声，一定全村都聽見了。在拐彎的地方，他忽然覺得有人在站着。他停住了，嚇得麻木起來。那影子一點也沒動。賈波裏發着抖，等着事情的發生。

轉念間，他想拐回頭去，到司令部裏過夜。呵，萬不得已時，在那兒的椅子上坐到天亮吧。可是他不敢轉身——那時萬一那傢伙要撲上來吧……

他抱着絕望的決心向前走了。那時他才知道這是路邊的一堆灌木叢。他怎麼會忘記了這一堆灌木叢呢！白天他從牠跟前走過多少次呵！

可是，這時賈波里滑了一跤，就在這當兒他明白一件可怕的事情發生了。他喘着氣，不知什麼東西把他的眼睛弄昏了，塞住了他的嘴，包住了他的頭。他想叫起來，可是很很的打了一下，就把他放倒到地下了。賈波里覺得什麼人的手，把他搬起來，抬着，他在空中幌盪着。雪在吱吱的響着，聽見有艱難的呼吸聲。後來，門吱吱一聲開了。野頭野腦的把他扔到地上。他感到什麼人的手挨着，就明白這是綁他的，最後，包着他的頭的那塊破布落下來。他眨着眼睛。燈火微弱的照着房子的內部和房子裏面的幾個人。他認出了跛子亞力山大，認出了笑落霞的微黑的面孔。他渾身都發抖了，打着顫，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支持着不打顫的。

「請坐吧，亞力山大，」他不認識的一位小身個的面帶皺紋的女人，在指揮着。一切都應當按着次序好好的記一記。」

他們都在桌子跟前坐下。他脊背靠着牆，恐怖的望着他們。影子在他們的臉上閃爍的紅光，從下邊落到他們身上。

「在審判官們的面前，你就得站起來。」一個短粗的女人說着：神氣十足的往她如他勉強的站起身來。

「這兒站，畸形東西！呵，幹嗎歪三扭四的？站着像個人樣子！」

「你太叫他作難了，戴畢莉，」芙落霞說。

戴畢莉沒明白。

「應當好好的站着。審判就是審判。我們本可以在路上把他結果了的。可是我們不，」
來審他。那麼，也得叫他照規矩來。」

賈波里駭得發冷起來。他站在房子裏，這房子到現在他還不知道，可是房子就座落在已經被德國人佔領了一個月了的村子裏，就在德國司令部的旁邊呢。他的手被綁着，站着，女人們和跛子馬夫，都坐在桌子後邊。他們宣稱自己是審判官，將要審判他，審判這個被德國司令部委任的村長呢。而這不是可怕的夢，這是現實。

「呵，你姓什麼，無賴種？」戴畢莉問道。

賈波里想回答，可是聲音在喉嚨裏麻木起來，他只發出了奇怪的唧唧的聲音。

「你唧唧叫什麼呢？裝小孩子嗎？都瞧瞧他。你別裝傻了，說吧！我們沒有功夫同一切髒東西麻煩呢！可是你，亞力山大，你寫吧，統統都寫下來！呵，你姓什麼？」

「你聽得的，」他哭喪着臉，低聲說。

「你這醜貨，我不是問你知道不知道！法庭就是法庭，如果我問你，你就應該答！你姓什麼？」

「賈波里·彼得。」

「你這傢伙！彼得！我的老子也叫彼得……你也叫起人的名字來了……」

「你別忙，戴畢莉姑媽，因為要記下來呢……」

「記吧，記吧，一切都按次序記下來……下去還問什麼？呵哈！你多大歲數了？」

「四十八歲了！」

「四十八歲了……不過地上怎麼會長出你這髒玩藝長了四十八年呢……寫吧，寫吧，亞力山大。」

「早已寫過了。往下問吧。」

「呵哈……還有什麼呢？是了。你是村長嗎？」

「村長。」他哭喪着臉，承認着。

「村長。好傢伙，他想幹嗎呢？……你從前幹什麼呢？」

他望着地，不作聲。

「你幹嗎不作聲呢，說出來害羞嗎？大概還有比村長再壞的嗎？」

他不作聲，執拗的望着自己的靴尖。

「咳。你呀！不然，我們給你一個耳光，你一下子就說出來了！呵，回話吧！」

「等一等，戴畢莉，我來問一問，」亞力山大插嘴道。

她已經張開口要反駁的，可是變了卦，就把手揮了一下。

「呵，問你的吧，我們瞧一瞧，看你有什麼結果。」

馬夫仔仔細細的把村長端詳了一下。然後用低聲的，平心靜氣的聲音問道：

「你在我們的監獄裏坐過沒有？」

村長沒有把眼睛從自己的皮靴上移開來。

「坐了很久嗎？」

「很久……」

「呵，大約有多久？」

沈默。

「爲什麼坐獄？」

又是沈默。

「你是什麼出身呢，是農人出身呢，是工人出身呢，或者是紳士老爺出身呢？」

戴畢莉已經想去插嘴，可是村長突然回答道：

「農人出身的……」

「呵哈，是富農吧？」

「就是富農了！戴畢莉帶着勝利的心情宣佈道。「瞧一瞧吧，又想來喝老百姓的血呵。」

「你等一等，戴畢莉……」

「我有什麼可等呢？這兒是法庭不是呢？我和你有同樣的權柄呢！或者還多呢！是誰常常說：不成功的！可是竟然成功了。」

「對了，對了……不過你等一等，我還想問一問……」

「我不可惜的，問你的吧。」

「那麼，是富農了……呵，什麼時候從獄裏跑出來呢？」

「戰爭一開始就跑了。」

「是的。想回家的吧？是嗎？」

「是的。」

「家在那兒呢？」

「在羅斯托夫附近……」

「是了，在羅斯托夫附近……可是在那遇到德國人呢？」

「在那兒，在羅斯托夫附近。」

「就在那兒把你弄去了嗎？」

「在那兒。」

「等一等，亞力山大，還該問一問，他爲什麼坐獄。」

被告的臉上，表現着一種不可克服的頑強。

「你不說爲什麼坐獄嗎？」

沉默。

「還在沒收富農財產以前，你就坐獄了嗎？」

「是的。」

「那麼……你在畢特柳爾（註）那裏待過嗎？」亞力山大出其不意的對他很很的來了一下。

「待過……」

戴畢莉把手一拍說：

「你們都想想吧！……」

「一切都明白了，」亞力山大開始說。「富農，土匪，畢特柳爾的黨徒。最初你就反對蘇維埃政府嗎，是嗎？」

「最初就反對，」賈波里低聲的承認道。

註：畢特柳爾——社會民主黨右派，內戰時南俄之著名股匪。

「於是乎末了你就去孝敬你的德國老子去了……」

戴畢莉從桌子後邊跳出來。

「因為他，人家把柳紐克絞死，因為他，五個人質被押在司令部裏，等着處死。他跟德國人一塊走着，把牛從牛欄裏牽出來，把我的最後一隻牛都牽走了，讓孩子們都去餓死！把加蘇科夫的，把米戈洛的，把加秋洛的最後一隻牛都拉去了。」

「把李夏的，把莫良琴的也都拉去了，」芙落霞補充道。

「跟德國人一塊來把村子搶了！」

「這何必多說呢，一切都明白了！」

「靜一點吧，女人們！」比一切都嚷得厲害的戴畢莉干涉道。「法庭就是法庭，一切都應當說一遍的。」

「還有什麼可說呢？原原本本的我們都知道的，每天我們都見的，每天爲了他，都害死了多少人，每天人們都流着血和淚……」

「呵，這麼着，都有什麼提議呢？」戴畢莉勝利的問道。

「把這賤貨幹了他！」

「幹了他！」

「這麼着，同志們，有人提議把這賤貨幹了。誰贊成？」
大家的手都舉了起來。

「誰反對？誰不表決？」

「沒有這樣的人。」

「那麼，同志們，明白了。亞力山大，記下來，讀一讀吧。」

馬夫好久的用鋼筆在紙上嚙啐的寫着。大家都默然的等着。後來他站起來。

「法庭之組成，是由亞力山大，戴畢莉，芙落霞……」

「我的官名是叫葉芙落霞，」她修正着說，於是亞力山大就伏到桌子上改了一下。

「葉芙落霞，娜姬麗等，白萊葛等，審問了當過富農，罪犯和德國村長的賈波里，一致將其判處死刑。」

賈波里面色蒼白着，瞪着眼睛，對在場的人望了一眼。

「呵，那麼，一切都就緒了，」戴畢莉宣佈道。

「等一等，」芙落霞插嘴道，「判決是判決了，可是我們怎樣把他幹了呢？」他們茫然的面面相顧了一下。

「對了，怎麼辦呢？」

「把他絞死也好，」白萊葛說。

「你在那兒把他絞死呢？在這兒嗎，在屋裏嗎？」

「你說的是糊塗話。用木棒到頭上來一下就完了。」

「槍決他是槍決不成，沒有槍……」

「幹嗎這樣呢！把德國人都驚動起來，叫他們都跑來嗎……」

賈波里發抖起來了。大家都當着他的面談着他，商量着怎樣去處死他，彷彿他那時不在這兒，彷彿他是一個無生命的東西似的。他心裏起了一種痛苦的恐怖，覺得要嘔吐，他跪下去了。

「諸位，諸位善人們，可憐可憐我吧！我造孽了，反對你們，我永遠再不了！」

他跪下爬着，頭在女人們腳跟前的地上磕着。她們就好像被火燙了似的跳開來。

「別纏！瞧一瞧，好賤種呵！」

賈波里哭起來，淚順臉流着，一道一道的饒淚痕留在臉上。

「善人們。饒了我吧，看你們孩子們的份上，饒了我吧！」

「孩子！爲了你這狗種，我們的孩子們都毀了，爲了你，他們都死了！」

「這是人家強迫我的，用武力強迫我的，」賈波里絕望的哭着，訴說着。

「你別哭吧，不然，我們就用棒子照你腦袋上打呢……說得倒好，人家強迫他的，強迫他這小可憐虫的呵……可是自己跑到羅斯托夫去找他們嗎，是嗎？」

「可憐可憐我吧，開開恩吧，」他在地下打着滾，沙着驢子說。

他們厭惡的望着他。

「呸，看來真惡心人，你活也不會像人的樣子活，死也不能像人的樣子死，」白萊葛穿着說。

「都聽着吧，女人們，不必同他在這兒老磨時候的，不然，他的哭聲，把德國人驚動起來，那我就糟了。」

亞力山大從後面走來，把繩子勒到騎着的人的脖子上。

「爲了正義的事業，」他說着，往手心裏唾了一口唾沫。芙落霞尖銳的叫了一聲。

「靜一點！」

賈波里的手指彎起來，插入到土地裏。腿抖顫了一下，就伸直了。村長嗚呼哀哉了。

「都幫幫忙吧……芙落霞，幫一下忙吧。」

他把屍首夾到腋下，芙落霞掂起兩條腿。戴畢莉小心謹慎的向院裏望了一眼。

可是到處都是一片寂靜，只有風在揚着雪霧，呼呼的嘯着。

「呵，快一點來把他投到井裏去……」

院裏有一個好多年以前已經乾了的古井。現在半井深都填着雪。他們把屍體投到裏邊。他軟軟的

，無聲的落了下去。亞力山大拿鉄鏟把井邊的雪鏟起來，蓋到他上邊。

「叫他騎到春天，春天的時候，再把他弄出來吧。到早晨一切都被雪蓋住了，一點痕跡也不會留的。」

「現在怎麼回家去呢？」

「你們等一等吧，不必夜裏走呢。頭一次成功了，第二次或者失敗的，」亞力山大反對着說。「地方我們有的是，大家都睡到早晨，早晨的時候，都各自回家去。」

他們都好好的收拾了一下，有的睡在板凳上，有的睡在地下，可是當時是很難睡着的。

「亞力山大，你招呼着，把記錄好好的藏着，咱們的軍隊來到的時候，把他交出來。」

「我藏着，不要怕，誰也找不着的。」

「你瞧，亞力山大，可成功了，」戴畢莉又着重的說了一次。

「幹嗎會不成功呢，」他已經要睡着的咕噥着。

七

門砰然一聲關了起來。費多霞打了一個冷顫，就把水桶丟了。水在廚房的土地上橫流着。

「你的手有窟窿的嗎？」顧爾泰惡狠狠的嚷起來，跳着，怕水弄到他那擦得明光發亮的皮靴上。她沒回答。心在瘋狂的亂跳着，她用抹布擦着亂流的水，可是她的手在抖擻着，她有幾次都留着深水坑，在乾地上擦着。不，她今天什麼也不能作了。每一種響響，每一種聲音，都使她發抖得好像鞭子抽的一般。她完全都在緊張的期待着。因為他們已經在進軍的，每分鐘他們都可以到這兒來的。她非常苦惱着只有她一個人知道，全村唯一的只有她一個人知道，再沒有別的人。當然，沒有人知道更好些，可是一個人期待着是多麼難過呵！心臟都停止跳動了，運氣都不來了——因為任何時候，任何時候他們都可以來呢……

「你想一想，還怎麼辦，」顧爾泰隔着肩向在被窩裏騎着的普霞搶了一句。門又砰然一聲的關起來，他出去了，費多霞又打了一個冷顫。

普霞咬着嘴唇把手放到頭後邊，騎着。他用什麼口氣說這話的呵！彷彿她是他的奴隸，一切她必需都要孝敬他似的。雖然他有兵，有電話，有世界上的一切，可是他找不到游擊隊，他就要求她，要

求這全村運話都不願同她說的這個女人，要求叫她去把他們找出來。普霞惱起來了。他企圖得太多了。他想什麼呢，爲了綢衣服，爲了這些倒霉的襪子，他有權去嚷她嗎！

她知道從同姐姐的談話裏，什麼結果也得不到的，也不能得到什麼結果的。在戰前她們就不說話了。娥爾迦有幾次到這兒來開什麼會，到教員訓練班裏來，那時簡直都沒有上過她的門。大概她以爲普霞不配讓她去拜訪的。她不做活，捨不得糟蹋自己的手去洗衣服，不洗地板，不研究拖拉機，這是多麼樣的不正當呵。娥爾迦想叫大家都像她一樣。她忘記了自己的馬一般的健壯和忘記了妹妹的脆弱，娥爾迦不注意去弄得漂漂亮亮的，把自己的粗辮子，馬馬虎虎的盤到頭上。冬天她的手凍得發裂着，夏天晒的黑得好像吉普賽人似的。普霞把掛在床頭上的小鏡子，伸手卸下來，就凝神的照着，照着自己的窄窄的修了的眉毛，黑色的捲髮，黑睫毛下的圓白白的眼睛，薄薄的嘴唇，以及這唇內露出來的三角形的尖牙。

不，娥爾迦所作的工作，她是作不來的。而且也沒有必要幹這個的。夏洛夫在軍隊裏服務，領着軍餉：這對於當地的生活，是足夠用了。可是娥爾迦對這一層却沒明白。她以爲夏洛夫的生活過得不大好。有什麼不好呢？他有一位太太，這太太很會穿，甚至在能買到的一些破爛，她穿來都很好看的，她的頭梳得很好看，手也是嬌養的，看來比當地的那些奔跑忙亂的樸女人要好看得多了。至於他們沒有孩子的話，這是普霞不願意要孩子吧？是的，她不要呵。就這樣孩子也不少了。夏洛夫是娶她，而不是娶孩子的，當他結婚的時候，關於孩子的事，他一句也沒提到。這一切，都是使娥爾迦對於妹妹就好像對於路人似的了。那麼她拿什麼態度對她呢？實在說，她想叫普霞怎樣呢？自從夏洛夫到前線去了之後，已經整整五個月了，連一點消息也沒有。他或者是陣亡了，或者被俘虜了，因爲不會五個月來，連一封信也沒有，連一個名信片也沒有的呵。誰曉得戰爭能延長多久呢？她等一年，兩年，或者還等幾年，末了餓死嗎？不，她作得很聰明呢。至於願爾泰是德國人，——這有什麼呢？德

國人此刻是這兒的主人，德國人統治着，將來還要統治的。布爾雪維克們完了，這是很明白的事。要不是最近顧爾泰這樣生氣和凶暴，那一切都是多好啊。他對她這樣的粗暴。現在他要求叫同娥爾迦談話呢。普霞聽得甚至連姐姐的面都不敢去見呢。可是怎能擺脫這事呢？是誰告訴他說娥爾迦是她的姐姐呢？不滿意她的，慢慢兒穿上衣服，顧爾泰對她的要求，這還不夠的。大概他有偵探，間諜，有整個的機構呢。

普霞涼草的用被子把床鋪蓋了蓋，從椅子上把顧爾泰的皮短衣拿起來，想把牠掛到衣櫃裏去。紙在衣袋裏沙沙的響了一下。普霞照門回顧了一眼，就匆匆的把信掏出來。這是裝在一個天藍色的長信封裏，寫着德國地址的一封信。她不懂德文，可是依然把信從信封裏掏了出來，這天藍色的信封，竟使她疑心起來了。

四小頁天藍色的信紙上，寫着齊齊整整的蠅頭小楷。第一頁信紙的頂端，貼着一朵乾花。普霞把這信紙往臉跟前靠近了一點。這信紙發着一種對她很生疏的香水氣。無疑的，這信是女人寫的了。普霞把嘴唇咬得都要出血了。一個女人，一個女人從德國給顧爾泰寫的信。用很好的信紙，用蠅頭小楷寫的信。當然，比如說吧，這信或者是他母親寫的，可是花呢？

唉，只要有人給她念一念這封信，知道這位不相識的女人給顧爾泰寫些什麼，那她無論付什麼代價都可以的啊！她看了看日期。信是最近寫的。是的，信大概是昨天到的。顧爾泰身上穿着另一件皮短衣，於是他就把信忘在衣袋裏了。直到現在為止，她沒有看見他有任何的信，沒有看見他有任何的相片。

任何都沒見過嗎？她沈思起來。可是他還有一個小皮夾呵，這小皮夾他從來沒有離開過，而且不許她摸這小皮夾的。這小皮夾裏會裝些什麼東西呢？因為給他的郵件不是送到家裏，而是送到機關裏的啊。他可以把信件和相片，保藏到他逢逢走的時候，鄭重的鎖起來的那個抽斗裏呢。她究竟關於他

曉得些什麼呢？不過他關於自己所說的而已。最初當她答應他跟他一塊離開那小城的時候，他鄭重的允許她，將來把她帶到德里津，他們將在那兒結婚的。這兒實在是沒地方舉行婚禮的，她很明白應當等着。這也並不怎麼要緊。

到現在她完全是高枕無憂的，——她覺得顧爾泰是喜歡她的。只有現在這種嚴格的要求她同娥爾迦談話，才在她心裏起了另一種思想，才使她對於某些問題有一種新的看法。爲什麼他現在這樣少提德里津呢，爲什麼當她自己一提起這一層的時候，他不願意談下去呢？爲什麼他總是沒有功夫，爲什麼他這樣生氣呢？可是她並沒有改變，她還是同最初德國人佔領了村子，顧爾泰在她家裏弄了一間房子那時候是一樣的。顧爾泰現在成了另一個人了，顧爾泰變了，況且現在還有這封信……

她想著，手裏拿着信，這樣坐着也是白坐的。她反正是不會讀的。如果顧爾泰進來，一定會鬧架的。他永遠叫她不要動文件，不要動任何文件。

普霞把天藍色的信紙裝到信封裏，就把皮瘦衣掛到衣櫃裏去了。她決心要仔細的對顧爾泰監視起來。她一定要打聽這是誰給他寫信的，他對她的戲謔，實在是因爲他過度疲勞和煩躁嗎，或者是別的原因呢。

費多霞在廚房裏把鍋碗弄得亂響着，這些聲音使普霞非常氣起來。

「你靜一點也好！」她用很高的破嗓音嚷着。

費多霞往開着的門裏望了一眼，普霞就看見了一種非常可怪的眼光。不，這不是她直到現在所看見的那嬰婦眼中的那種冰冷的憎恨與輕蔑，此刻在這眼睛裏閃着勝利的光輝，發着愉快的光芒，從來都沒有這樣的光亮呵。普霞生氣起來了。她這是高興什麼呢？大概顧爾泰說話的口氣，她在門口裏偷着聽見了。顧爾泰呵，——連這女人都看出來了，甚至連她都幸災樂禍起來了！

她想起來可以向這老女人報復的。她還沒有告訴顧爾泰，說費多霞的兒子的屍首停在山谷裏。她

有意的沉默了兩天，好叫費多霞受點罪，可是，後來顧爾泰纏着她，叫她同她閒談話，她簡直就把這忘記了。可是現在她氣起來了。

「你等着吧，今天我告訴我丈夫的，他一回來我就告訴的，」她威嚇道。

費多霞手插着腰，惡意的笑起來，從上至下的把她望了一眼。

「干我什麼事呢！你告訴吧，告訴你的「丈夫」吧！」她大胆的回答着，帶着冷嘲的口氣，強調着「丈夫」這個字。「告訴你的吧，我自己也可以告訴呢，不然怕你告訴不來呢。你告訴吧，就讓你告訴一百次吧！把衣服穿上，到司令部去吧，快些跑去告訴吧！」

普霞用睜得大大的吃驚的眼睛望着她。

「你幹嗎呢？」

「我沒有什麼！你幹嗎這樣大驚小怪呢？你想告訴，我也就說，——你告訴吧。你活着就是要做奸細的。就是要向德國人告密的！呵，去吧，你知道什麼就去說什麼吧！」

「我要告訴的，你知道，我要告訴的。」

「我也就是說——告訴你的吧，你幹嗎總是威嚇過來威嚇過去呢？這些嚇不住我的。」

「他們要把你的兒子弄去呢。」

「讓他們弄去吧。一個月以前已經把他打死了。他們再不能把他弄去了。」

「你爲什麼每天到那兒去呢？」

「我去的，去的。這是我的事。把他弄走我就不能去了。」

「顧爾泰下令要逮捕你的，你都知道不準到那兒去呢。」

「真會嚇唬人！我怕你們逮捕呢！我簡直要駭得發抖了：……」

費多霞進到房裏。她已經不笑了。兩隻黑眼睛威脅的望着。

「你怕嗎，你！聽見了沒有？你怕得要發抖，你怕得要哭呢！」

普霞在板凳上縮成了一團。

「你怎麼了呢？我有什麼可怕呢？」

「你什麼都怕！你怕人，他們不饒你的！你怕水，因為你想投水，水會把你扔出來呢！你怕地，你想鑽到地縫裏躲起來，牠不容你的。我的華西里在山谷裏躺着好多呢。柳紐克在絞首架上吊着好多呢，娥琳娜光着身子，在德國人的刺刀下，在冰天雪地裏跑着好多呢，一切人都比你將來好呢！呵哈，你將來要羨慕他們呢！將來叫你哭得淚人兒似的，想着你不會處到他們的地位呢！將來叫你成一百次的可惜沒有把你在絞首架上絞死，沒有用刺刀把你戳死，沒有把你槍斃了呢！」

她憤恨得上不來氣了，她狂喜得上不來氣了，因為自己的軍隊已經出動了，已經迫近了，或者就在她一直對着這女人的蒼白的面孔，說着這些話的時候，在村子附近已經要響起槍來的。

「出去，」普霞氣喘喘的低聲說。「趕快出去！」

費多霞又帶着冷嘲的神情笑了起來。

「我可以出去的，我不大高興看你的嘴臉呢。你還記得你怎樣的從我的家裏把我趕出來嗎！」

她出來，把門撲通一聲的關起來，震得石灰都從白牆上落下來。

「你快跑去告訴你的男人吧，就說我嚷你了！」她低聲嘟囔着，往爐子裏填了些碎木片。「他不会想你很久呢，不會久呢！他會想起別的呢。或許甚至現在就想起別的呢。」

可是顧爾泰也真的一點也沒有想念到普霞。他發瘋似的到司令部裏去着，兵士們見到他的緊閉的嘴唇和額上的皺紋，比平常更直的把身子都挺了起來。事務長由桌子後跳起來。

「司令部裏有電話來嗎？」

「是的，上尉先生。」

「你爲什麼不報告我？」

「沒有吩咐，上尉先生。」

「怎麼沒有吩咐呢？」

「他們說：不用了。」

「那麼爲什麼打電話呢？」

「那兒間被捕的女人有口供沒有。」

「你說了什麼話？」

「我報告說，她什麼口供也沒有。」

「還有什麼？」上尉用惡毒的口氣說。

事務長的臉發白了。

「是的，還有……還報告說……」

「呵，還報告說什麼？」

「還……還報告說被捕的女人處了死刑……」

「誰許你報告這事呢？誰准許你報告呢？誰准委託了你這件事呢？是我嗎，是我嗎？」

他向前欠着身子，用小小的脚步，向筆直的在他面前立着的人跟前走着。事務長沒敢後退。

「我吩咐你這事，委託你這事了嗎？」

「完全沒有，上尉先生！」

上尉把手一揮。拼着全力，照他臉上給了一個背耳光。

事務長踉蹌了一下，可是繼續挺着身子站着，一直望着顧爾泰的眼睛。

「誰下命令了，誰准許你了？」軍官又用咆哮的聲音問着，又給了一個耳光。

事務長臉上起了一塊紅斑。五個白手指印，即刻紅起來，發黑了。

「村長在那裏？今天來了沒有？」

事務長不眨眼的緊張的望着上尉。

「還沒有來。」

「交來了多少糧食？」

「沒有，沒有糧食。到現在誰也沒有來。」

顧爾泰罵了一句。

「關於那小孩子的事情怎麼樣？」

「沒有人來，上尉先生。」

上尉怒氣沖沖的把椅子一挪，把吸墨紙從桌子上拂到地下。事務長馬上彎下腰，把他拾起來，放到桌上原來的地方。

「派人叫村長去！即刻去！」

「是，上尉先生！」

事務長的靴踵，咯嗒響了一聲，行了一個立正禮就出去了。顧爾泰打開抽斗，飛快的把一切文件從裏邊擲出去。憤怒得眼睛都模糊起來了。那該死的女人，一句話也不招，就讓你審問一年，她也不會招的。就叫她死一百次也不招的。可是司令部裏却催他辦理，覺得他作得太輕浮，他把這唯一的可以偵察出那神祕的游擊隊的蹤跡放過了，這支游擊隊好像風似的難以捉摸，他常常襲擊司令部轄區內的村莊。而這個白癡，却一點聰明的心竅也沒有，就馬上報告說把這女人已經結果了。呵，當然的，那些人甚至連吩咐他去接電話都不吩咐的，只是背着他們，同他的屬員講起話來了。自然，那兒在給他挖着坑，在各方面都玩陰謀的！而再加之到現在還沒有糧食。幾乎過了一晝夜了。可是沒有一個人

來，沒有一個人承認糧食藏在什麼地方。這個白癡村長相信他們害怕了……你瞧，他們可怕死了！他們在那裏，在司令部裏說着倒不錯——村長，村長，而村長竟是一個完全無用的東西，什麼也不會作，什麼也辦不到，對村子連一點勢力也沒有的。

事務長的靴踵，又在門口裏咯嗒的響了一下。

「怎麼！」

「報告上尉先生：村長沒有！」

「怎麼沒有？我已經告訴了，派人找他去！」

「報告官長，我親自到那兒去了——村長沒有。」

上尉聳了聳肩。

「他上那去了？」

「報告官長——不曉得。」

顧爾泰火起來：

「你發瘋了嗎？我去給你找他嗎？」

「報告官長，我們已經到處都找過了。昨天晚上村長在這兒坐了很久，我同他把村裏的儲糧算了算。夜裏將近十二點鐘的時候，村長回家去了。他沒有到家裏，也再沒有人看見他。」

「到處打聽了嗎？」

「是的，上尉先生。」

「他逃跑了嗎？」

「是的，上尉先生，大概是逃跑了。」

「呵，可好，」上尉突喪着臉說着，呆呆的望着電話。「現在怎樣辦呢？」

「報告官長：不曉得。」

「白癡！」上尉吼起來。「我們要這村長幹什麼用呢？他對我們有什麼幫助呢？他辦過什麼事呢？他做過什麼事呢？呵？」

「一點不錯，上尉先生……」

「哈哈，一點不錯……坐下給司令部寫報告吧，就說村長逃跑了。讓他們另外派一個人來吧，或許弄一個聰明一點的人呢。」

事務長去到另一個房間裏，取了紙。他給司令部寫着關於村長潛逃的報告和關於上尉對司令部隱瞞處死犯人娥琳娜的密報。

「查忤之！」

他跳起來，走着，用習慣成自然的動作，把開始了的密報，投到抽斗裏。

「這一夜誰在村裏担任巡查的？把他們統統都審問一下。」

「我已經審問過了，上尉先生，誰一點也不曉得。」

「沒有什麼可說的，好不錯的秩序！竟然可以有人來來往往，從村裏出去，而我們的哨兵却一點也不曉得」。這麼以來。總有一天，人家會把我們和我們的一切哨兵，好像羊似的宰光呢！他們怎麼會一點也不曉得呢？因為他不是從空中飛出去的，而是從村中走出去的呢！他們幹什麼呢，睡覺了嗎？」

「在這樣的嚴寒裏，沒法睡覺的。雖說可怕的風雪在飛揚着，但是熟悉地方情形的人，是可以溜出去的。應當把全村的周圍都派上哨兵的。」

「我不是問你什麼應當，什麼不應當！你這是要派誰去呢？你那有這麼多的兵呢？你自己在那兒竄夜眠呢？你不曉得應當特別把村長監視着嗎？」

事務長想起村長會請求過送他回家去的事情。大概他不敢夜裏走路。這麼一來，也許他夜裏不敢跑呢。但是他寧願不把這件事告訴上尉，不使他更火起來。事務長覺得罪在自己——那時總應該送一送賈波里呵。

「在這兒同你們吵罵！一羣白癡！」上尉咆哮着。

事務長筆直的挺着身子，在門口等着。

「呵，你怎麼呢？去吧，寫去吧，叫他們高興去吧，寫去吧！給我選了一個好助手，沒有什麼可說的！」

事務長出去，匆匆的在密報上補寫新的要點去了，顧爾泰在瘋狂的咆哮裏所說的話，作了補寫密報的新材料。他不斷的把手貼到發紅的火燒一般的臉上。

顧爾泰把公文打開，可是馬上就明白他無法辦公了。他把事務長叫了來。

「你到電話跟前值班去，我去走一走。」

「報告長官，天氣冷得要命……」

「你不說我也曉得的，我到這兒來了的，」上尉說了一句，就把領子提了起來。

風止了，可是嚴寒更加劇烈了。雪在脚下吱吱的響着。沒有太陽，可是眩惑人目的白雪的光輝，刺着他的眼睛，顧爾泰停在門口裏，懷着憎恨，對村子望了一眼，這村子表面上恬靜的躺在雪地上，就彷彿躺在鴨絨褥子上一樣。屋頂上是很厚的雪層，好像帽子似的。僅只有些地方，風把屋頂的乾草吹得露出來。連一點生氣的痕跡都沒有了。

德國兵士們處處亂忙着，再沒有別的聲音，也再沒有別的活動了——只有一片死寂。甚至狗都不叫了。頭一天兵士們就用槍把狗打死了。因為狗向他們撲着，不讓牠們到屋裏去。那時的狗好像人似的，都野極了。

這個表面上睡着了村子，對上尉發出了一種隱藏在內心裏的威脅。不，最好是在前線上面對面同敵人打着仗。在這兒坐着，在佔領的村子裏整頓秩序——這叫做休息。好不錯的秩序呵——把布爾雪維克趕走已經一個月了，可是到現在什麼事情也不能作。一切計劃，一切命令，一切的一切，都完全被這至死不屈的，頑強的，沉默的反抗粉碎了。實在說，這些笨貨想幹嗎呢，難道他們不明白，他們終於要投降的，甚至把他們都殺光，反正要輪到他們頭上，反正他們要就範的嗎？不，這一層他們不想明白的。大概他們真相信布爾雪維克要得到勝利的。

遠遠的不知從那兒送來一陣摩托聲。上尉把領子放下來細聽着。飛機在飛着，嗡嗡的摩托聲，細細的就好像蚊蟲叫的一般，在青空裏響着。可是聲音慢慢兒大起來了。上尉用手從白雪的閃光裏遮着眼睛，往天空裏望着。

「在那兒的，上尉先生，」司令部門口的一個衛兵，大阻的說。

顧爾泰向他指的那地方轉過身來。是的，飛機在飛的，最初像蚊蟲，後來像蒼蠅，眼看着大起來了。

「我們的嗎？」上尉用半信半疑的口氣問道。

衛兵細聽了一下。

「恐怕不是的，上尉先生。摩托聲不同的。」

顧爾泰不安起來。

附近一個月來，已經沒有敵機出現了。難道牠們又活動起來了嗎？

有幾個兵士從房裏出來了。

「是布爾雪維克的，」其中一個人說。

街上已經不是空寂無人了。人們都彷彿從地下鑽出來似的。女人們都在房子前邊站着，孩子們都

成羣的冒出來。一切都用手遮着眼睛，向上望着。

「我們的！」沙夏叫起來。

瑪柳琪抓住他的肩膀：

「我們的嗎？」

可是已經沒有一個人惑疑了。飛機低低兒飛着，很低，很低的飛着。在明朗的雪天裏。一切都看見了確確實實的符號——機翼上的紅星。

瑪柳琪跪下來。一切女人都一致的隨着她跪下來。孩子們都忘記了一切，跑到當街上，仰着頭，揮着手。

「我們的！我們的！」他們歡天喜地的笑着，眼淚在女人們的聚精會神的莊嚴的面孔上洗着。飛機在村上飛着，自己的飛機呵，那機翼上帶着手足之親的致意，和從東方來的消息，帶着自由的標記——紅星。這是一個月來的第一架自己的飛機。這是第一架飛機沒有帶着陰森的鬼嚎一般聲音的——斷斷續續，氣喘喘的德國摩托聲，機翼上沒帶那蛇一般的彎彎曲曲的卐字的第一架飛機呵。

上尉聽見了孩子們的呼聲，他向馬路上一望，就看見了他到這村裏以來所不會看見過的景象。到處都是人山人海的。屋前是跪着的女人，路路上孩子們好像大羣麻雀似的在亂跳着，老頭子們向空中飛翔的鐵鳥揮着手。他氣得發抖起來了。

「把這些匪徒驅散他！」他對兵士們喊起來。那些人沒明白。顧爾泰拔出手槍，對一羣孩子射擊起來。槍響了一聲，接着又響了一聲。可是上尉打槍落空了。他氣得手發顫了。孩子們好像一羣麻雀被突然投來的石頭驅散似的，都散開了。女人們都向他們撲去了。剎那間，一切都好像被風吹走了似的，都不見了。門匆匆的都關了起來，上尉還沒趕得及回顧一下的時候，村子好像人都死絕了似的又空起來了。到處連一個人影也沒有了。

「你們這些木頭，沒有聽見我說話嗎？」他瘋狂的向那呆若木雞似的兵士們撲去，他氣大家都看見了他在這樣近的距離，能打槍落了空。「你們都站到這兒，平心靜氣的看着懷着敵意的示威，高射砲幹什麼呢，高射砲在那兒呢？」

恰好在這時高射砲就響了起來。炮彈好像烏雲似的，遠遠的在飛機後邊爆發起來。第二砲更遠了。飛機又向上飛了一點，就在遠處消失了。

「也真來的巧！給他一傢伙才是……你們睡覺了麼？」他對跑來的一個下士嚷起來。

「報告官長，我們想着是我們的……可是後來……」

「全村的女人們都認出來是誰的飛機，只有你們會亂想！我把你們一切人……」

「第一架飛機，上尉先生，」下士企圖辯解說。

「住嘴！沒有人問你！第一架飛機不第一架飛機！牠往砲位上扔一個彈，那時叫你們去第一架飛機呢！傻瓜們！」

上尉轉回身來，氣得炮火連天的，到司令部裏去了。他氣得渾身發抖。該死的日子，該死的人們呵！

「呵，村長沒有找着嗎？」

心驚胆顫的事務長，從桌子後面跳起來。

「上尉先生，你沒有下令叫繼續找……」

顧爾泰怒氣沖沖的哼了一聲，坐下來。呵，當然，傻瓜對傻瓜，無論對什麼都不操心的……可是担子都落在他一個人身上，而司令部的他的朋友們，却在盡力的對他效勞呢。

這時他想着，如果倒霉的事情發生了，那麼，或許也因為普霞還會增加倒霉的事情呢。人家責難他對待居民過於寬大，這是增加他的罪過的。

「應當把她開消了吧，」他不出心願的想着。

他什麼也不想幹了。叫他這單門的軍官來担任庶務的工作，叫他在這該死的村子裏來維持秩序。這兒有什麼可以作呢？一堆堆的公文，爛紙，真無法擺脫這些的。村長同事務長都無窮無盡的在集體農場的賬簿裏亂翻着，可是這也沒有一點結果。軍隊要求着糧食，肉類，脂肪。可是狡猾的布爾雪維克們，在秋天就把集體農場的牲口趕走了，而老百姓家裏所剩的幾頭牛，恐怕還不够自己的部隊用。呵，至於糧食呢，有的運走了，有的藏得叫你無論費什麼力氣也找不出來的。

「呵，被押的人怎麼樣？」

「都押着的。上尉先生。」

「給他們東西吃了嗎？」

「沒有……沒有給，上尉先生。」

「喝的呢？」

「也沒有給，」兵士更低的說了一句。

「這很好，這好極了……一塊麵包也不給，一滴水也不給！他們不願意給我們東西吃，我們也不給他們東西吃……他們想死就讓他們死吧。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損失呢……」

不，他不能坐在辦公桌跟前了。他又出去了，他想着到家裏走一走吧，可是一想到的普霞。就又苦悶起來了。他拐到砲兵陣地裏去了。雖然他不是砲兵專家，但是他對於這一行上癮了。現在他決心叫砲兵來操演一下，好洩自己的悶氣。

幾分鐘之後，在廣場上已經聽見他喊操的嚴厲的聲音和對兵士的惡罵。

「發鬼瘋了，」司令部裏一個兵士說。

「他怎會不發鬼瘋呢……糧食沒有，況且村長也逃跑了……」

「真會迷的人……」

事務長疑神疑鬼的對說話的人望了一眼。

「怎麼呢，你似乎羨慕村長嗎？」

「有什麼羨慕呢，事務長先生？」兵士天真的望着事務長的藍眼睛，問道。「他不會跑遠的，我們的軍隊會把他捉住呢。」

「如果他逃到後方呢，」另一個人又說道。

「如果前去——布爾雪維克們會剝他的皮呢。不，對他沒有什麼可羨慕的。」

「老百姓們不會在什麼地方老實把他幹了吧。」

事務長打了一個冷顫。

「你瞎說什麼呢？老百姓怎會把他幹了呢？他在這兒坐到夜深，簡直就沒回家。」

「比方說，在路上……」

「此地夜裏沒有人走路。命令是說得一清二楚的！」事務長嚴厲的嚷道。

兵士斜着眼睛，對他望了一眼，可是沒說話。在一天來光景裏，事務長不能忘記雖然有命令，雖然有巡察，可是依然有小孩子溜到做棚跟前，後來，這也真奇怪，這小孩子的屍體，莫名其妙的失蹤了，雖然都曉得屍體是不會換地方呢。

「一般說來，這是些什麼話？幹你們的事吧！」事務長火起來。

兵士們鴉雀無聲了。事務長之善於打耳光，並不在上尉之下。可是因為今天他吃了一個耳光，他的臉上還顯着五個血紅的手指印，——於是他就任何時候都可以拿人出氣呢。

「聶曼在那兒？」

「同一隊人派去弄肉去了。」

事務長聳了聳肩。

「弄肉去了……他們不曉得牛在那兒嗎？」

「半差不多光了，事務長先生，因為上尉先生前天送了十隻牛到司令部去了。他們去找雞去了。」

事務長聳了聳肩。就埋頭到公文裏，等着司令部裏打電話來。他悄悄兒幸災樂禍起來。打耳光是容易的，可是能弄到司令部所要的糧食，却是不容易了。探聽出來游擊隊的所在，也不是容易的事。他曉得，大倒鑊的事情在等待着上尉呢。雖然他同他在一塊服務，很了然誰在這兒也沒有辦法，可是依然高興着顧爾泰在這事情上要傷腦筋的。他太妄自尊大了，太不關心公事了，對於自己的好像耗子似的妍頭太注意了。爲了這一切，現在他可有受的了。

當事務長同上尉進到村子裏，當他們衝到紅軍退却時從窗子裏放槍的那一所房子裏，自從那一天起，事務長心裏就生了一股悶氣。當時那房子裏一個人也沒有見到，事務長在櫃子裏找到一件極好的灰色皮大衣。恰好第二天就可以寄包裹的——梅茨要皮大衣的。可是上尉把這件皮大衣從他手裏奪去，給自己的猴子穿去了。而現在他們聚在村裏，到那去弄皮大衣呢？除了臭皮衣短衣以外，什麼也沒有。梅茨穿着這件大衣，挨着凍，而上尉的妍頭，却穿着皮大衣逍遙着。事務長想起這個，沒有不憤恨的，於是常常就想着再把上尉向司令部裏報告一番的。那兒的人，也都不喜歡顧爾泰，因為他妄自尊大，以爲自己比一切都強。他什麼地方比人強呢？事務長查忤之，從來都不會忘記希特勒自己從前也當過事務長的。領袖的榮光，也照射到事務長查忤之身上，無論被上尉從他手中奪去的皮大衣，也無論他屢次所吃的耳光，他都不會饒的。

上尉的喊聲，從教堂跟前也傳到這兒了，查忤之就冷笑了一聲。叫吧，叫吧，這也對你有幫助的呵！

兵士們在村裏亂嚷着。他們成羣的挨家走着。如果誰要斥責他們胆小，他們一定會難爲情的了。甚至在青天白日下，他們在這該死的村子裏，依然是提心吊胆的，於是他們就主張成羣的出來了。鄂斯普的女人，應着叩門聲把門開了，滿面愁容的，可是大膽的望着兵士的臉。姑娘們都藏到屋角裏。

「什麼？」

「鷄，拿鷄來！」

「鷄沒有了，你們已經把牠都吃光了。」

他們不明白話，可是意思是明白的，不過不相信。他們挨家跑着，往鷄籠裏，往空空的牛欄裏望着，空做棚裏亂撒着乾草，彷彿那兒可以臥鷄子似的。她聳着肩，望着慌慌張張的他們。

「什麼也沒有，」一個兵士在乾草裏亂扒着說。

他們前去了，一個做棚一個做棚的跑着，一家一家的跑着。

「鷄，拿鷄來！」

巴妮克的女人逃避徵收，把唯一的一隻鷄藏到爐台下，牠倒霉的不是時候的叫了一聲。德國人帶着勝利的心情，把牠從爐台下拉出來。牠掙脫起來，嚇落了膽的跳到窗子上，翅膀在玻璃上亂撲着。

「進到裏邊去，進去從那邊來！」

鷄子帶着尖銳的叫聲，撲到門洞裏，往院裏飛去了。兵士們在牠後邊追着。牠張着翅膀飛着，把碎雪都撲得揚起來。一個兵士拔出手槍，開了一槍。變成一團血淋淋的一隻雞，留在雪地上了。兵士拈住雞腿，勝利的把牠在空中抖擻着。

他們挨家挨戶的走着。「雞，拿雞來！」嚴厲的，強迫的聲音，到處亂嚷着。

都遠遠的看見了他們。誰能來得及把可藏的東西，都連忙藏起來。都把雞子塞到爐台下，床下，

褥子下，樓頂上。德國人好像餓狗似的找着，嗅着。可是收獲並不很大。結果，雖然沒有實在的命令，他們終於從剩下的少數牛裏邊，把一隻牛由牛欄裏拉走了。羅古吉的女人流着眼淚，折着手。兵士們把她推的幾乎倒到地下去。

「小花牛呵！小花牛呵！」

牛用濕良的，淚汪汪的，好像剛剛剝出來的粟子一般的眼睛望着。兵士用繩子牽着牠，牠掙扎着。亮晶晶的白雪，映花了牠的眼睛。牠不願跨過那高高的門限，兩隻前腿跪到地下去了。一個兵士扯住牠的尾巴，牠可憐的呻吟起來了。

「這是懷胎的母牛呵，是懷胎的母牛，」羅古吉的女人嚷着。「親愛的人們呵，在青天白日下，這幹的是什麼事情呢！懷胎的母牛呵。」

「別嚷吧，媽媽，」她的十歲的大兒子沙弗克，惡狠狠的望着德國人，哭喪着臉對她說。

「我將來拿什麼給你們吃呢，我的好孩子，我拿什麼養活你們呢！什麼也沒剩了，一隻小花牛，就這還把牠拉去了！唉，我的孩子要死了，要餓死了……」

「你別嚷吧，媽媽，」沙弗克更嚴肅的拉她了一把。

牛終於跨過了門限。他們推着牠，拉着牠，打着牠。羅古吉的女人跟在旁邊跑着，盡力的想再去摸一下自己母牛的鼓騰騰的大肚子。

「小花牛呵，小花牛呵！」

母牛用淚汪汪的大眼睛，對女主人回頭望了一眼，可憐的，扯長着聲音叫了一聲。

「我的好母牛呵！牠是畜牲，可是明白是幹什麼呢！小花牛呵！」

她紅着臉，哭得淚人兒似的，忘記了德國人，忘記了周圍的一切，長裙子絆着腿，跑着，最後，一直到德國人把她很很的推了一下，她呻吟了一聲，倒到雪地上為止。沙弗克大踏步的用大人的脚步

，跑到她跟前。

「我對你說過，媽媽……這對你有什麼好處呢？起來吧，起來吧，難道可以嗎！多麼冷的天氣呵！」

她臉插到雪裏，哭得連氣都不來了。沙弗克的無力的兒童的手，企圖把她拉起來。

「現在怎麼辦呢。現在我們怎麼辦呢？」

「你靜一點吧，」他生起氣來。「把多少牛都牽去了，可是沒有一個人像你這樣嘆的。」

「可是我有你們五個孩子呢，」她辯白道。

「別人還有八個孩子呢……」

「謝謝你，你別來教訓我吧。你同母親怎麼說話呢？」

「走吧，最好回家去吧。妮兒克在那兒哭的，完全哭得哄不下了。」

「你說妮兒克哭的嗎？」

上凍了的裙邊，沙沙的響着，她往家裏跑去了。沙弗克用疲乏了的男子漢的沉重的步法，跟在牠後邊走着。

趕着牛的那一羣兵士，在司令部的房子後邊消失了。德國人在那兒的敵棚裏，設了一個類似的小屠場。幾分鐘之後，剝了皮的冒着氣的肉，已經掛到頂棚的橫梁上了。

那時候，顧爾泰在廣場上已經喊累了，回去了。

「報告官長，徵發了一頭牛，」事務長報告說。

上尉把手揮了一下。這些油鹽柴米的瑣事，他真討厭死了。今天一隻牛，明天一隻牛，可是幾天以後怎麼辦呢？指揮部下了嚴厲的命令，叫各部隊就地採辦給養。還不到一個月，而村子已經空得乾一淨了。已經把一切鵝，雞，鴨，豬都吃光了。剩下的還有幾頭倒羸的牛。下去怎麼辦呢？

「呵，給養還沒有弄來嗎？」

「有酒和可可糖，上尉先生。」

「除了酒和可可糖，還有什麼呢？」

「此外什麼也沒有了，上尉先生。前天還又把命令對我們提了一次，叫就地採辦給養。酒和可可糖給你送到公館裏嗎？」

「送去吧，不過別叫在路上吃了。」

「不，一切都封在箱子裏。」

顧爾泰把大衣紐子扣起來，慢慢兒捲着烟，想着心事。

「還有一點事情，查忤之……」

「上尉先生，是。」

「給養辦理得亂七八糟。從今天起，給養你負責。」

「是，上尉先生，」事務長說。他的臉氣得抽歪了。顧爾泰已經到門口了。

「上尉先生！」

「呵，還有什麼事？」

「請準許到鄰近村裏徵發吧？」

他聳了聳肩。

「別要憐吧！那些村子指定給別的部隊了。這你是很知道的。」

「這兒已經什麼也沒有了，上尉先生。」

「說得到容易，什麼也沒有了！不，應當去找尋，你明白嗎？應當找尋呢！你要好好找尋的話，你一定找得着的！」

他把門嘩啱一關，就出去了。

八

普霞從家裏出去，躊躇的向周圍環顧了一下。她覺得這連一點意思也沒有的，可是顧爾泰越來越嚴厲，越來越粗暴的要求起來了。

「因為這是你的姐姐。難道你不能同你的親姐姐談一談嗎？你只是不願意罷了！怎麼呢，將來時機一到，連我也有些不願意的呢……」

普霞怕起來了。因為她是靠着顧爾泰呢。這村裏人都看她好像敵人似的，如果他把她丟到這村裏怎麼辦呢？

她把手插到皮大衣的袖筒裏，慢慢兒在街上走着。未來的談話，完全是無希望的。她一到了村裏之後，就同她的姐姐談過一次話，如果可以把那次粗野的爭吵稱做談話的話，這事她不能告訴顧爾泰呢。因為娥爾迦直然吐到她臉上，唯一的普霞所辨別出來的，就是她怒氣沖沖的說了關於陣亡在山谷裏的華西里的話。娥爾迦想辱罵她，想拿她住到一個女人的家裏，而這女人的兒子陣亡到戰場上，想拿這件事去侮辱她。這對她，對普霞有什麼關係呢？可是娥爾迦覺得有關係的。娥爾迦對她罵了一頓就走了。一場談話，僅此而已。呵，現在怎麼到她跟前呢，怎麼去同她談話呢？

路旁的樹枝，都被霜凝成銀的了，雪在陽光下發出了火花，皎潔的光輝，把眼睛都映疲倦了。普霞嘆了一口氣，想了想夏洛夫。不，夏洛夫從來沒有嘍過她，從來沒有生過她的氣，這恐怕只有嘆息和沈思了。可是現在沒有什麼可以回想夏洛夫了，現在她的丈夫是顧爾泰呵。

她憤怒起來了。他怎麼敢呢？可是她曉得他敢，而且她一點辦法也沒有的。她對顧爾泰，完全同對夏洛夫一樣的。那麼，這次口角，其過不在她了，他們和顧爾泰完全是不同的人，相互間都不相同的人。

娥爾迦住的房子已經快到了。還有幾步路。怎麼辦呢？敲一敲門進去嗎？不，這是不可能的。普霞躊躇的站了一會，雖然她穿着棉靴，可是嚴寒在很很的刺着她的腳趾，於是她就拐回頭了。顧爾泰想如何作就讓他如何作吧，讓他吵去，讓他發火去吧——再沒有意思去受娥爾迦的惡毒輕蔑的話頭了。如果還能得到一點什麼結果也還可以，可是這談話一點結果也不會得到的，絕對連一點結果也不會得到的。她走了幾步，又動搖起來了。怎麼好呢，怎麼辦呢？他們最好是同對付娥琳娜似的，把娥爾迦打死好了。那時也不會有這些麻煩和搗亂了。普霞對姐姐所住的房子回顧了一下，她的心討厭的打了一個冷顫——一個人從門裏出來了。好像當場被捉住的犯人似的，在雪地上蹣跚着，斜着眼睛瞟了一眼。不，這不是娥爾迦，而是她的房東。那女人站到門口，由陽光下把眼睛遮着，聚精會神的向遠處張望着。後來她把門微開了一點，喊了一聲。她周圍立刻就擠了一堆人，他們都由眩目的白雪的反光和陽光，把眼睛遮起來，往那一個方向張望着。

費多霞望見上的動靜，也出來了。她向大家所張望的那兒看着。片刻間她的心停止了，於是突然間就好像警鐘的鐘舌似的，瘋狂的，急促的跳起來。一隊人由路上慢慢兒往村裏走着。他們緊緊的靠攏着，走着，刺刀在太陽下反着光。

「是德國人走的嗎？」房子跟前的人都說。

「他們這兒的人少了，我們還要新的……」

「他們想到我們這兒找東西吃嗎？」

「這不是德國人，」巴紐克的女人用緊張的破嗓子說。「我的親人呵，你們瞧一瞧吧，這不是德國人呵！」

「你發瘋了吧，除了他們還會是誰呢？」

「天呵，是我們的，我們的軍隊在走的……」

「女人們，你們好好瞧一瞧吧，我們的軍隊怎麼可以這樣行進呢？大天白日，直然在大路上走嗎？」

「媽媽，帽子上有星章呢，星章！」巴紐克的兒子葛里沙用細細的聲音說了一句。

「你說什麼？你瞧見了嗎，瞧清楚了嗎？」

強烈的反光，映花了眼睛，妨礙了觀望。他們絕望的緊張着視力，企圖細細的看一看走近的人們。

「是咱們的嗎？是德國人呢？」

「那兒能是咱們的人呢，」葛里沙心裏想道……「都瞧一瞧吧，德國人站到崗位上，並沒有想開槍呢……」

「葛里沙說的對，」亞力山大突然解釋說，「帽子是咱們的……」

「咱們的嗎？」

「不過沒有什麼可高興的，你細看一看，馬上就望見了。」

他們都不作聲了。是的，現在的確望見了。一隊紅軍在路上走着。甚至不是在走着，是在雪地上拖着，而在兩旁走着的是德國的武裝的衛兵。

「押解咱們的俘虜呢，」傳來一聲絕望的低語。

「押解咱們的……」

街上人越聚越多。人羣用睜得大大的，充滿着恐怖的眼睛，望着走近的一隊人。那時已經清清楚楚的看見他們勉強的，苦痛的拼着力氣在走着。押送他們的德國兵士們。粗野的嚷着他們。

「天呵，連傷兵也押解呢……」

「把他們的毯靴都脫去了，他們光着腳走呢……」

「渾身都是血呵，你瞧，沙娘……」

一個由跟前過的德國兵，氣勢凶凶的對擠在房子前面的人們嚷着，可是他們都不注意他，都聚精會神的繼續望着走近的人們。

「天呵……」

那些人已經進到村裏了。現在可以由跟前仔細看一看俘虜們的被折磨的，蒼白得要命，發青得要命的面孔。第二排裏一個紅軍士兵，好像醉漢似的，踉踉蹌蹌的，勉強的移動着。

「喂，你這傢伙！」衛兵嚷着他，那位受傷的把身子一挺，打算同別人一樣的走着。當他更厲害的搖幌了一下的時候，他的一個同伴就小心的扶着他。可是突如其來的飛快的槍托，即刻就打到扶着他的手上了。那隻手就好像被折斷的樹枝似的，死死的順着身子垂下來。

「天呵……」

他們在雪地上留着血跡，勉強的拖着皮破肉爛的光腳。他們跌倒了，手撐着地，艱難的爬起來。槍托照他們身上打着。

普霞同大家一樣，站着，看着，看着。她看見蒼白的，可怕的面孔，面孔上帶着害熱病的發燒的眼睛。裹着傷的筋骨的破布上，凝結着殷紅的血斑。腳是發黑的，凍傷了的。通常的糊塗的微笑，冷凝到她

的嘴唇上。

「別笑！」她在耳邊上聽到這句話，就心驚胆顫的跳開了。這是娥爾迦。她抿着嘴唇，捏着拳頭，皺着眉毛，望着走過的俘虜。突然間，她隨着血漲紅了的眼睛，看見了妹妹的蒼白的窄臉，毛皮領子上的耳環的閃光，和那貼在紅嘴唇上的微笑。

「別笑！」

普霞後退了。她在自己的眼前，望見了娥爾迦的氣的瞪得大大的眼睛，和她那噙着憤怒的嘴唇。

「我沒有笑，」她機械的回答着。

「笑吧，」娥爾迦說着，就拼着全力，照着這冷凝的糊塗的微笑，照着這蒼白的面孔，照着這德國軍官的妍頭的面孔，打了一下。普霞好像小狗似的，細細的叫了一聲，把身子一縮，突然間，眼淚橫流的兩手抱着頭，長大衣絆着腿，打着跛腳，跑回家去了。

可是那些人儘在走着。他們走得同人羣一般齊了。害熱病似的發燒的眼睛，凝視着站在房子前邊的女人們。

「麵包噉，」其中一個人說。槍托打到他頭上來。可是馬上另一個人又響應起來了：

「麵包噉……我們一個禮拜沒有吃東西了……」

「天呵，天呵，」巴紐克的女人嘆息起來。

於是一切人都撲到家裏去了，都撲到貯藏室裏去了，都用發抖的手，從包袱裏，從瓦鍋裏，從神像後邊的暗櫥裏，把他們所剩的一切食物都拿出來了。

「拿來吧，拿來吧，天呵，快些，快些呀！……」

首先跳出來的是巴紐克的女人，她不管那衛兵不衛兵，就撲到隊伍跟前去了。牠手裏拿着一塊黑黝黝的麵包皮，這是她給孩子們藏的最後的一塊麵包皮呵。

「滾開！」一個德國人吆喝起來，可是她什麼也沒聽見，什麼也沒看見。她推開了德國兵士，想把麵包塞給受傷的紅軍兵士。

「滾開！」德國兵士又吆喝了一聲，於是就有力的照她肚子上打了一下。

巴妮克的女人一聲都沒有的倒到雪地上。德國人把落在地上的麵包，用腳向旁邊踢了一下，那麵包就遠遠的飛到草裏去了。一個瘦成鬼影子似的俘虜，撲去拾牠。響了一聲槍聲，那個俘虜就倒到路邊去了。

女人們對這人毫不留的巴妮克的女人，甚至連望一眼都不望。她們跟着俘虜們跑着，想把麵包塊，把在灰火裏邊烤小的餅子擲給他們，塞到他們手裏。司令部的兵士們，也都跑出來了。

「滾開！」專長的瘋狂的聲音吼起來。他們向女人們撲去，槍托亂打着。女人們用手遮着頭，跪下去，想把麵包擲到俘虜們的腳底下。一個俘虜彎下腰去拾牠。又是一聲槍聲響起來，被打死的人就倒到同伴們的腳跟前了。

「不用吧，公民們，自己不要去白冒險吧，不用吧！」一個青年傷兵，在最後的一行裏，勉強的拐一拐的走着，用全街都聽得見的大聲音喊着。「走開吧，女人們，走開吧，我們的母親們。反正人家連一點麵包也不叫我們拿的。爲什麼叫人白白的犧牲呢？」

他不說她們也看到這一點辦法也沒有的。兩個被打死的人，躺在當路上。巴妮克的女人，勉強的爬起來，別的人手裏拿着麵包，站着，悲憤的看着那些用審熱病似的絕望的眼睛，瞅着麵包的紅軍兵士們。

「沙夏！」瑪柳琪對自己的兒子喊了一聲，「這兒一點辦法也沒有的！招集些孩子去，橫着跑到拐彎路那邊去，把麵包擲到那兒的路上和路口上去！德國小子看不見，可是我們的人或者拾起一半塊來的呢。」

孩子們彷彿被大風吹了似的，都從街上吹走了。女人們都往自己的家門口走去了。她們哭泣着，絞着頭巾角，在無言的悲哀裏搖着頭。

「你怎麼樣？」芙落霞給巴妮克的女人端了一杯水，用雪擦着她的太陽穴，關心的問道。她坐着，用手蓋着眼睛，用短短的，苦痛的聲音哭泣着。

「怎麼，痛得很嗎？」

「不，不……你說那的話，芙落霞……」

「別哭吧，不要緊，騎一騎就好了的。」

「這那兒的話，傻子。難道我是關於那個麼，我有點發嘔，會好了的，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你聽着，芙落霞，我想着如果我的彼得要這樣的話……你聽着嗎，最好他不如死到第一次的戰鬥裏，不如讓炸彈把他炸死。坦克車把他碾死，你聽着我說的話嗎？」

她用熱情的勉強發出來的聲音，一直對着姑娘的臉低聲說。芙落霞握住她的手。「平一平氣吧，平一平氣吧……」

「你聽着的嗎？如果別的办法做不到的話，最好讓子彈打到自己的額頭上，用手榴彈把自己炸死，只要別這樣，只要別這樣，別這樣！」

「呵，那當然的……你起來吧，我幫你，不然你會在這兒凍壞呢……」

巴妮克的女人艱難的站起來，扶着姑娘的肩膀，勉強的回到屋子裏。

葛里沙用恐怖的大眼睛，望着母親。她呻吟着倒到床上去。她渾身發痛，嗓子裏發嘔。可是她不想這些。

「葛里沙，到這兒來！」

小孩子來到床跟前。

「葛里沙，我給你說的什麼，你聽見了嗎？」

「我聽着的，可是你什麼話還沒有說呢……」

「你聽着，葛里沙，如果你將來不幸要選擇的時候——或者是死，或者做德國人的俘虜——你就選擇死吧！」

「你發瘋了嗎，」芙落霞難堪的說。「孩子才五歲呵……」

駭壞了的孩子哭起來。

「你駭孩子幹嗎呢？他對這一點還不明白的，到他長大的時候，德國人就沒有了……」

巴紐克的女人想了一下。

「或許對的吧？如果在這次大戰裏，不把這些狗種殺盡，那在世界上還有什麼公道呢！」

她抱着肚子哼起來。

「唉，小芙落霞，我想吐的……」

「吐吐好一點，讓吐一吐吧，——我馬上給你拿冷水來。」

她亂忙着，把破麻布片在水桶裏浸了一下。巴紐克的女人望着她，輕輕的哼着。兒子的哭了的面孔，突然入到她的眼簾裏。

「你還想幹嗎呢？看你多嬌嫩呵……他應該像彼得……」

「你說那裏話，他是小孩子，你嚇唬他，他就哭了……這是幹嗎呢？你想叫丈夫怎麼樣呢？」

「我不想叫他怎麼樣……我心裏只想着一件事：萬不得已時，他會不會想到自殺呢？」

「應當怎樣做他就怎樣做呢。」

「可是我擔心……你曉得他是什麼樣的人：他什麼事也想不到，從來總是得勸他怎麼辦……可是現在誰去勸他這可憐人呢？」

「現在他在軍隊裏，人家給他下命令就完了，」芙落霞說着，把溼布貼到女人肚子上，那兒是寬寬的一道腫了的槍托打的毒傷痕。

「命令，這是真的，」巴紐克的女人說。

「走吧，葛里沙，我給你洗一洗，瞧你弄成什麼樣子了！不要哭了。你瞧，媽媽騎着，德國人用槍托打她了，可是她也不哭。」

小孩子站着，用大眼睛望着母親。左手指在鼻子裏掏着。

「兒子，你把手指從鼻子裏抽出來也好，」巴紐克的女人生起氣來。「他的老子是紅軍士兵，可是他掏着鼻子！」她又哼起來。

「唉，芙落霞，連一個人連一小塊麵包都沒有得到……他們要死的，可憐的人呵，他們一定要死的……只要想一想吧，從自己村裏過，可是沒有一個人能幫助他們的，沒有一個人能給他們送一小塊麵包，不能給他們吃，不能給他們喝……要死到自己家鄉的……把他們往那解呢？」

「聽說魯達有那營的。大軍到那兒去的。」

「他們那能走到魯達呢！他們幾乎都站不住腳了。到魯達有多少里呢？不，到不了的，就好像那兩個人似的，會在路上把他們打死的……」

「孩子們都跑到村外邊，往路上給他們擲麵包去了。他們過的時候，把牠拾起來，或許德國人看不見，猜想不到呢……」

「不過他們得好好的把麵包放到路上去……放到路中間，——瞧們的人走在前面的，衛兵在後邊的……」

「孩子們在那兒會生好法子呢，」芙落霞安慰着她說。「咱們的孩子——這是寶貝！你自己曉得的。」

巴紐克的女人默然的點着頭。她忽然想睡起來，無端的一陣陣的渾身無力，難忍的要發嘔。最苦的是回想起那個紅軍俘虜，他的眼睛深深的凹陷着，好像害熱病似的，回想起當他欠着身子去拾麵包，而沒有得到麵包時候的那種飛快的貪婪的動作。

「唉……」

「痛嗎？」芙落霞担心的問道。

「不，不……能睡着也好些……」

「睡吧，最好是睡一睡吧，那時就好了的，」姑娘說。

巴紐克的女人閉起眼睛來。可是在閉起眼睛前面，站着一個發灰的年輕的面孔，面孔上蓋着死的印記，帽了下邊露着一縷頭髮；他用瘋狂的眼睛，凝視着一塊黑麵包！她明白她永生永世的也忘不了在雪地上躊躇着的，倒在雪地上的俘虜們，和那位她連一塊麵包都不能給他的年輕的紅軍士兵。

在這時，帶着麵包的派出的孩子們，都穿過了後院，在深雪裏走着。在房子和敞棚跟前，還容易一點，可是在野外，雪突然就深起來了。奧斯甲一下子陷入到肩膀深的雪裏去了。

「沙夏，沙夏！」

「別叫吧，不然，德國人聽見了會跑來的。你還小，回去吧！」

「我不……」

「你生氣飛出來吧！呵，弟兄們，快些，快些！」

這兒的地勢，全是坑坑窩窩，高低不平的地方。上邊全被大雪蓋了起來。那些坑都是真正的陷阱。那些表面上看來都是平地，腳突然都陷入到裏邊去了。上面的雪凍成了一層硬壳，有時可以在上邊走，可是突然間牠彷彿河上的冰似的，喀喳一聲就破裂了，孩子們就絕望的陷入到很深的雪窩裏。那時手不能來幫助自己的，因為手裏都拿着燒餅，麵包和土豆子。可是雪壳很尖利，牠好像碎玻璃似的

，劃着身子。孩子們一個跟着一個都落後了。而沙夏和沙弗克却穩健的邁步前進着。爲着要走到半圓形的拐彎的大路上，應當繞過村子和橫穿過那廣大的平原。

「快點，快點，」沙夏催促着。他艱難的呼吸着，流着汗。汗在領子裏流着，在脊背上流着。汗流到眼睛裏，腰裏碰得眼睛都發花了。脚吸在雪裏，就好像吸在河底的粘泥裏，吸在爛泥湖裏似的。他跌倒了幾次，爬起來，尖利的雪壳，把手指都割破了。手指流着血，即刻把雪也染紅了。幸虧他不同別的孩子一樣，把麵包拿在手裏，而是來得及帶了一個布提包，這提包在德國人未來以前，他上學裝書用的。現在這提包用着了。麵包裝在提包裏，兩手自由了，仗着這兩隻手，可以在雪窩裏爬出來了。沙弗克伸着舌頭，匆匆的在他後邊跟着。順着已經走過的雪地走，比較容易些了，不然，沙弗克也會落後的呵。他的身個比較小而且弱。白茫茫的平原，竟覺得是無窮無盡的了。可是春天的時候，在這兒放牲口，那時這草原並沒有這麼大，在柔軟的淺草上，可以很快的從這一端跑到那一端呢。他們好好的記着這牧場的，因爲他們從開始學會走路的時候起，就在這兒玩耍的呵。可是現在這牧場成了陌生的，無邊無際的荒野了。從前他們光着脚踏了千百次的那些小丘，他們跳來跳去的那些溝渠，都到那兒去了呢？

有些巨大的隆起物，在雪下鼓起來，狡猾毒惡的裂口，忽然露出來。那兒是平面，那兒是溝渠，那兒是深坑，牠們在雪下都是白費心思的想區別出來的。雪是默然不語的，雪是不洩漏秘密的呵。孩子們在躊躇着，陷到雪裏，雪把孩子們成半腰深，到腋窩深都吞沒了，手碰傷到坑邊上，艱苦的道路是無窮無盡的。

「快些，」沙夏喘着氣，用嘴吸着氣，陷到坑裏，吐着落到嘴裏的雪，往出爬着。

掛在腰間的提包溼透了，越來越重了，可是這不要緊，濕燒餅他們也吃的，這不要緊。脚也溼透了，褲子都溼透了，當他順利的在硬雪壳的上面走幾步的時候，溼衣服就凍起來，嚴寒好像猛獸的爪

子似的，一直刺入到骨縫裏了。沙夏已經什麼也看不見了，紅的和黑的圓圈，在眼前浮動着，血在太陽穴裏跳着，覺得牠馬上要把血管撕破，濺到雪地上。

「快些，」他沙着嗓子喊着，這一聲好像鞭子抽着似的，趕着沙弗克，雖然沙夏已經忘了有一個人在他後邊走着。他自己催着自己，覺得他眼看要跌倒再不能起來了。

沙弗克遠遠的落在後邊了。可是沙夏曉得他應當要走到路跟前，把燒餅放到那裏呢。就讓一點兒食物也吧，這是給被押解的俘虜們送食物的最後一點的可能。如果他來不及，如果經過燒了的梨窩尼克，把他們趕到魯達，趕到集中營——人們提起這個，都是悄悄兒說着——裏，千千萬萬的俘虜們，都被鐵絲網圍着死在那兒，那他們會在那兒餓死呢。現在魯達的集中營與紅軍俘虜之間，只有他，只有沙夏一個人，於是這小孩子就覺得他的在灰火裏烤焦了的燒餅，可以把他們救出來，不致餓死。

再過一個小山頭就到了。快些，快些！——沙夏自己趕着自己，覺得腳從雲裏幾乎拔不出來了，幾乎走不前去了。腰在痛着，頭在轟轟的響着，他覺得口裏有一種討厭的甜的甜味。快些！快些！他的頭都沒入到雪裏了，好像沈在水中的人似的，揮着手，拙笨的往出爬着。他差不多是爬着上到這最後一座的小山上。這兒一定是大路了。

不錯，大路就在跟前的呵。德國人帶着紅軍士兵，在大路上走着。沙夏覺得這是夢。他不願相信，不能相信。可是當時事實是這樣的。沙夏沒有起來——他躺到雪地上，就好像剛才往小山上爬的一樣，用肘子支着身子。他們由跟前走着。受傷的紅軍士兵們，好像醉漢似的，踉踉蹌蹌的走着，德國人吆喝着，後邊一個人跌倒了，他們謾罵着，用腳踢用槍托打着叫他起來。沙夏望着，可是他們走着，由旁邊過去了。他就誤了。就誤了兩三分鐘。紅軍士兵的前面，是一條空寂無人的白路，路上只是一片雪，除了雪以外什麼也沒有了。沈重的溼燒餅，留在提包裹裏。這些就裝在布提包裹裏的，就在這兒的，距俘虜們有十步遠的地方，可是因為他就誤了兩三分鐘，因為她跑得不够快，因為他爬起來很慢

，因爲他不能，他不會做得很好，所以他們沒有得到這些燒餅。他想起了米什迦——是的，米什迦當時是趕上了，米什迦當時是跑到了。而現在把他們往魯達趕着，往鐵絲網圍着的集中營裏趕着，他們要餓死凍死到那兒的；因爲他……

已經過到最後一排了。都過完了。走遠了，消失了。白茫茫的路，無邊無際的雪野，已經把他們都吞沒了。沙夏把頭插到雪裏，流着孩子的眼淚，痛哭起來。淚流到雪裏，鼻子流着鼻涕，臉都溼了。嚴寒凍僵着他的溼腳，腰間一陣陣的奇痛。不，他不能起來，也不願起來的。他們走過去了，走過去了，他就誤了兩三分鐘……

呵，好冷呵，真冷得要命呵！沙夏哭着嚴寒裏在路上走着的他們。哭着埋在門洞裏的米什迦，哭着當游擊隊去了的父親，而首先是哭着自己，哭着他什麼也沒有做，什麼也不會做……

他越來越冷了。管他呢，盡他去吧……他想起了葉度牢老爺講的一個故事，那故事說，從前白黨們流落到森林裏就凍死了，一切人都凍死了。紅軍來了，就喊道：把手舉起來！可是那些人在坐着。連一個人都沒動。只有葉度牢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他跑到跟前。可是他們都好像活人似的坐着，所有的人都凍成了石頭一般。不過沒有人到這兒來的，誰能想着到這兒找他呢？他將來只有躺着，躺着，躺着吧了……

「沙夏，起來吧，起來吧！……」

他打了一個冷顫，更緊的把臉貼到雪地上。

「你怎麼呢，兒子，起來吧，多麼冷呵……別哭，別哭吧，別哭！」

母親坐到他跟前，濕存的手撫摩着他的肩。

「你渾身都溼了……起來回去吧。我也冷得很，裙子全溼了，當我來的時候，難走極了……呵，起來吧，起來吧……」

「你怎麼了，兒子？」

「不要緊，」他含糊的說着，可是整個的世界，都在他面前跳起來了。頭暈起來了。母親彎下腰，把他抱在手裏。

「你怎麼呢，媽媽，」他反對着，可是馬上就覺得她的胳膊在自己的頭下邊，於是立刻就睡着了。她對着入睡的小臉兒，微笑了一下。

「這怎麼了呢，教母？發生什麼事情了嗎？」戴畢莉抱着一把樹枝，哭着走來，担心的說。

「沒有……把孩子苦壞了，順着這些坑，這些凹地，一直跑到路邊上……」

「趕上了嗎？」

「沒有，那會能趕上呢……這兒叫大人也很難呢……」

她喘着氣，脚步兒放慢起來了，

「對你重得很吧……」

「呵，當然重得很……因為他已經九歲了，」他說着，更緊的把睡着的孩子貼到自己身上。「他睡得多好呵，好像在床上似的。戴畢莉，請你幫一幫吧，不然，我開不開門呢……」

那女人走到跟前，抽開門栓。一股熱氣，從屋裏吹出來，

「媽媽，」芝娜嗓子裏噙着眼淚，喊了一聲，「沙夏怎麼了？」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沙夏睡着了。別叫，別要把他驚醒了。」

「睡着了嗎？」孩子們都吃驚着。他們都聚在她的周圍。望着她把孩子放到褥子上，小心的把他的靴子和溼褲子脫了，用乾抹布給他擦了擦。

「你的裙子都溼完了，」梭妮說。「你到那去了？」

「不要緊，不要緊，馬上就都乾了。把他的靴子放到爐子跟前烤着。」

芝娜鼻子出着氣，把靴子拿去了。

「提包裏裝的什麼？」

「掏出來吧，那兒是燒餅。」

「多麼溼呵……」

「不要緊，就這樣吃溼的吧。」

「我也可以吃嗎？」芝娜問着，斜着眼睛，望着從提包裏掏出來的溼透的咖啡色的燒餅塊。

「是的，可以吃，這就是你的中飯。梭妮，你分一分吧，給沙夏也留一點，他醒了的時候，就想吃呢。」

芝娜手裏拿着一塊溼燒餅，走到她跟前。

「這是給你的，媽媽……」

「不要，小女兒，我不餓……」

她看孩子們聚精會神的從板凳上取着每一小塊燒餅，每一小塊麵包，吃着。這些燒餅沒有送到那些往死亡綫上趕的人們的手裏。她上不來氣了。在燒餅上垂着的淡色的和黑色的小頭，聚精會神的檢着碎麵包塊的小手指……沙夏沒趕得上，沒趕得上呵……

男孩子平靜的呼吸着。臉蛋兒緋紅起來了。米什迦死了呵——心裏起了一陣的痛楚。

她突然就覺着後來在兒子死了以後，又發生了一件更壞的，更可怕的事。被槍托的打擊趕着的一羣俘虜，可怕的枯瘦的面孔，黑眼窩裏的被瘴疾吞噬了的眼睛，雪地上的血淋淋的腳，向那很近的，但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麵包伸着的爪子似的枯瘦的手指，和兩個被打死在路上的兩個人……這些都又浮到她眼前了。被子彈打穿了胸膛的，躺在桌子上的米什迦的影子，在這第二種情景前面，顯得沖淡而柔和了。

她用手把眼睛蓋起來。兒子在床上睡着，孩子們在吃着燒餅，馬麗亞的孩子們，都聚精會神的從板凳上檢着碎燒餅塊。悲慘的時候，一天比一天多起來了，將來還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現在普拉東在什麼地方呢？她還能看見他一次不能呢？米什迦埋在門洞裏的地下，普拉東不曉得在什麼地方，或許是好像狗似的被逼得走途無路，或許是已經死了，被雪埋起來了……娥琳娜，吊死在絞首架上的青年柳紐克，那一切的一切。常覺得彷彿過了整整一輩子，過了多少年代，多少災禍與恐怖，都接二連三的襲來的時候，怎麼能相信這只是過了一個月呢，總共只過了一個月呢。「一個月呵！」她驚奇起來了。有時候，過着那些耕種，割草，收莊稼，收麻和挖土豆子的月份，這些月份都一個跟着一個的過去，水一般的流過去，積戶為年的，彷彿不知不覺的就過去了。可是現在總共只一個月——而這一個月裏所包含的事變，比整整一輩子還多，把巨大的艱辛放到她身上。在她的記憶裏，留下了永遠不能平復，永遠痛楚的創傷呵……

沙夏突然醒了。他吃驚的相信是躺在屋裏的。他怎麼來到這兒呢？他不記得母親怎麼把他抱到手裏，不記得怎樣的睡着了。他把頂棚望了一下。這是自己家裏的頂棚。芝娜在爐子跟前，用細細的哭聲說着什麼話。他把眼光轉移了一下，就望見彎腰坐在板凳上的母親，她凝然不動的，頑強的凝視着一點。沙夏在被窩裏伸着腿，享受着溫暖。他的手指有點酸痛，可是渾身覺得有一種痛快的疲倦，他接觸到溫暖的被子和頭下枕的柔軟的枕頭，這接觸使他生了一種說不出的快感。

「你這樣想什麼呢，媽媽？」

她打了一個冷顫，很快的轉過身來對着他。

「你已經不睡了嗎？」

「不，我已經不想睡了。」

「你去躺一躺，去躺一躺，好好暖和一下吧……要凍着的，都溼透了……」

她把從孩子身上溜下來的被子，好好兒蓋了蓋，彷彿現在才聽見了他的問題似的。

「兒子，我想咱們的軍隊將來開到的時候……」

他用睜得大大的眼睛望着她：

「到這兒來嗎，到咱們村裏來嗎？」

「呵，是的，到咱們這兒來的……」

「也到魯達來嗎？」他低聲的問道，彷彿相信她的秘密似的。

「也到魯達來的，怎麼呢。也到魯達來的……各地都到的，一直到聶伯河跟前，到聶伯河那邊，一切鄉村，一切城市都到的……到邊境上，邊境那邊，只要人們都要死在德國人手下的一切地方都到的，各處都到的。」

「我的爸爸也回家來嗎？」

「回來的，兒子……游擊隊從森林裏出來，都回家的……」

「一切都同從前一樣嗎？」

「一切都同從前一樣的，」她照樣說着。「是的，是的，兒子，比從前還要好些呢。」

她不作聲的想着：將來能不能好像從前一樣呢？房子的週圍，都長滿着向日葵，園子裏開着很大的粉紅色的蜀葵，那種子是黎吉亞從城裏帶回來的；孩子們都快活的鶯聲燕語的說說笑笑去上學，芝娜夏天去上幼稚園，孩子們都在那兒表演着歌舞遊戲嗎？家裏將有很多麵包，瓦罐裏有牛奶，晚上都到俱樂部裏看報。

這一切將來都會有的。雖然發生了一切不幸，雖然村裏受到了一切創傷，這一切將來都會有的，米什迦是再不去上學了，柳紐克再不去在田裏唱歌了，娥琳娜再不去駕拖拉機了，姑娘們再不去端詳華西里了，可是強壯的，繁榮的生活，依然要輪到的。田野的麥穗，將一年比一年長得高，鮮嫩的菓

子樹所結的菓實，將一年比一年肥美，集體農場的母牛所下的牛奶，將一桶比一桶滿，到城市求學的青年，將一天比一天多起來了。要作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堅持到底，忍耐，不屈服，在世界上無論如何都不屈服……

室內發紅了。太陽落了，天上出現了五光十色的彩霞。上凍的玻璃窗子上，生出了奇怪的葉子，開出了玫瑰似的花朵，發出了金色的光輝。天很快的黑了，陰影濃起來了，地平線上的光彩，還沒來得及暗淡下去的時候，冰一般的銀色的寒月，就昇了起來，登上了自己的長途。落日的餘輝，交融到月華裏，天空裏豎起了冷凜的，不動的，輝煌的光柱。可是在這天晚上，彷彿有一種咫尺莫辨的黑暗，壓到一切人的心頭上，這黑暗比這以前所受的一切更其深重。在路上走的脚步聲，不會停止——一羣幽魂似的俘虜，在村裏走着，被瘴子與飢餓燒得枯瘦，發黑。他們的破爛的光腳，在雪地裏留下了斑斑的血痕。籬牆的中間，徘徊着令人不能入睡的那種沙噪音的祈求的回聲：麵包喲！那些深深凹陷的，燃燒着瘋狂的眼睛，凝視着人們的眼睛。槍托狠狠的照心上打擊着，德國兵士們吆喝着，趕着他們。

……唉，在土耳其的奴役裏，

在鏢鏑裏，

青年的好漢呵，

在嗚咽悲泣……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呢？這是怎麼發生的事呢？土耳其的奴役和遼遠的海裏的土耳其的船隻，以及在頭上揮舞的彎彎的土耳其的馬刀（註一）。不，不，這完全不是那件事呵。不，這甚至也不是波蘭

豪紳波多次基從聶仁到畿輔所栽的尖木棒，木棒上插着農民（註二）。這也不是好久好久以前的大家都忘了的韃靼人對烏克蘭的入侵（註三）。現在在烏克蘭土地上比歷代詩歌裏所歌唱的，比歷代人民記憶裏所遺留的那些事件更多的血與火，更多的死與淚，更多的悲哀與苦痛呵。

什麼樣的詩歌，將告訴着聶伯河兩旁所發生的事情，在廣大無垠的烏克蘭的土地上作些什麼呢？什麼樣的詩歌，將流傳着在這土地上所爆發的可怕的凶惡的日子，將流傳着這好像瘟疫，好像洪水，好像掃蕩巢穴的惡旋風似的襲來的可怕而凶惡日子呢？什麼樣的詩歌，將浸着成河的血，絞首架的響音，兒童的呻吟，千千萬萬的死，村上的黑烟，無數的墳墓，將死亡在魯達的這些青年，以及死在千百個別處的刺鐵絲網圍着的野營裏的青年呢？而且什麼時候，誰願意唱這吹着一股可怕的陰森森的冷氣的這樣的詩歌呢？

「不，不，」女人們想着，都企圖驅除着在路上走着的俘虜的影子。「這樣的詩歌沒有的。我們挽起袖子，重新去建築房子。我們把田地種上麥子，好使無邊無際的田野，好像大海似的，呼呼的響着，迎風波起着麥浪。使鮮血淋漓的土地，被金黃的麥子，被向日葵的葵花，被微笑的百花盛開的雪

註一：指一六九五年之俄土戰爭。

註二：波蘭大將波多次基。於十七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率波軍征服烏克蘭。從聶仁到畿輔，沿途栽尖木棒，將當地人民，插到尖棒上致死。一六四八年包戈丹。郝米爾尼茨基領導人民暴動，作反波蘭的解放鬥爭，於該年將波多次基的先頭部隊擊破，一六五四年終驅逐波軍，烏克蘭得到解放。

註三：指十三世紀之韃靼蒙古西侵。成吉思汗之孫拔都於一二四〇年佔領畿輔，後在沃瓦河下游，建金帳（窩爾都）國，直至十五世紀末。

白的花園把牠蓋起來。被青色的亞麻，被紅白色的蕎麥，被森林似的高大的苧麻，把牠都蓋起來，使得向遼遠的黑海流去的那些河上的德國人的足跡，連一點兒，連一點兒都不留。」

不能使眼睛休息，不能使心神安靜，不能使人安甯的驚恐的惡夢，把全村籠罩起來了。瑪柳琪常常起來，走到孩子們跟前。沙夏喊着莫名其妙的話，在夢裏亂踢亂翻着。

「兒子，好兒子……」

「什麼？」他提心吊胆的醒起來。

「你醒醒吧，醒醒吧，我看你大概在做惡夢的。」

他用莫名其妙的眼光，對母親望了一下，翻了一個身子，即刻就睡着了。沉重的壓在他心口上的惱人的，痛苦的惡夢，又在磨苦起他來了。

巴妮克的女人，輕輕的在床上翻着，呻吟着。渾身發痛，肚裏難受得很。可是使她不能入睡的不是這，而是好久沒有刮的臉和血淋淋的破布下發燒的眼睛。

……那些入質裏，除了鄂斯普以外，誰也沒有睡着。馬蘭繼續抽着自己心裏的痛苦的，頑強的，絕望的心絲。過了一天，再過一天——什麼也沒有變動。渴得發裂了的乾嘴唇，那一天又現到眼前了。是的，是的，那是這樣的呵……村裏發生了什麼事情，人們在那兒住着，死着——白天聽見街上有人槍聲，德國人不是放空槍的呵——人們在那兒死亡着，可是她活着。活着，在這兒坐着，在用粗木柱子砌的牆裏邊，德國人的狗種子，德國的雜種，在自己肚裏生長着……

葉度半嘆了一口氣，在牆跟前自己的地方亂翻着。

「你睡不着嗎？」馬麗亞問道。

「是的……我無心睡……在這兒睡好多嗎！可是連你也睡不着呵……」

「可是我總是想着，想來想去的想着，他們這是槍決誰呢？在很近的地方槍決呢……」

「不明白，有時很近，有時很遠……有時好像在牆外似的……我以為要比教堂遠呢。」
「誰曉得……」

「出去聽一下就知道了，」白藍秋低聲說。

「對了，對了，」馬麗亞承認的說。

大概這姑娘很想聽別人承認的話，承認他們真正要出去，承認把他們從這兒帶到廣場上，不是帶出去叫德國軍隊槍決的，而是釋放他們，叫他們在村裏好像自由人同自由人談話似的，在那兒可以同人們談話呢。她嘆了一口氣。

「老爺爺，如果反正你睡不着，最好給我們講些什麼聽聽吧。這樣時候過得快些。」

「我給你講什麼呢？……」他想着。「而且也不想說……」

「唱一個歌吧，」白藍秋請求道。

「那兒的話，那兒的話，在這兒唱嗎！」

「這兒有什麼了不得呢，你唱低些，他們聽不見的。」

在昏暗裏，他點着白髮蒼蒼的頭。

「呵，我唱一下吧……一個古歌，我的爺爺唱過的……而他也是從他自己的爺爺學來的。」
個古歌，好像烏克蘭自己一樣古呵。」

他用抖顫的老頭的嗓音唱起來：

呵，沒有呵，人間沒有正義，

到處支配的却是虛偽，

呵，誰願過幸福的生活，

護他奮鬥吧，爲了正義……

「我怎麼唱呢，這是很古很古的時候，琵琶手們彈着琵琶唱呢。」

「沒有琵琶你也唱一唱吧……唱一唱不會這樣悶的……」

呵，誰爲正義奮鬥。

上帝就將幸福給誰……

「呵，誰爲正義奮鬥，上帝就將幸福給誰，」馬麗亞低聲重複着。

老頭子用抖顫的嗓音，唱着古歌，這歌是被壓迫的人民的歌，是在嚴峻時代的陰暗裏，在黑漆的夜裏產生的，在奴役和壓迫的時代產生的，牠充滿了眼淚。當自由的烏克蘭，滿開起葵花的時候，這被遺忘的歌靜寂了，沒有人唱了，新的生活唱起了新的歌來。

可是現在呵，在窄狹的黑暗的屋子裏，在村子裏，在這兒的絞首架上，搖曳着十六歲的青年的屍首，在這兒的山谷裏停着陣亡的人，在這兒的冰下，河水漂着血淋淋的女人的身子，死神在這兒把自己已的網，張到一切的房子，在這村子裏，這古歌就好像千百年以前似的，充溢着那樣的悲哀，充溢着那樣傷愁呵。

呵，誰爲正義奮鬥，

上帝就將幸福給誰……

老人的歌聲停止了。他睡兒上來了，疲憊的頭都悄悄的低到胸前了。

九

費多霞突然醒起來，彷彿有人把她推了一下似的，她就坐到床上去了。心跳得彷彿要從胸腔裏衝出來似的。她用嘴吸着空氣，傾聽着。

這是什麼把她驚醒了呢？她什麼時候睡着了呢？她覺得她睡不着，無論如何睡不着，可是她突然很熟的睡着了。什麼莫名其妙的東西，把她從酣睡裏驚醒了。這是什麼呢？

這不是敲叩聲——到處都是一片死寂。甚至連德國人的鼾聲，都沒有把夜的沉寂突破，——大概顧爾泰好像平常似的，在司令部坐到深夜，還沒有回來呢。可是總不是她自己醒了呢。有什麼東西把她驚醒了，有什麼東西把她的夢打斷了。因此，她的駭壞了的心，才跳得這樣厲害。

她沒有躺下，緊張的傾聽着。在室內，在窗外，都是十分的靜寂。晚上刮的風都息了。夜又是清朗皎潔的月夜。發光的虹圈，圍着一輪明月，在天上浮動着，窗框的陰影，鮮明的投到地上。花盆裏的天竺葵，在凝霜的白色玻璃的背景上，完全成了黑的了。

窗外突然沙沙的響起來。彷彿是低微的呻吟，中斷的嗚噪音，用力壓回嗓子裏去的喊聲。費多霞光着腳，跳到地上，即刻到了門洞裏。她用抖顫的手，拽着門拴，可是門拴並沒有插。大概顧爾泰真

正還沒有回來。他從來沒有忘記過小心謹慎的隨身把門插上呢。

她開了門。一個黑影閃了一下。

「誰在這兒的？」

問的不是她。她是曉得的，當她從夢中醒來，當最初她用手按住那瘋狂的亂跳着的那時候，她就曉得的。

「這是我，是女主人，」她低聲的回答道。「悄悄的，弟兄們，他沒有在……」

他們已經到門洞裏了。她認出了一個小身個的偵察員。

「還沒有回來的，大概坐在司令部裏呢。」

「呵，這麼，我們用不着進來的。到司令部去吧，弟兄們！」

「等一等，等一等吧，」費多霞擋住他們，「可是她在這兒呢。」

「她是誰？是什麼人？」指揮官連忙問道。

「德國人的姘頭。」

「呵，我們在這兒同女人們打麻纏嗎！明天早上我們看一看同德國婆子怎麼辦吧！」

「她不是德國婆子，她是咱們人，」費多霞嚴肅的說。

「這樣的嗎？呵，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她在那兒呢？」

「在房裏睡覺的。」

陸軍中尉不滿意的把眉頭皺了一下。

「怎麼呢，我們瞧一瞧吧……可以點一個亮嗎？」

「衛兵會看見的。」

「衛兵已經沒有了，老母親。」

「呵，好吧。我來把燈點着。」
她用抖顫的手，摸索着洋火。

來到了，來到了，她終於等到了！

小身個的偵察員，給她了一盒洋火。她點着燈，把燈心撥了一下。

「咱們有五個人質關在司令部裏呢……」

「放心吧，老母親，咱們的人已經到那兒了，到司令部附近了。他們會把他們放出來的。我們想悄悄把司令官幹了的……」

「你說怎麼好呢，今天沒有回來。大概他們的公事很忙的。」

她謹慎小心的不使發出一點響聲來，把門推開了。紅軍士兵們盡力的不使皮靴發響，跟在她後邊。費多霞高高的舉着燈，照着床。

普霞醒來，相信這是顧爾泰回來了，在睡意朦朧裏，嘟囔着什麼。可是誰也沒有答言，於是她就扭過身來，把臉上的頭髮掠到一邊去。

陸軍中尉用突如其來的動作，從女主人手裏把燈奪過來，向前走了一步。

「這是誰？」他用粗野的聲音問道。

「司令的姘頭，我們的人，本地人，」驚奇的費多霞解釋道。

普霞沒有把充滿着恐怖的圓白白的眼睛，離開那端着燈的人。天藍色的睡衣。從她肩上溜下來，露出了小小的乳頭。她牽着腿，用幾乎看不出來的下意識的動作離開着。往床角裏移動着，彷彿想藏到，想躲到，想消失到那牆縫裏似的。陸軍中尉抖顫着。上着蔻丹的紅指甲，在燈光裏閃着光輝，發白得好像紙一樣的嘴唇中間的三角形的牙齒，頃刻閃了一下光。

「夏洛夫……」

這低語當時比風吹樹葉的沙聲還低微，可是夏洛夫聽見了，正確一點說，按着嘴唇的動作，他知道了自己的名字。他抖顫着。普霞彷彿防禦似的，把手向前邊伸着，把那長着好像用血染了的紅指甲的又弱又小的手，向前邊伸着。她的圓白白的眼睛裏，反映着恐怖。覺得床成了很大很大的了，她的乳頭，從天藍色的綢睡衣裏露着，衣褶下長着兩隻小小的脚，好像小洋娃娃似的，藏到床角裏，不知那兒起了一聲槍聲。

「這是司令部附近開槍的，」費多霞說。

可是在這時，在第二面，在第三面，也都起了槍聲。槍聲到處都起來了。

夏洛夫舉起手槍。不眨眼的望着那熟識的黑眼睛。槍響了一聲。普霞抖顫了一下。嘴唇半張着，一行尖尖的三角形的牙齒，閃了一下光輝。圓白白的眼睛，更大的睜開來，變成了玻璃色，就死死的不動了。

「到司令部去，」夏洛夫指揮着，他們在門限上，在廚房裏水桶上磕拌着，往月光下發着銀色光輝的街上跑出去了。

村裏的戰鬥沸騰起來了。他們在屋裏聽見的那第一聲槍聲，那是應該奪取敵人砲兵連的那一隊裏的普通士兵查維斯放的。

當夏洛夫帶着自己的人，悄悄的向費多霞房子跟前走着，想把司令官在夢中捕住的時候，那些人就在一個小山坡上的雪地裏，往教堂跟前爬着。他們穿着望不清的白衣罩，在雪地上爬着，躲到房子的背影裏，沿着溝渠悄悄的走着。中士謝久克，用力的注視着，在前邊爬着。這樣他們順利的爬到砲兵連緊跟前。黑黝黝的砲身，清清楚楚的在雪和天的背景上現出來。沉默的怪物似的炮口，在爬着的人們的頭上，高高的吊着。三個德國兵士，坐在大砲跟前，低低的談着話。一個衛兵，用不緊不慢的腳步，在大砲跟前來回踱着。雪在他的脚下單調的吱吱的響着。

謝久克屏着氣息，等着。衛兵在渠的緊跟前轉過身子。中士望見他的窄窄的脊背和頭頂上伸出的槍刺。他無聲的從渠裏爬出來，突然向德國人撲去。他們都滾到雪裏了。在敵人還沒來得及發出一聲呻吟以前，謝久克就把他的咽喉揪住了。可是砲兵看到自己的同伴突然消失了。

「唉，甘斯！」一個人心神不安的喊道。恰好就在這時候有一個紅軍士兵，疏忽的把一根乾枝條壓住了。這枝條喀喳一聲就把事洩露了。砲兵的步槍，不待命令就端起來，於是那時候查維斯就忍不住的對邊緣的頭一個人開了一槍。那個德國兵就仰天倒了下去。下文就急轉直下的發展起來，神速得連他們自己也茫然了：大砲跟前再沒有一個人了，大砲竟落到他們手裏了。同時從大路旁邊，從駐紮德軍司令部那兒，都照着計劃開起槍來了。

「弟兄們，跑步走！」謝久克指揮着，可是在這時，黑壓壓的人影，在他們前邊出現了。

大概德國人已經明白來襲的人數不多，於是就挺着身子，毫不掩蔽的跑起來。槍聲亂響着。謝久克倒下去，跪着，覺得右腿上突然痛起來。

「怎麼了？」

「不要緊，不要緊！呵，照他們打，開排槍！」

一個跑的人倒了下去，可是這並沒有把其餘的人阻止住。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動步槍，於是排槍聲就匯成了一片不停的轟響。

「躺到地下去，弟兄們，從地下照他們打！」

他們騎到砲後邊，對準着明鮮的出現在雪地上的烏黑的人影。謝久克癡神的瞄着準，不使白糟蹋子彈。他忽然覺得臉上一陣可怕的發冷，想着這是自動步槍的槍托弄的了。額顫，鼻子，都發冷了，兩頰也麻木了。

他裝着子彈，往地下望了一眼，就看見雪地上有一個很大的黑水潭。

「照他們打呀，弟兄們！開排槍打！」

他跪的地方是一個什麼水潭呢？膝蓋上的褲子完全濕透了。在這樣的嚴寒裏，這是很奇怪的事。彷彿誰澆了水似的。

現在德國人臥到廣場的另一邊，臥到路旁的渠裏，不緊不慢的，連續不斷的開着槍。謝久克在掩護着他臉的一個雪堆上，把頭微微的抬起來，估量着情勢。從砲後邊往渠裏，和從渠裏往砲跟前的這樣的射擊，可以無窮無盡的繼續下去的。可是全村都是槍聲，不曉得那兒的情勢進展得怎麼樣，他的五個人這一小隊和他自己，在那兒是很有用的呢。

「呵，弟兄們，我們老同他們薦菇嗎？嗚拉！爲着祖國，爲着史大林，衝上去吧！」

他們一致的跳起來。彎下腰跑着，好像蜂刺似的向前伸着槍刺，在自動步槍的轟聲裏在機關槍的發射裏衝了進去。他們跳躍了幾步，就跑到渠跟前，從上邊——一直向那些呆若木雞的，什麼也不明白的德國人撲去了。拼力的衝殺起來了。路旁的溝渠，一聲不響了。非常小的，縮頭縮腦的可憐的德國人的死屍，好像黑色的斑點似的，在雪地上散亂着。

「現在到那去呢？」查維斯氣喘喘的問道。

可是謝久克沒有回答。他們驚疑的回顧了一下。

「謝久克同志，你在那裏？」

「怎麼了？」長着一付淡色眼睛的亞列舍，懷疑的問道，他是謝久克的好朋友。

「他同我們一塊跑了沒有呢？」

「你瘋了嗎，當然一塊跑了的！」

「可是他弄到那去了呢？」

他蹲在這兒的，在這兒的！王尼氣喘喘的叫了一聲，他是這些人中最年輕的一個。

亞列舍撲到那兒。

謝久克騎在大砲和渠中間的半路上。他寬寬的張着兩手。一隻手緊緊的握着槍。

「怎麼了呢？」王尼低聲的問道。

亞列舍往雪上看了一眼。

一個很大的血潭，和從大砲跟前，一直到死者所騎的那地方的血跡，顯明的在月光下現出來。

「打中到他什麼地方了？」

亞列舍默然的用指頭指了一下。腳掌和一段小腿，幾乎成直角的放在其餘一段的腿跟前。這兒週圍的雪，都變成了黑水潭。

「好像刀砍似的，把他的腿打斷了……」

「都瞧一瞧吧，他用什麼跑的啊！」

「沒有工夫瞧的！弟兄們，到司令部去，那兒在激戰呢！」

他們匆匆忙忙的跟着亞列舍走去了。嚴寒好像刀子割的一般，把呼吸都壓到胸裏了。

當第一聲槍聲響了的時候，上尉顧爾泰睡在司令部的行軍床上。他在等司令部裏來電話，不能夠回家去。他穿着衣服，蓋着大衣騎着。事務長在另一堵牆跟前酣睡着，在下一個房間裏，好像平常一樣，亂七八糟的騎着德國兵士們。上尉等了很久，可是電話啞然無聲。從另一個房間裏送來的強烈的鼻息聲和事務長的鼾聲，使他震怒起來了。行軍床硬而且不舒服。最後他睡着了。槍聲把他驚醒了。「又是誰在村裏開散的，」他生氣的思想。這是新的證明，證明了德國命令的無力，這種新的證明，使他火起來了。

可是幾乎很快的就起了第二，第三聲槍聲。上尉飛快的從床上起來了。

「查什之，起來！」

事務長已經起來了。他的夢好像用手驅開了似的。聽見窗下有吱吱的脚步聲，兵士們都衝到屋裏來。

「布爾雪維克們進村了！」

「把門插起來！燈息了！」顧爾泰指揮道，於是他們就撲去插那沈重的門栓，用橫木把門橫了起來。

電話室是一間最大的房子，比別的房間都大，用作防禦是最好的了。雖然這兒一切都準備得很妥當，可是顧爾泰從來不會想到真正要在這兒防禦的。門是很結實的，是用厚木板做的，顧爾泰會吩咐再把他用白鐵葉子包了包，又上了一道栓，牆是用粗柱子砌成的，窗子上有很結實的窗門。房子是很早建築的，大概是預備做倉庫用的。兵士們睡覺的和拘押人質的那一部份房子，是後來當鄉村蘇維埃，圖書館和閱覽室遷進來的時候蓋的。那兒的牆薄一點，門只是用鎖鎖起來，再沒有別的了。可是在這兒，却覺得自己好像在要塞裏似的。

「把砲眼打開來！」

剎那間，他們把沿牆放着的木柱推開了，把砲眼打開了。這兒放着一行行的沙袋，緊靠地板跟前，挖有窄窄的洞。兵士們都臥到地上。冷氣穿過洞口，衝到溫暖的屋裏來，一團團的蒸氣捲起來。步槍咕咕的叫着。

「往司令部裏打電話去，快些往司令部裏打電話去！是游擊隊嗎？」顧爾泰回一個氣喘喘的往機關槍裏上着子彈帶的衛兵問道。

「不是的！是軍隊！」

「他們人很多嗎？」

「不曉得，到處在放槍的，大概是從各方面進來的。」

顧爾泰罵了一聲。

「打電話去，打電話去！」

「上尉先生，電話不通了……」

他跳到桌子跟前，對電話筒亂叫一氣，用拳頭撞着啞然無聲的電話機，可是白費氣力。電話死死的寂無聲息。

「把電話線割斷了，混蛋東西們！」

他氣憤憤的用拳頭照電話機搗了一下。電話機嘩啞一聲，落到地板上。他用腳把牠踢到牆角裏去了。

「我們自己來幹吧！注意！」

槍聲在街上亂響着，當時可以聽見敵在用粗木柱砌成的牆上的子彈聲。槍托在隔壁的房門上打擊着，可是只聽見咚咚的響聲，門運動都沒有動。

「撞吧，撞吧，」上尉嘟囔着。他相信這門是很堅固的。

X

X

X

X

政司令部的是陸軍中尉夏洛夫領導的。他們沒來得及把第一道門打破的時候，奪取砲兵連的那一隊人一來到，就衝到屋裏去了。

「謝久克在那兒？」

「謝久克陣亡了，砲兵連被奪來了。」

他們在第一個房間裏，找到了有兵士們的床鋪和凌亂的遺棄的東西，一個活人也沒有看見。

「瞧一瞧，混蛋東西，都醒了，關到那一間房裏了。」

「把他們從那兒趕出去……」

裏邊大聲的移動着木柱，通到另一個房間的砲眼裏，開起槍來。

「都出去！我們從外邊攻取！」

他們在房子的週圍，撤成了散兵線，可是立刻就明白這是一座變相的要塞。子彈穿不透粗大的柱子。子彈只能揭下來一些小木片，可是牆依然是好好的。機關機猛烈的吼着。砲眼裏噴着微藍的和紅的小火光。

房子往外噴着死。

「他們不心痛子彈的，」夏洛夫低聲說着。

「中尉同志，大概他們準備防守的……」

全村裏槍聲在響着。大概是個別的部隊把德軍的崗位包圍了。從設防的民房裏，傳來的隆隆的響聲，把人都震倒了。

「呵，弟兄們，應當把他們幹掉……在天亮以前，應當把他們幹掉，用不着在這兒麻纏的。早晨他們的什麼部隊偶然要開到，那一切就都糟了……」

他們臥到小丘後面，臥到不平的平地上，臥到溝渠裏，盡力的用準確的射擊，去擊毀從砲眼裏伸出來的步槍。可是槍火連一分鐘也不會停止。

在柳紐克家裏，突如其來的把德國人捕獲了。紅軍士兵們衝到屋裏的時候，他們正在睡覺呢。德國兵士們驚慌失措的跳起來，抓起放在床上的槍，亂擲在地上的皮靴，口袋，絆着他們的腳。

「躺到地下去！」明琴科對嚇得魂不附體的柳紐克的母親喊了一聲。

她聽從的倒下去，盡力的想把自己的小女兒甘克塞到床底下去。可是當她還沒來得及真正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屋裏可又鴉雀無聲了。戰鬥員們都好像在夢中似的跑出去了，消失了。地下亂跳着的是只穿着一件小衫的德國人的死屍。

「呵，汪俠，幫一手吧，來把這些死東西從家裏扔出去，」她依然還在打着顫，對兒子說，於是他們倆就往外拉起死屍來，他們氣喘喘的掂起德國人的腿，拉着。汪俠總共才十二歲，她自己也懷着孕。

「慢一點，慢一點，幹嗎慌慌張張呢？」她嚷着兒子。

可是汪俠曉得爲什麼慌張。他沒有及時跟着紅軍士兵溜出去，母親就把他擋住做起這糊塗的工作來了。村裏一片吶喊，進行着戰鬥，而他不能跑到那兒，親眼去看一看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却在這裏掂着腿，拉着德國人的死屍。或許人家也給他發一枝槍吧？誰曉得呢，要是突然發給呢？

沈寂，那沈寂早已被開始對村子的襲擊衝破了。現在已經誰也不偷偷的溜着，不在籬笆後邊爬着了，人們已經不怕那落到路上的影子，會把他們出賣了。

「記住吧，弟兄們，連一條活命都不要讓他溜走了，連一條活命都不讓他溜走！」當他們走到村跟前，分成小隊的時候，中尉對他們說。

他們也明白這關乎全部事業的勝利呢。

德國軍隊在各處的作法都不相同。有些地方他們據守着民房，有些地方他們驚慌失措的穿着一件小衫，可是帶着槍和子彈，跳到院裏。他們赤裸着身子，跳到隆冬的嚴寒裏，臥到做棚角後邊，臥到籬笆後邊，頑強的開着槍。

「別絆脚吧，別絆脚吧！」女人們都彷彿從地下冒出來似的，遍地都是，她們一直出現到火網裏，謝爾格對她們嚷着。

「同志們，我家裏有六個德國人，有六個德國人！快些吧！」白麗華拉着一個紅軍士兵的大衣說。

「這在那兒？」

「你只要走，我來告訴你，家不遠，在跟前呢，」她彷彿在誇獎着一所好房子似的，懇求着說。他們跟在她後邊跑着，可是立刻就看見事情不是這樣簡單的。致命的火力，在迎着他們。這兒的牆上，也開着槍眼，死從這些槍眼裏撲出來。

白麗華同戰鬥員們一齊臥到地下。她旁邊的一個青年，手按着胸，呻吟了一聲，頭低到自己的槍上。

「弟兄們，這是無用的！」她叫着。「這樣人家會一個個的把你打死，而自己坐在屋裏呢！把房子燒了吧！」

「這是你的房子嗎？」

「是我的，不是我的還會是誰的呢？燒了吧，燒了吧！」

「家裏沒有什麼人嗎？」

白麗華握起拳頭。

「有小孩子……大些的都跳出去了，在那兒，在搖籃裏……」

「呵，怎麼着呢？太太，你發瘋了嗎？」

她抓住紅軍士兵的袖子。

「沒關係，沒關係！因為我的孩子，你們大家不會犧牲的……我是母親，我告訴你——把房子燒了吧！」

「你醒醒吧，母親！你怎麼呢！」

「把房子燒了吧！我不可惜，你還有什麼可惜呢。或許我救了他吧？呵，瞧！」

第二個紅軍士兵，匆匆的用手帕擦了手。手帕上滲出來一大塊血斑。

戰鬥員們不聽白麗華，可是她總是哭訴着，勸着他們，拉着他們的大衣。

「你別在這兒糾纏吧，他們會把你打死呢！你沒見槍火多麼厲害嗎？」

「誰想對老女人開槍呢……」

一個槍眼裏的槍聲停止了。

「你瞧！只要好好的打——一切都會好的！」

「喂，弟兄們，如果從屋頂上去怎麼樣呢？從那一面由屋頂上去怎麼樣？」

「呵，這是另一回事了！這不是燒呀，燒呀！這在那裏？帶我們去！」

留下了幾個人，加倍奮力的繼續射擊着。其餘的人跟着白麗華跑去了。

過了幾分鐘，房子裏一切都解決了。

「別開槍了！」白麗華把門大大的打開來，喊道。「別開槍了！」

戰鬥員們都跳起來。死了的德國人，都躺在屋裏，一個人臉貼到機關槍上，別的人都被刺刀刺死

了。

「你瞧瞧吧，謝爾格，一直打到額顱上了……」

射手帶着驕傲的心情，望着自己的傑作。

是的，這個德國人當場就被打死了。白麗華撲到搖籃跟前。

「打死了，」她死氣沉沉的低聲說着。

他們望了一眼。嬰兒的身體，死死的躺在女人手裏，頭被打碎了。搖籃裏滿流着血。

「一定是他在搖籃裏哭了，他們就用槍托把他打死了，混蛋東西……」

無知覺的白麗華，手裏抱着死孩子，搖着輕輕的屍首。

「瞧……你們不願意放火……心痛這死孩子……爲了他，兩個弟兄受傷了……」

「靜一點吧，母親，靜一點……」

「我並沒有哭呵，親愛的，我並沒有哭。你們要發給我一枝槍就好了……」

村裏的槍聲，逐漸靜止了。只有司令部附近的戰鬥在繼續着。天已經發白了，虹圈裏的月亮，在高空裏消失了，豎在月亮兩旁的虹柱也消失了。空氣同無邊無際碧空，匯合成一片了，整個的世界，彷彿成了充滿着冰的玻璃球似的。只有司令部附近的不斷響着槍聲，在這銀色的碧空裏，噴出了紅色的小火光。

「弟兄們，這樣幹不下來的……最好用手榴彈扔到窗子上，再打或許沒那麼樣結實。」

「你怎麼能到窗子跟前呢？他們好像瘋了似的射擊着……」

實在的，槍火的激流，從牆上的槍眼裏傾瀉着。

槍聲不絕的響着，千百處的雪，一下子飛起來，好像片片的小雲似的。

「天亮了，」夏洛夫看着發亮的天，心神不安的說。遠遠的天空裏，已經現出了一道紅光。戰鬥比他們所預期的延長了。白天一來，路上或許有德國的部隊出現，有出乎意料的援軍及時趕到呢。在夜幕下所發生的那一切，都會烟消雲散了。白天把德國人從那情況不明的恐怖裏解救出來，使他們出來，使他們的行動呢。如果什麼地方注意起這部隊的話，他們一定會注意的呢，那麼，他們注意到電話不通，會派人着手找起來的，白天幫助了德國人了。

「呵，弟兄們……」

「中尉同志，一點也不濟事的……」這兒可以待一年呢。如果扔手榴彈就好了！」

「怎麼呢，不妨試一試，」謝爾格突然說道

「你怎麼試一試呢？」

「不要緊，我來試一試……」

他遠遠地由旁邊繞過房子，爬着，在屋角後邊溜着，在沒有槍眼的那兒的牆跟前溜着。紅軍士兵

們怕子彈打着他，都停止射擊了。

「他想什麼調門呢？」夏洛夫焦急的說。可是謝爾格鎮靜的爬着。

在嚴寒的黎明的昏暗裏，可以看見那兒黑黝黝的槍眼裏，步槍口在移動着，找着目標，頑強的射擊着，散佈着死。

謝爾格突然站起來了。在他們還沒明白到所發生的事情以前，他就出現到他們和噴着死的槍眼中間了，挺直着身子站起來，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動作，把一串手榴彈，一下子扔到窗子上了。一切都響起來，一切都震起來，都冒起烟來了。火起了。站在窗前的人，就彷彿懸在空中似的。他很久很久才倒下去——他的高高的身個，描繪在火的背景上。後來他踉蹌了一下，就慢慢的倒到地上了。

「衝上去！」夏洛夫指揮道。

他們向房子撲去了。槍眼裏的機關槍沉寂了，渾身都是血淋淋的機關槍手，也都沉默了。手榴彈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衝上去，弟兄們！」

雨一般的槍彈，對房子落着，他們從手榴彈炸壞了的牆洞裏，衝到屋裏去，碎玻璃把手都割破了。火舌在舐着粗木柱子。

「那兒是咱們人！那兒是咱們人！」瑪柳琪高聲的喊起來。

只在現在大家都才想起人質來，他們坐在黑屋裏，站到牆跟前，把耳朵貼到牆上。當第一聲槍聲起來的時候，他們就沒有睡着，大家都聽着這槍聲，就好像自己的心在跳的一般。他們等待了一小會。可是接着第一槍，就起了第二聲槍聲。不，不會有疑問的——這不是衛兵的偶然的槍聲。

「咱們的，」馬麗亞用裂破嗓子的大聲音說。

「咱們的。」白藍秋低聲說。

只有馬蘭一個人沒有動地方，用玻璃色的眼睛，繼續凝視着黑暗。

「在教堂跟前放槍的，」葉度辛說。

「在他們的砲兵連跟前放槍呢……」

在牆跟前響了一槍。白藍秋叫起來。

「你靜一點！他們在這兒呢，在這兒……」

他們彷彿坐在陷裏似的。黑暗把他們包圍着，一點也看不見。牆外在放着槍，跑着，入聲沸騰着，可是他們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不知道。

「不等咱們的人趕到，德國人就將咱們幹了的，」鄂斯普想道，可是不想叫女人們害怕，他什麼話也沒說。他焦急的傾聽着門外所發生的事情。可是少過了一會，他們就聽見槍托在門上嗵嗵的敲的聲音和人們在隔壁房裏的腳步聲。鄂斯普就用拳頭在門上敲起來。

「弟兄們，把我們放出去！把我們放出去！」

可是牆那面的喧嘩和腳步聲在繼續着，誰也沒有聽見他的喊聲。

「喂，女人們，幫一幫忙吧，不然，他們聽不見呢！我們在這兒坐到什麼時候呢？」

白藍秋跳起來，吃力的用拳頭在牆上搖着。馬麗亞跟着她搖起來。

「弟兄們！把我們放出去！」

喧嘩，吶喊，排槍聲，都在牆外繼續着。對於被押人的絕望的呼喊，誰也沒有答理。

「女人們，用力搖，他們終於會聽見的……」

「這怎麼一回事呢，難道村裏沒有一個人告訴他們嗎？把我們忘了嗎？」

拳頭聲又咚咚的響起來了，可是同時從外面傳來了一陣腳步聲。大概戰鬥員們從屋裏跑出來了。片刻間靜寂起來。被押的人們都覺得有一個無底的深淵，出現到他們面前，得救的希望消失了。

「這怎麼一回事呢？」葉度牟低聲說。「咱們的人退却了嗎？」

「唉！」白藍秋大聲哭起來。

「別作聲，糊塗虫！你也是一樣的，年紀高，可是糊塗虫！從另一方面試一試，你們沒有聽見嗎？」

他們都不作聲了。喧嘩和槍聲，加倍的從另外方面響起來了。

「他們想從外面攻取呢……」

「這是誰的機關槍在打呢？」

「德國的……可是現在是咱們的，聽見了嗎？」

他們擠成一堆，焦急的細聽着。只有馬蘭一下不動的坐着，彷彿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她一點不受感動似的。

「唉，天呵，我的天呵，」葉度牟啞着氣說。

鄂斯普對他望了一眼：

「你幹嗎呢，打算禱告嗎？」

「他如果願意，就讓他禱告吧，」馬麗亞擁護着老頭子說。「這妨礙了你嗎？」

葉度牟跪到門跟前，用抖顫的老年人的聲音開始道：

「……上帝呵，把我們從飢饉，瘟疫和敵人的侵畧裏救出來吧……」

鄂斯普聳了聳肩。牆外槍聲在響着，忽然傳來一陣可怕的轟聲。一切都抖顫了，彷彿房子倒了似的。

「唉呀！」白藍秋大聲的叫了一下。

人聲起來了。喧嘩得更厲害了。很近的地方，傳來一聲可怕的女人的喊聲。差不多同時又起了一

陣槍托的打擊聲。

「離開門！離開門！」鄂斯普指揮道。

他們離開來。門倒了。

他們覺得光明的白晝，衝入到黑暗裏。被火焰的紅色的火舌割裂了的清晨的白光，已經把隔壁的房間照亮了。瑪柳琪氣喘喘的衝進來。

「咱們的，咱們的！都出來吧！」她抓着馬麗亞的袖子，哭着，笑着，喊着。「你的孩子都在我家裏，都活着的，都健康的……咱們的軍隊在村裏的！咱們的軍隊在村裏的！」

「靜一點吧，女人們！」鄂斯普嚷着她們。「都出去吧！」

馬蘭一躍從地下跳起來，一句話不說的由屋裏跑出去。一個青年戰鬥員坐到門限上，彙着自己的腿。她用自信的動作，抓住放在他跟前的一枝德國步槍。

「你幹嗎呢？」他伸着手，但是在那半瘋狂的黑眼睛的可怕的眼光下，又把手收回了。

「呸，女瘋子！」

「你讓她拿去吧，」鄂斯普干涉道。「這兒的德國步槍還少嗎？」

房後起了一陣喊聲：

「跑了！德國人逃跑了！」

X

X

X

X

上尉顧爾泰，幾乎被烟熏死了。在閉得死死的房子裏，因為繼續不斷的射擊，屋裏完全黑暗起來了。煙熏得上不來氣，把眼睛都刺痛了。步槍的槍筒都燒紅了。牆跟前的傷兵，討厭的呻吟着，顧爾泰想轉過身來，一直照他臉上給他一槍，可是他一分鐘也沒離開自己的自動步槍。屋裏亂噏着傷兵。顧爾泰覺得他從這兒活活的是逃不出去了。他突如其來的，糊糊塗塗的，意想不到的被人弄住了，正

在他覺得完全不可能的時候，突然被人弄住了。是的，在那兒，在司令部裏，只記得糧食、脂肪，這些他們無窮無盡的要求着。可是保障通到村中道路的安全——他們連想也沒有想到。他們在游擊隊面前發抖，常常談着這些游擊隊，可是不曉得周圍在幹些什麼，不曉得布爾雪維克的陣地。

上尉一點也不明白——根據一切消息，前線是很遠的，很遠很遠的，——可是德軍司令部被包圍的不是處在大後方可能發生的游擊隊，而是正規軍，而是被紅軍的部隊包圍的。糧食呵，現在可叫你要糧食呵！

德國的傷兵呻吟得越來越厲害了，子彈中到他肚子上了。呵，他媽的，這兒所發生的事情，難道沒有一個人聽見，這兒所造的地獄，難道沒有一個人聽見嗎？他耳朵裏轟轟的響起來了，他覺得他的頭馬上要炸裂了。這能繼續到什麼時候呢？電線被割斷了，無論對誰也不能取聯繫了。他聽見村裏的槍聲息了，聽見司令部跟前的廣場上越來越熱鬧了。他的部隊，大概已經被消滅了，司令部成了最後的防禦陣地了。

突然間。他脚下的地板抖顫了一下，震耳欲聾的一聲爆炸，把充滿了黑烟的空氣，都震動了起來。空氣的波動，把他扔到很遠的牆跟前。喊聲起來了。雨打落下來，他明白是一串手榴彈扔到窗子上了。火舌騰起來。顧爾泰覺得肩上一陣奇痛。一片片的肉、手、腳、都在地上散亂着。不，這兒再沒有什麼可作了。他用電閃一般的速度，撲到隔壁房間裏。這兒平安一點了。不大的一個貯藏室，只有一個槍眼，機關槍手，不住氣的按着機槍，往空地裏射擊着，雖然已經沒有一個人對他還槍了——大概這一面的人都走了。顧爾泰一下子把插拴抽開。雨打嘩嘩一聲大開了。他的拳頭把窗子打飛了。上尉跳到院子裏，甚至連瞟一眼都沒有，都沒有看一看那兒有沒有人，會不會一槍把他結果了。這清涼的冷空氣，使他呼吸得發暗着，雪和天的清晨的光輝，把他的眼睛都映花了。後面送來陣陣的吶喊和腳步聲，——紅軍士兵們大概衝到屋裏了。他用巨大的跳躍，向第一所建築物，向瑪柳琪的敵棚奔

去了。

突然間，好像從地下冒出來似的，馬蘭在他的當路上出現了。她握着步槍的槍筒，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動作向他撲去了。顧爾泰完全很近的望見她的微黑的面孔和冒火的眼睛。大而且黑的眼睛。亂髮在這可怕的，昂奮的面孔的周圍飄動着。馬蘭的有力的手，猛然一揮，步槍就舉到頭上了。顧爾泰飛快的賭準起來。槍聲響了，就在這一瞬間，槍托帶着可怕的力量，落到他頭上來。他呻吟了一聲，就仰天倒下去了。鼻子，額骨，都被打碎了，他滿臉都成了血。他被血噙着，血灌到他咽喉裏，眼睛裏，好像稠濃濃的波浪似的，在口裏咕咕魯魯的響着。顧爾泰窒息起來了。

馬蘭躺在距他兩步遠的地方。她聽見槍聲，同時聽見了被擊碎了的骨頭響的聲音。她感覺子彈打在自己身上，是一種幸福。打在肚子上，這好得很，在肚子上。痛是不痛的。不，這不痛，這真正是幸福。幸福的微笑，現在她嘴唇上。整整一月來，她臉上表現的那種蒼老的冰的面具，無影無蹤的消失了。這黑眼睛，這微黑的面孔，這村裏最漂亮的姑娘馬蘭，寬寬的張着兩手，臉朝天的躺着。她手裏還握着步槍，可是一切都距她已經很遠了，一切都漂到燦爛的虹光裏去了，漂到冰冷的早晨的晴空裏，漂到最初的陽光落到上邊閃着火星的雪上去。

這些最初的陽光，把虹驚醒了。徹夜出現在天空裏的牠的蒼白的半圓形，在高空裏僅只像若隱若現的（一條模糊的）白帶子。現在太陽把牠充滿了光，熱，色，牠在天空裏放出了純潔無比的光，溫潤得好像花的柔毛似的。牠傾瀉着玫瑰花瓣似的色，閃着早春紫丁香の色，發着鮮萐萐葉的綠色，射着鈴鐺花的紫藍色，映着玫瑰花的鮮豔的深紅色和剪秋羅花瓣的金黃色。溫暖的透亮的，不滅的光輝，一直穿透了牠。

馬蘭的眼睛，凝視着這橫在天空裏的光輝的半圓形的虹。生命離開了，同她的血一塊兒離開她的軀體了。手指僵硬了，腳發冷了，尸體僵硬了。可是幸福的眼睛，望着虹圈，望着遠遠的天空裏的一

道光輝燦爛的虹。不知通到何處的光輝的道路，愈來愈充滿着陽光的天空裏的光輝愉快的道路呵。她，馬蘭，這村裏最漂亮的姑娘，集體農場裏最優秀的女工作人員呵，順着一條虹的道路去了。從前報上所載的是講她的，夏夜盛開着愛之花，也是爲了她呵。

再不會有雪，再不會有嚴寒了。草在頭下沙沙的響着，香氣撲人的，滿開着花兒的草呵。水在漣漣的響着，清泉在很近的地方流得響着。草原放着芬芳的香氣，遠遠兒送來陣陣的歌聲，女郎們唱着，青年們笑着，在夜闌人靜裏，拉着手風琴。眼睛在天空裏找着虹，——不，這怎會有虹呢，這是夏夜呵，伊凡神飛色舞的笑起來，他的眼睛，他的黑眉下的灰眼睛，放在她的臉跟前呢。他的影子暗淡起來了，夜的黑暗上來了。可是有虹的呵，剛剛還有虹的呵。還想再看牠一下，使眼睛再飽嘗一下牠的光輝呵。

馬蘭勉強的用肘子支着，把身子拾起來。一陣奇痛刺着她，於是她又倒到雪地上去了。覺得她要死了，明白她要死了，她的手在空中抖擻着，想抓住那彩色的帶子，抓住那橫在天空裏的虹。可是所抓住的只有黑暗而已。望着天的眼睛，變成玻璃色了。整整齊齊的牙齒，從半張開的嘴裏閃着光，面孔冷凝到奇怪的表情裏，冷凝在奇痛的微笑裏。

房後的喧嘩厲害起來了——這是女人們帶着捉住了的德國人。戴畢莉在自己的牛欄裏挖出了一個偷跑的敵人，他把步槍一扔，跑入一道開着的門裏，就藏到屋角裏的一網乾草下邊了。雪上的痕跡把他洩露了。戴畢莉沒有叫紅軍士兵來幫忙，——她自己同鄂斯普的兩個女兒，用叉和耙子武裝起來，就小心謹慎的入到牛欄裏去了。

「喂，狐狸子，爬出來吧！等一等，芙蓉霞，他鑽在乾草堆裏呢……。」
「你別往裏衝，我馬上用叉來摸他！」

「離開牆走，離開牆走，不然他還會開槍的，混蛋……」

被包圍的武士，不明白她們說的話，可是隔着乾草，看見了拿着的叉。他匆匆忙忙的爬出來，把乾草從自己身上往下抖擻着。他身上掛着成了破布條的襪軍衣，頭上裹着刺目的紫色的女褲叉。

「姑娘們，都瞧一瞧這花花公子呵！呵，走吧，走吧，……」

少魂失魄的德國人，匆匆忙忙的向門口走着。他在門限上打了一個跛腳。

「瞧着吧，好像爬的一樣，抬高一點，抬高一點，把蹄子抬高一點！芙蓉霞，你瞧一瞧，那兒的乾草堆裏有沒有步槍呢？用得着的……」

那姑娘仔細的在牆角裏搜索了一下。

「沒有，大概早已擲到什麼地方了。」

「真是英雄呵。可是他穿的皮靴多倍皮呵！」戴畢莉瞧着說。

德國人的脚是用破布裹着。

「脚大概是凍了，你看拖得多慢。」

「誰也沒有叫他來，坐在家裏烤着火多好呢……不，他想要咱們的土呢！」

人都聚到街上。

「戴畢莉，你從那把他弄住呢？」

「哈——哈，都瞧一瞧吧！」

「你幹嗎呢？你沒見我押解俘虜的嗎？你最好也在敵棚裏和牛欄裏找一找，那比吃驚得瞪着眼睛好些呢。他們現在好像油蟲似的，到處爬開了。應當把他們統統都捉住！」

「說的對。」跛子亞力山大說。「呵，女人們，咱們去我吧，看他們鑽到什麼地方了沒有。」

大家都拿起叉，鐵錘，斧子，都跑開了。

「咱們一塊走，一塊走！」

「一塊兒快活些！」

「呵哈，美落霞不敢攻德國人……」

「如果用着的話，我把他攻得連一聲都不敢響呢！」

「呵，呵，女人們，」亞力山大安慰着她們說，「少說廢話吧。」

他們成羣的挨家走着。在草棚裏把乾草翻來覆去的抖擻着，往牛欄裏望着。孩子們絆着腳，各角落裏亂鑽着，興高采烈的叫着。沙夏氣喘喘的跑來。

「我們的牛欄裏有一個德國人！」

大家都互相擁擠着，往那裏撲去了，帶着驕傲的心情，把一個嚇得發抖的德國人拉出來。也在搜索着村子的紅軍士兵們，微笑着，迎着婦女們，可是她們都知道一切的角度和衝衝，所以她們的搜索是更有成績的。

「呵，弟兄們，誰的俘虜多一點？」

「你們的，你們的多一點，」戰鬥員們笑着承認道。

「他們的司令在那裏呢？」夏洛夫心神不安的說。「去找一找吧，弟兄們，難道逃跑了嗎？」他們把被打死的德國人都檢查了一遍。只有事務長和兵士們。

「我上尉去，我上尉去！」

而顧爾泰躺在敞棚後邊的很深的雪裏。一隻眼睛被槍托打得流了出來。另一隻眼睛直直的瞪着天。難忍的奇痛，爆裂着他的頭。彷彿有一把大槌子，不斷的在他頭上擊着，擊得發出了紅色的，褐色的深紅的火星似的。在沒有眼睛的那一隻眼窩裏，起着熊熊的火燄，喉嚨裏灌滿了血。顧爾泰匆忙的吞着血，喘着，可是血儘在流着，彷彿從不斷的源泉裏，從無底的井裏流着似的，他只得儘管去

吞着，吞着。他明白如果不這樣，血會把他悶死的，這種令人欲嘔的液體，會把他灌死的。喉嚨痛起來了，他已經不能正常的吞了，喉嚨的痛苦的攣纏，使得他全身都抖顫了。他覺得如果沒有人即刻把他拽着，不救護他，就要凍死了，一定要凍死了。他摻了一下。誰來救護他呢？鄉下老，這該死的村裏的鄉下老們呵。他恐怖起來了：突然他要死不了，落到鄉下老們的叉尖上，或者做了布爾雪維克的俘虜那如何好呢？到處都是靜悄悄的，槍聲都停止了。他不欺騙自己，他明白自己的部隊都被打光了，那些人勝利了。絕望就好像利爪似的，刺到他心裏。這些穿着灰軍衣的騷民們，把他，把顧爾泰上尉出其不意的弄住了。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呢？

他用那唯一的一隻眼睛，凝視着遼遠的青空，彷彿在那兒找答案似的。他看見了虹：從地平線遠端插到那端的巨大的半圓，連接天與地的一條光輝燦爛的帶子。放着溫潤飽滿的光彩。回憶在他模糊的腦袋裏一閃：他在那看見過這樣的虹呢？唉呀，是的，在那暴風雪飛揚以前……當時那女人說的什麼呢？她肯定的說虹是吉兆。

上尉顧爾泰呻吟起來。虹射着愉快的光輝笑着。她是一種吉兆——可不是他的吉兆呵。虹愉快的放着光輝，可是陷入到黑暗裏的他，已經看不見這虹了。

這夜陣亡的那些人和在山谷的雪地裏已經停放了一個月的那些人。把他們都埋在教堂跟前的廣場上。

費多霞自己也幫忙運着兒子的屍體。她扶着一下不動的非常輕的頭，手指上覺着柔軟的頭髮。她不痛心，也不悲傷的望着好像用木頭刻成的黑臉。華西里也等到了。弟兄們的手，把他從雪裏挖出來，弟兄們把他埋到公墓裏。雪車沿着山谷的陡坡，慢慢兒走着。費多霞怕兒子屍體溜下來，跌到雪地上，她扶着，在旁邊走着。她用小心謹慎的慈母的動作，整理着同華西里停在一塊兒的那些不相識的人們的屍體。

「把那位姑娘也同他們埋到一起吧，」夏洛夫吩咐道。「他是死在戰鬥裏的一個戰士。」

「她已經是出嫁的女子了，她的丈夫在軍隊裏。」瑪柳琪說，可是當馬蘭的屍體運來的時候，瑪柳琪覺得自己弄錯了。雪地上騎着一個姑娘，年輕輕的一個姑娘。是一年前，是舉行熱鬧的婚禮以前，她所記得的那姑娘。

「真是一個美人兒。」一個紅軍士兵低聲說。

是的，這是她，是馬蘭，是村裏最漂亮的姑娘。長長的睫毛的影子，落到雙頰上。頭髮好像溫柔的波浪似的，散亂在臉的周圍。黑眉好像燕子翅膀一般，落在平展的純淨的額顛上。殉教者的微笑，冷凝在面孔上，微笑，衆目所凝視的微笑呵。

人們敬謹的從絞首架上把柳紐克的屍體取下來。柳紐克的母親已經覺着一種第一次生產似的奇痛，可是她沒同意留到家裏。她小心的把僵硬的發黑的兒子的屍體，抱到懷裏，這屍體在風雪飛揚裏，在絞首架上掛了一個月了。

「慢慢的，慢慢的。」她說，彷彿他還能感覺到什麼似的，彷彿還可以使他痛似的。

姑娘們幫着她。他很輕，幾乎沒有重量了，他的十六歲的面孔，現在彷彿成了用木頭刻成的嬰兒的面孔似的。

挖了一個寬大的墓坑，把他們成一排的都放了下去。一個月以前陣亡了的那些人的凍硬的變黑了的屍體，被炸的謝爾格的殘骸，好像睡着了似的謝久克，在司令部跟前陣亡的青年射手及馬蘭。夏洛夫代表一切同志致詞。肅肅而實撲的話。遠遠的在如洗的青空裏傳送着，一直達到那一道虹光好像帶子似的橫亘着的青天上。

全村的婦孺老弱，都站在墓的周圍，望着下邊一個挨一個的躺着的紅軍戰士和馬蘭，聽着。沒有一個人哭。大家都光着頭，嚴肅的站着。費多霞把自己的唯一的兒子的遺骸，交到親人似的故土裏。老太太薩莉荷，把自己女兒的遺體，交到土裏去。其餘的都是不相識的——可是大家都覺得在墓坑裏躺着他們的兒子，丈夫和弟兄們。

這一天，無論誰都沒有比這些死死的面孔望着天的陣亡的人再親近了。這是紅軍的戰士們。這是他們的軍隊呵。

「祖國永遠不會忘記的，」夏洛夫用動人的聲音說。

是的，他們知道永遠忘不了自己的救星呢。他們知道這些陣亡者的面容以及埋葬他們的這一天，將永遠留在他們的記憶裏呢。一座公墓，把在敵人的颶風似的砲火下，放棄了村子，退却時陣亡了的人們，以及那些來收復村子而犧牲了的人們，接合在一起了。

人們的眼光是鎮靜的。是的，這是戰爭呵。錢，血，火，襲擊到村子上去了。可是這兒的一切人，都充滿着堅決的信心，這信心在最可怕，在最慘痛的日子裏，支持了這村子。相信自己的軍隊會來的，相信最後的勝利是他們的。夏洛夫彎下腰，抓了一塊上凍的土，撒到墓坑裏。於是大家都一個跟着一個的彎下腰，抓着土，往墓坑裏撒着。讓他們在墓裏安眠吧。讓他們在自己的心上覺到祖國的，自由的土地吧。

「妯娌，你也撒吧，你也撒一把土吧，」母親對一個兩歲的小女孩說。

小孩子抓了一把土，小心的撒到下邊。孩子的小手，在雪下抓了黑土，往下邊撒去。戰鬥員們用鏟子鏟着土。墓坑終於同地一般平了。墓上隆起了一個小塚。

「春天的時候，我們栽些花，」瑪柳琪說。

「我們也種些青草，」芙蓉霞補充道。「把每家的花苗都移來栽。」

他們慢慢兒都散了。心裏沒有悲哀，只有勝利的莊嚴。他們爲了自己的國土而陣亡了。這在從前也有過的，就是在一九一八年也有過的，大家都記着這的。那時他們村裏死的人還少嗎？生長在這土地上的人們，用自己的血與生命，來保衛這土地，這是當然的。這也是顯而易見的事。大家都默然的散去了，可是過了一會之後，村裏到處都熱鬧起來，到處都送來了人語聲，婦女們都請紅軍士兵到自己家裏去，每個人都想叫戰鬥員住到自己家裏。款待着他們，給他們弄吃的，給他們生火烤。

整個的代表團，都到夏洛夫那裏去了。

「官長同志，我們有點事情來請求你，」戴畢莉開始說道。「我們想款待款待自己弟兄們，可是

沒有……」

他笑起來：

「這我有什麼辦法呢？」

「我們可以找到東西的，不過你得幫我們一下忙……我們的一切東西都埋起來了，都藏到地裏了。當德國人快來到的時候，我們把牠藏起來了。可是現在怎麼挖出來呢？我們沒有傢伙挖，地凍得好像石頭似的。你們有傢伙，你最好派些紅軍士兵來，他們會馬上挖出來的。」

「呵，好吧。喂，弟兄們，誰願幫忙去。」

抱奮勇的人挺不少。女人們在截腰深的雪裏走着，往野地裏走去了。

「在這裏，就在這一堆小樹眼前的……」

「媽媽，你說那兒的話！從這裏面挖呢，從這面來呢！」

「你別來插嘴吧，你還小着呢！我記不得嗎，怎麼呢？」

「你們把羊殺了，羊還不錯，煮一煮，就有吃的了，」跛子亞力山大勸自己的客人說。

「可是你們只有一隻羊嗎？」

「一隻……從前多些，都叫德國人殺了。只剩這一隻了。」

「難道我們把你們的最後一隻羊殺了嗎？不，這要不得的！」

他拱着手請求着：

「好孩子，你們別叫我過不去吧。我誠心誠意的給你們的。我用什麼款待你們呢？只剩這一隻羊了……你們別辭吧，別叫我過不去吧……」

女人們從暗處裏，從屋頂上，從地板下，把她們所有的東西都拿出來了。秋天殺的豬板油，德國人沒有踏過的一把一把的大蒜，一瓶瓶的蜂蜜，甚至還有瓜子之類。匆忙的擠着牛奶，——誰剩下牛

的話，——好給傷兵們送牛奶去。

傷兵們都安置在鄉村蘇維埃的兩個房間裏。大家都羨慕着的從前在救護訓練班畢業了的美落霞，已經在那兒忙起來了。她束着白圍裙，戴着緊緊細着頭髮的白帽子，莊重的一個房間一個房間的跑着。女人們和姑娘們都擠到門口裏了。

「你們幹嗎呢？」一個快快活活的青年醫生，一邊走着，一邊對她們說，他夜裏同戰鬥員們一塊兒攻奪司令部，而現在恰好作完了裏傷的工作。

「我們想來醫院裏幫忙的……」

「這兒有什麼可忙呢？一切都已經做好了，我收了兩位小姐，我們有看護了……」

「把地板洗一洗也好，這兒髒極了……」

「地板嗎？的確把地板洗一洗好些。」

她們都跑回家了，馬上都成羣的帶着水桶和抹布來了。

「你們幹嗎呢，十來個人一起來洗地板嗎？」

她們怕打擾傷兵們，悄悄的爭論着。後來，把地板分了分，每個人洗起自己的一塊來。

「傷兵的被子溜下來了，可是你沒有看見，」畢琪荷嚴厲的對美落霞說。

「溜下來了，你整一整吧，」姑娘端着滿滿一盆血水，走着，搶白着說。

畢琪荷走到床跟前，把被子整了整，用心用意的把傷兵的腿蓋了蓋。這樣就再沒有離開傷兵。

「你在這兒作什麼呢？」醫生瞧見她說。

「我來整一整被子。他們身上的被子溜下來了，」她給一個傷兵整着枕頭，帶着尊嚴的樣子說。

他把手揮了一下：

「呵，如果你想做，你就做吧。」

是的，她很想做呵。大家都想做呵。就是稍微插一把手也好，隨便幫他們一下忙都是好的呵。遞水，洗杯子，洗裹腿，把額顛上的頭髮掠到旁邊去，望着誰來往不關門，把冷氣放進來。

莉達羞怯的擠進來了。

「你也想幫忙嗎？」醫生問道。

她搖了搖頭。

「我們這兒一個女人生孩子的……你去一下吧，你是醫生……」

「豈有此理！我是外科醫生……」

「這沒有關係，反正你是醫生。她難受得很。早晨的時候，她從屋裏掂着腿，往出拉着德國的屍，肚子就開始痛起來了……」

「怎麼呢，沒事幹，應該去一去，」醫生快快活活的決定道。「新的公民出世了，應該去幫忙的。顧茲馬，我把傷兵都留給你了。呵，這在那裏呢？」

莉達匆匆的把他往柳紐克的家裏引着。他擦着凍了的手，跟她走着。

「你最好弄雙手套戴上，這樣冷的天！」

我過去有手套的，可是夜裏丟了……弄丟了。現在沒有手套了。」

她羞怯的對他望了一眼，後來把自己織的長毛的厚手套，很快的從手上脫下來，那手套邊上織着紅藍的花。

「這那的話，那的話！」他辯解着說。「你戴什麼呢？」

「我還有呢，」她撒謊的說。「我好好的把牠藏了，德國人沒有找着牠，可是你是醫生，你的手是有用的呢。」

他看見她的嘴唇在顫動着，她要哭起來了，他笑着說：

「呵，如果你這樣的執拗，就給我吧！」

女人們都擠到柳家的門洞裏。醫生進來的時候，她們很快的把路閃開了。她們已經知道，知道還是誰了。

「孩子已經生下了，」一個女人說。

「那麼，這兒用不着我了吧？」

「不，你還是看她一看吧。看一看吧，她難受很久，完全沒有力量了。」

「大娘子，我給你請了一個醫生來了，」莉達說。

「這那的話，那的話，幹嗎請醫生呢？這樣的年輕，」病人驚訝起來。「你把孩子瞧一瞧吧，我沒有關係，難道我是頭一次生孩子嗎？」

他在搖籃上彎着腰：

「男孩子嗎？」

「男孩子，男孩子。我只有一个女孩子，不然，都成了男孩子了……我們家裏就是這樣……」

「好孩子。你給他起什麼名子呢？」

「我們在這兒已經同女人們談過了……我本想接着他哥哥的名字，給他叫梅迦·柳紐克，可是都說遺不好……」

「叫哥哥的名字嗎？」

「他的哥哥，我的大兒子，今天早上同別的人一起埋了……被吊在絞首架上吊了一個月，今天我親手把他卸下來了。」她平心靜氣的解釋道。

醫生難爲情起來了。

「我不知道這是你的兒子……」

「我的最大的兒子……他要到游擊隊裏去，被德國人捉住了……最大的兒子，他十七歲了。我想把這小的叫他的名字，叫梅迦。可是他們都勸我不要這樣叫，所以現在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好了……」

「你給他叫威凱多吧，」醫生勸道。「這是勝利者的意思。恰好是今天生的，你就給他叫威凱多吧……」

她想了一下。

「呵，如果這是勝利者的意思，就給他叫威凱多吧。怎麼樣，莉達？」

「如果大家都這樣勸你……」

「幹嗎老是想呢！全村裏連一個威凱多也沒有的。就讓叫威凱多吧。你坐一坐吧，坐一坐吧，同我們坐一會吧。」

「謝謝，我要回去的，傷兵都在等着我的。」

「女人們都說。你已經把一切傷兵的傷裏好了。少坐一會吧。一切人的家裏，都住有紅軍，因為我要生孩子，我家裏一個人也沒有住……莉達，你從小櫃裏把酒精拿出來，那兒有一個小瓶子。」

「最好你不要喝吧，」醫生含羞的低聲說。

她微笑起來：

「這爲什麼呢？你醫治傷兵，你是有學問的人，可是你對於女人肚子裏的事，大概是不懂的。一杯酒可以叫人鼓起勁來的。」

他再沒有反對。莉達往微綠的厚玻璃杯裏倒了酒精。

「祝新生的孩子結實強壯……」

「叫一輩子在家裏都不要看見德國人吧。」

「叫從他生下來的這一天起，每天都有新的勝利吧。」

「叫他長得好像梅迦·柳紐克一樣吧……」

醫生真累死了，沒有睡好覺，酒精好像一陣痛快的暖浪似的，在他身子裏橫流着，一直冲到頭上。他坐在長凳上，覺得戰事，鬥爭，都彷彿留在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房屋的白牆，暢人心懷的發着白光，牆子上繪的花和屋角裏搭的繡花毛巾，分明的現出來。可愛的莉達，對他微笑着。一切都是這樣的。彷彿從這兒隔幾所房子，沒有傷兵在騎着似的，彷彿教堂跟前的廣場上，沒有那座新墳似的，彷彿從戰爭的第一日起，他所走過的那條可怕的道路沒有過似的。

「莉達，把那相片給醫生看看，那在神像那邊的，給他看看……」

醫生把褪了色的照片接到手裏。少年的面孔，平平常常的鄉下少年的面孔，熱誠的望着的臉。在冰天雪地裏，他變得認不出來了。可是從前是多麼神氣呵，「母親平心靜氣的解釋道。

於是醫生想起了自己的母親。當她同他分別的時候，她的抖顫的白手，她的語不成聲的嗓音，她的心神不安的發昏的大眼睛。想起了那些苦思的夜，以及他不能克服的恐怖，在每次新運來傷兵前面的恐怖，在血，痛苦和死亡的前面的恐怖。「神經呵，」在這樣情形下，他對自己說道，可是這是無濟於事的。神經依然是神經，而且更其頑強的使自己感覺到一切了。爲着在戰時堅強起來，而這些神經却更其有力的動搖起他來了。

他對產婦望了一眼。她靠着花格子的粉紅色枕頭，躺着。梳得光光的頭髮，環繞着恬靜的面孔。這女人聽着那搖曳過長子屍體的呼呼的風聲，整整聽了一個月了。整整一個月來，飢餓與恐怖，幾乎把她和孩子們淹死了。她懷着孕，把從絞首架上卸下來的，過了十六個年頭的兒子的屍體，送到墓坑裏，後來就去生產去了。她平心靜氣的同他談着話，把好好藏着沒被德國人瞧見的，最後一滴兒酒精

，拿來款待他。

女人們都從門洞裏去到房裏，都在長凳和方凳上坐下。他偷偷的瞟着她們。她們過去都在德國人的壓迫下，在德國人的皮鞭下過活的。她們的丈夫和兒子，都在遠遠的前線上呢。她們沒有一個人知道自己的親人活着或者已經死了。她們都忍受了這可怕的冬天的寒，忍受了德國人帶來的飢餓，她們好多人身上，都有槍托打擊的青紫傷。可是，這一切都應當知道，按着她們的行動，什麼也看不出來的。她們的面孔，都是恬靜的，爽朗的，滿着從心坎的深處流露出來的尊嚴。

「農婦們，」他想到，這一個名詞，現在對他有種新的色和新的意義了。

「最好再有一點酒，我們再來一杯，好紀念一下梅迦。柳紐克也好，」柳紐克的母親低聲說。

「這何必呢，」戴畢莉嚴厲的干涉道。「不舉行紀念，我們也記着他的。不是嗎，女人們？」

「怎麼會不記着呢！」

「替代他的有威凱多。他將好像梅迦。柳紐克似的長着，將來切切實實的工作着，如果用着的話，他將好像梅迦。柳紐克一樣，爲了祖國，出交自己的生命呢。」

酒精的熱氣，好像愉快的薄霧似的，把腦子籠罩着。他想對這些婦女們說些什麼又好？痛快的事，可是他對死在絞首架上的孩子，對親手從絞首架上把他卸下來的母親，對忍受了這樣痛苦的她們，起了一種說不出的憐憫，這憐憫使他心痛起來了。

「你喝醉了，」他嚴厲的對自己說，可是這是無濟於事的，淚把他的眼睛弄模糊了。

「你怎麼了？」莉達心裏不安起來了。

「可憐得很，」他極力鎮靜着，勉强的低聲說。

「沒有什麼可憐的，不是可憐的時候呵，」她低聲說。「沒有梅迦。柳紐克，有威凱多。咱們的

人結實着呢，從地裏長出來的……你砍了一棵梨樹——還沒來得及望一眼的時候，一枝新的樹苗可

從地下冒出來了，向太陽伸着……梅迦·柳紐克死了，別的人也死了，可是土地留着的，人民也留着呢……我們也屢次的想着，當我們等到的時候，把人都要殺光的。可是依然等到了……人民一切都受起了……不，我們的人民呵，德國人是吃不消。」

眼前的霧，稀薄了，消散了。這農婦把好久磨苦着醫生的一切糾纏不清的難題都解答了，她簡單的，平心靜氣的，照着農人的樣兒解答了。他羞愧起來了。

「是的，是的……」

「你年輕輕的，對你很難過的。不要緊，這一切完了的時候，你就過着太平光景，治着病，我們幹着我們的事情……」

他想到他坐就誤了，就跳起來。

週村都是說話聲。後院裏，不管他嚴寒也吧，姑娘們都在唱着。男人的聲音，也跟她們唱起來。歌聲在冰冷的空中，在萬里無雲的青空裏，在風平浪靜的青空裏響徹着。歌聲好像雲雀似的，衝入到雲霄裏，這就彷彿爲了獎賞這整整一月來雲衣似的蒙到這村子上的沉默。

討厭的人兒呵，向右侧身的躺着

我怕去驚擾他呵……

姑娘們扯着高大的聲音唱着。紅軍士兵們有力的聲音，附和着她們。

好，好多年以來，村子都習慣於唱歌了。牠用歌唱來歡迎朝霞，用歌唱來送別黃昏，用歌唱來頂備就寢。嘹亮的歌聲，幫助了收穫麥子，幫助了收拾芳香的乾草，幫助了兒童們牧牛，幫助了女人們打穀。姑娘們在歌聲裏出嫁，用歌來葬埋死者。那些歌也有哀愁的——以前的，比路旁的菩提樹邊老

的歌，——也有愉快的新歌，從剛才的體驗裏產生的新歌，人們習慣了把歌同生活聯繫起來，把生活同歌聯繫起來。

嘴已都沉默了整整一個月了，整整一個月來，一次也沒有出聲了，在這兒，歌聲一次也不會響過了。房舍都沉默着，道路都沉默着，花園都沉默着。

可是現在又可以唱起來了。於是姑娘們唱得全村都聽見了，唱得遼遠的白茫茫的平原都聽見了，都唱着親切的從心坎裏迸發出來的歌。一個歌兒一個歌兒的唱着。到處都是歌聲：在山谷上，在大路旁，在廣場上，有跛子亞力山大爬到梯子上，釘着一塊大招牌：「鄉村蘇維埃」的前邊，到處都是歌聲。孩子們站成一堆，仰着頭，望着熟識的字母，望着熟識的題字。人們匆匆忙忙的在裏邊打掃着夜戰的痕跡。用木板修補着德國人在牆上挖的洞，把沙袋都搬了出去。女人們都睡着，洗着地板上的德國人的血。

「弄得到晚上連一點痕跡也不叫他留的，」一個女人說着，於是大家都熱烈的口口稱着是。

這是大家都想得重要的事情——要在第一天，還不到太陽落的時候，不到夜上來的時候，使德國人在村中三十天來的統治，連一點痕跡都不叫他留。有一個人自動的破壞着廣場上的絞首架，白費氣力的想把柱子從上凍的地下挖出來，已經有另一個人拿了鋸來，同地一般平的要把他鋸掉，女人們已經匆匆忙忙的粉着弄髒了的房屋，用錘子和叉，從門洞裏往出清理着德國人的大糞。好像農忙時一樣，工作沸騰起來了。

「連一點痕跡也不叫他留的，」女人們都洗着地板，粉着牆說。

「連一點痕跡也不叫他留的，」孩子們在司令部跟前和砲兵連跟前，拾着破鐵片，空彈筒和襪軍服，跟着她們重複着說。

紅軍士兵們在截腰深的雪裏走着，匆忙的引着電話綫，中尉夏洛夫恢復着交通。小學的校舍裏，

審問着德國的俘虜。人們都很想去聽一聽，可是他們明白這是軍事，不能攪擾的。

「同他們磨菇來，磨菇去的，」戴畢莉焦急起來，「老是問題，老是問題的！最好把他們拉到敵棚後邊——子彈下到他們額顛裏去！」

「你懂得的可不少！應該把他都好好探一探，不然，這會有什麼用呢？」

「儘他去好了，不過，後來必需要把子彈下到他們額顛裏去呵！」

「對俘虜們嗎？誰殺害俘虜呢？」

戴畢莉好像被刀子戳了一下似的。

「想得可好！俘虜們呵！你看見過他們怎樣對待咱們的俘虜嗎？俘虜們呵！如果是我的話，我真把他們放到樹油裏熬，剝他們的皮呢！可是咱們却一點也不，客客氣氣的把他們關起來就完事了！」

「這不關咱們的事，」白麗華固執已見的說。「不殺俘虜——這是軍法……」

「軍法，軍法！現在有什麼軍法呢？這或者在上一大次大戰裏，有過軍法，而不是現在呵。折磨人，殺小孩子——這是軍法嗎？」

那位嘆了一口氣：

「你對我說這些話幹嗎呢，你自己曉得他們從前怎樣對付我呢。」

「我聽說你是擁護軍法的。軍法是對戰士們的，可是難道這些些戰士嗎？這些滿身虱子的狐狸子！」

白麗華沒有回答。她自己也是同大家一樣的思想着。可是像德國人所作的那些事，那真是可恥呵。

「他們來到咱們這裏，用咱們的糧食，把他們喂得肥騰騰的，然後活活的，結結實實的回老家去！他們過的戰時，就好像坐在儲蓄銀行裏似的！」戴畢莉焦急的說。

「該怎麼作，官長已經要下命令的，」亞力山大夾雜在女人的爭吵裏說。

「難道我說什麼話了嗎？我並沒打算來替官長下令呢……」

「僅只這個還不够呢，」亞力山大說了一句，就一拐一拐的回家了，回去再描一塊招牌：「學校」。當然，做得好像以前似的那樣好看，他描不來的，不過這沒有關係，只要把德國人的痕跡消滅，只要恢復村子的舊觀就得了。

突然間，在歌聲響徹天地的空中，在萬里無雲的青空裏，送來一聲孔隆隆的聲音。歌聲彷彿打入到地裏似的止息了。房子跟前的孩子們，都麻木起來。

「這是什麼？」

震耳欲聾的隆隆聲，又響了一下。地平綫盡處，一陣排砲，孔孔隆隆的響起來。

「開大砲的……」

「這是在鄂哈壩，在那一方面的……」

「在澤林……」

「是咱們的軍隊開砲的嗎？」

他們細聽着。排砲隆隆的響着，大砲的回聲，成好久隆隆的滾着。一切都靜寂了。

「那兒還有什麼呢？」

「作戰的……」

「咱們的砲在打的，咱們的……」

「你怎麼對於大砲能分得清楚呢？」

「我已經聽見聲音從那兒來的，從咱們軍隊那兒來的。」

他們細望着紅軍士兵們的臉，可是那些都是很恬靜的。

「咱們的，咱們的軍隊在開砲的，應當把楔子加寬。」

「什麼楔子？」

「就是這，這兒咱們已經打過來了，可是後面和旁邊還留有德國人。」

「對了，我一下子就說過——楔子！」戴畢莉興奮的說。

「大嬌子，你什麼也沒說過呵。」

「你幹嗎呢？沒聽見，你就別來耍聰明吧！我一下子就說過——楔子……大家都明白，因為大家

都曉得在鄂哈壩還有德國人的……」

「現在只要看一看狐狸子們怎麼跑吧……」

「往這兒嗎？」白藍秋嚇了一跳。

「也就讓到這兒吧！」戴畢莉耀武揚威的兩手插着腰說。「我們在這兒迎他們，我們在這兒迎他們吧！」

「他們到這兒闖幹嗎呢？那兒有另一條路，一直通到西方呢。」

「如果他們要活活的逃走了……」

他們聽着。遠遠的地方，大砲在隆隆的響着，進行着戰鬥。楔入到德國陣地裏的楔子加寬了。

中尉夏洛夫，審問着德國人。他們在暖和的房間裏，在他那邊站着，發着抖。他望着他們，望着這些形容枯槁，衣服襤褸，渾身發腫，遍體爛疥，臭氣逼人的他們。室內很暖和，於是虱子大肆活動起來，他們偷偷的搔着癢，不把眼睛離開指揮官。上尉顧爾泰的全部衛戍隊總共只剩了五個人。

「這兒他們有什麼辦法呢，應當把他們送到後方去，」夏洛夫決定說。

「送？」一個短粗的青年，把眉頭一皺說。「官長同志，最好就地把他們……」

「你胡說什麼呢？」

「心痛給他們派衛兵，給咱們的弟兄們尋苦吃。跟着他們在雪地裏走着……」

「給我派一名中士來，」夏洛夫並不爭辯的吩咐道。

他到門洞裏休息着。他同俘虜們在一個房間裏整整等待了一點鐘，現在他覺得彷彿虱子在他身上爬着，污穢粘到他身上，他身上的軍衣，都被這些好久沒有洗過的，滿身爛疥的臭氣浸透了似的。

夏洛夫張開胸懷，吸着冷空氣。青空裏笑着太陽的光輝，發着嚴寒的火花。從遠遠的房子裏，送來陣陣的歌聲，夏洛夫傾聽着嘹亮的，可愛的，雄壯的歌調，傾聽着這被遼遠的曠野的風，被奔向海中的洪流的水聲，被海闊天空的空間所培養出來的歌調。歌聲裏洋溢着聶伯河急流上的哥薩克人吶喊的遼遠的同聲，洋溢着土耳其奴役下的英雄好漢的悲哀，洋溢着遼遠的大道上的馬蹄聲。姑娘們唱着，望着寒天上的金光輝煌，令人眩目的太陽，彷彿全村都在唱着似的。

紅軍士兵們，把俘虜從房裏帶出去。周圍馬上就聚了一大堆人。德國人在女人們的視線下，縮頭縮腦的把頭縮到脖子裏去，打着冷顫。

「送他們走？」戴畢莉含着敵意的問道。

「把他們送到司令部去，」夏洛夫說着，望着一堆穿着草綠色破軍用大衣的德國人。

「這就是那一個，就是絞死柳紐克的那一個！」白麗華突然喊起來。

女人們都向前撲着：

「那一個，那一個？」

「就是那個，紅毛頭髮的，你們瞧瞧吧，都看見過的，都看見過的！就是那高個子的！」他喊道。

「不錯，就是他……」

大家更其緊緊的把俘虜們圍起來。女人們用手指頭指着帽子下邊露着紅頭髮的高個子的德國人，向他逼近着。他明白大家都是說他的，於是就退到同伴們背後了。

「你這東西，躲起來了！官長同志，就是這個人把那青年絞死的！」

「那兒是青年！柳紐克不過十六個年頭！把小孩子都絞死了，混蛋！」

「喂，女人們，幹嗎老說廢話呢！我們親自來收拾他吧，」戴畢莉指揮道。

紅軍士兵們半信半疑的向周圍環顧了一下。

「別忙，公民們，你們在這兒要幹什麼呢？」夏洛夫生氣起來。「請大家走開吧！」

「官長同志，他活活的從這兒走不脫的！我們把他幹掉，一切就沒事了！」戴畢莉堅決的要
求着。

大概德國人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他打着牙齦。

「在這兒維持秩序的是我，而不是你們，」夏洛夫嚴肅的說。

費多霞從人叢中出來：

「戴畢莉，你幹嗎來胡攪擾呢？你幹嗎到處胡纏呢？你打算開屠場嗎，這兒的死玩藝還少了嗎！
你想比你聰明的法官沒有嗎？」

戴畢莉往後退了一步，瞪着眼睛，望着費多霞，不明白她想要什麼的。

「你想幹掉他嗎？叫他容易易的死嗎？三下五除二的就完結了嗎？爲着柳紐克，爲着我們的孩
子們，爲着一切犧牲了的人，就叫他快快當當的清算了嗎？不，讓他暫且活着吧，讓他等着自己的命
運，讓他把他的命運吸盡吧！讓他回到自己的故鄉，叫他看看他們對這一切的一切怎麼來負責吧！不
僅是對柳紐克一個人負責呢！」

「說的對，」白麗華說。

「對了，費多霞！」好多人的聲音說。

「戴畢莉，我告訴你一件事，他們那一個現在死，那就算他中了頭彩！不，你讓他看看他們的軍

隊將怎樣的潰退，怎樣的逃亡，餓死，倒斃在曠野裏，讓他看看人們將怎樣執着禾叉，拿着斧子，從每一叢灌木後邊，從每一個小森林裏邊跳出來，向他們襲擊吧！你讓他看看他們是怎樣的死在溝渠裏，連一滴水都沒人給他們送！讓他瞧一瞧，讓他看一看大風怎樣吹散着他的城市和鄉村，在這些地方怎樣只剩下灰燼和荒草！讓他等着叫他自己的女人去咒他，叫他自己的兒女們都不承認他吧！你想叫他容易易的死去嗎？戴畢莉，雖然你年紀不小了，可是糊塗得很。死是容易的，可是他呵，讓他活着吧，讓他活一百歲吧！讓他去祈禱死，而死不來，死不來光顧他，讓死都不來光顧這德國人的爛屍吧！」

她說得發噎起來，不作聲的用手按着心。

「費多霞，你說得是實在話！」白麗華擁護着她，周圍的女人們都閃開了。

兩個紅軍士兵，押解着俘虜，大路上去了。戴畢莉站在原地方，望着他們後面。

「唉！」她絕望的揮着手。「女人們，望着你們，可以想到——你們是多兇，可是你們的憤恨是多麼快的就過去了呵……」

「照你的話說來，費多霞不兇嗎？」

「我不明白她的話。我是照自己的想的，簡簡單單的。」

她突然不作聲了，仔細聽起來。

「是我覺得砲聲停止了昵，是真正停止了昵？」

白萊葛太太也傾聽了一下。

「的確不響了。那兒早已都靜止了，可是，我們在這兒爲了這些俘虜，這麼樣的亂嚷着，簡直就沒有覺着。」

「這會怎麼樣呢？戰鬥完結了嗎，還是怎麼着呢？應該問一問，不過誰會知道呢？」

「大概指揮官知道的。」

但是，不僅女人們都注意到遼遠的黑黝黝的森林那兒，突然來的沉寂。夏洛夫每分鐘都跑到屋裏，——那兒的值班員，一下都不離開電話。

「叫一叫，叫一叫吧！叫不通嗎？」

「聽不見嗎！」

「派人去檢查檢查電線，看什麼地方壞了沒有。你叫吧，叫吧……」

電話終於通了。一個紅軍士兵，飛快的寫着。

「呵，那兒怎麼樣？」

「咱們克復了鄂哈壩和澤林。」

夏洛夫出去到了外邊。第一個入到他眼簾裏的是戴畢莉。

「咱們的軍隊把鄂哈壩和澤林克復了！」

她敲着掌說：

「就因為這，那兒才不響了吧？」

「就是因為這。」

她把裙子一撲，就撲着去追白萊葛太太去了。

「白太太，你聽見了沒有？咱們的軍隊，把鄂哈壩和澤林克復了！官長自己說的……他一打了電話，就出來對我說：咱們的軍隊把鄂哈壩和澤林克復了。」

「克復了！……」白萊葛太太用嘹亮的聲音說。

「我一下子就告訴過你，——剛剛一不響的時候，我就告訴你說，大概戰鬥完結了。」

「可是怎麼完結的，你却不曉得……」

「怎會不聽得呢？牠還會怎麼完結呢？把德國人趕走，把楔子加寬，就是這！你明白嗎？」
「你真真成了軍事家了！」

屋裏的電話靈管打着，打着。夏洛夫大聲的對着電話筒叫着：

「那裏？在那一方面？」

村裏一切都沸騰起來了。紅軍士兵們都匆匆的集合起來了。

「這往那呢，往那呢？」女人們都慌張起來。

「得到命令了。向前開拔的。」

「向前開拔呢？」

「向西開拔的，老母親！」

女人的心裏難過起來了。她們覺得這彷彿是假的一般。費多霞走到官長跟前：

「這麼麼着呢？湯熱了，你們還沒得好好的吃飯呢……」

「不要緊，老母親。我們不餓。命令到了——前進吧！我的湯叫別人吃吧，別的部位要到這兒開的，他們要駐紮到這兒担任衛戍的，你們去款待他們吧……」

戰鬥員們匆匆忙忙的把杓子，未吃完的麵包塊，放到碗裏。

「呵哈，弟兄們，再在咱們這兒待一兩天也好，」女人們都嘆息着說。

「謝謝！我們沒有工夫。別人要到你們這裏來了，我們要走了！那兒在等着我們呢！」

「當然在等着的，」女人們都嘆息着，都到外邊去了，那兒在排着隊。

老老少少都出去歡送去了。女人們都嘆息着，有些人嗚咽起來。梭妮噙着眼淚，抱着一個青年士兵的脖子。

「梭妮！你可找着自己的兒了，」女人們都笑起來。

「道小夥子還不錯，兩道好眉毛呵！」

中尉夏洛夫匆匆的從屋裏出來。隊已經排好了。

「向前，開步走！」

「祝你們健康吧！望你們平安的歸來吧！好好兒打仗吧！」人叢中都喊道。

雪在行進的部隊的脚下，吱吱的響着。女人們撲起長裙子，和孩子們都匆匆的沿着路旁跑着，極力的想合着戰鬥員們的步調。

戰鬥員們從容的到了一座小山跟前，就在這兒停住了。

令人目眩的白茫茫的平原，遠遠的，遠遠的向西方綿亙着，遠遠的青天上，一條窄窄的烟的帶子，發着黑色——這是不幸的將燒光的梨萬尼克村，德國人從四面把他燃着的。火勢已經屢次被撲滅了，可是餘燼又再二再三的燃起來。於是青空裏又騰起一條黑煙來了。

中尉夏洛夫從小山上向西望着白茫茫的平原，無邊無際的土地。在德國壓迫了的烏克蘭的曠野，都在他面前展開來。烏克蘭向那兒，向西綿亙着——在血泊裏，在火焰裏，歌聲停在口上，胸膛被德國的鐵蹄踏破，被蹂躪，被侮辱，被束縛的烏克蘭。大無畏的，戰鬥的，至死不屈的烏克蘭呵。他望見天上一道虹，就好像一條鮮明的，發光的道路似的，鮮明的，傾瀉着花的柔毛似的各種的光澤，傾瀉着紅白的和鮮紅的玫瑰花的顏色，傾瀉着白丁香和垂菜的顏色。發着向日葵花瓣的金黃色和剛剛發芽的白楊葉的嫩綠色。一種溫柔的，清朗的光輝，貫穿了這一切。虹從東方向西方伸着，這條光輝燦爛的帶子，把天與地連接起來。

夏洛夫對自己的部隊轉過身來。

「跟着我，開步走！」

他們用整齊的大步前進着。歡送的人都留在小山上。大家都沈默着。部隊沿着大路，向無銀遠的

眩惑人目的白茫茫的平原，向虹的光輝照耀着的遠極走去了。

紅軍士兵們，向遠遠的冒着烟的，被燒了的梨窩尼克走去了，向那些在雪地上橫列着的村莊走去了。他們手中握着槍，往被德國人蹂躪的，被德國人壓迫的烏克蘭的土地上行進着。往不可征服的，戰鬥的，至死不屈的烏克蘭行進着。

人們沈默着，把視線緊張到眼痛，緊張到流淚了，總想更遠一點，更遠一點的看着他們。一直望到這一支戰鬥部隊，在那碧藍的遠極，在那白雪茫茫的曠野，在那五光十色，吞沒一切的虹的光輝裏消失的時候爲止。

虹

著 者 瓦希列夫斯卡

譯 者 曹 靖 華

出 版 者 中 原 新 華 書 店

一 九 四 九 年 三 月 出 版

中總(建)1—1000

